Sanjeev Sanyal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

七河之地

印度地理史略

桑吉夫・桑亞爾 著　拉妮 譯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七河之地
印度地理史略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

Sanjeev Sanyal

桑吉夫・桑亞爾 著　拉妮 譯

AGORA
廣場

To Varun and Dhruv,
that they may know where they came from...

寫給瓦戎和德魯沃，
為的是讓他們知道自己是從哪裡來的……

作者弁言

這本書寫的是印度地理的演化史，雖然我所受的專業訓練與地理和歷史均不相干。可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感覺就好像成年以後的全部時光都是在為它做準備似的。想過的、做過的、說過的，以前不知道深藏在大腦的哪一處，現在卻都一股腦湧出來，書也就一章一章地寫下來了。我的經濟學專業知識、由衷喜愛的老地圖和野外生活、對城居環境的調查，以及在印度全國各地和在東南亞國家的無數次旅行，都慢慢地聚合到一起拼成了畫面。

然而，寫書並沒有那麼容易。我讀遍了古代經書和中世紀旅行家的箚記，以及大批的看似毫不相干且少有人問津的學術文獻。常常是讀了好幾遍仍舊不知所云，可是我堅持讀下去，因為那些問題已經讓我走火入魔了，對此，我的家人和朋友們可以作證。這最終導致了我脫離工作大約兩年半時間去跑遍全國搜集資料。的確，我發現很多經文只有在實地勘察過之後才能理解它說的是什麼。要不是企鵝出版社的編輯們乾脆抄走了我的手稿，大概我還會繼續遨遊下去。

這本書涉及的面很廣，所以，若沒有那麼多人的建言和支持是寫不出來的。首先我得感謝拉維·辛格（Ravi Singh）和蜜雪兒·達尼諾（Michel Danino），他們在我寫書的整個過程中始終為我作顧問，給予我鼓勵。這本書大量籍用了他們收集的文獻和書籍。感謝 Divyabhanusinh Chavda、Vidula Jayaswal、R.S. Bisht、Pratik Bhatnagar、Mahesh Rangarajan、Partha Majumdar、Manoshi Lahiri、Susheel Menon、Ramachandra Guha、Jose Dominic、Abdul Hakim、Lalji Singh 和 Jacob Thomas 等人，他們為我提過許多建議。我還要感謝穆索里的拉爾—巴哈杜爾—夏斯特里國家行政學院（Lal Bahadur Shastri National Academy of Administration，

Mussourie）、台拉登的印度測量局（Survey of India，Dehradun）、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印度考古局（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中央邦旅遊局（Madhya Pradesh Tourism）、蘇珊特藝術暨建築學校（Sushant School of Art and Architecture）、維韋卡南達中心（Vivekananda Kendra），以及新加坡的東南亞研究所（Institute of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Singapore）。

在旅行途中，很多好客的主人待我熱情備至，籍此機會我也向Suresh Neotia、Upendra Gupta、Sajjan 及 Sangita Jindal、Dushyant Singh、Abhijit Pandit、Sheila Nair、Maharaj Gaj Singh、Ranjit Barthakur、Shree Raman、Vineet Saran 和 Praveen Rengaraj 等人表示感謝。我的好朋友賈揚特．辛哈（Jayant Sinha）、彼得．魯普雷希特（Peter Ruprecht）、阿希什．戈雅爾（Ashish Goyal）、西達爾特．約格（Siddharth Yog ），還有阿爾溫德．塞蒂（Arvind Sethi），都讀過手稿的某些章節，就它們的風格和可讀性給過我很有益的啟發。

當然，沒有編輯烏達衍．米特拉（Udayan Mitra）和阿梅亞．納加拉詹（Ameya Nagarajan）的勤謹和熱情這本書也不可能問世。同他們合作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也很感激我的大家庭所給予我的支援，特別是我的父親，我一直在同他爭論梨俱吠陀的意義。最後，我想感謝我的妻子斯米塔（Smita），她差不多有三年時間把自己的事情放下伴我旅行，耐心地聽我把每一章的初稿唸給她。

譯序

作者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一九六三年出生在加爾各答，是位年輕的經濟學家。他曾先後就讀於德里大學的拉姆商學院和牛津大學的聖約翰學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活躍在國際金融界，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方面有許多著述，現任德意志銀行全球戰略分析師及常務董事，並兼任印度財政部首席顧問。在專業工作之餘，他喜歡研究歷史、收集舊地圖和外出旅行，同時積極致力於自然環境和野生動物的保護工作，曾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組織選作全球青年領袖（二〇一〇年）。他發表過大量批評時政的文章，迄今已經出版了三本有關印度經濟、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地區地理史的書，以及一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

桑吉夫的父親是印度共和國孟加拉邦政府的官員，他的祖父和叔祖在殖民時期都是印度獨立運動中的知名政治活動家，都曾多次遭到逮捕和囚禁。桑吉夫的祖父納里納克沙·桑亞爾（Nalinaksha Sanyal）作為孟加拉邦議會的國大黨議員在大饑荒期間（一九四三年）是抨擊殖民政策的頭面人物。他的叔祖父薩欽德拉·納特·桑亞爾（Sachindra Nath Sanyal）組織過印度雇傭軍起義，創建過旨在進行武裝鬥爭的印度斯坦共和會（一九二四年），兩次被投進可怕的安達曼島監獄，最終病死獄中（一九四二年）。同祖輩一樣，桑吉夫·桑亞爾對祖國命運的關心程度也高於一般人。二〇〇九年，他出版了一本通俗讀物《印度之復興：千年衰落後印度的崛起》（*The Indian Renaissance: India's Rise after a Thousand Years of Decline*），二〇一二年又寫成了這本《七河之地：印度地理史略》（*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這兩本書在讀者中，尤其是在印度裔讀者中，引起了熱烈反響。我是無意間在德里機場買到《七河之地》這本書的，當時它剛剛出版，不想回到家裡翻開來竟不覺放下手邊的事一氣讀完。以這麼高的興致讀一本歷史書在我本

是前所未有的事，然而讀過之後仍舊放它不下，總覺得還該做些什麼，於是就推薦給出版社，又毛遂自薦做起了翻譯。當時我對編輯說：「他學經濟的能寫歷史，我幹理工的就能翻譯。」如今這件工作完成了，自己讀著還滿意，這一份「自信」才算是有了著落。

作者在書裡一再強調，說這是一部獨特的印度地理史。這話基本上不錯，因為它從印度次大陸的形成講到眼下遍及全國的城鎮化建設，從喜馬拉雅山的高度測量講到保克海峽（Palk Straits）的長堤，內容涉及到了地理、歷史、民俗，以及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人物、傳說中人物和神仙。這麼大一個題目僅用三百頁文字完成，並且做到了有條不紊引人入勝，如果沒有貫通一切的脈絡是很難做到的。那麼，這條主線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但凡涉及印度歷史必定會提到西元前一五〇〇年的雅利安人入侵。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印度文明被看成了入侵者征服土著的產物。我手頭這幾本常見的印度歷史書就都是這麼寫的，就連這些年倍受推崇的那套全球通史也不例外[1]。

然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逐漸挖掘出來的規模宏大的印度河文明一直在挑戰這種理論，因為那些古城的年代比所謂的雅利安人入侵至少要早一千年，並且，在那些遺址上也沒有發現外族入侵的痕跡。不過，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最先發難的並不是歷史學家，而是一個名叫米歇爾·達尼諾（Michel Danino）的年輕人。小夥子出生在法國，老家在摩洛哥，完成大學學業以後他選擇了在印度定居，開始翻譯、編輯和出版印度精神領袖奧羅賓多（Sri Aurobindo, 1872~1950）的著作，雖然在大學裡他學的是自然科學。一九九六年，米歇爾·達尼諾用英文寫了一本小冊子，《The Invasion that Never Was（從未發生過的入侵）》，指出史學界歷來就有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說法是子虛烏有。十年後，他又把這本書的內容加以擴充，用法文寫了一本四百多頁的專著，《L'Inde et L'Invasion de Nulle Part: le Dernier Repaire du Mythe Aryan（印度與無從談起的入侵：雅利安神話的最後巢穴）》。這兩本書好像都沒受到重視，於是達尼諾又寫了第三本：《消失了的河

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vati, 2010*）。最後這本書在普通讀者中引起了很大反響。我猜想，桑吉夫．桑亞爾之所以寫《七河之地》或多或少也是受了他這位朋友的影響。達尼諾的《消失了的河流》我只讀了一半，因為它學術性比較強，有很多細緻的考證，不知不覺就放下了。相對來說，《七河之地》更適合普通讀者，它更像是作者在某個沙龍裡跟什麼人臉紅脖子粗地辯論，也許不是每句話都經得起推敲，可感情和氣勢卻很足。那麼，這種情緒又是從何而來呢？

幾千年來，在印度這塊土地上，不但文化被看成是舶來品，就連人也說不清來路。曾經有初到印度的朋友問我：「印度人，不黑也不白，他們算哪個人種？」事實上，絕大多數印度人對此會含糊其辭，因為說不清楚。「雜種」這個詞在漢語裡，大家都知道，是罵人的話。印度人是否有過自卑我不知道，但是，《七河之地》一書的作者所表現出來的自豪感，因哈拉帕文明的發現而產生的自豪感，的確如火焰般熾烈，就好比一個生來受人欺辱的窮孩子，忽然得悉自己原本是一個非常顯赫的古老家族的後裔，自身的血統不但純正而且十分高貴，他的快樂與驕傲無疑會是爆發式的，如果不是這樣那倒奇怪了。哈拉帕文明，照目前普遍接受的說法，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元前三千五百至前三千年，也就是說，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克里特島上的古文明差不多同時期，更比黃河流域的商文化要早一千年。同時，現代人類學基因分析也逐漸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印度人口的主體源自印度次大陸上的原始種群，而非「來自中亞的雅利安人」。由此得到的推論便是：印度文化的精髓，吠陀文化，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自己的精神創造。有人在印度走過一遭以後得出

1 *History of India*（印度通史），N. K. Sinha and A. Ch. Banerjee，一九五五年（第一版），漢語一九六四年版；*A survey of Indian History*（印度簡史），K. M. M. Panikkar，一九四七年（第三版），漢語二〇一四年版；*A New History of India*（印度史新編），S. Wolpert，二〇〇八年（第八版），漢語二〇一三年版；*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全球通史），L. S. Stavrianos，一九九九年（第七版），漢語二〇〇五年版。

結論說，印度人是世界上最「自戀」的民族。我以為這些人很膚淺。印度文化的確有著驚人的凝聚力，但也只有古老的印度河文明才能夠解釋這種凝聚力。事實上，自中世紀起，包括殖民時期，但凡有些學養的外國人只要一踏上這片土地無不受到這個古老民族的吸引，他們熱烈地讚揚她的文化，有不少人甘願傾盡畢生精力去研究它。

印度次大陸與北美洲不同，後者的一切都掛在表面，差不多能讓人一覽無餘。可是印度的一切都有很深的內涵，它能讓你眼花繚亂不知該看什麼，看見了也不明就裡。《七河之地》這本書能讓讀者對這片土地和它的主人有個大致的瞭解。作者本人讀過很多書，走過很多地方，對於我們這些外國人來說，他就像個有學問的導遊，一邊走一邊講，不急不徐，絲絲入扣。相信大家在讀完這本書之後再去印度觀光感受會有所不同。

細心的讀者可能會注意到，譯者在漢語版裡添加了許多註腳。的確，凡是我自己不大熟悉或者估計普通讀者可能不熟悉的地方統統給加了註解。這麼做其實心裡挺不踏實，因為它很可能是喧賓奪主或者畫蛇添足之舉。可問題是，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沒有考慮漢文讀者，他筆下的人物、神祇和地點都是信手拈來，不熟悉印度歷史和地理的讀者會因此產生模糊感和跳躍感，對內容的理解也就會打折扣。此外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譯者本人有了心得。比如，在第二章裡，作者談到了吠陀時代的重要部族，其實那些部族不僅出現在印度史詩和民間故事裡，它們跟當代社會的某些亞種姓（或族群）也有關係，譯者於是綜合幾方面資料理清它們的大致脈絡放在註腳裡，——自己搞明白了的東西讓讀者也明白豈不是好？再比如，作者在第五章裡談到了東南亞的一個古國，譯者隨手一翻書，發現在一部新近出版的東南亞史裡這個國家的歷史居然被抹去了一百年，而那本大厚書卻是全中國最有名望的大學出版的。怎麼辦呢？——也把問題擺在註腳裡好了，至少讀到我這幾行小字的人會警惕起來。總之，只要大家讀著這些註釋不厭煩，

那在我便該以手加額暗自稱慶了。

這本書涉及的面很廣，翻譯起來有些費事，最大的困難在於現下流行的印度人名和地名漢語譯法很混亂。現代譯法通常按西文拼寫音譯，距離印地語發音有時候很遠。比如輔音th，有人按英語發音譯成「斯」或「茲」，其實它在印地語裡對應的字母是थ，是在喉頭發出的帶氣聲的[t]，聽上去很像漢字「它」或「陀」的發音。大家知道，英語只有二十六個字母，可是印地語卻有四十多個，輔音發音部位的區別非常細緻。古人翻譯經文都是從梵語直接譯成漢語，他們的譯法更接近現代印地語的發音，比如人名 चंद्र（Chandra），舊譯「旃陀羅」真是棒極了，可今人偏喜歡「錢德拉」，實在差得遠！在這本書裡，凡歷史人物和神怪的姓名以及古代地名都儘量沿用文獻中舊有的譯法，近代人名和地名則分別依據新華通訊社譯名室主編的《世界人名翻譯大辭典》和周定國先生主編的《世界地名翻譯大辭典》，實在找不到舊譯或者標準譯法的，則儘量按照印地語發音做音譯。

印度地名中有很多不同的尾碼，都有明確的意思，比如，-abad（आबाद）的意思是「居民點」，-bagh（बाग）是「花園」，-garh（गढ़）是「要塞」。拋卻歷史含義照西文拼法音譯，我覺得一點兒好處也沒有，你若拿著這些「巴德」、「巴格」、「格爾」去問路，我敢打保票，印度人一定聽不懂。地名是一門學問，比如北方城市Udaipur（उदयपुर），尾碼-pur（पुर）的意思是「有防禦牆的城鎮」，前面的部份Udai（उदय）是當地國王的名字，該城是他建的，所以就叫Udai-pur。在漢語裡，對應-pur的字有「堡」（音ㄆㄨˋ），既是意譯也近似音譯，很多國家的地名漢譯，比如「漢堡」、「彼得堡」、「薩爾斯堡」、「斯特拉斯堡」，「約翰尼斯堡」，想必就是這麼考慮的。可是一到印度全變成了「浦爾」、「普爾」，我個人很以為憾。

以上問題籍此機會提出來，為的是提請搞印度學的朋友重視，希望他們能對印度的人名和地名多做些專業研究，儘早把出版物中和網路上不負責任的情況止住。

印度和中國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當下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作者很看重這一點，所以一再進行橫向對比。當然，對於兩相悖異之處人家也不諱言。這是位經濟學家，是研究世界經濟的，他只是想把自己的思考告訴給普通讀者，僅此而已。我呢，除了希望自己的同胞多瞭解一點這個與我們隔山為鄰的文明古國以外，也希望他的這種橫向對比能給我們以啟發。我把這看成是兩個古老民族之間的一點點思想交流，人民之間的直接交流，認為沒什麼不好。然而，就是這樣一本印度人反思印度歷史的書住在中國大陸上的讀者竟無緣見到！

在印度，走在下班路上的人會在神龕前停下來躬身施禮，擺放椰果和花串，正值盛年的男子會默默匍匐在神像前渾然不覺身背後的車馬喧囂，這樣的情景總能讓我感覺到心弦震顫。有誰知道這些人不是每天在應用現代技術工作甚至是在研究新理論或者開發新技術的呢？印度人不摧殘自己的傳統文化，不妄圖割斷歷史。他們懂得敬畏、尊重和寬容，容得下各類新舊思想存在。我們呢？

感謝臺灣出版商給了這本書面世的機會。最近我常想，人們總說「寶島臺灣」，這個「寶」字可真用得好，她不但向世人證明了炎黃子孫也能夠像婆羅多的後代一樣順應歷史潮流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同時也為整個中華民族保護好了漢文化，讓中華文明史上的這一頁不那麼醜惡和灰暗。說實話，我本人眼下最想做的，就是好好買一本臺灣的「正體字標準用法」，把自己前半輩子學的別字（白字）改正過來。除此之外，天曉得，還能做什麼呢？

在翻譯過程中曾遇到一些實在搞不明白的地方不得不直接請教印度人。為此，我想首先感謝老朋友，知名理論物理學家，迪派克．達爾（Deepak Dhar）先生，他對我大大小小的問題無不耐心細緻地解答，還幫忙找過資料。其次應該感謝這本書的作者桑吉夫．桑亞爾先生，他也給過我許多指教。中國朋友老趙，在大陸國際台當了一輩子印地語播音員兼記者，她讀過我最初的譯稿並指出了其中的錯誤，對於平時的瑣碎提問

更是不厭其煩，籍此機會我也深表謝意。

二〇一八年夏，於北京

譯者

目錄 CONTENTS

作者弁言 …… 3
譯序 …… 5
引言 …… 17
第一章 陸地與人 …… 27
佔居印度 …… 34
印度人是誰 …… 41
種姓還是部族 …… 46
第二章 消失了的河流與人民 …… 49
哈拉帕文明 …… 49
對棚戶區和地震的處理 …… 52
麥廬哈商人 …… 54
何事降臨印度最早的城市？ …… 57
哈拉帕人去了哪裡？ …… 60
梨俱吠陀 …… 62
能否合二為一？ …… 64
薩拉斯瓦蒂河經歷了什麼？ …… 67
七河之地 …… 69
婆羅多人 …… 71

第三章　雄獅時代……79
史詩中的地理……79
獅子登場……90
鐵器時代晚期……94
雄獅帝國……98
帝王柱與敕諭……104
城市與公路……108
歷史感……110

第四章　商賈時代……113
航海記裡的世界……117
駛向黃金島……122
乘縫合船出海……126
重構帝王夢……129
笈多時代的都市生活……131
神河沐浴……135
歷史的鏈條……140

第五章　從辛巴達到鄭和……143
辛巴達的時代……144
突厥人的入侵……148
德里諸城……154
蒙兀兒人行獵……170
鄭和總兵巡洋……174
第六章　繪製印度地圖……179
繼瓦斯科之後……182
《寰宇概觀》……188
勝利之城……192
「世界之王」城……194
您就是塔韋尼耶先生？……198
歷史的韻律……201
地圖之戰……206
第七章　三角幾何學與蒸汽動力……211

建設加爾各答……212
子午線上的印度大弧……219
一八五七年起義……225
怪物蒸汽……233
帝國如日中天……238
繪製西藏地圖……242
最後一隻獅子……245
新的新德里……247
渡過黑水……252

第八章　當今印度的疆界……257

印巴分治……257
吸收土邦國……262
最後一位殖民者……268
與龍對決……271
孟加拉國……276
現代派的野蠻……279
放任自流的城市……283

城市的邊緣 285
城中村、貧民窟與新興中產階級 288
二十一世紀的印度僑民 290
從崗瓦納到古爾岡 293
註釋 1

引言

我們正奮進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而此時的印度正經歷著脫胎換骨式的改造。這是隨便走到哪裡都能一眼看得出的。在歷經數百年的相對衰落之後，印度經濟正在重新振作起來，這就導致了城市建設的超乎常人想像的急速發展，一座座全新的城市幾乎是通宵達旦地在興建。這在古爾岡（Gurgaon）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來得真切，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正好住在那裡。那些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還是麥田和芥菜地的地方，現在有了購物中心、辦公大廈、公寓樓和高速公路，甚至就在我寫下這段文字的時候，另一幢公寓樓也眼看著在拔地而起。

然而，像古爾岡這樣的驟然興起的城市還僅僅體現著發生在印度的變化的一個方面。行動電話和衛星電視，聯同著不斷上升的文化水準和富裕程度，已經讓印度農村和小城鎮的動力與志向發生了改變。數以百萬計的農家子弟移居城裡。大家都說，印度很可能在一代人時間內變成以城市為主的國家，而印度的城市則必須做好準備以便接收億萬人的湧入。現有的城市將會擴大，新的城市將會興起，而鄉村則會被改造。老一套的東西顯見是行將就木了。

經濟復蘇在印度這樣的長期遭受貧困折磨的國家是件極為可喜的事情，只是變化總免不了要付出代價。自然生態環境正在劇烈地變遷，並且常常遭到採礦類行業的破壞，它們有的合法，但通常並不合法。我聽說生活在野外的老虎目前只剩下一千七百零六隻了[1]。堤壩和溝渠正在改變神河的命運，而此時工廠和城市還在往河裡傾倒不加處理的垃圾。城市化和現代化攪動了全體居民，社會群體四分五裂，而在失掉它們的同時我們也正在喪失舊有的習慣和傳統，以及口口相傳的歷史。很多能夠提醒人們這個國家的歷史的地方正在被

新建的快速道路和大樓房覆蓋起來。

我們是生活在一個飛速變化的時代，對於這一點我看得很清楚。然而，重要的卻是永遠記住印度是一個古老的國度。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她曾經歷過許許多多的迴旋曲折：城市興起了，又消亡了；既有過經濟上的「黃金」時代和文化上的輝煌，也有過戰敗和蒙受恥辱的日子；數百年間，在印度人移居海外的同時，一批又一批的商人、侵略者和避難的人也來到了印度；在這片國土上發生過奇蹟般的氣候變化和生態環境變遷。總之一句話，印度早已把一切的一切都從頭至尾經歷過好多遍了。

這麼長的歷史所留下的瘡疤和遺物都零零落落地散佈在這片大地上。如果留心觀察的話，那麼就連最貌似不可能的地方也有它們的存在。新德里，國家的首都，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其實它不過是在這個位置上興建過的一連串城市中的最末一個罷了。在現代生活的狂燥節奏裡，那些老德里就活在宏大的遺址、地名、城中村、民俗，以及各處聖地中間。阿拉瓦利山脈[1]的道道山嶺則更為古老，說不定就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地貌。

關於印度的歷史已經有了很多著述，不過它們所論及的差不多全是相繼發生的政治事件：帝國與朝代的興衰、歷次交戰、官方文告，等等。這些無疑都很重要，只是我對這類前人早有定論的東西，比如阿克巴皇帝[2]的曼薩卜達爾體系[3]或者莫利—明托一九〇九年的改革[4]，實在沒有什麼好補充的。然而，歷史不光是政治，它是諸多因素之間複雜的交互作用的結果，地理就是這些因素當中最重要的一個。此外，史、地間的關係也是相輔相成的，地理既影響到歷史，反過來歷史也作用於地理。

本書是一種嘗試，它力圖寫成一部簡單明瞭不拘一格的印度地理史。它寫的是印度自然環境和人文景觀的變遷，寫的是古代商衢、文化連結和城市的興衰，寫的是逝去的河流和令它們不朽的傳說。在這樣的一部史書裡，偉大的君王和朝代依然重要，只不過之所以提到他們僅僅是為了追尋他們塑造地理的徑跡。

因此，這本書的焦點集中在多少有點兒另類的問題上：古代傳說裡的大洪水有沒有些許真實成份？印度人為什麼管自己的國家叫「婆羅多（Bharat）」？鐵器時代的印度人對自己國家的地理有怎樣的認識，而那些史詩對此又能告訴我們些什麼？佛祖為什麼偏要在瓦拉納西[5]城外的鹿野苑初論佛法？在西元五世紀乘坐印度洋上的商船出海航行，或者做個遊手好閒的富家子生活在笈多時代的華氏城[6]，該會是什麼樣的感受？蒙兀兒貴族怎樣獵獅？歐洲人怎樣繪製印度地圖？英國人如何橫貫印度次大陸修築鐵路？變化過程仍在繼續，在最後的一章裡，我們將著眼於目前城市化進程和經濟迅速增長所帶來的巨大變遷。

這本書的基本關注點在於印度地理的演變過程，而它的逆命題，同樣，也將作為次要論題一併貫穿全

---

1 阿拉瓦利山脈（Aravalli Range），位於印度西北部，南北走向，最南端在古吉拉特邦的艾哈默德巴德市（Ahmedabad）附近，中部穿經拉賈斯坦邦（Rajasthan）和哈里亞納邦（Haryana），終止於德里市中心，全長約八百公里。

2 阿克巴（Abu'l-Fath Jalal ud-din Muhammad Akbar, 1542-1605），蒙兀兒王朝的第三代皇帝（1556-1605年在位），歷史上公認的最開明也是最有成就的蒙兀兒君王，他的個人經歷和在歷史上的地位跟中國清朝的康熙皇帝很相似，被後人稱為阿克巴大帝（Akbar the Great）。

3 曼薩卜達爾體系（mansabdar system），由三十三級軍事長官構成的官僚體系，為阿克巴皇帝所創建。大蒙兀兒皇帝的統治不是依靠文職機構而是靠軍隊上層集團。

4 莫利—明托改革（Morley-Minto reforms），英國的印度事務大臣約翰．莫利（Johan Morley）和印度副王明托勳爵（Lord Minto）施行的憲政改革（1907-1909），先是允許印度人進入參事會，後於一九〇九年公佈了新的議會法案，目的在於緩和與印度人之間的矛盾。

5 瓦拉納西（Varanasi），又名貝拿勒斯（Benares），北方邦首府，在佛陀生活的時代是印度古國迦尸國（Kashi）的首都，據信在西元前兩千年就有人居住。

6 華氏城（Pataliputra），現用名巴特那（Patna），比哈爾邦邦首府。它原是摩揭陀國王優陀延（Udayin）建的一個小城寨（西元前四九〇年），後來作過難陀帝國（Nanda Empire，西元前三四五年—前三二〇年）、孔雀帝國（Maurya Empire，西元前三二〇年—前一八五年）和笈多帝國（Gupta Empire，三二〇年—五五〇年）的首都。

書。換句話說，這本書講的也是印度歷史與文明的地理背景。如果不能充分認識薩拉斯瓦蒂河[7]的枯竭、把商船隊吹過印度洋的季風、讓濕瓦吉[8]的遊擊戰術得以施展的德干高原和有利於微不足道的阿豪馬王國[9]打敗不可一世的蒙兀兒人的布拉馬普特拉河（Brahmaputra River），以及替英國人決定在哪裡建殖民點的沼澤地，那麼也就不能夠理解印度歷史的湧動。此外，本書也有意識地讓技術問題佔有一席之地，從建窯燒磚和船隻打造到地圖繪製和鐵路修築，它們影響到了我們對印度的看法。

印度所獨具的思想觀念、它的自然地理和文明，已經經過了幾千年的演變。然而變化歸變化，印度文明的特質如何能夠存活數千年之久畢竟是件令人思之愕然的事。哈拉帕文明時代[10]的牛車在很多印度農村地區至今仍能看到，除了軲轆換成了膠皮輪胎的以外基本上樣子沒變。嘎亞垂曼陀羅[11]，一首四千多年前寫的禱辭，至今仍被千百萬印度人日日吟唱❷。這不僅僅是一個壽命長短的問題，而是關係到了一種文明的承載力，它把各種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不可思議地編結成一體，儘管看上去各不相同，卻至今仍舊是這一整片綴合物的組成部份。有些偏遠部落到現在還以採摘和漁獵為生，這種生活方式從第一個印度人進入次大陸起就沒怎麼變過。這不是簡簡單單一個弱於「發展」的問題。居住在安達曼群島上的森蒂納賴斯部落（Sentinelese），儘管政府一再作出努力，他們卻激烈地抗拒同外部接觸，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石器時代文化。我們算老幾非讓人家「文明」不可？

關於印度歷史有一個頑固的錯誤概念，那就是印度人不知為什麼從來不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民族，因而對自己的歷史也就一向無所謂。這種看法在殖民時期的官場上常常為了明顯的政治目的被重覆來重覆去。比如約翰．斯特雷齊爵士[12]在十九世紀末就說過，「要理解印度，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沒有也不曾有過這麼一個印度。」半個世紀以後，溫斯頓．邱吉爾老調重彈，他說：「印度是一個地理學上的術語。就好比赤道不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樣，印度也不是。」由這種看法出發便產生了這樣一種論調：由於印度人從

沒有過國家意識，所以他們也就從沒在意過自己的歷史（或自由）。

很奇怪，這種殖民時期的思想不知為什麼苟活至今，假如現在聽見有人——甚至是學者——說印度是個不講歷史的民族，也還是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們將會看到，這根本不對。有太多的證據表明，印度人很久以來就對自己的歷史和文明有所意識。的確，自遠古時代起，印度人想方設法把自己的時代記錄下來，再把它與之前出現過的銜接在一起。這種對文化延續性的感知是如此地強烈，以至於外族統治者們，包括英國人在內，也是在竭力把自己樹為正統的同時再三再四地肯定印度文化。

其實，英國人慣會利用印度舊有的政治標誌做文章。在新德里的總統府前面立著一根高高的柱子，名叫齋浦爾柱（Jaipur Column）。柱身是砂岩做的，頂上是一顆「印度星」。在基座上刻有銘文，那是歐文勳

---

7 薩拉斯瓦蒂河（Saraswati River），吠陀經文中記載的河流，因氣候變化消失。有研究表明，薩拉斯瓦蒂河發源於喜馬拉雅山區的本德爾本傑峰（Bandarpunch Peak），向西南方向流經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拉賈斯坦邦和古吉拉特邦注入印度洋。

8 濕瓦吉．邦斯勒（Shivaji Bhonsle, 1627/?30-1680），馬拉塔部族（Maratha clan）武士，馬拉塔帝國（Maratha Empire，1674-1818）的創建者（1674-1680年在位）。他擅長山地遊擊戰，被蒙哥馬利元帥讚譽為「軍事天才」。印度人把濕瓦吉看成民族英雄。

9 阿豪馬王國（Ahom Kingdom, 1228-1826），印度東北角上的一個小國（在今阿薩姆邦），曾經在十七世紀擊敗過蒙兀兒帝國的大規模軍事侵略。它的第一代國王是從中國雲南率部族遷徙過去的一位傣族王子。阿豪馬人為數很少，至一九〇一年仍不足十八萬。

10 哈拉帕文明（Harappan Civilization），印度河文明的代名詞。哈帕拉城位於印度河上游，至少在西元前三三〇〇年至一七五〇年已經存在。

11 嘎亞垂曼陀羅（Gayatri Mantra），印度古代經文梨俱吠陀（Rig Veda）裡的一段禱辭。「嘎亞垂」是一種詩詞格律，「曼陀羅」意為頌神的詞句、呼號或咒語，常見的印度教符號ॐ（om）也是一個曼陀羅。

12 約翰．斯特雷齊爵士（Sir John Strachey, 1823-1907），英國官員，在印度做過總督參議會成員和臨時副王。

爵[13]和愛德溫．勒琴斯爵士[14]思謀出來的，它是這麼寫的：「思憑信仰、言富智慧、行有勇氣、居持善心，祈願印度國偉大如是[15]」。這根柱子是齊浦爾土邦國贈送的禮物，英國人在二十世紀初期新建帝國首都的時候把它豎了起來。

在那個時候，英國人不會想到這項工程完成之後不多幾年印度就獨立了。不管怎麼說，他們好像是很自覺地在作一個十分古老的帝國夢的繼承人。他們大概知道，日後某一天英國人的統治在印度歷史的長卷中只會變成一片小小的污漬。所以，他們下定決心要為自己的時代打下印記，至於辦法，那就是豎起這根石柱。這麼一來，於無形之中他們就是在沿襲少說可以追溯到西元前三世紀的一種做法[16]。

在德里還有另外幾根帝王柱。一根立在十四世紀的菲羅茲沙堡（Feroz Shah Kotla）的廢墟上。它兀立在正在沙化的古老宮殿群的頹垣斷壁之間，茫然面對著附近板球場上歡樂的人群和國稅局前漩動的車流。經過打磨的砂岩閃閃發光，就好像最近才擺在那裡似的。這根石柱至今還載負著阿育王在西元前三世紀發佈的法令。這是菲羅茲沙．圖格魯克蘇丹[17]小心翼翼地運到他的新都城（當時所謂的「新」德里）的兩根阿育王石柱之一。據說這一根是從哈里亞納邦安巴拉市（Ambala）附近的托帕拉（Topara）運過來，於西元一三五六年立在那裡的。另一根柱子是從密拉特[18]弄來的，就立在阿拉瓦利山脈最北端的巴拉—欣杜—拉奧醫院（Bara Hindu Rao Hospital）附近，離德里大學不遠。

這位蘇丹看來是意識到了這兩根石柱非常古老並且代表著至高無上的王權。菲羅茲沙堡的這一根，據說是用棉布和絲綢細心地裹起來，用兩百人拉著四十二個輪子的車運過來，最後再用船送到現在這個位置上的。這位蘇丹非常想知道銘文裡說的是什麼。他想讓當地的婆羅門把它翻譯出來，可是婆羅密文字[19]早已被人遺忘，後者無法從命❸。後來又過了五個世紀才把這種文字解譯出來。

在德里還有一根帝王柱，通常被人們叫作鐵柱子，就立在德里城南那片顧特卜塔[20]建築群裡。它幾乎是

用純鐵造的，儘管風吹日曬長達十五個世紀，卻全然沒被侵蝕。銘文是獻給印度大神毗濕奴的，講的是一位名叫旃陀羅的國王所創下的功業和戰績（普遍認為指西元五世紀的超日王旃陀羅笈多[21]）。這根柱子大概是在十一世紀末或十二世紀初運到德里的，曾經被安放在一個寺廟群裡，那些廟在十二世紀晚期德里落到突厥

---

13 歐文勳爵（Lord Irwin），第三十任印度副王（1926-1931）。

14 愛德溫・勒琴斯爵士（Sir Edwin Lutyens, 1869-1944），英國建築師，擅長依時代要求運用傳統風格，經他設計的民宅、官邸、花園、教堂、紀念碑遍及歐、美、亞、非四大洲。他擔任新德里的主設計師近二十年（1912-1930），總統府（Rashtrapati Bhavan，過去的副王府）和印度門（India Gate）都是他的設計。

15 In thought faith / In word wisdom / In deed courage / In life service / So may India be great.

16 指阿育王石柱。詳見第三章。

17 菲羅茲沙・圖格魯克（Feroze Shah Tughlaq, 1309-1388），德里蘇丹，學者型統治者。阿富汗突厥人在德里建立的政權先後經歷過五個朝代：奴隸王朝（Mamluk Dynasty, 1206-1290）、喀爾吉王朝（Khilji Dynasty, 1290-1320）、圖格魯克王朝（Tughlaq Dynasty, 1320-1413）、薩伊德王朝（Sayyid Dynasty, 1414-1451）和洛提王朝（Lodhi Dynasty, 1451-1526）。菲羅茲沙是圖格魯克王朝的第三位統治者（一三五一年至一三八八年在位）。

18 密拉特（Meerut），印度河文明最東端城市，西元前三世紀的佛教中心，現在仍是一個很大的城市，屬於北方邦，距離德里七十多公里。

19 婆羅密文字（Brahmi script），西元紀年前後幾百年在印度次大陸和中亞地區使用的文字，「婆羅密」是現代人的叫法。阿育王柱上的婆羅密文是東印度公司職員、英國考古學家兼哲學家詹姆斯・普林塞普（James Prinsep）解譯出來的（一八三七年）。

20 顧特卜塔（Qutub Minar），中世紀穆斯林建築，印度第二高塔，也是世界最高石砌塔，全部用紅砂岩和大理石作材料，高五層七十三米。這座塔的初建者是德里蘇丹國創始人顧特卜丁・艾伯克（Qutb-ud-din Aibak, 1150-1210），此後有兩位德里蘇丹加蓋和修葺最上面兩層，至十六世紀又有蘇爾帝國皇帝舍爾・沙・蘇里（Shēr Shāh Sūrī, 1486-1545））為它建了大門。與這座塔同時興建的還有一個清真寺，整個建築群現在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21 超日王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 Vikramaditya），即旃陀羅笈多二世，笈多王朝的第六位皇帝（三八〇至四一五年在位），帝國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鼎盛，印度人把這段時間看成是歷史上的黃金時代。中國僧人法顯（337-422）就是在這個時期到訪印度的。

征服者手裡的時候被毀掉改成清真寺了。不過這根柱子卻獲准留了下來。為什麼呢？也許新的統治者想把他們自己同過去掛上鉤，也許他們就是想讓它待在自己的柱子——為紀念穆斯林勝利建的那座顧特卜石塔——的陰影底下。

數百年間，顧特卜塔時代的德里已經被新建的德里取代了若干次，每次新建都有一位帝王宣告新紀元。我們今天看到的德里是由印度皇帝喬治五世[22]在一九一一年詔告天下的。官方宣讀詔書是在市區最北端的加冕典禮公園（Coronation Park），跟宣佈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是在同一個地點。在那裡，同樣，也立著一根柱子紀念那一事件。

一次又一次，我們看到這些用柱子象徵的最早的帝國夢是如何被人一做數千秋的。不管是穆斯林還是印度教徒，也不管是印度人還是英國人，輪番登場的統治者們全用這種思想及其象徵物強化自己的統治。在當代印度，它的存在形式就是國徽上的孔雀王朝的雄獅和國旗上的車輪（Chakra）——「轉輪王（Chakravartin）」即「宇宙之主」的象徵。印度共和國的締造者們同樣也很自覺地把自己看成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文明的繼承人。

帝國夢只不過是印度古文明許許多多離奇延續中的一個，它們有的看得見，但更多的卻是暗含的。舉個例子，五比四這個比例意味著長度比寬度大四分之一（一點二五倍）。這個比例在西元前三千年被普遍用在哈拉帕文明的城建設計上。例如，現今古吉拉特邦境內的朵拉維拉古城（Dholavira）就是長七七一米，寬六一七米。過了一千年，同樣的比例又出現在印度教的經文裡，例如《百道梵書（Shatapatha Brahmana）》和《真言集（Sulbha Sutra）》，在精確講解怎樣構築吠陀祭祀儀式上用的火壇時在這些書裡都用到了這個比例❹。

又過了一千年，我們發現在講民宅建築的經書（vastu shastra）裡也提到了這個比例（這些經文仍在使

用，用法就跟中國人看風水差不多）。西元六世紀，偉大的學者彘日[23]規定，國王的宮殿應該建得長度比寬度大四分之一。前面提到的德里的鐵柱子也是按這個比例設計的：柱子的全長是七點六七米，地面以上的部份是六點一二米，比例五比四。

很顯然，這個比例很久以來就被看得不同一般。所以，十七世紀的蒙兀兒皇帝奧朗則布[24]在誇獎他的陪臣賈伊．辛格大王（Maharaja Jai Singh）的時候稱他「薩威」（Sawai，意思是他的價值比其他任何人都大四分之一）。這個稱號一直被賈伊．辛格的子孫沿用到齋浦爾土邦國歸併入印度共和國。即便是在今天，到齋浦爾去的遊客還會看到在舊王旗的上方有一面小旗子在飄擺，它就是多出來的那四分之一——引人想起朵拉維拉古城設計師的東西。因此，賈伊．辛格之所以不被遺忘多半兒還是由於齋浦爾城的設計，這倒合乎情理。

並不是所有的印度歷史延續都是直線型的，有的就是環型。猶太人在西元前一世紀作為商人或者難民來到印度，在西南沿海一帶定居下來，差不多在兩千年後，他們的子孫又回到現代化國家以色列去了。同樣，阿拉伯商人在中世紀到印度來為自己謀財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他們的後代，喀拉拉邦的毛普拉們[25]，

22 喬治五世（George V, 1865-1936），維多利亞女王的孫子，大英帝國皇帝兼印度皇帝（1910-1936）。

23 彘日（音ㄓˋㄖˋ，Varāhamihira, 505-587），印度著名天文學家、數學家和占星學家，北方邦烏賈因（Ujjain）人。

24 奧朗則布（Aurangzeb，1618-1707），蒙兀兒帝國的第六位皇帝（一六五八年至一七〇七年在位）。他改變了曾祖父阿克巴大帝制定的宗教寬容政策，企圖建立一個正統的遜尼派穆斯林國家，遭到印度北方人民的激烈反抗，強大的蒙兀兒帝國在他死後迅速衰落。

25 毛普拉人（Moplahs），殖民時期對一個重要穆斯林社群成員的稱呼。他們不同於當地的印度穆斯林，屬於蘇菲教派，占當地人口的近四分之一。阿拉伯商人自西元四世紀起在馬拉巴爾海岸（Malabar Coast）定居，多娶當地印度婦女為妻，Moplah是Mappila（意思是「女婿」）的通俗叫法。一九二一年喀拉拉邦的毛普拉人暴動被英政府鎮壓，萬餘人喪生，此後大批逃往巴基斯坦。

又大批返回富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去為遠房堂兄弟們出力。最有意思的是帖木兒王朝的下場，也就是那個無人不曉的蒙兀兒王朝[26]。在十四世紀，跛子帖木兒佔領德里以後屠殺了城裡數萬居民。而他的直系後代，最末一位蒙兀兒皇帝巴哈杜爾·沙·扎法爾[27]卻眼睜睜看著英國人在一八五八年攻陷德里，旋即又殺死了他的兒孫。

當然，印度的自然地理史比它的文明史甚至人種史都要古老。這塊次大陸作為性質獨特的地質實體已經存在億萬年了。所以，要瞭解印度，我們還得從頭說起。

26 蒙兀兒王朝（Mughal Dynasty, 1526-1540, 1555-1857），中亞突厥人在印度北方建立的政權，它的創立者是蒙古—突厥人帖木兒（Timur, 1336-1405）的後代。帖木兒在中亞建的大帝國（Timurid Empire，1370-1507）在他死後不久便分裂並喪失大部份國土。帖木兒小時候偷羊被箭射中落下殘疾，因此諢號「跛子帖木兒」。

27 巴哈杜爾·沙·扎法爾（Bahadur Shah Zafar, 1775-1862），蒙兀兒王朝末代皇帝。一八五七年五月印度雇傭軍兵變企圖擁立他為皇帝。同年九月英軍重佔德里將他逮捕，經審判流放，五年後死於仰光，他的兩個兒子和一個孫子被英國軍官槍殺。

第一章　陸地與人

印度次大陸並不是一直就處在今天這個位置上的，它曾經跟非洲大陸和馬達加斯加島連在一起。相對來說，這是一個新發現。一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總以為地球上的大部份地質特徵都是地殼內部的垂直運動造成的，不是因為水平運動。所以，大陸的位置被認為是基本固定的。最先挑戰這種觀點的是阿爾弗雷德．韋格納[1]在一九一二年提出的大陸漂移假說，後來他在一九一五年出版的《大陸與海洋的起源（*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裡又作了進一步闡述。韋格納提出，現在的幾塊大陸曾經形成過一個整個的大地塊，後來它們像冰山一樣四散漂離開了。韋格納的假說解釋了早在十六世紀就讓奧特柳斯[2]等製圖師們感到迷惑不解的現象，即大陸塊──尤其是隔著大西洋遙遙相對的那兩塊──就好像拼圖板似的能對到一起嚴絲合縫。

韋格納的說法還需等上半個世紀才能找到充分的科學依據來證實它。在上個世紀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新的地質資料證明地殼是由相對運動中的板塊拼合而成的，這就導致了現代板塊結構理論的確立。這還是個非常新的領域，我們的認識也正在逐步拓展之中。不過，這一理論的大致輪廓現在是清楚了。

如此看來，地球上的大部份地塊在十億年以前都是連在一起的，它們構成一塊名叫羅迪尼亞（Rodinia）

1 阿爾弗雷德．韋格納（Alfred Wegener，一八八〇—一九三〇），德國極地探險家、地球物理學家兼氣象學家。早年的韋格納作為極地研究的先驅者並以其在氣象學上的成就聞名學術界，在今天他的名字尤其與大地漂移學說聯繫在一起。韋格納在北極考察工作中猝死，被永久安葬在他辭世的地方，他的日記本和他年輕的助手如今被壓在一百米厚的冰雪底下。

2 亞伯拉罕．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一五二七—一五九八），弗拉芒繪圖師，第一個製成現代地圖冊的人。

的超級大陸。它的位置很可能在赤道以南，不過關於它的確切形狀和大小，以及印度這塊陸地原來嵌在它的哪個部位，目前還存在很多爭論[1]。這塊超級大陸在大約七億五千萬年前發生斷裂，各塊陸地就開始四散漂移。對於這一時期（籠統地稱作前寒武紀，Pre-Cambrain Period）我們瞭解得很少。那時生命的存在形式也只是細菌之類的單細胞組織。不過，前寒武紀留下的遺物中有一個卻是有目共睹，那就是阿拉瓦利山脈。它大概是地球上年齡最老的尚存地貌。

阿拉瓦利山從前很高，可能有喜馬拉雅山那麼高。億萬年的時光流過，它被侵蝕成了低矮的丘和嶺。然而，這些矮小的山包卻見證了印度歷史上的許多大事件。阿拉瓦利山脈的最北端就是靠近德里大學的北嶺（North Ridge）。如今學校裡的甜哥蜜姐們就在這些古老的岩石中間摟摟抱抱，既不避諱過往的行人也不怕面對歷史，然而這北嶺卻是印度歷史發生重要轉折的舞臺。一八五七年，就是在這裡，一支很小的英軍衛戍部隊面對兵力大得多的印度叛軍堅守不退，還用重炮轟擊沙賈汗訥巴德（現在叫老德里）的城牆。英國人後來得到增援便猛烈攻擊這座城。蒙兀兒皇帝巴哈杜爾．沙．扎法爾被流放到緬甸，他的兒子們被槍決。大蒙兀兒王朝就這麼完了[2]。

從德里開始，阿拉瓦利山脈逐漸延伸進入哈里亞納邦。在我寫作的時候，眼前就是那些岩石山崗在頑強抵抗古爾岡現代建築的兇猛進攻。可憐這些古老的山巒正在被肆無忌憚的開採業毀掉，其中最糟糕的一例就在拉賈斯坦邦焦特布爾市（Jodhpur）旁邊的側嶺上。你讓司機朝城外那座十一世紀的巴爾薩芒得湖（Balsamand Lake）開。由於整個集水區遭到破壞，它現在經常是乾的[3]。沿湖岸數平方公里因開採石頭（有的合法，有的不合法）已經挖得沒有土了，空中充滿了鑽機和炸藥的聲音，還有那些滿載石頭的大卡車弄出來的灰塵和煙氣，地面上沒有留下一棵樹抵禦沙漠裡的炎炎烈日。那是一幅地獄裡的景象。

再往南，到了臨近古吉拉特與拉賈斯坦兩省交界的地方，我們就得把阿拉瓦利山當真正的大山看待而不

能再把它當成丘陵了。阿布山（Mont Abu）上的錫喀爾先師峰（Guru Shikhar）海拔一七二二米。那是一片遍佈著神廟和傳說的聖潔之地。拉其普特武士部族[3]曾宣稱自己的祖先就是在這座山上舉行的一次盛大火祭之後崛起的。離阿布山不遠是美麗的湖城烏代堡，它做過梅瓦爾王國[4]的首都，後者曾經在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勇敢地抗擊中世紀的侵略者。在那些山崗上、峽谷裡至今還迴蕩著民歌童謠，唱的是國王普羅泰普[5]和他的比爾部落軍[6]如何拒不投降蒙兀兒人的故事。不過，遠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阿拉瓦利山先已見證了地球上生命進化的一次重要突變。

化石記錄表明，大約在五億三千萬年前突然一下子出現了很多複雜的生物體，這叫寒武紀生物大爆炸，儘管還是用了幾百萬年時間。在接下來的七八千萬年裡，我們看到有數量驚人的生命形式進化形成。此時，大陸塊開始重新聚合，大約在兩億七千萬年前又結成了一塊新的超級大陸，叫作盤古大陸（Pangea）❹。人

3 拉其普特（Rajput），印度高級種姓剎帝利的一個亞種姓，分日、月和火三大世系（lineages），世系以下又分部族（clans），總共有三十六個部族。關於拉其普特人的起源有很多爭論，有一種理論認為他們的祖先是阿爾泰山的嚈噠人（音ㄧㄢˇ ㄉㄚˊ，即白匈奴），在六世紀末笈多帝國即將崩潰的時候侵入印度北方，後來被當地人吸收進了武士種姓。Rajput一詞源自梵語的Raj Putra（王族後裔），印度北方和中部的統治階層大部份屬於這個亞種姓。

4 梅瓦爾王國（Mewar Kingdom，六世紀—一九五二年），印度教古國，在八至十世紀是普拉蒂哈臘帝國（Pratihara Empire）的屬國，十一世紀取得獨立主權，在英印帝國時期淪為土邦國，印度獨立後主動併入共和國。梅瓦爾王國最早的首都是訥戈達（Nagda），在拉賈斯坦邦南部，現在是個小村子，大概在十或十二世紀（也有十三世紀之說）遷至不遠處的齊圖要塞（Chittor Fort），十六世紀中葉在蒙兀兒軍隊的強大壓力下撤至烏代堡（Udaipur，也有人譯作烏代布爾），該城堡的創建者是第五十三代梅瓦爾國王烏代·辛格二世（Udai Singh II，一五三七—一五七二年在位）。烏代堡現在是一個重要的旅遊城市，因城中掘有幾個很大的人工湖素有「湖城」之稱，遜位的國王也住在城裡，舊王族是該地旅遊業的中堅。

5 普羅泰普·辛格（Pratap Singh），第五十四代梅瓦爾國王（一五七二—一五九七年在位）。

6 比爾人（Bhils），居住在印度中西部及巴基斯坦東南部的土著，說比爾語。



圖一　印度大陸塊向北漂移

們現在認為，這種超級大陸周而復始地聚合與分裂歷來就是地球地質史的一部份。

從盤古大陸的地形圖上看，印度這塊陸地應該夾在非洲、馬達加斯加島、南極洲和澳洲中間。正是在這塊泛古陸上，恐龍出現在兩億三千萬年前。然而地球總是不安分，大約在一億七千五百萬年前，盤古大陸於侏羅紀時代（Jurassic Era）開始斷裂。第一次，它分裂成了南北兩大塊，北邊的一塊被命名為勞亞古陸（Laurasia，包括北美、歐洲和亞洲），南邊的一塊叫貢德瓦納古陸（Gondwana，包括非洲、南美洲、南極洲、澳洲和印度）。請注意，貢德瓦納這個名字本身就是從印度中部的貢德部落（Gond Tribe）那裡派生出來的。

現在我們看到，一連串的斷裂把印度和它的鄰邦分開了。最初，印度和馬達加斯加在一億五千八百萬年前同非洲分離開來，隨後在一億三千萬年前又跟南極洲分道揚鑣了。大約在九千萬年前，印度同馬達加斯加分手，然後就穩穩當當地向北漂去❺。

大量的恐龍遺跡在古吉拉特邦的巴拉西諾爾鄉拉伊奧利村（Balasinor Raioli）發現。這塊地方在一九八一年通過鑒定被認為是公共孵化場，因為在那裡發現了數千枚恐龍蛋。同時被發現的還有骨化石，其中有些屬於一種以前不知道的食肉動物，它有二十五至三十英尺長，三分之二個雷克斯暴龍（Tyrannosaurus Rex）那麼大。這種動物後來被稱作訥爾默達王蜥[7]。現在這片地方已經保護起來了，正在建恐龍公園❻[8]。

7 納爾默達王蜥（Lizard King of Narmada）的化石是在古吉拉特邦的克達縣（Kheda District）發現的，地屬訥爾默達河流域。訥爾默達王蜥的印地語西文拼寫是Rajasaurus Narmadsensis。

8 印度唯一的恐龍博物館在古吉拉特邦的艾哈默德巴德市，名叫「因陀羅達恐龍及化石公園（Indroda Dinosaur and Fossil Park）」，由印度地質局創辦，在克達縣發現的化石也陳列在那裡。

印度克拉通[9]一直向北朝著亞洲漂去，在途中它經過留尼旺「熱點」（Réunion hotspot），火山的活性被激發了。火山噴發大部份發生在西高止山脈（Western Ghāts）靠近孟買的地方，於是就形成了德干高原。這種噴發不是那種能讓人聯想到日本圓錐形富士山的火山爆發，事實上那更像是一層一層地往外滲，於是就形成了階梯形平頂岩層露頭，地質學家管這叫地盾。這個詞選得好，因為後來在十七世紀末的時候濕瓦吉和他的那幫馬拉塔[10]游擊隊就是利用這種獨一無二的地形把大蒙兀兒皇帝奧朗則布的軍隊陷住繼而拖垮的[11]。火山爆發這段插曲並不長，大概也就三萬來年，可是卻讓桑田變成了滄海，有的學者覺得恐龍的滅絕可能與此有關。從山中避暑地馬泰藍（Matheran）的老爺台（Lord Point）上望出去，你會十分清楚地看到所有火山活動造成的地質影響。

與此同時，印度仍在繼續它那不屈不撓的北方之旅，終於在五、六千萬年前撞上了歐亞板塊，這麼一撞就把喜馬拉雅山和西藏高原給擠出來了。現在的高山從前是在大海底下，所以海洋生物化石常常會在山上的高部位發現。這個過程還沒有完結，印度洋板塊還在往亞洲裡頭擠，結果就是喜馬拉雅山繼續以每年五毫米的速度升高（儘管有風蝕作用在抵消實際增長高度）。印度洋板塊和歐亞板塊切實碰在一起的那條線叫印度河—雅魯藏布江縫合帶。聖潔的曼薩羅沃湖[12]就坐落在這條地帶上的一個凹洞裡。俯瞰著這個湖的是蓋拉舍峰[13]，按照印度教的說法，那是大神濕婆的家。毫不奇怪，強大的地殼壓力造成了喜馬拉雅山的地質不穩定，那裡有經常性強烈地震傾向。拉達克[14]的樹木不多，是親眼觀看所有這些地質過程造成的後果的好地方。

以上講的印度地質史的大致輪廓人們一般都接受。不過，仍然有很多問題沒解決，有的發現跟這種解釋不相吻合。有一個難題來自在瓦斯坦發現的大量的封在琥珀裡的昆蟲，那個地方南距蘇拉特[15]三十公里，處於坎貝頁岩帶。這是一次巨大發現，包括七百個種，分屬五十五個科。這些昆蟲不光是在印度有，它們跟其

他大陸塊上發現的非常相似，就連西班牙那麼遠的地方都有。問題是，如今已被普遍接受的印度克拉通向北漂移的說法意味著當這些昆蟲出現的時候印度次大陸已經作為孤島漂流千百萬年了。那麼，這些昆蟲是怎麼到的印度呢？難道那時候有海島讓它們一步一步蹦到印度次大陸上？或者印度─亞洲相撞的時間比普遍認為的要早？坦率地說，我們真的不知道❼。

不管怎麼說，印度還是拼命往亞洲裡頭擠，這讓次大陸的地殼運動非常活躍。在下一章裡我們將會讀到，很可能就是因為一次地殼運動導致了一條大河改道，從而讓印度文明也改變了進程。危險依然潛伏在那裡。二〇〇五年發生在巴基斯坦北部及喀什米爾巴方佔領區的地震達到芮氏七點六級，奪走了八萬條生命。然而，比那一次強得多的地震在這條山脈的其他地方早有記錄。一九五〇年發生在阿薩姆邦的地震達到八點六級，是有地震記錄以來最強烈的一次。幸好震中地區相對來說人煙稀少，只死了一千五百人。要是這樣的地震發生在今天人口密集的地方，那麼死亡人數即使不達數百萬也得有幾十萬了。既有那麼大的地殼壓力存

---

9 克拉通（Craton），指穩定的古地塊。一九二一年奧地利地質學家Leopold Kober把它稱作Kratogen，後來被人們簡化寫成了Kraton或者Craton。

10 馬拉塔人（Marathas），原指說馬拉地語（Marathi）的人，在十七世紀專指為德干高原上的蘇丹當兵的人（濕瓦吉的父親也是這種出身），後者遂漸漸形成一個種姓。馬拉塔人集中居住在今馬哈拉斯特拉邦，在歷史上以自由戰士和印度教文化捍衛者著稱。

11 trap是個多義詞，作為地質學術語它的漢語譯法是「地盾」，作動詞用時有「設陷阱」、「使……陷入困境」的意思，不過Deccan Traps通常還是譯成「德干高原」。

12 曼薩羅沃湖（Mansarovar Lake），位於西藏阿里地區普蘭縣境內。它的藏語名字叫瑪旁雍錯。

13 蓋拉舍峰（Mount Kailash），藏語裡叫岡仁波齊峰，漢語俗稱雪靈山，高六千多米。

14 拉達克（Ladakh），喀什米爾東邊的一個地區，首府列城（Leh），全境海拔高度在三千至六千米之間。

15 蘇拉特（Surat），古吉拉特邦沿海城市，瀕臨坎貝灣（Gulf of Cambay）。瓦斯坦（Vastan）是個煤礦，出產褐煤。

在，發生這種慘劇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喜馬拉雅山脈是世界上建大水壩最危險的地方的原因[16]。

在印度板塊沿喜馬拉雅山楔入亞洲的同時，印度最年輕的地貌，恒河平原，開始了它的形成過程。起初不過是一片低窪的濕地夾在喜馬拉雅山和一座名叫溫蒂亞（Vindhyas）的古老山脈之間，漸漸地，恒河及其支流攜帶下來的泥沙把這塊凹地淤平了，形成了肥沃的沖積平原。請注意，這段時間距離我們非常近，所以早期人類應該目睹了這個過程。大家知道，恒河多次改道南移，在身後留下了一些牛軛形的湖泊，這些湖至今仍看得到。

恒河一再南遷，直到在久納爾[17]附近（離瓦拉納西很近）碰上了溫蒂亞山才停住。那是平原上唯一一處有座小山包可以俯瞰整條河流的地方，因此久納爾要塞就成了兵家必爭之地。曾經有過一種說法，說是誰控制住了久納爾要塞誰就掌握了印度的命運。在這個要塞裡轉上一圈，就等於把印度歷史翻閱一遍。城牆在向我們講述著超日王、蒙兀兒人、舍爾．沙．蘇里和英國總督沃倫．赫斯廷斯[18]等傳奇式人物的故事。那裡有著各個時代的遺物，包括一尊十八世紀的日晷。請不要忽略城牆底下那些無人照管的英國人墓，墓碑上刻的字很值得一讀。那片有名的採石場就在要塞的西南邊，西元前三世紀它曾經為孔雀王朝提供石料去刻鹿野苑（Sarnath）的獅子，後者現在被用作國徽了。我們將在第三章回過頭來說這些。

佔居印度

印度撞上亞洲以後就跟世界上其他地方更為廣闊的生態環境重新連在了一起。很多人以為印度的現代哺乳動物（大象、犀牛、獅子等）跟非洲的之所以相像是因為印度曾經跟非洲連在一起的緣故。正如大家已經

知道的，這種情況不可能有，因為印度離開非洲是在恐龍時代[8]。大型哺乳動物之所以能夠進入印度，是因為後者又被結合進了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的緣故，氣候帶變了，這就容許或者迫使這些動物移居印度。在西伯利亞有三萬三千年前的猛瑪象冰凍殘骸，我們就拿它們的基因資料來作例子好了。萊比錫馬科斯普朗克研究所的科學家們發現，亞洲象跟這些猛瑪象的血緣關係比跟非洲象親近。分析表明，亞洲象和非洲象的遺傳譜系早在六百萬年前就分開了，而亞洲象跟猛瑪象僅在四十四萬年前才分開[9]。更何況，很多印度動物是從東邊進入次大陸的，老虎便是其中一例。關於這種大貓的確切來歷現在還有爭議，有的學者說它們的老家在西伯利亞，可另外一些人又說在中國南部。老虎的祖先在兩百萬年前留下的殘骸在西伯利亞、中國、蘇門答臘和爪哇都有發現。可是，這種動物在印度相對而言卻算是新來的。基因資料和化石研究都表明，孟加拉虎來印度定居完全是最近的事，大概不超過一萬兩千年。

那時候，人類在哪裡呢？現在有個普遍贊同的說法，那就是，從解剖學角度看，現代人是大約二十萬年前在非洲進化而成的。這跟基因資料和考古遺存都相吻合。基因研究表明，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的桑部落（San tribe，又稱布希曼人，Bushmen）很有可能是最古老的尚存人類群體。這個部落的成員呈顯比其他任何種群都大的遺傳變異，因而極有可能是最早期現代人的直系後代[10]。

---

16 已有科學家在學術雜誌上發表文章指出，近年來許多亞洲國家以發電為目的積極沿喜馬拉雅山脈建造水壩，其中印度計畫建二九二個、巴基斯坦、尼泊爾和不丹打算建至少一二九個，中國也將建大約一〇〇個，未來二十年內喜馬拉雅山一帶將變成世界上水壩最密集的地區。

17 久納爾（Cunar），北方邦東南角上的一個古鎮，出產陶器。

18 沃倫·赫斯廷斯（Warren Hastings，一七三二—一八一八），首任孟加拉總督（一七七二—一七七四）和首任全印總督（一七七四—一七八五）。

當然了，現代人並不是最早行走在地球上的原始人。一百多萬年以前，前現代人，如直立人[19]，已經在使用石製工具，並且遊蕩到中國和爪哇那麼遠的地方了。現代人在非洲開始進化的時候，他們的近親穴居人[20]早已在歐洲和西亞安然定居了。換句話說，我們是一個龐大世系最後的倖存者，可是在一開始卻看不出誰會作為最成功的物種勝出。的確，有證據表明最初我們曾嘗試過離開非洲，但是失敗了。位於以色列的斯虎爾和卡夫札兩處考古遺跡表明，現代人可能在大約十二萬年前已經走到了黎凡特[21]。他們的遷移可能有賴於兩次冰川期之間相對溫暖潮濕的氣候，條件容許他們一直向北走。可是，這段氣候沒能持久，新的冰川期來臨了，先前住下來的人不是死掉了就是被迫退回去了。穴居人比較適應寒冷，大概是重佔了這個地區。

在接下來的五萬年裡我們的祖先就待在非洲。大約在六萬五千至七萬年前，有數量很少的人——可能只是那麼一小撮兒——從非洲東渡大海進入了阿拉伯半島南部⓫。令人驚訝的是，儘管外表不一樣，所有的非—非洲人全是這小小一夥流浪者的後裔⓬。這意味著非—非洲人有著很小的遺傳變異。這與我們感染全球性傳染病的難易程度有著很大關係。

氣候和環境對現代人擴張具有重要影響⓭。我們這個星球總是周而復始地經歷冷熱交替。早期人類走出非洲的時候，地球要比現在冷得多，世界上的水大部份鎖在巨大的冰殼裡。其結果就是海平面比今天低一百米，海岸線的位置和氣候分區也跟今天大不相同。所以，最早從非洲遷至阿拉伯半島南部的那幫人渡過紅海的時候，海面應該比較窄。況且，他們也應該能夠找到遠比別處更濕潤、更適合居住的阿拉伯半島海岸。

如此看來，現代人的下一步就是沿著海邊走向今天的波斯灣了。波斯灣的平均深度只有三十六米⓮。那時海平面比現在低一百米，所以那個地方在當時應該是一片水草茂盛的平原——名副其實的伊甸園。早期人類族群應該覺得這個地方非常迷人，大概人口也有明顯的增長。到了這個階段要想向中亞和歐洲擴張應該很困難，因為那是在冰川期。不過，他們會沿著莫克蘭海岸[22]蔓延入印度次大陸。再次提醒讀者，那時的印度

海岸線跟我們今天看到不一樣，許多地方的海灘遠在今天的陸地邊緣的二十五至一百公里以外。

在某一時期，這些波斯灣人的分支推進到了印度次大陸上。在這些早期移民從它身上踏過之前，這片土地應該還養育過另外一些原始居民⓯。在歐洲，我們知道穴居人一步一步向西退卻，直到他們當中的最後一夥死在直布羅陀的岩洞裡。可是，亞洲的前現代原始人出了什麼事卻不清楚。蘇門答臘的托巴火山（Toba）在七萬四千年前爆發，可能對他們的滅絕起了一定作用，因為在傑瓦拉普蘭[23]的考古挖掘發現，印度半島一度被火山灰埋在下面。至於它的影響究竟有多大，專家們的意見還不統一，但是這次火山爆發可能造成了當時居住在次大陸上的前現代原始人大批死亡。這就為新來的移民掃清了道路，後者似乎很快就在次大陸上漫延開來，然後到了東南亞。有些學者相信，居住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上的土著部落可能就是最早進入這個地區的移民的後裔。

有一條支系最後在四萬年前抵達了澳洲，成了當地土著的祖先。遺傳學研究肯定了澳洲土著居民與東南亞土著部落之間有基因聯繫。不過，科學家們在很長時間裡沒能找到當代印度人和澳洲當地人之間的遺傳關係。有些學者甚至提出，這一族群可能全體避開了印度，是取道中亞進入澳洲的⓰。印度人類調查局在二

19 直立人（Homo erectus，也譯作智人），起源於非洲，分佈在喬治亞、印度、斯里蘭卡、中國和爪哇。迄今發現的這一人種的骨化石中年齡最老的約一百九十萬年，最小的約七十萬年。

20 穴居人（Neanderthals），生活在大約三十五至六十萬年前的早期人類，他們的骨化石和石器分佈在西歐、中亞和亞洲北部。

21 斯虎爾（Skhul）和卡夫札（Qafzeh），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英美聯合考察隊發現的最早的人類墓葬場，距今至少十萬年。黎凡特（Levant）指的是整個地中海東岸，包括從希臘至利比亞東部的所有沿海國家及島嶼。

22 莫克蘭海岸（Makran coast），伊朗和巴基斯坦的海岸，長一千公里，寬一百五十公里。

23 傑瓦拉普蘭（Jwalapuram），安德拉邦的一個考古地點。

○○九年公佈的一項研究總算找到了一絲遺傳線索把某些印度部落和澳洲原始居民聯繫起來[17]。請注意，這些線索微乎其微：九百六十六人接受檢測，分屬二十六個部落，只有七人顯示出可能有基因聯繫。不過，針對這個難題我們可能還是有解的，科研人員也曾提出過，去印度的族群和去澳洲的族群在大約五、六萬年前已經分開了。

與此同時，有相當多的人留在波斯灣附近和印度次大陸上，一晃就是幾千年。科學家們認為很多重要的遺傳譜系出現在這個地方和這段時間。在相對溫暖的冰川間歇期，子系分支會向遠處蔓延進入歐洲、中亞和其他地方。不過請注意，那時的氣溫仍會遠遠低於今天的水準，並且還應該有過幾次氣候迴圈。這意味著我們面前的情景不是靜止不動的。深入研究波斯灣人相對來說是個新課題並且很有難度，因為這個地方已經大部份沉入水底了。儘管如此，傑佛瑞．羅斯等學者卻在苦苦地為他們所謂的「海灣綠洲」重構歷史[24]。這是把發生在千百萬年裡的事情色彩化、簡單化了。我們需要穿越巨大的時空間隔去研究石器時代的僅有五十到一百人的一個小團隊。他們的行動不可能有條有理或者呈直線形，這當中會有漫無目的的流浪、中途而返和一去不回頭。正如有人群走進印度次大陸一樣，也會有人群從那裡走出去。的確，遺傳學家們感覺到了印度可能是若干重要遺傳譜系的源頭，這些遺傳因子如今已經遍佈全世界。自然災害、饑餓、部族間的戰爭，以及最重要的——疾病——會來決定誰能活下去誰不能。我們必需時刻想到，石器時代環境織構上的任何極微小差別反映到今天人們的基因組成上都會天差地遠。

這些石器時代早期人類的遺跡大量分佈在印度各地。印度中部的比姆貝特卡[25]是世界上面積最大的遺址之一，儘管遲至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才發現。它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遺產。幾百個石窟和岩穴散漫分佈在一片山地上，據說差不多連續三萬年有人居住。這個國家的氣候和野生動物在這麼長的時間裡應該經歷過很大變化。例如，人們發現了用鴕鳥蛋殼做的珠子和首飾，說明這種鳥在印度曾經很常見。大概石器時代的時尚業

看中了它們的蛋，於是就把這種鳥推向了滅絕。在比姆貝特卡有石器時代的岩畫，畫的是動物和獵人，也有晚些時候畫的騎馬武士（可能屬於青銅器時代）。這些畫讓我們捕捉到了印度文明起始之時耐人尋味的瞬間。正如英國廣播公司的蜜雪兒．伍德[26]說的那樣：「眼看著比姆貝特卡這位神仙環佩叮噹手持三尖叉婆娑起舞，我們不能不聯想到濕婆的舞蹈形象。」[18]

最末一次大冰川期大約始於兩萬四千年前，在大約一萬八千至兩萬年前達到了高峰期，此後就又暖和起來了。自一萬四千年前起，冰殼迅速溶化，全世界的海平面不斷升高，氣象形勢持續變化。波斯灣在一萬二千五百年前開始進水[19]。大約是在七千五百至八千年前，這片海灣綠洲完全被水淹沒了。人們懷疑這一事件是否就是記錄在蘇美爾傳說和聖經故事裡的大洪水。

波斯灣人想必被不斷漲高的海水和日益加劇的土地貧瘠化逼得像潮湧一般出走。最新的考古研究表明，大約七千五百年前在地勢高的地方確曾出現過一次新增居民的峰期[20]。我們還看到海上活動明顯增強。在科威特發現了屬於這個時期的一個蘆葦船陶土模型和一幅航行在海上的桅船的雕刻。換句話說，此時我們所面對的新石器時代居民既會種莊稼和養家畜，也會造船。有些部族可能會趁著氣候溫和走入中亞，另外一些會走進歐洲，在那裡早先的移民已經攆走了穴居人。在這時候，來自東南亞的部族早已在中國站穩了腳，溫暖

24 傑佛瑞．羅斯（Jeffrey Rose），英國伯明罕大學的編外研究人員。他在二〇一〇年發表了一篇文獻綜述，通過分析已有數據構想出波斯灣在一萬多年前的地理情況，如「綠洲」的面積、河流和地下蓄水層分佈，以及該地區的人口流動等等。

25 比姆貝特卡（Bhimbetka），位於中央邦的拉塔帕尼野生動物保護區（Ratapani Wildlife Sanctuary）內，包括七座小山，七百多個岩穴，在時間跨度上包括史前期的舊石器時代和中石器時代，以及文明期。

26 蜜雪兒．大衛．伍德（Michael David Wood，一九四八—），英國歷史學家兼廣播員，曾經在二〇〇七年編寫並播出過系列記錄片《The Story of India（印度的故事）》。

的氣候令他們繁衍開來。現在人們認為，近代中國人主要是東南亞部族外加取道中亞過來的人的後裔。

此時此刻，印度沿海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我們知道，印度的海岸線朝內陸方向挪動了數公里，差不多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這是否解釋了印度人也有自己的大洪水之說這一事實呢？根據這個古老的傳說，達羅毗荼國王摩奴（Manu）從大神毗濕奴（Vishnu）那裡聽到了有關大洪水的警告，於是他造了一艘大船，在船上裝滿了種子和動物，毗濕奴化身一條大魚把船拖到了安全的地方。摩奴和活下來的人據說後來重建了文明。顯而易見，這跟諾亞的故事異曲同工。

電腦模擬表明，當大海沿著海岸線漫入內陸的時候，有兩塊非常大的地方被海水淹沒了。一塊就是我們現在的坎貝灣[27]，在古吉拉特邦的薩烏拉施特拉半島[28]南邊。另外那一大塊從泰米爾南部海岸算起，可能還包括斯里蘭卡。在大洪水到來的時候，這些地方會有大批的人類居民嗎？這很難說，因為這些地點現在都在水底下。

不過，海洋考古工作者們在二〇〇一年辨別出了坎貝灣的兩個水下位置，它們很像是七千五百年前被淹沒的大片住房的遺跡㉑。關於這些發現的確切性質目前還眾口不一，不過，如果這事屬實的話，那麼這些發現就太了不起了。我沒有親自考察這些遺跡，所以暫時保留自己的判斷。雖然如此，也還是可以肯定地說氣象形勢變化和海平面驟然升高導致了新石器時代的人在這段時間裡大規模遷徙。

人們常說，是從波斯灣流徙出來的新石器時代族群把耕耘播種的知識帶到其他地區的。的確有證據表明，最早在印度次大陸上——西元前七千年左右在摩爾噶爾[29]和俾路支斯坦——耕種的農作物品種是西亞的小麥和大麥。因此，人們一直以為印度人是從西亞移民那裡學會種地的，只是到後來才培育出本地植物，例如茄子、甘蔗和芝麻㉒。可是，研究人員最近發現印度人可能自己發明了種莊稼，包括水稻栽培。如果在古吉拉特海岸線以外真的有過大片城鎮住房的話，那麼那些人肯定也會種地。難道是那些被水淹沒的城鎮上的

居民發明了種莊稼，然後又由逃難的人把技術帶到內陸的？或者，種莊稼是在不同的地方同時發明的？關於這一時期我們還在大量採集資訊，真相還待一點點揭開。

無論是否真有城鎮沒入海底，也不管在哪裡發明的農業，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印度在新石器時代末期供養著數量相當大的人口。這是些什麼人？他們跟今天的印度人又有怎樣的關係[23]？

印度人是誰？

迄至二十世紀初期，人們一直相信早先居住在印度的是土生土長的石器時代部落，直到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後有印歐人種——人稱「雅利安人」的——騎著馬提著鐵製兵器從中亞侵入次大陸。印度文明被看成是這次入侵的直接結果。儘管年份完全是隨意擇定，也沒有任何古籍或考古資料作依據，這種理論倒好像很符合後來發生的中亞人入侵模式，也能解釋印度語言同歐洲語言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它很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因為它給英國人塗上了一層色彩，就好像他們只不過是肩負使命把文明帶給當地土著的現代雅利安人。

---

27 坎貝灣（Gulf of Cambay），現稱肯帕德灣（Gulf of Khambhat）。

28 薩烏拉施特拉半島（Saurashtra peninsula），現稱卡提阿瓦半島（Kathiawar peninsula），面積佔古吉拉特邦的三分之一。薩烏拉施特拉是古代地域名稱，該地區的面積比卡提阿瓦半島稍微大一點。

29 摩爾噶爾（Mehrgarh，Mehergarh或Mehrgar），印度河西岸重要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於一九七四年。它包括六七個土丘（挖掘點），是分別屬於不同歷史階段的居民點，整個時間跨度為五千年（西元前七〇〇〇—前二〇〇〇年），其中年代最久的一處是個小農莊，在那裡發現的農具、種子、家畜等遺物是南亞農牧業最老的考古學證據。摩爾噶爾的發現揭示了從新石器時代文化演進至成熟的哈拉帕文化的整個過程。

然而，高度發達的哈拉帕文明遺跡一經發現，這種理論就不得不徹底改寫了。這些遺址證明了印度文明明顯早於西元前一五〇〇年。說也奇怪，「雅利安人入侵」的理論卻仍舊沒被擯棄。如今又有人提出是所謂的達羅毗荼人（被假定為今日泰米爾人的祖先）建起了那些印度河城市，後來雅利安人打進來把它們毀掉了。這種理論也講不通。在現實當中並沒有與如此大規模侵略行動相關的考古發現或者文字記載。正如我們將要讀到的，哈拉帕城市並不是一下子垮掉的，它們經歷過一段緩慢的衰落過程，因為有一條大河乾枯了，環境條件惡化了。

只要朝周圍看上一眼，任何人都能明顯感覺到印度的種姓、部族和語言群體多得令人眼花繚亂。有些族群是在文明期到來的，數得出的有猶太人、波斯人、阿豪馬人和突厥人。但是，也有很多人很久很久以前就居住在這個國家。要是把幾千年來無數次的境內遷徙也考慮進去的話，那麼情形就更複雜了。因此，今天在某地發現了某個族群，他們的老家卻可能根本不在那裡。數千年來大部份族群都有混血，可還是有一些部族把自己的獨特身份保持至今。在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以及幾個東北省份那類與世隔絕的地方，仍然有一些部落從史前期起就一直與主流社會相隔絕。

既有此等多重因素存在，那麼也就很難歸納所有印度人的種族起源。儘管如此，二十一世紀的遺傳學研究還是為解釋印度人如何湊成今天這樣的複雜社會提供了一些線索。這也是一個仍在拓展中的研究領域，不過我們已經感覺出它的大致輪廓了。

開宗明義這頭一條需要明確的，就是沒有「純」的人種。除了極少數與世隔絕的族群可能是例外，絕大多數印度部落、種姓和社會群體都是許多基因流的混合物。這不過是肯定了人人看得見的東西：印度人生來就有著各種體型、身高和膚色，即便是在同一個家族裡也可以大不相同。即便如此，某些基因分佈的態勢還是能看出來的。

這第一條線索來自二〇〇六年的一份研究報告，它指出，印度的混合人口在很長一個時期內是明顯穩定的，並且在一萬年以裡沒有大規模中亞人的基因注入[24]。這就是說，即使有過所謂印歐人大規模湧入，那也是在一萬年以前，遠在人類使用鐵製武器和馴養馬匹之前。同時，這份報告還指出，屬於達羅毗荼語系的各族百姓在南印度定居已經很久了，所謂的達羅毗荼基因庫甚至有可能是從那裡發源的。

更為新近的研究又為這些發現增添了色彩。二〇〇九年發表在自然雜誌上的由哈佛醫學院的大衛·賴克（David Reich）主持的一項研究指出，印度人口的主體可以解釋成兩個祖群的混合：南宗印度人（Ancestral South Indian）和北宗印度人（Ancestral North Indian）[25]。南印宗（ASI）是個比較老的種群，跟歐洲、東亞以及次大陸以外的任何種群都沒有瓜葛。北印宗（ANI）稍微年輕一些，跟歐洲人有關係。

毫不奇怪，北印宗基因在印度北方佔的比例比較大，在喀什米爾的潘迪特[30]和信德人裡超過百分之七十。不過有意思的是，即便是在印度南部和中部的部落群體當中，北印宗基因所佔比例也高達百分之四五十。的確，沒有「純種」的南宗印度人。唯一沒被大量注入北印宗基因的人住在安達曼群島那類邊遠地區。順便說一句，純粹的北印宗血統也不存在。

有一種做法可能很具誘惑力，那就是用北印宗—南印宗數據去套舊有的雅利安—達羅毗荼種族理論。要這麼做可得當心，理由有很多。首先，北印宗和南印宗並不是人們在十九世紀理解的那種「純」人種，它們不過是各含很多基因股的不同的搭配而已。其次，雅利安和達羅毗荼這兩個詞也並不只跟遺傳譜系有關，它們有著很深的文化蘊涵。由於北印宗基因在說印歐語言的人裡分佈比較廣，南印宗基因在說達羅毗荼語的人裡更多，有人就想把它們外延至很久以後才出現的文藝創新上。比如，所謂的雅利安人通常跟吠陀口傳文

30 潘迪特（Pandit），印度教知識份子，尤指研究吠陀經、達摩和印度教哲學的學者，有時也包括俗界的音樂人。

化[31]聯繫在一起，而達羅毗荼人卻跟桑伽姆文學[32]有關。這跟北印宗—南印宗的框架毫不相干，因為我們討論的是基因混合，它開始在一萬多年以前，比吠陀文化和桑伽姆文學，或者哈拉帕文明，要早得多得多[26]。我們所討論的是採獵者小小的營居群和早期人類的農耕村社，並非轟隆隆的戰車、鐵打的兵器和壁壘森嚴的城堡，後者據說是雅利安人與達羅毗荼人相互對抗所必備的。

換句話說，經過了數千年的雜居混血，印度人彼此之間已經血肉相連了，硬要細分出誰更雅利安誰更達羅毗荼實際上毫無意義。摩奴——印度人的諾亞——的故事把遺傳學發現歸納得妙極了，據說在大洪水到來之前他是達羅毗荼人的王，可到了吠陀傳說裡他又被一再說成是老祖宗！

讓我來提醒一句：印度是一個廣闊而且多樣化的國家，有很多社會群體是不能被嵌入簡單的北印宗—南印宗框架的。譬如說，在這個國家的東北部和沿喜馬拉雅山一帶就發現有大量的藏緬基因成份。僅有史以來我們知道的就有阿拉伯人、阿豪馬人、突厥人、猶太人、伊朗人以及歐洲人的血統注入。我們不能期望北印宗—南印宗學說這個精緻的南北軸心可以解釋全國各地的遺傳變異。它其實只是一條很有意義的研究路線的起點，日後不但能解釋我們的史前史，而且還會為下一代醫學提供重要手段。不過有一點很清楚，那就是，印度人是有著各種體型、身高和膚色的混血人群，遺傳學不過是把人人看得見的東西加以肯定罷了。

當然，印度北方人與某些歐洲人和伊朗人之間的基因聯繫為十九世紀發現的語言方面的聯繫提供了佐證。大部份數據都集中在一個叫Rlal的基因突變上（準確地說是Rlala亞族）[27]。這種基因在北印度人和東歐人身上很多見，如捷克人、波蘭人和立陶宛人。在南西伯利亞、塔吉克斯坦、伊朗東北部和庫爾德斯坦（即伊朗北部山區及其周邊地區）有較小密度的分佈。然而有意思的是，這種基因在西歐和伊朗西部以及橫貫中亞的很多地方都很罕見。換句話說，我們所面對的Rlala基因集中的人群相互之間被隔開很遠。那麼，他們是怎麼過去的？

彼得．昂德希爾（Peter Underhill）等人在二〇一〇年的人類遺傳學歐洲雜誌上發表了一項研究工作，發現R1a1a支系的最古老的品系集中在古吉拉特－信德－拉賈斯坦西部地區，說明它接近這個基因群的源頭。歐洲的R1a1a攜帶者同時也帶有更近的突變M458，這在他們的亞洲親戚身上絕無發現[28]。由於M458突變估計至少有八千年，這兩大支系看來是在大洪水到來之前或在其氾濫期間分開的。因此，對北印度人和東歐人之間基因聯繫的最好解釋就是，他們擁有共同的遠祖，大概可以上溯到最後一次冰川期結束之前。我們並不確切知道為什麼亞洲和歐洲兩大支系要分開，雖然假定這跟氣候變化有關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

請注意，在西歐最普通的遺傳譜系是R1b。它跟R1a1有關係，並且有可能也起源於波斯灣地區，但是這兩個譜系很久以前就分開了，可能是在上一個冰川期期間或者之前。跟R1a1相比，印度的R1b分佈密度較低。我是這麼解釋的，我們所面對的是兩次以波斯灣－莫克蘭－古吉拉特地區為原點的大規模基因疏散，它們發生在氣候迴圈不同的時間點上：一次出現在上一次冰川期的開始或在其期間，R1b攜帶者主要是朝西走；另一次發生在大洪水到來前後，它涉及到R1a1攜帶者。

北印度人與東伊朗人之間的基因聯繫和人文關係應該歸因於這第二次人口疏散，不過後來從印度出發往西北走的某些族系可能把他們的基因也加進去了[29]。在下一章裡我們將會讀到，我們有理由相信某些印度部落在青銅時代向西遷移到了伊朗或更遠的地方。另外，人文關係是可以通過貿易保持下去的。古時候印度文

31 吠陀文化（Vedic Culture），印度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文化，它建立在古代經文的基礎上。吠陀經的編寫年代大約為西元前一七五〇至前五〇〇年。

32 桑伽姆文學（Sangam Literature），指西元前三〇〇年至西元四〇〇年之間（也有西元前五世紀至西元一世紀之説）泰米爾地區的詩人和歌手根據民間傳說編寫的詩歌（現存僅兩部總共兩千多首），以及當地知識階層編寫的泰米爾語語法經典和有關道德倫理的文學著作。

化在東南亞的傳播，以及後殖民時代英語的加速普及，都證明了語言和文化交流既不需要攻城掠地也不需要大規模移民。現實中的連結退退進進很複雜，所以很難從語言層面解讀歷史。這可能就是為什麼傳統的基於語言學研究的大事年表比現在由遺傳學和考古學所揭示的短很多的道理。

種姓還是部落？

遺傳學進一步揭示了印度種姓制度的成因。發達的種姓制度並非印度所獨有。縱觀歷史，我們知道在日本、伊朗，甚至古典時期的歐洲都有過各種版本的種姓制度。印度種姓之所以引人關注，是因為它無視技術、政治甚至宗教方面的變革竟然持續了好幾千年。這種制度甚至還經受住了來自印度教內部的歷時好幾百年的激烈批評和反對。

人們曾經以為種姓制度跟雅利安人的湧入和強行按種族劃分等級總是分不開的。然而，遺傳學家桑伽米特拉·薩胡（Sanghamitra Sahoo）和她的團隊卻指出：「Y染色體分析數據一致表明，印度種姓社群的主要源頭在南亞[30]。」遺傳學研究表明，印度的種姓受「建群者事件」的影響很深。簡單地說，就是當一群人分離出來變成內部通婚的「部落」這一「事件」發生的時候種姓就產生了。久而久之，這類過程就造成了一個由時合時分的族群和亞族群組成的異構環境。最終結果就是，儘管雜居混血數千年，我們仍然沒能得到一個統一的民族，卻有了一個錯綜複雜的部落網。這是對建立在「闍提」[33]基礎之上的亂紛紛社會制度的極好說明，它至今存在著。

遺傳學還告訴我們，今天被區別為「種姓」和「部族」的群體實質上並沒有不同。印度遺傳學領域裡的領軍人物拉勒吉·辛格（Lalji Singh）是這麼說的：「從數據上區別種姓和部族是不可能的。這支持了這樣

一種看法，即種姓是在印度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從類似部落的組織中直接生長出來的。所有印度人群體都有混血這一發現的唯一例外是安達曼群島上的土著……」㉛

為了對這個闍提種姓制度的錯綜程度有個概念，讓我們來關注一下基因學單倍群Rlal的分佈，這是很多印度人與東歐人共有的基因㉜。它在印度的分佈明顯地跨越地區和種姓界限。在孟加拉和孔坎地區[34]的高級種姓婆羅門以及旁遮普的卡特里人[35]當中，它都有著很高的分佈密度，然而它也出現在安德拉邦的琴丘人[36]部落裡。換句話說，琴丘部落成員跟高級種姓的孟加拉「老爺[37]」和滿頭金髮的立陶宛人血緣很近。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撞見自家的親戚。二〇〇九年一月發表在人類遺傳學雜誌上的一篇文章指出，Rlal譜系很可能起源於印度。這份報告強調了「Rlal譜系的印度本土起源以及它同印度婆羅門之間的部落型聯繫」㉝。因此，我們所面對的很可能是一個特別成功的新石器時代的部族，它向四面八方蔓生出支系，而它的後代則經歷了全然不同的命運。

---

33 闍提（Jati），指印度成千上萬的氏族、部落、社會群體及子社群。

34 孔坎（Konkan或Kokan），印度西海岸的一段，包括馬哈拉斯特拉海岸和果阿，全長七百二十公里。

35 卡特里人（Khatris），印度北方的一個種姓，大部份來自旁遮普地區，在蒙兀兒人統治時期是活躍的商貿社群。

36 琴丘人（Chenchus），印度的土著居民，集中分佈在南部的卡納塔克邦和安德拉邦，以及東部的奧裡薩（奧迪沙）邦。他們住在森林裡，以打獵和採集野果為生，說琴丘語（達羅毗荼語的一種）。

37 在孟加拉語裡Bhadralok的意思是「紳士」或「有教養的人」，專指十九世紀殖民時期形成的一個新階層，任何人只要擁有一定財富或已成為名流就屬於這個社會群體，它的主要成分仍是婆羅門等高級種姓。

因遺傳造成的社會現實與《摩奴法典》[38]裡寫的嚴格的「瓦爾納[39]」制度不一樣。摩奴法典常常被學者們用作研究種姓現象的框架。現在看來，經文寫裡的那種基於「瓦爾納」的正規種姓制度不過是一種學究式的抽象，在現實當中可能從來就沒存在過㉞。相反，我們在塵世間所擁有的卻是一個由「闍提」構成的非常靈活的有機社會環境，它為日益增強的社會平等留出了餘地，因而很容易適應時代變化。比如，只要有新的族群需要安插，這個體系就會自動生出新的種姓來。同樣，各個族群也可以審時度勢升高或者降低自己的等級。這跟我們所知道的歷史事實相吻合，包括中世紀時拉其普特這一武士種姓的形成。在過去，各族群爭著向上提升自己的社會等級，可在今天情形卻倒過來了，人人搶著當「落後」等級，為的是從反歧視政策中求得好處。集體行動的邏輯[40]由此可見一斑。

---

38 摩奴法典（Manusmrti或Manava—dharmasastra，也譯作「摩奴法論」），婆羅門祭司編寫的有關印度教徒全部生活規範和道德倫理的典籍，據估計，現在的版本完成於西元前二〇〇至西元二〇〇年之間。

39 瓦爾納（Varna），在梵語裡的意思是「顏色」。據説印度最初的社會等級只有黑膚色和白膚色兩個，到後來才發展成由婆羅門（Brahmins）、剎帝利（Kshatriyas）、吠舍（Vaishyas）和首陀羅（Shudras）四個大種姓構成的等級制度。

40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Mancur Olson，一九三二—）在《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一九六五）一書裡討論了眾多利益集團在爭取各自利益時的規律，已有中文版發行。作者此處指的可能是這個。

第二章　消失了的河流與人民

從史前期一進入到文明期，我們迎頭就碰上了頭緒太多的問題。關於印度的早期歷史有兩個平行的資料來源，至於如何將兩者組合到一起卻是眾說紛紜。一方面，作為考古學證據，我們有哈拉帕文明（也叫印度河流域文明，或者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文明）高度發達的城市；另一方面，我們又有記錄吠陀口傳文化的著作文獻。兩者的地理位置和大事年表基本上能重合起來，然而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們卻一直沒辦法將它們協調一致。的確，學者們一直在討論這個熱門話題，並且常常糟糕到陷入政治紛爭。我不妄言自己已經解決了這些爭議。所以，咱們話分兩頭來講，我把著眼點就放在兩方面資料都認同的一件事上：一條大河的枯竭，在梨俱吠陀裡它叫薩拉斯瓦蒂河。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條河的枯竭都是地理學上的一件大事，它決定了早期印度的命運。

哈拉帕文明

在前一章裡已經講過，一直到二十世紀初人們都以為印度文明是從「雅利安人的入侵」開始的，說這次入侵發生在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前後。這些歐洲人模樣的雅利安人據說來自中亞地區，他們征服了印度次大陸，然後把當地人「文明化」了。讀者不應該對此掉以輕心，因為這種理論影響到了知識界，比如吉卜林就

寫過《白人的重負》那麼首詩[1]。這種理論的依據是人們發現在歐洲語言和梵文之間有某些類似關係，而西元前一五〇〇年這個時間則幾乎是隨意擇定的。它完全無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古代經文和口傳文化都涉及到了更為久遠的年代，反把這些全當成神話不予考慮。說句公道話，也確實沒有可以跟埃及金字塔或者蘇美爾古城相當的有名古蹟能證明我們有更悠久的歷史。

然而，在二十世紀初有新的發現從根本上向這種觀點發起了挑戰。十九世紀末，在修築拉合爾—木爾坦（Lahore-Multan）鐵路的時候，有成車皮的磚頭從一些老土丘運出來用去做道砟墊路基。這些磚的品質非常好，很多人想當然地以為它們的年代不會太久。在一九一一至一二年的那個冬天，印度考古局的德·拉·班達卡爾（D. R. Bhandarkar）決定去信德看看其中一個名叫摩亨佐達羅的地方（Mohenjodaro，意思是「死丘」）。他沒把它當回事兒就走了。在他看來，那些磚是「現代型」的，當地人也告訴過他說是從一座才荒棄兩百年的鎮子上來的。他犯了天大的錯誤。幸好到了二十年代，考古局的拉克哈爾·達斯·班納吉（Rakhal Das Banerji）和約翰·馬歇爾爵士（Sir John Marshall）決定再去看看那個地方。由達亞·拉姆·薩尼（Daya Ram Sahni）領導的另一隊人也在旁遮普一處名叫哈拉帕的地方開始挖掘（這兩處遺址都屬巴基斯坦）。他們很快就意識到，那些散落在印度河谷裡的埋磚頭的土丘是年代早得多的文明遺存，它們跟蘇米爾、米諾斯和古埃及文明同時期。人們把它定名為印度河谷文明，也叫哈拉帕文明。

很快，新發現的遺址越來越多。哈拉帕遺址之所以那麼久默默無聞是因為它們沒有吉薩金字塔（Pyramids of Giza）那樣的高大建築令遊人敬畏，倒是也有一些大建築被喚作「糧倉」、「會堂」、「衛城」或者「書院」什麼的，不過這些命名基本上都是隨口叫出來的。我們並不知道這些建築實際上做什麼用，而且，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所見到的也只是些地基和牆根，一眼就能看出是宮殿或者神廟的建築一樣也沒有。摩亨佐達羅的「大浴池」是為數有限的幾個能夠確定性質的大建築之一，即便如此，我們也還是不知道它究

竟是為宗教儀式準備的（類似於後來的印度神廟），還是給皇族成員當水池洗澡用的，或者另有別的全然不同的用途。

然而，哈拉帕遺址還是以其匠心獨具的城建設計和積極有效的市政管理贏得了世人矚目。處在繁榮期的哈拉帕文明是很有都市意識的，像摩亨佐達羅那樣的大城市人口總得有四、五萬。此外，我們還看到市政規劃一絲不苟：標準化的磚塊、網格化的街道、帶蓋子的排汙系統，等等。同樣，在供水管理上也很下功夫，每個城市的也都有它們自己的解決辦法，單拿摩亨佐達羅一處來說，就有六七百口水井，在古吉拉特邦的朵拉維拉古城（Dholavira），水從附近的兩條小溪引入一連串堤壩，然後存放到複雜的蓄水系統裡去❶。很多房子，哪怕是最簡陋的，也都有跟下水道網連通的各自的浴室和廁所，污水被排到化糞池裡去[2]。廁所裡的便桶是一個埋進地裡的大罎子。最有意思的是，正如歷史學家烏嬪德爾．辛格[3]指出的，廁所裡還配備一個水壺專供沖洗之用❷。這應該算是哈拉帕人對印度文明最重要、最持久的一項貢獻，只可惜廁所的設計沒能像小水壺那樣沿用下來。

1 約瑟夫．拉迪亞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1936），英國作家和詩人，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1907年）。吉卜林出生在孟買，在拉合爾（屬巴基斯坦）度過了青少年時代，他的作品有很多以印度為題材，例如中國人熟悉的《叢林故事（*The Jungle Book*）》（1894年）和《金姆》（*Kim*）（1901年）。《白人的重負（*The White Man's Burden*）》（1899年）是作者有感美國人從西班牙人手裡奪得菲律賓寫的一首短詩，當時有副標題「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 Islands（合眾國與菲律賓群島）」。Burden一詞兼有「責任」、「重任」和「負擔」、「累贅」兩重意思，作者的用意也是一語雙關：開拓殖民地既是白人的責任，同時也是負擔。有人批評這首詩「種族主義」。

2 原文Soak-jars and cesspits，應該是指沒有底的和有底的地窖。

3 烏嬪德爾．辛格（Upinder Singh），德里大學現任歷史系女教授，曾獲印度的印孚瑟斯獎（Infosys Prize）。

對棚戶區和地震的處理

朵拉維拉是一個很典型的哈拉帕中心城市，它坐落在奇特的庫奇—蘭恩鹽沼地[4]裡的一座島上。在這片房屋的中央有一個「衛城」，由一個長方形的「中心城堡」和一個「廓」組成。人們普遍認為蓋在衛城裡頭的是上層人物的住宅和公共建築。中心城堡是市裡最早的一部份建築，厚厚的城牆極具防禦性，大概是抵禦軍事進攻用的。以前的學者們相信哈拉帕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愛好和平的，是沒有軍事活動跡象的。對此我不能苟同。正如朵拉維拉的「衛城」提醒我們的，防禦是首先需要考慮的。時代和技術會變，人的本性卻不變。的確，在檢查哈拉帕人遺骸的時候經常發現有傷痕，很像是在搏鬥中被打成那樣的。

在中心城堡的前面有一大片開闊地，它可以有許多用途：閱兵、競技、皇家慶典，或者一年一度的祭神遊行。考古學家發現，沿長度方向在場地的兩側有階梯式看臺。在這個紀念廣場以外是經過規劃的普通百姓的住房。這種「衛城」和「下城」的區分在比較大的哈拉帕城市中很常見。有趣的是，隨著城市的增大，移民被不斷地吸引過來，已經規劃好的城區無法安置他們，於是就沿著原來的下城東側生長出一片非正規的居民區。到後面我們將會讀到，棚戶區的問題在印度的城市發展史上反覆出現，在蒙兀兒時代的德里，在殖民時期的孟買，以及在幾乎每一座現代印度城市裡我們都碰上它。所不同的是，朵拉維拉的政治領導階層是以擴大城市邊界來應對，把棚戶區收編進城市。負責這一處遺址挖掘的是拉．辛．比什特博士（Dr. R. S. Bisht），據他說，當時市政當局怎樣整頓棚戶區以及怎樣強制執行地方法令都能一一看出來。所以，朵拉維拉最終形成了三片：衛城、中城（即老下城）和新下城（後續的外延部份）。

這座城市還須面對大自然的反覆無常。比什特博士說，地震曾經多次襲擊朵拉維拉，包括西元前二六〇〇年前後最嚴重的那一次❸。這個地區的地殼不穩定讓我們膽戰心驚，發生在二〇〇一年一月二十六日的

芮氏七點八級地震曾經讓古吉拉特兩萬人喪生。那次地震的中心就離朵拉維拉不遠。

所以，這不是人們司空見慣的那種嚴格規劃出來的城市圖景，而是一片不斷擴展的住人的地方，它必須想方設法地應對大自然和人類本身的挑戰。在參觀考古遺址的時候，人們總是忙著欣賞古代磚石結構的隔熱性能。在現實當中，朵拉維拉是個生活城市，它會被士兵、商販、手藝人，還有牛車，擠得滿滿當當。想像一下吧，當時的那份悶熱和塵土飛揚，再加上孩子們玩耍時的喧鬧和街頭小販同買主討價還價時的吵嚷！除此之外，它還會跟今天的成功城市一樣有著大批的「外來人口」：移民、外地商人、難民什麼的。不光朵拉維拉是這樣，所有的大城市都會如此。最近有一份研究哈拉帕掩埋場牙齒成份的報告，發現城市居民當中有很多是外來人口[4]。

既然哈拉帕文明的地理分佈很廣，那麼存在地區差異也就不足為奇了。儘管如此，標準化程度卻異常地高，包括重量、長度、赤陶印章的式樣，等等。這就讓不少評論家找到了理由，說有一個中央集權的皇帝把秩序強加於整個社會。遺憾的是我們對當時的政治結構一無所知，而且，正如前面提到過的，我們至今沒有發現可以定性為皇宮或者政治中心的建築。實際上，關於那個時代的歷史事件、政治領袖、宗教，以及語言，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哈拉帕的確有文字，但還沒有解譯出來。

4 庫奇—蘭恩鹽沼（Rann of Kutch），位於印度河口與庫奇灣（Gulf of Kutch）之間，面積大約一萬平方英里，大部份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境內，有附近兩省的十來條河流注入，其餘部份覆蓋巴基斯坦信德省的東南端。Rann的意思是「鹽沼」，Kutch（也常寫作Kuchchh）是鹽沼所在縣的名字。

儘管我們對哈拉帕文明的政治史近乎一無所知，但對它的地理分佈目前倒是知道得不少。在整個上世紀有幾千處遺址被發現，並且現在每年都發現幾處新的。看起來，即便是在人類文明的早期階段，印度次大陸也是個人口稠密的地方。它的核心地區覆蓋面積很大，從南面的古吉拉特起，漫過信德和拉賈斯坦，一直延伸到旁遮普和哈里亞納。在中心地帶以外也發現了不少遺址，最東邊在北方邦境內有好幾處，最西邊在俾路支斯坦的莫克蘭海岸有蘇特卡根—多爾（Sutkagen-dor），靠近伊朗。甚至在中亞的阿姆河（Amu-Darya）畔也有一處，鄰近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兩國邊界，叫肖土蓋（Shortughai）。因此，若論地理分佈和遺址的數量，以及它那可想而知的人口規模，哈拉帕文明能讓與它同時期的埃及文明、中國文明或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相形見絀。由於沒有大建築輸掉的，哈拉帕人又從廣闊的文明所及範圍和精湛的城市規劃管理上找回來了。

我們還知道，那個時代的人積極從事國內和國際貿易。用於陸路運輸的，哈拉帕人有跟今天在印度農村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的牛車。從哈拉帕的車轍上看，就連輪距都跟今天信德省的沒有兩樣。在摩亨佐達羅、哈拉帕和朵拉維拉的街道上應該塞滿了這種商人運送貨物的牛車。幾千年以後，法國旅行家塔韋尼耶[5]談到了牛車隊如何造成十七世紀印度公路的擁堵，那些車隊的牛能多到一萬至一萬兩千頭，他還講述了這樣的兩個牛車隊狹路相逢的時候交通如何亂成一鍋粥，須得花上兩三天時間才能錯過車去。可以想見，哈拉帕公路的情況會極為相似❺。恐怕這也是印度偉大的歷史延續之一。

這一地區為數眾多的河流肯定會是運貨載人的得力水道。在古吉拉特的洛薩爾（Lothal）發現有一處乾枯的船塢，想必有船隻停泊過，從現代城市艾哈默德巴德開車過去很近，往返也就是一天的路程。住人的市區只剩下了房基和下水道，遊客可以找考古博物館（在停車場對面）那些和氣的工作人員幫忙講解一下。不

過，這座船塢——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才是令人難忘的建築。有一條水道從船塢通向薩巴爾馬蒂河[6]的出海口，另有一系列閘門調節漲潮時的水流。船塢的旁邊是貨棧的廢墟。站在倉房的爛磚垛上，我想像過那些一本正經的海關稅吏，他們肯定會用猜疑的目光緊盯著從船上卸下的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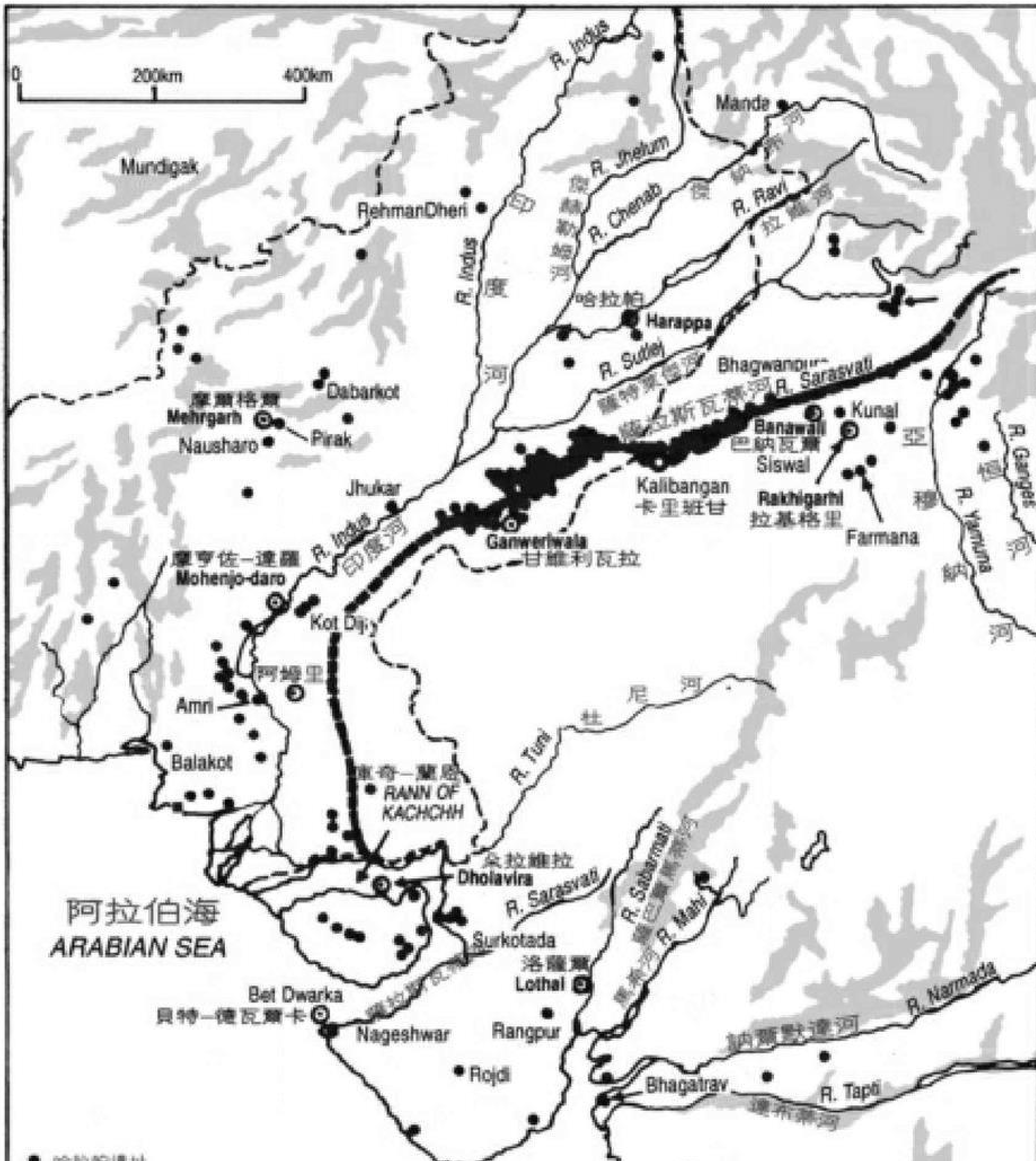
有很強的證據表明，哈拉帕人曾經積極地同波斯灣做生意。商船大概是緊靠著莫克蘭海岸而行，中途可能停靠在蘇特卡根—多爾，然後繼續駛向波斯灣內的港口。在美索不達米亞粘土板上提到過一個名叫麥盧哈（Meluhha）的國度，說那裡出口珠寶、銅、木材、孔雀、猴子和象牙❻。這些商品聽起來很像是印度出口的。他們很可能還出口棉紡品，因為哈拉帕人是世界上用棉花紡紗織布的先行者❼。直到今天印度次大陸都是棉布和服裝的主要輸出地。

說起來不可思議，我們居然不知道哈拉帕人進口什麼，在哈拉帕遺址上幾乎找不到一件從美索不達米亞來的東西。也許他們進口消費品，比如棗和酒，不過我們實在不清楚。同伊朗和中亞的貿易也是這種情況。前面說過，在阿富汗—塔吉克邊界上的肖土蓋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個哈拉帕人的偏遠村落。他們在那兒幹什麼？有一種可能發人深思，那就是他們在那裡買馬。培育不出良種馬讓印度一直苦惱到十九世紀，迫使印度統治者從中亞和阿拉伯大批進口馬匹，馬可波羅在十三世紀評論過這件事。我們稍後再來說它。

---

5 讓·巴普蒂斯特·塔韋尼耶（Jean Baptiste Tavernier, 1605-1689），法國寶石商兼旅行家，曾經六次往返波斯和印度。在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的要求下，他寫下了《讓·巴普蒂斯特·塔韋尼耶的六次旅行（*Les Six Voyages de Jean-Baptiste Tavernier*）》（1676）。

6 薩巴爾馬蒂河（Sabarmati River），古吉拉特的一條大河，發源於阿拉瓦利山脈，注入坎貝灣（阿拉伯海），全長近四百公里，是印度污染程度最嚴重的河流之一。



圖二　薩拉斯瓦蒂乾河床
（選自米歇爾・達尼諾《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

何事降臨印度最早的城市？

現在我們知道，哈拉帕文明並不是突然出現和消失的。在俾路支斯坦的基達[7]附近有個地方叫摩爾噶爾（Mehrgarh），那裡的遺址挖掘展示出了新石器時代的村莊從大約西元前七千年起一點點發展至成熟文化的漸進過程。最早的可辨識哈拉帕遺址屬於西元前三千五百年，這個所謂的早期階段一直持續到西元前二千六百年前後，然後就進入了成熟期，西元前二六〇〇至前二〇〇〇年，大城市在這段時間裡最為繁榮，請注意，這是青銅時代文化，沒有鐵器的廣泛使用，此後，從大約西元前二〇〇〇年開始它一步步瓦解直至西元前一四〇〇年，這段時間通常被稱作哈拉帕晚期。

這是一個簡單化了的時段劃分。在現實當中，城市的興衰此消彼長，有時還會在老地方重建新城市，在某些地區繁榮興旺的同時，也會有別的地方在走下坡路。儘管如此，自西元前二〇〇〇年以後整個哈拉帕文明明顯有處於極度緊張狀態的跡象。我們看到市政管理一步步惡化，直到大城市一個接一個被放棄。是什麼地方不對頭了呢？

人們曾經以為是雅利安人來自中亞的侵略導致了印度河文明的坍塌。可是，入侵者把哈拉帕城市夷為平地的跡象並不存在。有證據明確指向大自然的為所欲為。許多研究表明，如今是塔爾沙漠（Thar Desert）的那片地方在過去要濕潤得多，而且氣候是逐漸乾燥的。不過，關於這一變化的準確軌跡還有些爭論。有可能早在哈拉帕文明剛剛進入成熟期的時候乾旱過程就已經開始了。同時我們也發現，在西元前二二〇〇年前後季風明顯減弱，有持續性乾旱出現。事實上，這是一個普遍現象，它也影響到了埃及和土耳其[8]。對於人口

7 基達（Guetta，也有人譯作奎達），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省會，盛產水果。

稠密地區來說，單憑這一條兒就足以造成糧食危機了。然而，哈拉帕人卻遇上了比這還嚴重的問題：河流水系——哈拉帕文明的基礎——乾枯了。

一張簡單的哈拉帕遺址分佈圖就足以清楚地說明，民居最集中的地方不是在印度河流域而是在克格爾[8]乾河道附近。克格爾現在比乾河道也強不了多少，因為只有在大雨過後它才淌水（二〇一〇年暴雨之後水流格外大）。可是，實地考察和衛星圖片都肯定了克格爾曾經是一條大江，它源自喜馬拉雅山，在哈里亞納進入平原，流經拉賈斯坦及信德東部的塔爾—焦利斯坦沙漠（Thar-Cholistan，流向與印度河基本平行），最後在古吉拉特的庫奇—蘭恩匯入大海。的確，庫奇—蘭恩之所以具有罕見的濕地地貌，部份原因就是它曾經是一條大江的入海口。雖然這條河道現在已經大部份成了乾燥的沙漠，並且常常被黃沙蓋住，衛星圖片卻顯示沿著這條舊河床有儲量相當大的地下水。這一點已經被打井經驗證實了：即便是在塔爾沙漠的腹地，只要淺淺一鑽就能得到甘泉。

克格爾河在緊靠在昌迪加爾市[9]東面的小山裡開始出現，不過也匯集了哈里亞納北部平原上的另外幾條季節性河流。有跡象表明，克格爾與／或其中某幾條河在古時候是常年流水的。除此之外，衛星圖像還顯示薩特萊傑河（Suttlej）和亞穆納河（Yamuna）都曾流入克格爾河，將後者變成一條浩浩蕩蕩的大江。可是，似乎從某一時刻起，克格爾失去了喜馬拉雅山上融化了的冰雪作主要水源，就連薩特萊傑和亞穆納這兩條主要支流也離它而去，分別匯入了印度河和恒河。地殼移動似乎從中起了作用。結果就是，我們發現這條河不再流進大海了。克格爾河可能憑籍著雨季漲水的支流掙扎過一段時間，可是無濟於事，因為氣候變了。這一連串事件大概要過幾十年幾百年才能了結，哈拉帕世界的不同地方也會經歷不同的微循環。譬如，印度河邊的城鎮會在薩特萊傑河突然流過來的時候遭受洪災。巴基斯坦二〇一〇年的大洪水讓我們見識了一下那會是一種什麼景象，更別提如果地殼變動造成印度河改道的話了。

克格爾河的枯竭對於哈拉帕人的命運又意味著什麼呢？看起來在哈拉帕文明的早期階段氣候是潮濕的，克格爾河裡的水是滿的。也許西元前二六〇〇年的地震——卡里班甘[10]和朵拉維拉都經歷過——跟這次地殼位移有關係，它影響到了亞穆納河或者薩特萊傑河。有意思的是，我們發現哈拉帕成熟期恰好是在克格爾河已見枯竭之時才開始。人們懷疑是否逐漸乾燥的氣候和漸漸乾枯的克格爾河為大都市的繁榮提供了最佳時機。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我們以為克格爾河已經開始乾枯的時候卻有密度很大的哈拉帕成熟期城市集中在塔爾沙漠裡。不幸的是，在西元前兩千年前後，又一次突然性轉折把環境弄糟了。

最後，缺水開始危困哈拉帕人了。他們精心治理的城市開始瓦解，人們開始逃難。印度次大陸上的城市遭受忽澇忽旱的無常變化這不是最後一次，我們能夠想像那些長長的牛車隊，滿載著家什雜物，離開他們的老村莊和城鎮去尋找更有保障的未來，這一幕在二〇一〇年巴基斯坦遭受洪水破壞的時候曾經再次上演過。在北方，哈拉帕人朝著東北方向走向了亞穆納河和恒河。在古吉拉特，人們放棄了庫奇鹽沼裡的城市向南走到訥爾默達河和塔普蒂河[11]流域重建了新居❾。哈拉帕晚期遺址在一定程度上仍舊顯示出文化的連續性，但

8 克格爾河（Ghaggar，也有人譯成加格加爾河），此處指克格爾—哈克拉（Ghagger-Hakra）水系：以奧圖水壩（Ottu Barrage，屬中央邦）為界，上游叫克格爾河，下游叫哈克拉河。最近有地球物理學研究證明，克格爾—哈克拉水系自古以來就是季節性河流，從來不曾以喜馬拉雅山的雪水為源，因而不支持把克格爾河等同於傳說中的薩拉斯瓦蒂河。

9 昌迪加爾（Chandigarh），印度獨立後新建的城市，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是旁遮普和哈里亞納兩省共用的省會，但不屬於這兩個省。

10 卡里班甘（Kalibangan），位於拉賈斯坦邦北端，克格爾河南岸，根據印度考古局的報告，它曾經是印度河文明的一個大省會，主要發現有陶器作坊、祭火神壇和世界上已經確認的最早的犁耕農田（西元前二八〇〇年）。

11 訥爾默達河（Narmada）和塔普蒂河（Tapti）都是印度中部自東向西流入坎貝灣的大河。訥爾默達河是南北印度的分界線，流經中央邦、馬哈拉斯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全長一千三百多公里。塔普蒂河在訥爾默達河南邊，發源於薩特普拉山脈（Satpura Range），全長七百多公里。

是居民點明顯地變小了，從前那種精緻的都市風貌蕩然無存。印度的第一次城鎮化體驗就這麼結束了。

哈拉帕人去了哪裡？

考古學跡象表明，他們曾經緩慢地朝著東和南兩個方向漂泊，把他們的文化和基因都留在了印度。可是，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在這上頭吵得不可開交。傑出的歷史學家塔帕爾[12]站在「物質文化不顯示連續性」的觀點一邊❿。相反，印度最有名望的考古專家之一，前考古局局長拉爾[13]卻堅稱：「很多當代文化的特質植根於哈拉帕文明。⓫」

前面我們說過，現在的牛車跟哈拉帕人用的很像，然而拉爾卻列舉出了數量驚人的例子說明哈拉帕文明留下的遺產不僅存在於後續的印度文明之中，而且在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裡隨處可見。舉個例子來說吧，「Namaste」[14]是印度人最常用的敬意表達方式，對人對神都用它。在哈拉帕遺址上發現了好幾個雙手合十做成「Namaste」姿勢的粘土小人兒，甚至還有赤陶女俑在額頭上塗了朱紅色，難道那就是印度已婚婦女用「Sindur」[15]的原型？所有這些都耐人尋味，只是我們不敢十分肯定它們在哈拉帕人那兒的意思跟今天在我們這裡的完全一樣。

蜜雪兒·達尼諾[16]在他最新出版的書裡甚至收集了更多有關文化連續性的例子。在前一章裡已經討論過五比四這個比例的持續使用。我們知道，哈拉帕人把這個比例用在生活的許多方面。他們也有重量和長度的標準制度，其中有許多在兩千年後重又出現在《政事論》（*Arthashastra*）裡，那是一本關於國家治理和政治經濟的教科書，編寫於西元前三世紀。達尼諾計算出朵拉維拉古城的設計師所用的標準長度是一點九米，這跟《政事論》裡用的長度單位「達弩什（dhanush，意為「弓」）」是一樣的。接著他又把這個長度劃分成一

〇八個子單位，每個長一點七六釐米。這又跟一〇八個「安古拉（angula，意為「指寬」）」等於一「達努什」相吻合[12]。事實上，老單位制在少數地方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紀。印度在幾十年前改用公制單位，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陸上有些地方用的一直都是跟哈拉帕人用的極為相似的傳統重量和長度單位。照約翰·米奇納[17]的說法，出入在百分之一點八以內，——相對於四千年的時間跨度來說這已經很不錯了！

最有意思的是，在哈拉帕遺址上找到了看上去跟現代人玩的非常相似的棋子。我們早就知道象棋出自印度，但是這種遊戲，或者說與之相仿的遊戲，在四千年前就有人玩卻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就連眾所周知的哈拉帕城建規格後人也在沿用。卡里班甘是拉賈斯坦邦的一處大遺址，它的街道依次按一點九米、三點八米、五點七米和七點六米的寬度排布，這跟《政事論》裡規定的一模一樣。總之，哈拉帕人並沒有真正消失，他們就活在我們中間，沒入了茫茫人海，為我們今天稱之為印度文明的東西播下了種子。可是，印度文明還有平行生長的根，具體地說就是吠陀口傳文化及其延續至今的歷史。現在我們就掉過頭來說這個。

12 羅米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 1931-），印度知名女歷史學家，現任新德里尼赫魯大學榮譽教授。

13 布拉傑·巴錫·拉爾（Braj Basi Lal, 1921-），印度知名考古專家，曾在一九六八至一九七二年領導印度考古局。

14 Namaste（नमस्ते），問候語，祈賜吉祥的意思，相當於我們常說的「你好」，或者「您吉祥」。

15 Sindur（सिंदूर），意為朱紅色（印度紅）。按照民間風俗，印度已婚婦女在前額上點胭脂或貼紅色貼片，象徵婦女保護丈夫和子女免受妖邪侵害的力量。印度男性在吉慶日子也用拇指在額頭上抹紅色，那個叫「tilaka（तिलक）」，對於不同的宗教它具有不同的含義，畫法也不一樣。

16 蜜雪兒·達尼諾（Michel Danino, 1956-），現任甘地訥格爾印度技術學院（IIT Gandhinagar）客座教授，印度歷史研究委員會委員（屬國家人力資源開發部），二〇一七年一月榮獲印度政府頒發的卓越貢獻獎（Padma Shri）。

17 約翰·米奇納（John Mitchiner），達尼諾在《消失了的河流》中引用的文獻的作者。

梨俱吠陀

吠陀經是印度傳統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它包括四部書：梨俱吠陀（Rigveda）、娑摩吠陀（Samaveda）、耶柔吠陀（Yajurveda）和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18]。這些書的內容主要是禱文、頌詩，以及如何主持典禮和火祭的操作指南。很多詩人哲學家（即先哲Rishi）用了好幾個世紀的時間撰寫和編纂這些書籍。梨俱吠陀是四部書中最老的一部，分作十卷。它是世界上現存古籍中最老的一部，並且至今仍在使用。的確，大部份印度教民把它看成是所有經文中最神聖的一部，書中的一首頌詩，嘎亞垂—曼陀羅（Gayatri Mantra），每天都有億萬人吟誦。千百年來，文人學者各自用不同的譯法譯它。我的譯文是這樣的：「在您照亮天國和人間的同時，噢！光輝的太陽啊，請把我的心靈也點亮吧。」

梨俱吠陀是用非常陳舊的梵文格式寫的，因而無疑是非常古老的，可是它究竟老到什麼程度卻眾說不一。時間範圍是在西元前四千年到西元前一千年之間[13]。再要斷定年份可不容易，因為編寫它大概用了好幾十年甚至好幾百年時間，而且一直到西元三世紀都是口頭流傳的形式。雖然如此，梨俱吠陀屬於青銅時代這一點卻是清楚的，因為它沒有提到鐵[14][19]。最早的可能提到了鐵的經書是阿闥婆吠陀，它是在好幾個世紀以後寫的，裡面講到了黑銅（Krishna ayas）。因為我們知道鐵器的使用在印度是從西元前一七○○年開始的[15]，所以阿闥婆吠陀的撰寫年代也就粗略可定了。假定第一部和最後一部經文的編寫相隔幾百年的話，那麼說編寫梨俱吠陀不遲於西元前二○○○年應該是合理的。

從十九世紀開始，梨俱吠陀就被用來重構印度的早期歷史。在繼續講下去之前，我得先挑明一點：這麼做難度太大。這部書裡講的主要是宗教和哲學，不能把它當成是社會和政治環境的大百科全書，那就好比想通過閱讀新約全書猜出羅馬史來一樣。儘管如此，人們還是能夠通過它窺見到青銅時代的社會、民俗、物質

和思想需求、神靈，以及部族間的仇殺。唯有一樣例外，那就是很難從頌詩裡摳出真實的歷史事件來。

相反，關於地理這本書倒交代得很清楚。往東，書中提到了恒河，往西，講到了喀布爾河。它還知道北面有喜馬拉雅山，南面有大海（即阿拉伯海）。這是個定義得十分清楚的地理區域，而且有趣的是，它跟哈拉帕文明所覆蓋的地域大體上相一致。

最有意思的是，梨俱吠陀反覆講說一條名叫薩拉斯瓦蒂的大河，把它說成是最偉大的河流。在梨俱吠陀裡有四十五首頌詩把大量的譽美之辭傾瀉在薩拉斯瓦蒂河上。別的河流或者其他地表形態都沒被那麼看重。恒河只被提到兩次，而印度河，儘管被說成是一條波濤洶湧的大江，也沒受敬畏到如此程度。相反，薩拉斯瓦蒂被稱作眾河之母，是「大中之大，最為狂暴迅猛的河」。它甚至被稱作「頌歌的靈感之源」，說明梨俱吠陀是在這條河的岸邊寫成的。

問題是現代印度沒有配得上這番形容的河，因而有些歷史學家就提出薩拉斯瓦蒂是詩人憑想像力虛構出來的。還有一些人就想把它跟阿富汗的赫爾曼德河（Helmand）劃上等號。可是，梨俱吠陀自己已經把它的地理位置交代清楚了。在「獻給河流的讚歌（Nadistuti Sukta）」裡，自恒河起從東到西主要河流均被歷數了一遍。這首詩明明白白地把薩拉斯瓦蒂河排在亞穆納河和薩特萊傑河之間，那就沒有懷疑的餘地了，只有一條河適合這麼刻寫，那就是克格爾河。它的河道可能今天已經乾枯，可是衛星和地面勘測卻毫不含糊地告訴我們，它曾經是一條氣勢磅礡的大江。我們無法迴避這樣的結論，即吠陀人和哈拉帕人都跟這同一條河打過

18 吠陀（vedas，वेद）一詞在梵語裡的意思是「知識」。

19 根據英文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印度北方的青銅時代大約始於西元前三三〇〇年，結束於西元前一三〇〇年，鐵器時代大約在西元前一五〇〇至前一二〇〇年之間；印度南方大約直到西元前一五〇〇年仍在新石器時代，那裡沒有經過青銅時代就從紅銅期（Chalcolithic，即銅石並用期）直接進入了鐵器時代。

交道。

還有一件事更傷腦筋。與後來編寫的經書不同，梨俱吠陀沒說過薩拉斯瓦蒂河正在逐漸乾枯的話，相反，它明白無誤地說薩拉斯瓦蒂注入大海的時候河水是滿的，說明這部經書是在西元前兩千六百年以前寫的！還有更耐人尋味的，在梨俱吠陀裡提到了年代更早的詩人和創作，儘管他們的作品並沒保存下來。所以，我們所面對的有可能是哈拉帕早期的文化。我知道不是所有的學者都贊成這麼看，但是把這種可能性裝在腦子裡還是有必要的。

能否合二為一？

哈拉帕文明和梨俱吠陀在很多方面相符：年代背景、地理環境、青銅時代的技術，甚至還包括薩拉斯瓦蒂河的存在。那麼人呢，也相同嗎？結合前一章討論過的基因資料考慮，我們所面對的人和文化很像是在這塊次大陸上持續存在了很久的。對於某些人來說，特別是拉爾他們那些考古學家，這事早就板上釘釘了。可是，許多學者還是持懷疑態度。讓我們來看一看這許許多多經常被拿出來反對哈拉帕人與吠陀人等同的理由。我們先從比較薄弱的開始，然後再來對付那些較為嚴謹的。

最早提出的理由當中有一條是說，吠陀人是從中亞過來的遊牧民族，他們不可能在印度河流域建造那麼講究的城市。若按他們的說法，這就是為什麼除了西北地方，梨俱吠陀對印度的地理情況顯得一無所知的原因。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因為梨俱吠陀既沒提到侵略也沒表現出對中亞有任何瞭解。所有我們能夠從經文中獲知的不過是，當時人居住的區域大致上相當於今天的哈里亞納邦、北方邦西部和旁遮普地區（包括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吠陀時代的人還知道北面的喜馬拉雅山、南面的大海、東面的恒河和西面的東阿富

汗。他們完全可能知道南印度和／或中亞，但是經文裡沒講這些。

除此之外，梨俱吠陀時代的人顯然懂得定居務農，也熟悉城市——包括自己人住的和敵人住的。他們不是那些人說的那種從高原上下來的遊牧民族。誠然，梨俱吠陀裡沒有明顯反映出哈拉帕人那種對市政管理的癡迷，可那是一部宗教書，我們不能指望它去鑽研錯綜複雜的排汙系統。

第二種以假亂真的論調是，梨俱吠陀時代的人是揮舞著鐵器的「雅利安人」，他們持續不斷地同被稱作「達薩（Dasas）」的敵人作戰（後者被看成是哈拉帕人或者土著部落）。「雅利安（Aryan）」這個詞在梵語文學作品裡很常用，但是從來不帶種族含義。它指的是有文化的或者高貴的人。這就是說所有的族群都喜歡當自己是雅利安人，把敵人說成是非雅利安的。懷著種族偏見用這個詞，這種事發生在古代的伊朗和現代的歐洲，卻不在印度。同樣，若要用「達薩」這個詞代指非雅利安敵人我們也得留神，特別是在梨俱吠陀裡最偉大的「雅利安」酋長本人就是達薩的情況下：德沃達薩（Divodasa）的兒子，蘇達薩（後面還會提到他）[16]。

換句話說，梨俱吠陀實際上給不出一幅雅利安—達薩持續對抗的畫面，那更像是部落之間亂紛紛的仇殺，而這些部落的種族背景已經不可考。他們的技術水準絕對屬於青銅時代，至於鐵器的使用，就算有所提及也是在好幾百年以後編的阿闥婆吠陀裡[17]。眾所周知，鐵的熔煉技術產生在印度本土，那是因為在印度中部發現有大量鐵礦石才興起的。它不可能作為外來的強大技術優勢讓入侵者壓倒當地人。

在我看來，比較嚴謹的反對吠陀人等同於哈拉帕人的理由與馬的使用有關。在梨俱吠陀裡頻繁地提到了牛和馬，前者是哈拉帕藝術的常見主題，可馬卻莫名其妙地蹤影皆無。對此我還沒找到完美解釋，也許答案就藏在那幾百個胡亂丟棄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未挖掘遺址上，或者存在於那幾千麻袋挖出來好幾十年也沒檢驗過的動物骨頭裡。不管怎麼說，我想附加上兩個限制條件。

首先，實際情況很可能是這樣：就算馬的使用不普遍，哈拉帕人至少也是熟悉它的。馬是中亞地區在西元前四千年前後開始馴養的，而我們知道，一千年後在阿姆河畔哈拉帕人有個貿易交通站。他們肯定會注意到當地人怎麼馴服了一種那麼有用的動物。其實，假如他們到那裡去就是為了買馬也用不著奇怪，說到底，進口馬匹在後來的印度歷史上是個老話題。因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從外面大批輸入印度的不是雅利安人，而是馬。事實上，也有旁證證明即便是在印度中部，馬也是從很早的歷史階段起就為人們所熟知的。比姆貝特卡那些石器時代的岩畫裡面就有馬。在貝蘭河畔[20]的新石器時代遺址摩訶噶拉挖出了馬骨，這或許意味著在前哈拉帕時代（pre-Harappan era）人們熟悉這種動物[18]。總之，很可能在那個時候到處都是馬，這跟梨俱吠陀裡那些被稱作「非雅利安」的部落自己也有馬倒是能對上碴兒。

其次，在哈拉帕遺址上沒有馬的痕跡也並不完全屬實。雖然所有的印章上都沒刻馬，但至少有兩個赤陶小物件做得像馬。在洛薩爾發現的那堆棋子裡也有一個看著像是馬頭。還有人宣佈在少數地方發現了馬骨並且已經得到了學術界領軍人物的肯定[19]，儘管批評的一方仍舊認定那是驢骨頭而非馬骨。我沒資格評判孰是孰非，只是想告訴讀者別再那麼隨隨便便就拿沒有馬說事兒反對哈拉帕人與吠陀人有某些關係。要讓我說，真正有意義的爭論還在獅子而不在馬。這個我們在下一章裡討論。

總起來說，證據偏向於考古學家而非歷史學家。新的資訊，包括遺傳學資料，還在加強他們的實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眼下這些馬呀獅子呀的爭論會平息下去。我個人的直覺是，哈拉帕人是處在一個多民族社會裡，跟今天的印度很相似。梨俱吠陀裡的人應該是這個熱熱鬧鬧的混合人群的一部份。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看考古學和古代經文一致肯定的地理事件——薩拉斯瓦蒂河的枯竭。無論是誰怎麼看，都無法迴避這樣的結論：這條河的逐漸乾枯是印度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

薩拉斯瓦蒂河經歷了什麼？

把薩拉斯瓦蒂河跟克格爾河等同起來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某些十九世紀的英國探險家和製圖師把這條乾河床就當成是古代經文和民間傳說裡的那條河。不過，有了現代衛星數據，這樁懸案現在可以說是有了定論了。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梨俱吠陀在不停地講說這條偉大的薩拉斯瓦蒂河，後來編寫的經書也應聲附和。然而，在晚一輩的經書裡卻多次講到了薩拉斯瓦蒂是如何枯掉的。《二十五大梵書》[21]告訴我們說，這條河消失在了沙漠裡。關於這條河枯掉或者沉入地下的傳說與鄉談有很多。那麼，導致它衰竭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前面已經說過，實地勘察和衛星圖片肯定了薩特萊傑河和亞穆納河曾經是薩拉斯瓦蒂河的支流。這意味著薩拉斯瓦蒂河是流量比印度河和恒河都大的令人震撼的江，有那麼多的早期哈拉帕居民點聚集在這條大河附近也就不足為奇了。不幸的是，大概是由於地殼變動，亞穆納河不再注入這條江。我們已經知道惡名昭著的喜馬拉雅山是何等地不穩定和易於造成大地震。西元前二六〇〇年的那次地震可能格外嚴重，但是還會有別的地殼運動。失卻亞穆納河還不是薩拉斯瓦蒂河厄運的終點，它接著又失去了另一條主要支流薩特萊傑河，任由它轉而注入印度河。薩特萊傑河喜怒無常，從前有過很多河道，在古時候它的名字叫沙塔德魯

20 貝蘭河（Belan River），北方邦境內的一條小河，因發現許多史前期遺址出名。摩訶噶拉（Mahagara）遺址在阿拉哈巴德縣（Allahabad District）。

21 梵書（Brahmana）的產生時間比四部吠陀經晚，可能在西元前九百年至前七百年（也有其他說法），其內容主要是說明、解釋和補充四部吠陀本集，所以每部吠陀經都對應有各自的梵書。二十五大梵書（Panchavamsa Brahmana，有時也寫作Pancavimsa Brahmana）是娑摩吠陀所屬九部梵書中的第一部。

（Shatadru），意思就是「有上百條故道」。它在某一時刻心血來潮突然向西一擺就流向了印度河。那些朝東流的舊河道在衛星圖片上還能看出來。

同樣的原因可能讓薩拉斯瓦蒂河連本身的長年性冰雪水源也喪失了。梨俱吠陀裡的頌歌暗示說，它可能有過三個不同的水源[20]。有研究認為楝斯河[22]——今天亞穆納河的主要支流——從前可能是薩拉斯瓦蒂河的雪水來源之一，它曾經通過默爾肯達河的河道[23]流入平原，後者現在仍舊是克格爾河的一條支流[21]。

沒有了四季不斷的水源，薩拉斯瓦蒂只好作依賴於雨水的季節性河流。可是就連這個也難以為繼，因為氣候越來越乾旱。終於，這條河斷成了一連串湖泊，再往後就完全枯掉了。現在的這條克格爾乾河床就是當年留下的全部，雖然偶爾在特別強的雨季確實流水。

儘管如此，這條河卻並沒有被遺忘。我們發現在歷史傳說和民間故事裡，以及在地名使用上，仍舊反映出對它的懷念。今天的印度教民依舊把薩拉斯瓦蒂尊為智慧女神，所念及的便是這條河曾經激發過詩的靈感。在哈里亞納邦有一條克格爾河的支流，名叫薩爾蘇蒂[24]。再往南走，有一條名字也叫薩拉斯瓦蒂的河從阿拉瓦利山發源流進了庫奇—蘭恩鹽沼，再往前不遠就是那條已經消失了的河流的入海口。在拉賈斯坦沙漠的深處，普什卡湖記載著薩拉斯瓦蒂女神的許多傳說[25]。在阿拉哈巴德市亞穆納河與恒河交匯的地方有個傳說，說是薩拉斯瓦蒂河還流在地底下。這也許是一種記憶方式，它提醒人們亞穆納河曾經是那條消失了的河流的支流。

河流改道之說可以解釋次大陸上野生動物界的一個謎：恒河裡的豚類和印度河裡的豚為什麼會屬於同一物種。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人們還以為它們分屬兩個不同的種，現在它們被劃歸兩個亞種：恒河豚（Platanista gangetica gangetica）和印度河豚（Platanista gangetica minor）。問題是現在這兩條河並不相通，而江豚顯然也不能從一條河走到另一條河裡去。若說從海裡過去也講不通，因為這兩條河的出海口相距非常

遠。再說，江豚跟印度洋裡的鹹水海豚也不能是近親，它們肯定是在不相同的環境裡進化成的。所以，有一種可能就是，河流改道把這些江豚從一個河系挪到另一個河系裡去了。可悲的是，這兩個亞種目前都處在環境污染和無數分流灌溉計畫的嚴重威脅之下[22]。

站在德里的亞穆納河畔，我想到了一條河因輕率的人類工程而失去生命的慘事。莫非哈拉帕人眼睜睜看著薩拉斯瓦蒂河枯乾的時候也是這種感受？對於水的憂慮也反映在吠陀經文裡。眾神之王因陀羅[26]最大的功績就是打敗了用石壩攔住河水迫其倒流的惡龍費栗多（Vritra）。一場惡戰之後，因陀羅殺死了費栗多，他搗毀石壩讓河水重獲自由。屠殺費栗多的故事在歌頌薩拉斯瓦蒂河的詩裡被特意提到，這或許寓意很深。大概古人也跟潛在於自身的惡魔博鬥過——我懷疑他們的衰落或多或少也跟破壞大自然有關係。

七河之地

梨俱吠陀所涉地域的核心是一片名叫Sapta-Sindhu（七條河）的地方。它顯然是梨俱吠陀的地理中心，

---

22 楝斯河（Tons），亞穆納河最大的支流，發源於本德爾本傑山（Bandarpunch，屬喜馬拉雅山脈），大部份流經阿肯德邦。

23 默爾肯達河（Markanda），起始於哈里亞納與喜馬偕爾兩省交界的小山，在雨季有水時流經旁遮普地區與克格爾河匯合，是後者的主要支流。在泰米爾納德邦有一條河與它重名。

24 薩爾蘇蒂河（Sarsuti），起始於喜馬偕爾邦東南的西瓦利克山（Siwalik Hills，喜馬拉雅山支脈），在雨季匯合另外兩條季節性河流，默爾肯達河和丹格里河（Dangri），然後流入克格爾河。它是亞穆納河的古河道，附近發現有許多後哈拉帕時代（吠陀時代）的遺址。印度人認為薩爾蘇蒂是薩拉斯瓦蒂（Saraswati）的訛稱。

25 普什卡湖（Pushkar Lack），在阿傑梅爾市（Ajmer）附近，是印度教民朝聖的地方。

26 因陀羅（Indra），吠陀傳說中的雷電之神，漢語古譯「帝釋天」。

可問題是經文裡並沒有說是哪七條河，就好像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用不著解釋一樣。那些頌詩一再刻畫薩拉斯瓦蒂說它「姊妹七個」，因此這條神河肯定是這七姊妹之一，可是餘下的就說不準了。習慣上認為這七條河包括薩拉斯瓦蒂河、旁遮普的五條河[27]和印度河。這意味著七河之地包括哈里亞納邦和整個旁遮普地區（包括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甚至還有相鄰省份的一部份。這是一片面積非常大的地方。

我把這些地方遊走了大半，把經書也讀了又讀，得出的結論卻有些不一樣。經書裡明白提到了一片由「三倍於七」的河流澆灌的土地[23]。如果我們不按字面理解把它想成二十一條河的話，那麼顯然七河之地只是更為廣闊的吠陀大地的一部份。依我看，印度河以及它的支流都不能被算在這七條河裡。印度河在印度口傳文化裡自古以來就是雄性河流，因而不能被稱作姊妹。其實我們應該注意到，印度河及其支流從來不曾被說成「七姊妹」。我料想這七條河指的僅僅是薩拉斯瓦蒂河和它的支流。讓我們來看看下面這段詩：

> 合歸一處時，光榮的、高聲咆哮著的——
> 薩拉斯瓦蒂，洪水的母親，這第七條河——
> 懷著充盈的乳汁，抱著激湧的清流，
> 被它們的水脹得滿滿的。[24]

我對這一段的理解是，它講的是六條河如何在薩拉斯瓦蒂河——第七條河——裡一傾而盡。在這一地區有好幾條舊河道，其中有的現在仍然在雨季流入克格爾河。在它們當中有喬坦格河（Chautang，通常認為它就是吠陀傳說裡的德里莎瓦蒂河[28]）和薩爾蘇蒂河。薩特萊傑河和亞穆納河大概也被算成了薩拉斯瓦蒂的姊妹。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那就意味著七河之地是一塊小得多的地方，它包括現在的哈里亞納邦以及與之接壤的東旁遮普的幾個縣。順便說一句，這片地方也跟古代經書裡說的梵地[29]——聖潔之地——相當，據說大洪水過去之後，摩奴在那裡重新安置了人類家園。古代經書把這塊聖地定義在薩拉斯瓦蒂河與德里莎瓦蒂河之間，這大致上也還是哈里亞納邦加上拉賈斯坦邦北部的一點點，只不過把大部份旁遮普排除在外了。那麼，這塊小地方為什麼如此重要呢？七條河上的人顯然屬於覆蓋面積大得多的文化環境，是什麼讓這七條河如此特殊呢？我以為七河之地之所以重要多半是因為那裡住著婆羅多人（Bharatas）——一個把名號留給印度人讓他們用以自稱的部落。

婆羅多人

雖然梨俱吠陀大部份講的是宗教，可那些讚美詩的確提到了一起事件，幾乎可以肯定那是歷史上有過

27 旁遮普（Punjab，或Panjab），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五條河（five waters）」，指的是印度河的五條支流：傑赫勒姆河（Jehlum）、傑納布河（Chenab）、拉維河（Ravi）、比亞斯河（Beas）和薩特萊傑河（Sutlej），在歷史上泛指突厥─波斯人侵佔的印度地界。

28 德里莎瓦蒂河（Drishadvati），在古代經文裡它的發源地在普什卡湖，印度學家推測它可能發源於溫蒂亞山脈。德里莎瓦蒂河從南向北流，傳說吠陀經是在它與薩拉斯瓦蒂河交匯的地方寫成的。

29 Brahmavarta（ब्रह्मावर्त），在英文裡有許多譯法，例如holy land（聖地）、abode of God（神的住所）、the sense of creation（始創之念），等等。在漢語裡有人直接用音譯，如「布拉馬瓦塔」。此處譯成「梵地」取其「尚梵之地」或者「梵天腳下」之意，因為詞根Brahma早有古譯「梵」或者「梵天」，尾碼varta意為「地域」或者「大地」。摩奴法典不但界定了這塊地方的位置，還把它定義成了「文明人（雅利安人）居住的地方」。

的。它通常被稱作「十王之戰」[30]，就發生在旁遮普的拉維河畔[25]。據說有十個強大的部落合起夥來對付婆羅多部落和它的首領蘇達薩（Sudasa）[26][31]。加盟的主要是現在西旁遮普和西北邊境省（兩地都屬巴基斯坦）那邊的部落。相反，婆羅多卻是一個「東方」部落，來自現在的哈里亞納邦[27]。儘管力量對比懸殊，婆羅多人卻在大戰中粉碎了這個聯盟，在經文裡有關於戰敗的士兵如何逃離戰場或者淹死在拉維河裡的描述。

站在哈里亞納邦的克格爾河畔，我想像著婆羅多部落的男人正在涉水奔赴這場大戰。按照梨俱吠陀裡的描寫，將士們應該穿著白袍，每個人都把長髮挽成髻頂在頭上。當時應該有戰馬嘶鳴，有青銅兵刃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也許還有瓦希什塔[32]的弟子們禮贊諸神節奏鮮明的歌聲。薩拉斯瓦蒂在那時候是一條相當大的河，不是我眼前看到的這條小溪。也許還會有載著男丁和糧草的木筏穿梭於河上。我正站在那兒看河呢，卻有附近軍營的幾個士兵趟著齊膝深的水涉過克格爾河，那是些錫克族士兵，他們的頭髮高高地挽在頭頂心上，聽不到吠陀時代的歌聲，卻有一台柴油機水泵柔和的節奏從不知什麼地方的農場裡傳過來。

那麼，婆羅多人是怎樣單槍匹馬打敗強大聯軍的呢？蘇達薩和他的導師瓦希什塔的政治才幹和軍事謀略肯定起了作用。不過，很可能跟他們能拿到精良的武器也有些關係，因為在婆羅多的領土上有著印度最好的銅礦，即便是在今天，印度最大的銅礦仍屬拉賈斯坦與哈里亞納兩省交界上的克特里（Khetri）。有了傲人的武器和精明強幹的領袖，婆羅多人就是一支難以戰勝的力量。最近幾十年在哈里亞納南部、拉賈斯坦北部和北方邦西部發現了一些古代「銅庫」，其中某些藏有兵器，大概就屬於那個時代。

大獲全勝之後不久，婆羅多人又打敗亞穆納河上的部落酋長貝達（Bheda），從而更加強了自己的地位[28]。他們現在成了印度次大陸上至高無上的強權，他們的帝國從旁遮普起，橫過哈里亞納，一直伸展到德里—密拉特附近。他們在文化中心地區頒行的政令大概也把婆羅多人的影響擴大到了直接控制區以外。他們鼓勵吠陀經的編寫工作很可能就是在有意識地在鞏固自己的地位。梨俱吠陀裡盡是對婆羅多—特爾特蘇部

落、蘇達薩酋長，以及哲人瓦希什塔的讚譽，說明這部書是在獲勝部落的贊助下編成的，繼那次大戰之後大概花費了幾代人的心血。

然而，婆羅多人真正的天才之處還在於他們不是滿腦子裝著自己是勝利者，而是刻意地把其他部落的賢人收攏過來，包括某些戰敗了的部落。因此，讚美瓦希什塔的老對手毗奢密多羅[33]的頌詩在書裡也佔有很大篇幅。這麼一來，婆羅多人於無形之中創造出了一種吸收同化、調和互讓的文明模式，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這種理念很有力量，隨著時間的推移，偏遠地方的百姓，比如孟加拉和喀拉拉地區，也都認同這個古老的哈里亞納部落。

這就是為什麼婆羅多這個名字具有生命力的原因，從古時候起印度人就把自己的國家叫「婆羅多國（Bharat Varsha）」，到後來它竟成了整個印度次大陸的代名詞。晚些時候編寫的經書，比如《往世書》

30 十王之戰的準確年代沒有定論，有學者認為是在西元前一一〇〇年前後，也有人認為在西元前十四世紀。

31 吠陀經裡提到的部落大約有五十個，均屬於薩拉斯瓦蒂河－德里沙德瓦蒂河流域的半遊牧民族，在不進行大規模遷徙的時候人民以子部落為單位分散居住，平均每個子部落六、七千人。所有部落的總首領來自同一家族，據經書記載，這個家族的祖先名叫耶亞提（Yayati，ययाति），他的兒子普魯（Puru）繼承了兩河流域的疆土，婆羅多（Bharat）是普魯的十六世孫。「十王之戰」的交戰雙方都屬於婆羅多「朝」，結盟的是哪十個部落在吠陀經裡好像前後不一致，但蘇達薩（Sudasa）領導的部落特爾特蘇（Trtsu）打敗了他們不存在疑問。婆羅多的十世孫名叫俱盧（kuru），史詩《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意為「偉大的婆羅多」）》裡的主要人物持國（Dhrtarastra）和般度（Pandu）是俱盧的五世孫，他們的後代分別被稱作「俱盧族」和「般度族」。老祖宗耶亞提的另一個兒子耶都（yadu）得到了阿拉伯海沿岸地區，包括溫蒂亞山地。北方的婆羅多文化在印度歷史上佔主流地位，而溫蒂亞山區的部落在軍事上一直很強，他們後來頑強地抗擊過突厥侵略者。

32 瓦希什塔（Vashistha或Vasistha，也有人譯作瓦西沙），蘇達薩的導師，傳說中的七大先哲之一，據信是梨俱吠陀第七卷的主要作者。

33 毗奢密多羅（Vishvamitra，今譯維施瓦米特拉），印度七大先哲之一，傳說梨俱吠陀中的很多曼陀羅出自他的筆下，包括嘎亞垂曼陀羅。「十王之戰」時，毗奢密多羅是某一加盟部落的首領，因此也被稱作考什卡王（King Kaushika）。

（*Puranas*）[34]，給它下的定義是「位於大海之北、雪山之南的國度叫婆羅檀[35]，定居在那裡的是婆羅多人的後代」。甚至在今天它也依然是印度國的官稱[36]。請注意，這個名稱在印度以外也有反響，例如，在馬來語裡「Barat」的意思是西方，意味著印度商人是從那個方向去到東南亞的。

蘇達薩的成功可能也激發了後來一直都深嵌在印度人意識裡的帝王夢。勝利之後，蘇達薩舉行了馬祭[37]被宣佈為「轉輪王（Chakravartin）」，即宇宙之主。「Chakravarti」這個詞本身的意思是「能駛往任何地方的車輪」，寓意乘輦無處不可至的君王。輪子上的輻條代表各個主要方向。千百年來，這個車輪標誌被同時用於凡世間和精神界，我們看到這個符號曾被用在孔雀王朝的帝國標誌上和佛教藝術中，如今也用在了現代印度的國旗上。

此時此刻，那些被打敗的部落又怎樣了呢？某些部落後來仍留在旁遮普，雖然境況大不如前了。我們知道德魯赫耶部落（Druhya tribe）後來從旁遮普被一直追殺到了東阿富汗，他們的首領犍陀羅（Gandhara）給這個地方帶去了它的印度古地名，阿富汗城市坎達哈（Kandahar）的名字便刻有它的印記。《往世書》還告訴我們說，德魯赫耶人後來繼續向北走進入了中亞地區，再後來就變成了牟利查（Mlechhas，即「外邦蠻族」）[29]，此後就再無音信了。還有一個叫普魯（Puru）的部落，它後來出現在史詩《摩訶婆羅多》裡，大概跟西元前四世紀抗擊亞歷山大大帝侵略軍的波魯斯王（King Porus）有淵源。

有些部落在大戰之後逃得更遠，其中有兩個部落的名字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派克塔（Pakhta）和帕爾蘇（Parsu）。前者在希臘文獻中也有所提及，但用的是「Pactyans」這個名字，人們懷疑他們就是現今仍居住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普什圖部落的祖先[38]。這跟研究結果正相吻合，從遺傳學角度看，普什圖人與印度人有關係，而不是像人們原先想的那樣跟中亞人或者阿拉伯人有關。

同樣，帕爾蘇可能與波斯人有關，因為亞述人在碑刻裡用這個名字代指波斯人。乍一看這像是憑空杜

撰，其實卻不然。有很多證據把吠陀時代的印度人跟古代波斯人聯繫在一起。阿維斯陀（Avesta）是瑣羅亞斯德教最古老、最神聖的經書，它所使用的語言跟梨俱吠陀裡用的幾乎一模一樣。阿維斯陀裡最老的章節《迦特》（*Gathas*）據說是先知查拉圖斯特拉[39]本人編寫的。只要在語音上稍微做一點點改動就能把它們當成梨俱吠陀的梵語來唸。阿維斯陀裡的「h」就是梵文裡的「s」。所以，「Sapta-Sindhu」就變成了「Hapta-Hindu」[30]。類似的語音替換在阿薩姆人的現代印度語中也有，所以很容易掌握。

經書裡說得清楚，阿維斯陀人是從外邦來到伊朗的。與梨俱吠陀時代的印度人有所不同，他們的族群意識要強得多，並且把自己稱作雅利安人。這合乎情理，因為他們身在異鄉為異客，會有願望讓自己與眾不同。還有，他們知道七河之地，卻不知道伊朗西部的情況，說明他們是從東邊進入伊朗的。與吠陀人不同，這些古波斯人還談到了「雅利安」老家，甚至還把阿富汗的赫爾曼德河（Helmand）用「Saraswati」來命名（即Harahvaiti）。的確，波斯人把自己是雅利安人這一點看得非常重，以至於他們那個國家就慢慢叫成了

34 往世書（Puranas），婆羅門教復興時期編寫的宗教典籍，編纂時間眾說不一，總括起來在三世紀至十世紀之間，內容包括自開創宇宙以來所有的事，相當於印度神話故事和歷史傳說的總彙編。留存於世的往世書有十八部。

35 Bharatam（भारत म），在梵文裡的意思是「屬於婆羅多人」。這個詞出現在印度南方的達羅毘荼語裡，在北方不用。

36 印度共和國官方使用的梵語名稱是婆羅多（भारत，Bhārata）。

37 馬祭（Ashvamedha），吠陀時代最重大的皇家祭典。祭祀用的馬必須是年齡在二十四歲以上的公馬，儀式開始時先在馬身上澆水，對著馬耳朵小聲念咒語，然後讓它朝著西北方向自由行走，一百名青年、官員和王子緊隨其後，任何一個部落如果阻攔就會引起戰爭，遊蕩一年以後這匹馬會被殺掉。婆羅門教認為，只有完成了馬祭的國王才有資格作「王中之王」。

38 普什圖人（Pushtuns，也寫作Pakhtuns或Pashtuns），在阿富汗約佔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四十二，在巴基斯坦又稱帕坦人（Pathans），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六，另外還有十萬普什圖人住在伊朗。

39 查拉圖斯特拉（Zarathustra，西元前628 -前551），瑣羅亞斯德教（漢語稱拜火教或祆教）的創始人。

伊朗（Iran），也就是「雅利安人之邦（Land of the Aryans）」的意思。直到二十世紀末，伊朗的沙王還在用「Aryamehr」這個稱號，意思是「雅利安人的寶石」。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印度人把自己稱作「婆羅多人」。

在這一連串有趣的事項當中還有一樁具有指示意義，那就是「deva」和「asura」這兩個詞的用法。在梨俱吠陀裡，這兩個詞用於各類神靈，並不顯含褒貶之意，比如，在說到大神婆樓那[40]的時候用的就是「asura」這個詞。可是後來在印度教裡「asura」指的卻是惡魔，「deva」被用於大神。相反，在波斯的瑣羅亞斯德教文化裡，「deva」指的是惡魔，而「asura」這個詞則變成了阿胡拉—馬茲達[41]，即萬物之靈（Great Lord）。由於「deva」和「asura」在梨俱吠陀裡並沒有清楚界限，而在晚編的經書裡卻涇渭分明，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相反的寓意是後來加上去的。是什麼促成了這種分界？帕爾蘇人跟婆羅多人在宗教上有過衝突嗎？既然他們移居到了中東，那麼這些波斯人在取名字的時候是否也受亞述人的主神亞述（Assur）的影響呢[42]？我們永遠無法弄個水落石出，這些只不過是比較耐人尋味的可能罷了。

與中亞地區在西元前第二個千年期的吠陀相關部落（veda-related tribes）有關係的東西還有很多。西元前一三八〇年，赫梯族（Hittites）跟一個叫米坦尼（Mittani）的部族簽立條約。當時隆重的慶祝活動就是以吠陀大神因陀羅、婆樓那、彌陀羅[43]和訥斯蒂耶[44]的名義舉行的。米坦尼族據說在軍事上很優秀，他們統治著居住在伊拉克北部及敘利亞的胡里特人（Hurrians），有關他們同埃及人、赫梯人和亞述人打交道的事歷史上有所記載。從他們的人名和所信奉的神來看，米坦尼應該是從東面進來的外來部族。這又是一個為西遷說提供的證據，它把傳統的吠陀人東遷進入印度的看法顛倒了過來。出現在米坦尼藝術中的孔雀告訴我們，有這樣一批人，他們不但沒有忘記自己的神，也沒忘故土上的生靈。

令人詫異的是，關於那個時代的模糊記憶在神神祕祕飽受迫害的雅茲迪人[45]中間依然保留著。雅茲迪是一個很小的宗教團體，大約有十五萬教眾，他們生活在伊拉克北部、土耳其東部和亞美尼亞的庫德族

（Kurds）中間。他們的宗教有著古代異教的淵源，雖然在表面上受著伊斯蘭教、基督教和瑣羅亞斯德教的影響。他們遭受了好幾個世紀的迫害，尤其是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被看成是「崇拜魔鬼的人」。跟印度人一樣，雅茲迪人也相信轉世和化身，他們在黎明和黃昏時分面向太陽祈禱，並且實行種姓內部通婚的制度。他們的廟有圓錐形的尖塔，看上去跟印度神廟極為相似。「孔雀天使（Tawuse Melek）」在他們的宗教裡扮演中心角色[31]。孔雀是生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動物，在雅茲迪人住的地方一般是見不到的。莫非雅茲迪人多少還保留著一點同印度之間的古老紐帶？的確，在雅茲迪人當中本來就流傳著一種說法，說他們大約是在四千年前從印度來到中東的，那大概正是哈拉帕文明開始瓦解的時候，也許正是「十王之戰」剛剛打起來的時候。上述所有事例當中，會不會有那麼一兩個能夠解釋我們在上一章裡討論過的R1a1基因譜系擴散的問

---

40 婆樓那（Varuna），意譯「包攝神」，是吠陀人信奉的主要天神，他主宰自然規律，如太陽的運行軌道、月亮的出入時間等等，同時也負責人間的道德法理。孔雀王朝滅亡後（西元前180年）婆羅門教復興，逐漸形成了印度教，濕婆（Siva）、毗濕奴（Visinu）被奉為主神，吠陀時代的神祇地位降低，婆樓那的主要職責遂變成了管理海洋和水下生物什麼的。

41 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意為「智慧之主」。

42 指亞述人的姓名裡多含「亞述」一節，直到今天都是這樣。

43 彌陀羅（Mitra），吠陀人的「友愛之神」，在佛教裡演化成了彌勒菩薩（Maitreya），俗稱彌勒佛。

44 訥斯蒂耶（Nasatya），太陽神蘇利耶（Surya）和雲女神莎蘭妞（Saranyu，意譯「迅行女神」）的連體孿生子之一，另一個名叫韃爾瑟（Darsa），二者合稱阿須雲（Ashvins，意譯「藕生神」或「主馬雙子神」），他們在黎明和黃昏時分駕著金色馬車出現在天空，象徵日出和日落的光輝。兩兄弟的車子非常快，能迅速解救災難，醫術也很高明，因此是典型的救護之神。

45 雅茲迪人（Yazidis），講庫德語的一個宗教群體，至於他們是庫德人還是屬於另外一個民族目前沒有定論，有文獻說他們是兩河流域的土著，現在主要居住在伊拉克北部。雅茲迪教派以瑣羅亞斯德教為主體，融合了原始的自然崇拜、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和婆羅門教。雅茲迪人嚴格實行內部通婚，他們不喜歡外人窺探自己族群的習慣，所以顯得有些神祕。有些持其他宗教信仰的人把雅茲迪人崇拜的孔雀跟他們自己宗教裡的撒旦等同起來，因而排斥雅茲迪人。穆斯林對他們的迫害尤其嚴重，包括最近出現的伊斯蘭國（ISIS）。

題呢？

哈拉帕人的和梨俱吠陀的世界就像薩拉斯瓦蒂河乾枯了一樣已經瓦解了。無論人們對哈拉帕—吠陀之爭持什麼樣的看法，有兩件事是清楚無疑的：首先，地理因素和大自然的威力在印度歷史的演進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次，印度次大陸經歷過許多次大遷徙和徹底攪拌。人、思想和貿易在不同的時間點由於不同的原因偶合而流向不同的方向。這跟傳統的看法截然不同，後者僅僅把印度史看成是來自西北方的單方向入侵。

現在我們來看看印度城鎮化的第二階段，它集中在恒河平原，反應在了偉大的史詩裡。

第三章　雄獅時代

恒河平原便是這下一輪城鎮化的誕生地。自西元前一千三百年至前四百年，覆蓋在這片地域之上的是一張由小王國和共和國結成的網，其中有不少是以單個城鎮為中心的城邦。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會遇到至今仍在使用的地名和社會文化的驚人連續性。今天的印度孩子仍舊是聽著那個時代的傳說和床頭故事長大。我們第一次看到整個次大陸有了自身是一個地理和文明單元的意識。也是在這個時期，我們看到亞洲獅的文化地位越來越重要，這種動物後來竟成了印度象徵主義的中心角色。這個時代在文化方面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寫出了那兩部偉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這兩部著作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的有關印度地理概念如何在鐵器時代演化形成的資訊。

史詩中的地理

《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這兩部偉大史詩很久以來就佔據著印度文化的中心位置。從宗教哲理到藝術創作，再到常用的成語，它們一直都是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有人把它們改編成了電視連續劇，結果在續集播出的時段全國幾乎陷入停頓狀態。有關《羅摩衍那》主人公羅摩出生地的爭執


非比例圖
現代高速公路
笈多王朝與孔雀王朝時的南北商道
羅摩去楞伽的路綫
Peshawar 白夏瓦
Amritsar 阿姆利則
拉合爾 Lahore
NH1
昌地加爾 Chandigarh
新德里 New Delhi
坎普爾
Kanpur
Ayodhya 阿育陀
阿拉哈巴德
吉德勒古德
Chitrakoot
Allahabad
Pataliputra 華氏城
Nalanda 那爛陀
烏賈因 Ujjain
Vidisha
毗底沙
Varanasi
(Sarnath
Mughal Sarai)
NH2
瓦拉納西（鹿野苑）
Tamralipti
耽摩栗底
Kolkata
加爾各答
Bharuch
珀魯杰
Nagpur 那格浦爾
Panchavati
班遮婆第
Ajanta 阿旃陀石窟
Caves
Daulatabad 道拉塔巴德
Paithan
拜滕
Hyderabad
海德拉巴
Kishkindha
吉什金陀
NH7
Bangalore 班加羅爾
Rameshwaram 拉梅斯沃勒姆
Kanyakumari
坎尼亞庫馬里

圖三　古代交通幹線

在九十年代初成了印度政治的基本內容[1]。

按照傳統說法，這兩部史詩就是歷史寫真（itihasa）。故事的主線，尤其是《摩訶婆羅多》這部書，約略是有真實事件作背景的。不過，我不在這本書裡探究史詩裡寫的事件是真是假，我所感興趣的是從中發現古人地理知識的拓展過程。

這些詩經在變成今天這個樣子之前歷經數百年有過很多改動，所以我們不能全照字面意思提取資訊。儘管如此，我們也還是發現場景換了，它已經不再是吠陀時代的聚焦點七河之地及其周邊地區了。有意思的是，這兩部史詩選取了截然不同的主方向。《羅摩衍那》的地理背景沿一條南北軸取向，而《摩訶婆羅多》則基本上是沿著一條東西軸。這並非完全是巧合，因為它們正好與兩條主要商道相一致：南路（Dakshina Path）從恒河平原起穿經印度中部一直延伸到印度半島的最南端，而北路（Uttara Path）則始於東阿富汗，穿經旁遮普和恒河平原直抵孟加拉的海港。

後面我們將會讀到，這兩條要道對於印度地理史和政治史的形成影響重大。北路到了鐵器時代早已踏熟，在孔雀帝國時期被正規化了。從那時起，這條路幾乎從未間斷過重修，基本上都是仿照老樣子❶。舍

1 羅摩（Rama）的出生地據說在北方邦阿逾陀市的法紮巴德區（Faizabad District, Ayodhya, Uttar Pradesh），突厥人巴俾爾（Babur）從中亞侵入印度北方的時候，他手下的將軍毀掉那裡原有的羅摩祀廟蓋了一座很大的清真寺（1528-29），從此就開始了長達五百年的「阿逾陀爭端（Ayodhya dispute）」。電視劇《羅摩衍那》的播出再次引發宗教衝突，一九九二年底在一次群眾集會之後印度教民搗毀了巴俾爾清真寺，當時的中央政府總理拉奧（P. V. Narasimha Rao）立即責令法院調查肇事者責任，然而調查工作遲緩漫長，宗教情緒繼續高漲，至二〇〇二年初又有大規模流血衝突發生。二〇一〇年秋，當地高級法院終於裁定將那塊地皮劃歸三方面所有：代表羅摩幼年時代的民族主義政黨右翼印度大議會（Hindu Maha Sabha）、代表遜尼派穆斯林的遜尼派教產理事會（Sunni Waqf Board）和一個印度教少數教派無念派（Nirmohi Akhara）。印度考古局的挖掘報告大批提交法庭，用以證明在那塊地方從前確實有過一個印度教大建築。可是爭端並沒有從此解決，因為三方面均不接受將該地段一分為三，現在官司打到了印度最高級法院（Supreme Court of India），根據英文維基百科提供的最新大事年表，截止到二〇一八年六月聽證法官席位還沒有確定。

爾．沙．蘇里[2]、蒙兀兒人和英國人，都曾經投入大筆資金維修保養這條路。英國人管它叫主幹道（Grand Trunk Road），而吉卜林則把它形容成「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生命之河」❷。它就是今天德里與阿姆利則（Amrizar）之間的一號國家公路和德里與加爾各答間的二號公路，是金四邊形公路網的組成部份。

相反，南路卻因年代久遠而偏離原位，雖然某些節點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裡仍然很重要。在鐵器時代早期，南路的起點大概是在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附近，兩條可行船的大河，恒河和亞穆納河，在那裡交匯，然後稍微向西南偏過去一點兒，經過吉德勒古德和般遮婆帝（納西克附近），最終抵達吉什金陀（在亨比附近，現屬卡納塔克邦）[3]。這應該是羅摩在流放時走過的路線。

《羅摩衍那》照傳統說法是兩部書中比較老的一部，雖然某些學者提出過異議。這部史詩有好幾種版本，包括流行在亞洲其他國家的那些。不過，最有權威性並且也很可能是最老的版本卻是哲人蟻垤[4]用梵文寫的。這個人當過劫匪，還是個沒有種姓的賤民，我們今天管這種人叫「Harijan」或者「Dalit」[5]（意思是最低級種姓的成員）。有趣的是，這部賤民文學的早期範本後來竟佔據了顯要的正統地位。

儘管各種版本之間有著很大的出入，《羅摩衍那》的故事主線卻全然一致：羅摩是阿逾陀國[6]（現在是北方邦的一個小城）廣受擁戴的年輕太子。可是，他被迫放棄繼位權經歷流放十四年。在妻子悉達（Sita）和弟弟羅什曼那（Lakshman）的陪伴下，羅摩出發往南走，在今天的阿拉哈巴德附近過了恒河，然後走進印度中部的森林住了下來。在森林裡平靜地生活幾年以後，悉達被楞伽國孔武有力的國王羅婆那（Ravana）擄走，羅摩和弟弟動身去尋找。半路上，在一個名叫吉什金陀的地方他們跟猴子部落交上了朋友，後者答應幫助他們。猴群裡本領最大的猴子哈奴曼（Hanuman）探查了楞伽島，發現悉達被囚禁在羅婆那的後宮花園裡。羅摩和猴子大軍便向著楞伽國進發，可是一片大海擋住了他們的去路，於是羅摩和猴子們就在拉梅斯沃勒姆[7]造起了一座通向楞伽的橋（更確切地說是一道長堤）。少不了會有一場大戰，羅婆那戰敗被殺，悉達

救了出來。於是羅摩、悉達和羅什曼那返回了阿逾陀國，羅摩重登國王寶座。故事的大部份版本到這裡就結束了，但是也有一些繼續講述羅摩回到阿逾陀國以後的事。（這段小尾巴顯然是在很久以後加上去的。）

由此可見，《羅摩衍那》其實就是從恒河平原到印度最南端再到斯里蘭卡的旅行記。有人提出，這部史詩寫在對印度南部的地理情況有所瞭解之前，地名是後來照故事情節填上去的。然而，在走看過一些地點之

2 舍爾．沙．蘇里（Sher Shah Suri, 1486-1545），出生在印度的突厥人（普什圖族）。舍爾．沙在蒙兀兒開國皇帝巴俾爾（Babur）手下從低級士兵做到比哈爾省督，後來打敗巴俾爾的兒子胡馬雍（Humayun）創建了蘇爾帝國（Sur Empire，詳見第五章註腳），他卒於火炮事故。

3 般遮婆帝（Panchavati或Pancavati）和吉什金陀（Kishkindha）都是古代地名，前者即現在的納西克市（Nashik，屬馬哈拉斯特拉邦），是印度教徒朝聖的地方，後者是史詩中猴子王國的所在地，據推測在卡納塔克邦的科帕爾縣（Koppal District）。吉德勒古德（Chitrakoot或Chitrakut）也是一個古鎮，位置在今哈里亞納邦與北方邦的交界線上，一直分歸兩省管轄，鎮上的神廟和一些地點在古代經文裡多次提到。

4 蟻垤（音ㄧˇ ㄉㄧㄝˊ，Valmiki），生卒不詳。史詩在開頭交代說蟻垤從仙人那羅陀（Narada）嘴裡聽到了羅摩的故事，遂把它寫成長詩交給了羅摩的兩個兒子。

5 Harijan（हरि-जन）是名詞，意思是「種姓之外（outcaste）」，已有舊譯「賤尼」，譯成「賤民」應該可以。Dalit（दलित）是形容詞，意思是「被扯成碎片的」、「踏入泥土的」、「受擠壓的」，譯者沒有找到舊譯，也許可以譯成「渣滓」、「爛仔」什麼的。

6 阿逾陀城（Ayodhya，今譯阿約提亞），印度古國拘薩羅（Kosala，西元前七至前五世紀）的首都，在耆那教和佛教經書裡它的名字叫沙祇城（Saketa），「阿逾陀」是兩部史詩裡使用的名稱。拘薩羅國在西元前六至前五世紀是北方十六大國之一，它的國土大致相當於地理上的阿沃德地區（Awadh Rigion，大部份在印度北方邦，很小一部份在尼泊爾境內），沙門運動（Śramaṇa movement）在這個地區興起，耆那教和佛教也都是在該地形成。佛陀所屬的釋迦部族（Shakya clan）在西元前五世紀歸附這個王國。

7 拉梅斯沃勒姆（Rameswaram），印度最南端的的一個鎮，位於班本島（Pamban Island）上，有鐵路橋與大陸相通，距離斯里蘭卡的馬納爾島（Mannar Island）大約四十公里。楞伽（音ㄌㄥˋ ㄑㄧㄝˊ）國就是現在的斯里蘭卡。

後，我覺得這不大可能，就拿猴子王國吉什金陀來說吧，它的位置與亨比中世紀遺址維查耶納伽爾古城[8]隔河相望，那個地方到處都是奇形怪狀的岩石露頭和藏有岩畫的新石器時代石洞，還有成群結隊的猴子在大石頭上蹦來蹦去。這塊地方讓人不由得會想，蟻垤若非親臨其境則必是聽常年在南路上行走的商人詳細講述過。有些小細節似乎太難與純想像發生巧合。般波池（Pampa Lack），羅摩初次遇見哈奴曼的地方，真的就是那般美麗，荷花怒放，百鳥爭鳴，周圍是一圈岩石小山。離那兒不遠便是生性懶惰的熊保護區，讓人聯想起哈奴曼那個懶洋洋的熊朋友閻婆梵[9]。考古學家在這一地區發現了好幾處新石器時代的居民區遺址，這很容易讓人相信那裡曾經住過一個新石器時代的部落，他們以猴子為圖騰，從而引出了這段傳說。

從拉梅斯沃勒姆通往楞伽的橋也是這種情況，那裡有一道三十公里長的淺灘和沙洲把印度同斯里蘭卡的最北端連接起來。無論你相信它是羅摩的橋留下的殘跡還是地質作用的結果，都不能否認這是個引人注意的地貌特徵。這座橋究竟有多大在衛星圖片和飛機照片上能看得一清二楚。這再次說明，史詩的編寫者十分瞭解這一切。

此外，從對羅婆那的描寫也很能看出鐵器時代的印度人是怎樣感知印度文明的地理廣度的。羅婆那在《羅摩衍那》裡是個惡棍，但是並沒有被寫成牟利查（即野蠻人）。他是十足的圈內人士：一位飽學的婆羅門，一名濕婆崇拜者。無論做過什麼壞事，羅婆那和他的南方王國都屬於印度的文明社會。的確，毗底沙的坎耶庫撥叉—婆羅門[10]就認為羅婆那是他們的人，並且至今仍舊崇拜他❸。所以，沿南路進行的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遠在西元前三世紀孔雀王朝實現政治統一以前就把印度的北方和南方銜接在一起了。

《摩訶婆羅多》長達十萬頌，據說是世界上最長的詩作。照傳統說法，這部史詩是廣博仙人毗耶娑（sage Vyas）寫的，不過好像拖拖拉拉地寫了好幾個世紀。我們知道這部作品最短的版本在西元前五世紀肯定已經問世，大概是在若干個世紀以後才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故事裡講的是堂兄弟之間慘烈的仇殺：般度族的五

兄弟與俱盧族眾兄弟之間爭奪訶斯提納普爾國[11]的統治權。雙方最初商定把國土一分為二，於是般度族就新建了一個首府取名因陀羅城（Indraprastha）[12]。新國都美麗異常令俱盧族兄弟十分嫉妒。他們用擲篩子的遊戲挑戰般度族兄弟，而他們的母舅沙貢尼（Shakuni）則實際上控制著這場賭博的輸贏。般度族兄弟把自己的國土輸掉了，還被流放十三年。在這段時間裡，他們就在印度大地上四處流浪。然而十三年後，當他們回去的時候，俱盧族卻拒不歸還他們的國土。

這場爭端在「俱盧之野[13]」的大戰中達到高潮，據說幾乎全印度的王國都各自加盟一方。雅度族首領德

---

8 維查耶納伽爾帝國（Vijayanagar Empire, 1366-1646），也叫卡爾納塔帝國（Karnata Empire），德干高原上的印度教王國，曾一度佔領整個印度半島南部，首都維查耶納伽爾城在棟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 River）南岸，亨比（Hampi）是古城廢墟上的一個村子，習慣上把維查耶納伽爾遺址稱作亨比遺址。

9 閻婆梵（Jambavan，或Jambavat），在印度口頭流傳的《羅摩衍那》裡是熊王，但在某些版本的史詩裡是一隻大猴子，比如季羨林先生譯成中文的那個版本。

10 毗底沙（Vidisha），今中央邦的一個城市，德里—孟買鐵路幹線上的一個大站，離該省省會博帕爾（Bhopal）不遠。坎耶庫撥叉（Kanyakubja）是史詩中對今根瑙傑市（Kannauj，舊譯曲女城、卡瑙季，屬北方邦）的稱呼。「坎耶庫撥叉—婆羅門」是一個屬於婆羅門種姓的社群，據信發祥於這座古城。

11 訶斯提納普爾（Hastinapur），今北方邦西北角上的一個小鎮，歸密拉特縣管轄。它在《摩訶婆羅多》中是俱盧族的首府，在《往世書》中是婆羅多皇帝的國都。「Hastinapur」一詞源于梵文，意思是「大象之城」，因此金克木先生將它譯作「象城」。上世紀五十年代印度考古局在該地進行過發掘，發現了許多與史詩有關的遺存。

12 梵語地名「Indraprastha」可以理解成「為因陀羅而建」。印度神很多，有大有小，但不像中國神仙界那樣中央集權，設有「玉皇大帝」，所以這裡不沿用舊譯「天帝城」。

13 俱盧之野（Kurushetra），在古代經文裡指今哈里亞納邦北部和旁遮普邦東南的一片地方。一九四七年在該地的古鎮薩奈沙（Thanesar）附近以「俱盧之野（今譯庫魯謝特拉）」為名建了一個難民營，它後來發展成了一個城市。

瓦爾卡國王克里希那站在般度族一邊，他在故事裡是個重要角色[14]。般度家族贏得了戰爭，但是代價高昂。俱盧族和他們的盟國幾乎全軍覆沒。這場大戰的最後一仗是在離主戰場很遠的地方打的。般度兄弟裡最強壯的一個，毗摩（Bhim），在薩拉斯瓦蒂河邊一出手就把俱盧族的首領都柔陀羅那（Duryodhan）殺死了[15]。此時的薩拉斯瓦蒂河應該只剩下了空架子，估計充其量也不過是一條雨季流水的季節性河流。

《摩訶婆羅多》裡提到的地方有很多都在德里附近。比如古爾岡，現在是一個新興小城，閃光耀眼的辦公樓和購物中心鱗次櫛比，但在那時候它只是個村子，屬於兩房兄弟的武術教師德羅納[16]。古爾岡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教師爺的莊子」。般度族首府因陀羅城的位置據說就在德里老城堡（Purana Qila）的下面。同樣，訶斯提納普爾的舊址就是現在密拉特市附近的一處考古地點，戰場「俱盧之野」離那裡不遠，在哈里亞納邦境內。再往前走就到馬圖拉（Mathura）和迦尸（Kash，即瓦拉納西Varanasi）了，對於印度教民來說這兩個城市一直都是非常神聖的地方。

鐵器時代的遺址有些已經過挖掘，自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已經翻出了古代居民區的殘跡。譬如因陀羅城，民間幾乎認定它的位置就是今德里市中心那座十六世紀老城堡（Purana Qila）的位置，甚至到了十九世紀在那個位置上還有個名叫因陀羅派特[17]的村子。一九五四至一九七一年的挖掘發現，那裡確實有過很大一片房屋，論年代至少可早至西元前四世紀，陶器碎片表明，附近什麼地方可能還有一個更老的鐵器時代定居點。說起來讓人沮喪，五、六十年代的探索性挖掘在後來的幾十年裡沒能好好繼續下去。

跟《摩訶婆羅多》有關的地點當中有一個比較耐人尋味，那就是古吉拉特邦最西端的德瓦爾卡（Dwarka）。據說克里希那率眾從馬圖拉遷徙到古吉拉特以後曾把國都建在那裡。俱盧之戰結束三十六年後，這座城市說是被大海吞沒了。在廟鎮德瓦爾卡以及與之相鄰的貝特－德瓦爾卡島（Bet Dwarka）附近進行海底勘察的時候遇到了石錨、潛堤和結構複雜的牆，說明在這片地方曾經有過一個古代港口。雖然對這處遺址

的種種看法並不讓我完全信服，然而它卻是又一個提醒著人們大自然的力量如何左右歷史進程的東西❹。

所有這些並不證明《摩訶婆羅多》裡的大小事件都確有其事，但是卻有力地表明史詩的作者所講到的地方是真實的。這種發現也不只是在印度才有。直到十九世紀，人們總以為荷馬在《伊利亞特》裡提到的那些地方全是虛構。然而，施里曼[18]在十九世紀末期所做的發掘卻證明，特洛伊和這部希臘史詩裡提到的其他許多地方都是真實存在。同樣，中國有關古代商朝（西元前1600至前1046年）的傳說如今也被現代考古學肯定，刻寫在骨甲和青銅器上的文字把古代經文上講的東西大部份都證實了。當然，考古發現與經書提供的資訊之間仍有距離❺，可是，既有那麼大的時間跨度，這原本也是題中應有之議。

前面說過，《摩訶婆羅多》主要是東西取向，跟《羅摩衍那》的南北取向不一樣。大部份故事情節都發生在德里附近及恒河平原上，但是次大陸的東西兩端對於事件的展開也很重要。俱盧家眾兄弟的母親甘陀利

---

14 傳說中雅度族（Yadavas）的首府原是北方邦的馬圖拉（Mathura）。雅度王子肯撒（Kansa）把父親囚禁起來，自己作了毗濕尼國（Vrishni）的國王，大地女神為制止人間罪惡變成一頭牛去向毗濕奴求助，後者於是下凡投胎肯撒胞姐之腹生為克里希那（Krishna）。「Krishna」在梵語裡的意思是「黑色」，所以被金克木先生譯作「黑天」。克里希那長大以後殺掉舅舅自己做了國王，隨後把國都遷到卡提阿瓦半島西北角上的德瓦爾卡（Dwarka）。下文講到古城德瓦爾卡已經沉入海底，所以現在的德瓦爾卡可能是海岸線後退以後另建的，它仍被看成是克里希那的故都。「Dwarka」在梵語裡的意思是「有很多門」，所以金克木先生把它譯成「多門城」。克里希那原是般度族五兄弟的表兄，又把妹妹嫁給了老三阿周那（Arjuna），所以雅度族也捲進了俱盧之戰。克里希那在戰場上親自為阿周那駕馭戰車，他在戰車上開導阿周那的一番話便是《摩訶婆羅多》裡的著名篇章《薄伽梵歌》。

15 這兩個人物在金克木先生譯的《摩訶婆羅多》裡分別叫作「怖軍」和「難敵」。

16 德羅納（Drona或Dronacharya），史詩中的婆羅門武士（婆羅門種姓的人很少習武）。

17 因陀羅派特（Indrapat），尾碼「-pat」有「高臺」的意思，所以這個村莊的名字可能與因陀羅城坍塌後形成的高地勢有關。

18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國實業家兼考古學家，1868年發表論文提出特洛伊古城（Troy）的位置在土耳其的希沙立克（Hissarlik），但最早確定並且開始挖掘希沙立克土山的是英國駐外領務官弗蘭克．克拉費（Frank Clavert，1828-1908），該地有一部份是他的家族財產。

（Gandhari）來自犍陀羅國（Gandhara），也就是現在的東阿富汗。她那位狡猾的兄弟沙貢尼挑唆外甥們反對般度家族，設下擲篩子的賭局結果引發了戰爭。

另一個地理端點在印度的東北角，它被人提到這還是頭一次。阿周那是般度兄弟當中最帥氣的一個，在流放期間他走到了遙遠的曼尼普爾[19]，在那裡遇見了會武藝的公主契特蘭迦妲[20]，二人相互愛慕，雖說有前提條件公主不隨夫返回恒河平原，可還是成了親，他們的兒子後來做了曼尼普爾的王，也參加了俱盧之戰。

比什奴普利耶（Bishnupriya）是個很小的社會群體，它的成員現在仍居住在曼尼普爾及其相鄰省份，他們把自己的老根追到了《摩訶婆羅多》裡。他們說的是一種跟阿薩姆語有聯繫的語言，裡邊夾雜著不少藏緬詞彙，但依然保留著帕拉克里語[21]古色古香的韻味。難道關於契特蘭迦妲的傳說所保存下來的是古時候向這個地區移民的記憶？比什奴普利耶在十九世紀被緬甸侵略軍打散以前一直是曼尼普爾地區的強悍部落，他們現在住在曼尼普爾邦和阿薩姆邦很少的幾個村落裡，他們的語言和獨一無二的文化正面臨著在一兩代人之後失傳的危險❻。

因為有俱盧之戰把全印度所有的部落和王國都捲進去之說，《摩訶婆羅多》也就給我們開列出了一個長長的王國、部族和都城的單子，其中有不少大概是後來添上去的，儘管如此，對於鐵器時代印度人的視野也還是給出了一個概念。書名「摩訶婆羅多」本身就挺有意思，因為它可以解釋成「偉大的印度」。這也講得通，因為這部史詩宣稱它所講述的故事把印度次大陸上所有的部族全包括在內了。詩文中對這個標題自有解釋，說這個名字取自原始時代的皇帝婆羅多，據說他打下了整個國家（不過此人在主要故事情節裡並不重要）。這部史詩也就因此被說成是婆羅多人的歷史了。由於沒有旁的材料可以證明曾經有過這麼一位征服一切的婆羅多皇帝，我們懷疑它所反映的就是梨俱吠陀裡講到的強大的婆羅多部落。難道蘇達薩戰敗十個部落的勝利創造出了一個在數千年裡不斷有人呼應的基於文明特質的民族觀念（civilizational nationhood）之夢？

有趣的是，無獨有偶，中國人也有以文明界定民族的觀念。他們堅信，遠在秦始皇於西元前三世紀統一天下建成大帝國之前，尊貴的「黃帝（Yellow Emperor）」以及他的四任繼承人曾經實現過國家的統一❼。沒有考古發現支持這麼個大帝國，可它卻是貫穿整個中國歷史的非常有力量的一種意識。的確，即便是在今天，中國也依然這樣自我認知。

用文明來定義民族，這種觀念其實並不簡單。對於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時間點它具有不同的含義。一九四七年的印巴分治，譬如說，它的起因就是對印度民族文明屬性的自然本質從根本上看法不一致。就算在今天，搞清楚青銅時代的想法如何在經過鐵器時代的打磨之後形成人們自古至今的自我認知習慣也還是很有必要的。

除了這些，這兩部史詩還表明鐵器時代的政治力量轉移到了恒河平原東部。這一點在《羅摩衍那》裡更明顯，因為阿逾陀國本身就在東方。《摩訶婆羅多》的大部份故事情節發生在西北方的德里附近，即便如此，也還是提到了查臘森陀羅國王[22]統治下的強國摩揭陀（今比哈爾邦）。的確，由於摩揭陀軍隊的不斷騷擾，就連克里希那也被迫將族人從馬圖拉遷到了古吉拉特。後面我們將會讀到，摩揭陀的興起在後來的印度

19 曼尼普爾（Manipur），印度的東北邊境省份，與緬甸接壤。下文提到的曼尼普爾王國金克木先生譯作「曼奴羅國」。

20 契特蘭迦妲（Chitrangada），金克木先生譯作「花釧」。

21 帕拉克里語（Prakrit），西元前六〇〇年至西元一〇〇〇年在印度次大陸上使用的中古印度－雅利安語（Middle Indo-Aryan language）。學界認為寫耆那教經文用的阿爾達摩伽陀語（Ardhamagadhi）是帕拉克里語的最終形態，其餘均屬變異，包括寫佛教正典用的巴厘語（Pali）和寫阿育王法令用的婆羅密文（Brahmi）。「Prakrit」一詞含有「通俗」之意，它所針對的是古老的正統梵語，後者屬於古印度－雅利安語支（old Indo-Aryan language）。

22 查臘森陀羅（Jarasandha），《摩訶婆羅多》裡的人物。他出生時是兩半人，被女魔查拉（Jara）合在一起獲得生命，因此金克木先生把他的名字譯作「妖連」，-sandha的意思是「合起來的」。

歷史上起了軸心作用。那麼，為什麼摩揭陀國會有這麼大的作為呢？

在我看來，原因就在於他們有方便的地理條件得到三個重要的資源：大米、貿易和鐵。這個國家不但控制著十分肥沃的土地，而且還有不少可資利用的河流，包括恒河。所以它能用堅實的農業支持龐大的軍隊。還有，這個國家控制著大西北與孟加拉新興海港之間來來往往的北路貿易。除了這些，他們還有如今叫恰爾肯德[23]的那個地方出產的鐵礦石。要想知道這些條件結合得有多麼好，看看這個國家第一個首都所處的位置就行了，它的名字叫王舍城（Rajgir，也叫Rajagriha，意思是「王者之家」）[24]。它的選址很有戰略眼光，周圍有群山作屏障，北面是肥沃的農田，南面是鐵礦。總之，摩揭陀是唯一一個既養得起大批軍隊又能用鐵製武器裝備軍隊的國家。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摩揭陀國會在印度的下一個歷史階段佔據中心位置。

獅子登場

印度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既有獅子又有老虎的國家。在第一章裡我們說過，老虎是在東亞進化生成於大約一萬兩千年前進入印度次大陸的。它很快就在整個次大陸上繁衍開了。它們普遍出現在哈拉帕的藝術品裡和印章上。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哈拉帕人似乎不知道有獅子！在那些主要的哈拉帕遺址上沒有挖出一件代表獅子的東西。既然這種動物明擺著是有的，而且在後來的印度文化中還很重要，那麼這就太奇怪了。老虎潛身在濃密的叢林裡捕食，可見還是有所懼怕的。相反，獅子有又粗又長的鬃毛，有許多雌獅作妻妾，還有那麼一副充滿自信的外表，所以很容易化作權利的象徵。

任何一種文化只要是遇到過獅子的都會給它以特殊的地位，就連從沒有過獅子出沒的國家，比如英國和中國，也都把它用在皇家徽章上。我們知道，獅子在西元前一千多年的美索不達米亞被皇室用於遊樂，只

有皇上才能獵殺獅子❽。在古埃及也是如此，獵獅是一項皇家特權。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西元前一三九一年至前一三五二年）在他登基後十年裡殺死的獅子多達一百零二隻。在下努比亞（Lower Nubia）的貝瓦里寺（Beit el-Wali Temple），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II，西元前一二九〇年至前一二二四年[25]）的寶座旁擺著一隻馴養的雌獅，銘牌上刻著：「嗜殺此君之仇敵者（slayer of his enemies）」。五個世紀以後，亞述王亞述納西拔二世（Ashurnasirpal II，西元前八八四年至前八五九年）的宮廷記錄是這樣寫的：

神尼努爾塔（Ninurt）和涅伽爾（Nergal）[26]喜我祭祀勤勉，把大地上的野物交與我，命我去獵取。三十四大象落入我的陷阱被宰殺，二百五十七頭大野牛被我從戰車上用隨身武器撂倒，三百七十隻獅子死在我的獵矛之下。

獅子也出現在古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大批的雕塑、簷壁雕飾和繪畫中。蘇美爾女神依南娜和亞述人的女神伊什塔爾，還有波斯女神阿納希塔，都以獅子為伴，有時候還被畫成騎獅子的模樣，跟印度女神杜爾迦[27]

23 2000年從比哈爾邦邦南部劃出一部份成立了恰爾肯德邦（Jharkhand State），首府蘭契（Ranchi）。恰爾肯德邦佔有印度百分之四十的礦產資源。

24 王舍城（Rajgir），這個城市的名字一直沿用至今，現在譯成「拉傑吉爾」。

25 根據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拉美西斯二世生活在西元前一三〇三年至前一二一三年，執政自西元前一二七九年開始。

26 尼努爾塔（Ninurta）和涅伽爾（Nergal）都是蘇美爾神話裡主要的神，負責狩獵、農業和戰爭。

27 依南娜（Inanna），蘇美爾神話裡主管愛情、生育和戰爭的女神，她與亞述和巴比倫神話裡的伊什塔爾女神（Ishtar，也譯作「伊師塔」）相對應，兩位女神的腳下都踩著獅子。阿納希塔（Anahita）是波斯神話中的水神。杜爾迦（Durga）在印度神話裡是大神濕婆（Shiva）的配偶的一種化身，中國人稱她難近母。這是一位尚武的女神，專司除暴安良，不過經常騎的好像是老虎。

很像。很顯然，獅子這種動物自很久遠的時代起在中東地區的藝術、文化、皇族標誌和宗教裡就很重要。可是哈拉帕人為什麼對魅力如此明顯的動物這麼不動心呢？

最可能的原因是直到哈拉帕文明解體以後，獅子在印度次大陸上都不常見。這倒也不值得奇怪。在西元前兩千年以前，印度西北部雨水很大，再加上有薩拉斯瓦蒂河在奔流，所以比現在要潮濕很多。獅子這種動物喜歡在開闊的草原上捕獵，不會鑽到老虎出沒的叢林裡去，那時候在這個地區有這種叢林。然而，這種平衡狀態因氣候逐漸乾燥薩拉斯瓦蒂河縮小而起了變化。獅子自伊朗經俾路支斯坦進入老虎的領地的那個時候，應該有過一個熱帶大草原階段，這就解釋了次大陸上最早刻有獅子的工藝品——一支金杯子——為什麼會在俾路支斯坦發現。由於哈拉帕的大片城市被遺棄，人都搬到恒河平原上去了，獅子就接手了這茫茫的荒野。久而久之，它們深入到了比哈爾邦和奧里薩西部那麼偏東的地區，在很多地方跟老虎共存共榮。不過，印度的東部和南方始終都是老虎獨霸天下。

有意思的是，梨俱吠陀確曾提到過這種動物，雖然把它看得遠不如牛和馬重要。這就明顯有問題了，如果這種動物在七河流域的中心地帶還未曾出現，那麼吠陀人是怎麼知道它的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當時正處在語言發展形成的階段，用來指獅子的這個詞「辛格（Singha）」也是一個泛指大型貓科動物的遺傳學詞彙，它含含糊糊地既指獅子又指老虎[9]。我們將會看到，就因為當時一詞兩用，所以新加坡就定名「Singapore」了[28]。不過，研究亞洲虎首屈一指的專家查沃拉博士（Dr. Diyabhanusinh Chavra）還是覺得梨俱吠陀中有關打獵的內容說的是獅子而不是老虎。還有一種解釋，當時獅子在中心地帶還不常見，但是吠陀人在印度河以西見過它（這就跟俾路支斯坦發現的獅子酒杯對上了）。還是那句話，必須承認我們對那個時代的瞭解還沒達到絕對有把握的程度。

不管是在什麼樣的具體情況，一旦成了次大陸上的常見動物，獅子很快就受到了印度文化的推崇。

就跟在中東一樣，它成了皇家權勢和勇力的象徵。「王位（throne）」這個詞在梵語和很多印度方言裡是「singhasana」，從字面上講就是「獅子的座位」。同樣，象徵強悍和戰爭的印度女神杜爾迦，通常被畫成站在獅子上鬥殺惡魔的樣子。《摩訶婆羅多》反覆借用獅子的形象比喻力量和活力。在今天，某些因尚武習俗而自豪的族群，比如拉其普特人（Rajputs）和錫克人（Sikhs），就普遍用「辛格（意思是獅子）」作姓氏。

有趣的是，獅子在巴利語史詩《大史》[29]裡也扮演著重要角色，那是一部斯里蘭卡僧伽羅人（Sinhalese people）神話的藍本。根據《大史》的記述，僧伽羅人是毗查耶王子（Prince Vijaya）及其隨從的後代，那些人是西元前六世紀從現在的奧里薩和西孟加拉邦划船去到斯里蘭卡的。故事裡說毗查耶王子是獅子和一個人類公主的兒子，因此斯里蘭卡絕大部份居民都自稱是「Sihala」，即「獅子人」，國旗上畫的也是一個臉譜化的獅子手持利劍。同樣意味深長的是，斯里蘭卡北方的泰米爾叛軍選擇了用「虎」來自稱[30]。這兩大貓科動物在古時候的恩恩怨怨至今仍反映在文化上，雖然它們自身正面臨著絕種的危險。

可悲的是，如今在野外只剩下四百一十一隻亞洲獅了[10]。古吉拉特的吉爾國家公園（Gir National Park）是它們最後的避難所。僅在不到兩百年前，在德里周圍就能見到這種高貴華麗的猛獸，在古爾岡南面的阿拉瓦利山嶺上大概也很常見。可是如今，八條道的高速公路呼嘯著穿過獅子昔日的藏身處。在伊朗，最後一次目擊獅子的紀錄是在一九四二年。在伊拉克，亞述人華美的簷壁就是獅子留下的全部，人們最後一次看見它是在一九一七年[11]。

---

28 新加坡的英文名字「Singapore」來自馬來語「Singapura」，後者來自梵語「Sinhapura」，意為「獅子城」。

29 《大史（Mahavamsa）》，斯里蘭卡編年史，據信成書於六世紀。

30 指二〇〇九年被政府軍殲滅的斯里蘭卡反政府武裝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iberation Tigers of Tamil Eelam）。

鐵器時代晚期

到了鐵器時代晚期（西元前八世紀至前五世紀），我們發現有不少都市型聚居地已經發展到了與哈拉帕城市不相上下的規模。俱賞彌[31]，離今天的阿拉哈巴德市（Allahabad）不遠，據說是般度族後裔訶斯提納普爾國王建的[32]，毀滅性的大洪水曾經迫使他把自己的國都遠遠東移。俱賞彌佔地一百五十至兩百公頃，最繁榮的時候人口達到三萬六千⓬，其他主要城市如王舍城和舍衛城[33]當時也都規模相當。這些城市都不亞於哈拉帕最大的一處遺址摩亨佐達羅，後者的人口大約有四萬。很難估計當時印度次大陸的人口總數，不過很有可能在三千萬範圍以內。

鐵器時代晚期的城鎮都有壕溝和城牆用作防禦。木材和土坯是最常見的建築材料，不過哈拉帕的火窯燒磚技術也並沒有被忘卻，比如在俱賞彌就發現有火磚的廣泛使用。這些城鎮也有下水道、滲水井和其他的城市生活設施，只是在設計上與印度河流域的有所不同。不過，庭院繼續被當成是民宅的基本模式，街道也都為方便行車統一平整過。

在恒河上會有商船來來往往，尤其是在俱賞彌、迦尸和華氏城（即今巴特那市）之間。行往大海裡去的船也應該會有。《大史》裡關於毗查耶王子的傳說表明，沿海貿易鏈條已經順著孟加拉灣延伸到了斯里蘭卡。南路和北路都應該是繁忙的交通要道，穿梭往返在這兩條商貿古道上的人所攜帶的不光是貨物，同時也有思想，因為那也是一個知識膨脹的時代。奧義書[34]的哲學思想、大雄和喬達摩．釋迦的教理都是這個環境的產物。

佛陀出生在迦毗羅衛（Kapilavastu，在印度—尼泊爾邊境上），他悟道是在摩揭陀舊都王舍城南邊的菩提伽耶（Bodh Gaya）。可是，他首次佈道並不是在菩提伽耶，也不是在附近的城鎮或鄉村，甚至也不在帝

都王舍城。相反，他徑直向西走到了瓦拉納西（也叫迦尸）。為什麼他非要走那麼遠去瓦拉納西發佈資訊呢？

按照歷史學家查耶斯瓦爾[35]的說法，這是自然選擇，因為瓦拉納西是進行商品交換和思想交流的重要地點，原因是它正處在交通要道的交叉口上，從喜馬拉雅山通下來的一條大道在這裡與北路相交，然後繼續向南延伸構成了我們前面講過的南路。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情形直到今天都不曾變過，因為東西向的二號國道也在瓦拉納西與南北向的七號國道相交，後者從此義無反顧徑直通到印度的最南端。現在的南北高速公路所經過的路線比古代商道稍微偏東一點兒，不過令人費解的倒是印度建設交通網的邏輯如何能夠千古不變，就連英國人在十九世紀修鐵路的時候都選瓦拉納西城外的莫沃爾瑟賴（Mughal Sarai）作整個鐵路網的樞紐。

佛陀在西元前六世紀到那兒的時候，瓦拉納西已經是恒河上很大的一座都市了。這座城市之所以如此命

31 俱賞彌（Kausambi或Kosambi），印度北方十六大國之一伐薩國（Vamsa，西元前七至前三世紀）的首都。俱賞彌在佛陀生活的時代是富商聚集之地，它的遺址（Kosam村，在北方邦）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一至五六年進行過挖掘，已經確定早在西元前十二世紀就有人居住。

32 英文維基百科上說，洪水沖垮了俱盧族首府訶斯提納普爾，俱盧國王遂帶領臣民在亞穆納河與恒河的交匯點南邊五十多公里處新建了國都，即俱賞彌。此處作者可能誤把「俱盧」寫成「般度」了。

33 舍衛城（Shravasti），傳說建於吠陀時代，在西元前六世紀至西元六世紀是古國拘薩羅（Kosala）的首都。舍衛城在佛陀生活的時代是六大都市之一，既是重要的商貿中心也是佛教和耆那教的活動中心，它的規模可能超過摩揭陀國首都王舍城。舍衛城遺址在北方邦的舍衛縣，現在只剩下城牆的廢墟和幾處佛塔的殘跡。

34 奧義書（Upanishads），也叫吠檀多（Vendanta），是吠陀文獻三大類之一（其他兩類為吠陀本集和梵書），大約與後三部吠陀本集同時期形成，主要是講婆羅門教的哲學思想，多為對話形式。奧義書是所有吠陀文獻中流傳最廣的一部份，幾乎所有的印度思想流派都可以追根到奧義書，在歐洲學者中間也有一定影響。世存奧義書有兩百多種。

35 維杜拉·查耶斯瓦爾（*Vidula Jayaswal*），貝拿勒斯印度大學（Banaras Hindu University）資深女教授。

名是因為它建在溪水「Varuna」和「Asi」注入神河的兩個溪口之間。「Varuna」現在還能看出來是條溪流，可憐「Asi」已經污染成城市下水道了。

就在城外一處養鹿的園子裡，薩爾納特（Sarnath），佛陀初論佛法。那個地方處在交叉路口，在當時已經是成形的商業集散地和知識份子活動中心了，吸引他的正是這些東西。前往薩爾納特瞻仰佛教古蹟的遊客一般都不知道，對於其他宗教文化來說那裡也是一處聖地。在苑外，遊人可以看到一座祭祀第十一位「祖師[36]」的耆那教大廟。同樣，隔壁考古博物館裡也收藏著婆羅門教的許多偶像和工藝品。

這個地方對於濕婆的崇信者來說更為神聖。其實，「Sarnath」這個詞是「Saranganath」（意思是「鹿神」）的簡寫，那正是濕婆的別名。用不著奇怪，瓦拉納西自古以來就是——今天也仍然是——印度教濕婆派一個非常重要的活動地點。這大概解釋了為什麼佛陀會跑到這裡來專門找了這麼個養神鹿的園子。即便是在今天，那裡也還是有座供奉鹿神的廟，離考古遺址不到一公里遠，那是個鄉下小廟，幾乎沒有遊人踏足，卻是個信步徜徉的清靜去處。

這個時代的知識創新並不僅僅局限於宗教哲學。譬如說，印度的傳統醫學體系阿育吠陀[37]就也是在這個時期締結成形的。在修羅泰編寫的那部綱要[38]裡有個長長的單子，把外科手術用的複雜器械和程式都開列了出來，這個人也住在瓦拉納西[13]。書裡詳細講解了整形手術、眼科切除術（切除眼球晶體）、尿道取石術（摘除膀胱結石）、箭鏃和異物的移除，以及如何肢解屍體進行解剖學研究[14]。

很可惜，這些知識大部份都在中世紀失傳了。雖然如此，有些技術在某種封閉環境裡還是保存了下來，並且被十八世紀的歐洲遊客親眼見到了。一七九三年三月在浦那（Pune）進行的那次有名的「鼻子整形術」就是其中一例，它後來令歐洲以至全世界的整形外科學教程改觀。在英軍跟邁索爾的提普．蘇丹[39]打仗的時候，有個名叫珂瓦斯吉（Cowasjee）的馬拉塔人（更像是帕西人）為英國人趕牛車。他被俘虜了，讓人砍掉

了鼻子和一隻手。失去鼻子一年以後，他和另外四個人一起接受某位印度外科醫生的救治，於是那位大夫就從他們的額頭上取皮膚修補他們的鼻子。關於這位外科專家我們一無所知，可是有兩位孟買轄區來的資深英國外科醫生觀看了手術，並且把詳盡的文字記述和圖解寄了回去。他們的報告於一八一六年發表，現代整形外科學便由此誕生。

當然，也不是所有這個時期的文化和科技活動都侷限在恒河中心地帶。就拿帕尼尼（Panini）來說吧，著名的語法學家，曾經在西元前五世紀把梵語進行過規範化，據說他就出生在犍陀羅（東阿富汗），後來又在呾叉始羅（Taxila，在今伊斯蘭馬巴德附近）生活。次大陸上的這一隅此時正面臨著歐洲列強征服印度的首次嘗試。

---

36 耆那教（Jainism）始於西元前八世紀，相傳有二十四位祖師（tirthankara），至第二十四祖筏馱摩那（Vardhamana，西元前五九九年至前五二七年）的時候正式興起，教義主要由這最後一位祖師創立。後人把筏馱摩那稱作「大雄（Mahavira）」，大概是因為這位祖師爺小時候能控制一條很可怕的蛇（Mahavira在梵語裡的意思是「大武士」）。

37 阿育吠陀（Ayurveda），印度古代養生經。構成它的最早和最主要的三部經文是《修羅泰本集》（*Sushruta Samhita*）、《恰羅迦本集》（*Charaka Samhita*）和《貝拉本集》（*Bhela Samhita*），內容涉及普通醫藥、幼兒診療、外科手術，養生保健、以至精神調理等八個方面，對草藥的使用和其他醫療技術都有詳細論述。學界認為它的某些概念早在印度河文明時期已經存在。由佛教和耆那教發展出來的醫學知識也都源自阿育吠陀。

38 指《修羅泰本集》，也譯作「妙文集」。修羅泰（Sushruta）是印度古代外科專家，生卒不詳。早期的學者認為這部著作的編寫是在西元前六世紀，但是上世紀末的研究幾乎肯定了它的前半部份（計五卷一百二十章）寫在西元前一世紀，第六卷也是最長的一卷完成於西元一世紀中葉（整部書最後擴充至一百八十四章）。現存的最早版本屬於四世紀。

39 提普．蘇丹（Sultan Fateh Ali Sahab Tipu, 1750-1799），邁索爾國王，在第四次英—邁之戰中戰死。邁索爾王國（Kingdom of Mysore, 1399-1948）原是附屬於維查耶納伽爾帝國的一個小國，在宗主國滅亡後獨立，十七世紀大規模擴張佔據了今整個卡納塔克邦和部份泰米爾納德邦變成南方強國。

雄獅帝國

前面說的由很多小部落王國分治天下的局面在西元前三、四世紀發生了巨大變化。這種轉折幾乎同時發生在整個古代世界。技術進步遠沒有政治理念和個人抱負來得快。在兩代人時間裡，我們看到大帝國的思想在全世界激勵起一個又一個傑出的領袖人物，他們將用征戰來重新定義這個世界的政治地理。

這頭一位締造大帝國的便是西元前六世紀波斯的居魯士大帝[40]，不過還要等到西元前四世紀我們才能看到另具一番規模的帝國大廈。在中國，秦惠王於西元前三三〇年前後開始輪番征討，一個世紀以後戰爭在始皇帝統治首個大帝國的時候達到了高潮。幾乎是在同一時間，亞歷山大大帝[41]接掌希臘、埃及、黎凡特、美索不達米亞、大夏，以及波斯的統治權。接著，在西元前三二七—六年的冬天，他踏上了印度的土地。在這裡，他同呾叉始羅國王阿姆比（Ambhi）建立了同盟，二位聯手在傑赫勒姆河畔打敗了波魯斯王[42]。波魯斯（Porus）這個名字可能跟普魯部落（Puru Tribe）有關，後者自吠陀時代起就居住在那一帶。

亞歷山大想繼續東進，可是他的部隊連年征戰厭倦了。當時還有消息說龐大的摩揭陀軍隊將集結在恒河平原上抗擊他們。部隊眼看要嘩變，亞歷山大只好撤兵。可是，他沒有回到來時的路上去，卻鬼使神差選擇了沿印度河順流而下，他錯誤地以為印度河是尼羅河的上游河段。這些馬其頓人還以為只要順印度河而下最後就能划到地中海裡去呢！他們之所以有這種糊塗想法是因為印度的動植物看上去跟尼羅河上游的很像（阿里安[43]提到了鱷魚和一些不同品種的豆子）。亞歷山大的軍隊在沿著印度河往下走的時候一路上打敗了許多當地部落，殘暴地毀掉了好幾處城鎮。還有一段趣聞，說的是當地一位酋長如何用一頭獅子和一群惡狗的廝鬥款待亞歷山大（印度人稱那些狗是雌虎生的）[15]。

等到來在大海邊上，馬其頓人才知道自己錯了。他們只得沿著乾旱的莫克蘭海岸和波斯灣走下去。這正

是早期人類東遷至印度次大陸時走過的那條路線。然而，氣候條件和沿海地形早已經歷過滄桑之變了。沒有地圖可用，也沒有給養和水，荒漠造成了巨大的損耗，士兵和馱畜大批死於飢餓和乾渴，多年征戰積攢下的戰利品也由於缺少人手和馬匹丟棄了大半。亞歷山大的部隊回到了巴比倫，沒吃敗仗卻損兵折將。這個雄霸天下的人不久就死了，有可能是被他的部下毒死的，他們已經不再信任這個人的領導了。亞歷山大的帝國被他的將軍們瓜分了，年幼的兒子也被謀害了。可見地理知識的缺乏比刀劍更能置人於死地。後面我們將會讀到，歐洲人在兩千年後圖謀掌管印度的時候是下了大力氣它為繪製地圖的。

亞歷山大的入侵在印度的經文裡沒有直接提到過，但是那些馬其頓人卻給我們留下了有關他們歷險的詳細報告⓰。有的報告裡有關於巨型螞蟻的離奇傳聞，說印度人利用它們挖金礦。不過，就大部份內容來看，他們的情報還是準確的。亞歷山大的海軍將領尼阿庫斯（Nearchus）告訴我們說，印度人穿白棉布做的衣服，下身長至膝蓋以下，離腳踝還差一截子，上身穿的搭在肩膀後頭，腦袋上還裹著寬帶子。尼阿庫斯這是在說腰布（dhoti）和肩布（angavastra），那是自吠陀時代起直到今天都在流行的服裝。接著他又說，有錢的印度人戴象牙耳環，用陽傘遮擋日頭，他們還穿鏤刻精細的皮拖鞋，鞋底很厚，為的是讓自己顯得高一點兒！

40 波斯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 of Persia, B.C.600/576-530），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 B.C.550-330）的創建者。

41 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 B.C.356-323），馬其頓國王，二十歲繼位創建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

42 波魯斯（Porus），庖羅瓦族（Pauravas）酋長，生年不詳，卒年在西元前三二一至前三一五年之間。庖羅瓦人是古老的普魯族後裔，（Paurav（पौरव）一詞在梵語裡的意思是「與普魯族有關」或「普魯族後裔」），他們生活在傑赫勒姆河（Jhelum）和傑納布河（Chenab）之間（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波魯斯王戰敗被俘，亞歷山大大帝以禮相待，還允許他把國土向東南拓展至比亞斯河（Beas，在印度的旁遮普邦）。

43 阿里安·尼克美迪雅（Arrian Nicomedia, A.D.86/89-146/160），羅馬帝國時代的政府官員、軍事長官、史學家兼哲學家，出生在希臘。他的著作《亞歷山大征略（*Anabasis of Alexander*）》被普遍認為是亞歷山大大帝歷次戰役的權威資料。

雖然亞歷山大的侵略在印度腹地沒引起很大注意，卻觸發了一連串事件導致印度第一個大帝國的建立，即孔雀王朝。創建大帝國的是兩個不尋常的人物：闍那伽（Chanakya，也叫考底利耶Kautilya[17]）和他的學生旃陀羅笈多．毛利亞（Chandragupta Mauryas）。波斯人、中國人和希臘馬其頓人的帝國都是皇子和武將們創立的。印度的情況卻不同，闍那伽是呾叉始羅國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當亞歷山大與呾叉始羅國王締結盟約的時候，城裡的婆羅門反對這麼做，普魯塔克[44]告訴我們說，亞歷山大把他們吊死了幾個[18]。

按照傳說裡的說法，闍那伽於是就往東走，到強大的摩揭陀國的首都華氏城去請求援助打希臘人。可是，難陀王朝[45]的皇帝卻羞辱了他，把他趕了出來。闍那伽決定回呾叉始羅去策劃報復。在路上，他遇到一個名叫旃陀羅笈多．毛利亞的男孩。有好多有趣的故事講他們是怎麼遇見的，自然全是無據可考的事情。闍那伽把男孩子帶回家，開始教他將來如何做國王。他還寫下了那部《政事論（論繁榮）[46]》，一部講授如何治理未來帝國的內容詳盡的教科書。

亞歷山大去世的時候，印度的西北方出現了權力真空。闍那伽和他的弟子乘機收攏了一批叛亂份子。不過，他們推翻難陀皇帝的努力一開始好像是失敗的。有一個傳說故事講的就是旃陀羅笈多如何跑進大森林去躲避難陀王：他累垮了，沉沉地墜入了夢鄉，此時卻出現了一頭獅子，牠把他舔得乾乾淨淨，然後守立一旁等候這位未來的國王睡醒，待旃陀羅笈多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就把這看成是吉兆，重又振作起來去撼動難陀王朝。這個故事可能後來被孔雀王朝的宣傳機構渲染過，不過它所強調的還是獅子重要的象徵意義。

經過了好幾年努力，闍那伽設法拼湊起一支大軍隊，可能喜馬偕爾山地部落出手幫了他們。他和旃陀羅笈多慢慢地控制住了西北地方，然後就一步步侵佔恒河平原。大約是在西元前三二一年，他們打敗了摩揭陀的難陀國王，以霸主的姿態出現在印度次大陸上。令人倍感意外的是，闍那伽並沒把王位據為己有，而是把冕旒加在了學生頭上。然後他們花了十多年時間在印度中部建立統治。

到了西元前三〇五年前後，旃陀羅笈多覺得自己有足夠的把握去直接面對馬其頓人了。亞歷山大最富才智的將軍之一，塞琉古[47]（Seleucus Nikator），當時掌管希臘人佔領的亞洲地盤，包括波斯和中亞，他還偽稱亞歷山大征服過的印度地界也屬於他。然而，根據西元前三〇三年雙方簽訂的條約判斷，是孔雀帝國的軍隊大獲全勝。旃陀羅笈多得到了俾路支斯坦和阿富汗的統治權。塞琉古還把自己的閨女許配給了孔雀朝的一位王爺，大概就是旃陀羅笈多本人[48]。

---

44 普魯塔克（Plutarch, A.D.46-120），希臘歷史學家、傳記及散文作家。

45 摩揭陀國（Magadha, B.C.1200-322）早在吠陀時代就存在，它的崛起是在西元前六世紀，除了古代經文和傳說故事裡提到的統治者以外，在難陀王朝（Nanda Dynasty, B.C.345-321）之前有過兩個朝代，哈爾揚卡王朝（Haryanka Dynasty，西元前六世紀中葉至前四一三年）和西宋納伽王朝（Shishunaga dynasty, B.C.413-345）。難陀帝國的創始人摩訶坡德摩・難陀（Mahapadma Nanda, B.C.403-329）出身微賤（母親可能是妓女），沒有宗教傾向，他通過血腥謀殺奪得王位，隨後在很短時間裡打下整個印度北方創建了大帝國，他還規劃了農業灌溉，統一了度量衡，但終因橫徵暴斂導致失敗。印度人好像不喜歡把難陀帝國當成印度歷史上的第一個統一政體，而是把這個位置保留給孔雀帝國。

46 政事論（Arthashastra），在西元前二世紀至西元三世紀間重新編寫過，在十二世紀以前一直很有影響，但此後遺失了。二十世紀初，邁索爾東方研究所的梵語學者沙姆薩斯特里（R. Shamasastry, 1868-1944）重新發現了它並將之發表，英文版也很快問世。

47 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 Nicator，西元前358-前281年），馬其頓步兵將領。亞歷山大大帝撤回巴比倫的時候把高級軍官留在各處佔領地作「省長（Satrap）」，這些將軍們在他死後都捲入了「繼承人之戰（Wars of the Diadochi, B.C.322-275）」，塞琉古在混戰中勝出建立了塞琉古帝國（Seleucid Empire, B.C.312-63），他把首都建在巴比倫，很快複了亞歷山大帝國的東部各省，包括安那托利亞（土耳其）、黎凡特（地中海東岸）、美索不達米亞（兩河流域）、波斯（伊朗）和今土庫曼斯坦、阿富汗，以及部份巴基斯坦。塞琉古卒於暗殺。

48 亞歷山大大帝留在印度次大陸西北部的省督們有的在「繼承人之戰」中喪生，有的被暗殺，剩下的被旃陀羅笈多趕跑了。西元前三〇五年，塞琉古在印度河與旃陀羅笈多相遇，戰火在印度河流域和阿富汗（犍陀羅）持續了兩年（B.C.305-303）。摩揭陀軍隊在數量、裝備和戰術上均佔優勢，希臘人尤其對付不了他們的戰象，於是旃陀羅笈多大獲全勝。塞琉古投降後把今伊朗東部、阿富汗和整個旁遮普地區都讓給孔雀帝國，換得了五百頭戰象。

在三代人時間裡，孔雀帝國的版圖覆蓋了整個印度次大陸，從伊朗東部邊緣一直到現在的孟加拉，只有印度最南端不受它直接控制。在它的鼎盛期，孔雀帝國是世界上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國家，讓亞歷山大和中國始皇帝的天下都相形見絀。除此之外，孔雀帝國與亞歷山大的和中國頭一位皇帝的帝國還有不同，那就是它至少延續了三代仍舊保持完整。

還有，無論闍那伽還是旃陀羅笈多都迥然有異於另外那兩位帝國締造者。闍那伽只滿足於做臣子，而且，根據某一版本的傳說，一待國家穩定下來就又回呾叉始羅教書去了⓳。西元前二九七年，旃陀羅笈多讓兒子賓頭沙羅（Bindusara）繼位，自己放棄塵世間擁有的一切做了一名耆那教僧人。他順著南路商道一直走到了斯拉瓦那－貝拉高拉[49]（Sravana Belagola，在卡納塔克邦），然後按照耆那教的做法為淨化靈魂把自己生生餓死了[50]。

在最後的日子裡冥想和禁食的那座小山現在仍用他的名字命名，叫旃陀羅山（Chandragiri）。放棄權位在後來的印度歷史上一直都是強有力的主題。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的時候，聖雄甘地拒絕了所有的官職，讓路給他的門徒尼赫魯去當現代印度的第一任總理。文明是具有持久記憶的，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古代英雄的傳奇式行為能夠啟迪千百年後。在中國我們也看到了這一點，毛澤東就喜歡把自己跟秦始皇比。

孔雀王朝的第二位皇帝賓頭沙羅從西元前二九七年起執政一直到西元前二七二年，他的統治期相對比較平靜和穩固。我們有孔雀朝皇帝如何同亞歷山大在中東地區的繼承人交換外交使節和商業代表團的記載。有這麼一段傳聞，說是這第二代皇帝賓頭沙羅向敘利亞的安條克[51]索要無花果、酒和一名希臘修辭學先生。安條克把無花果和酒送了過來卻拒絕了最後一項要求，理由是希臘法律不允許出售學者！⓴

賓頭沙羅死後發生了奪位之爭。在這場骨肉相殘的爭鬥中獲勝的是阿輸迦[52]，他在西元前二六八年登

基。他不是父親選定的繼承人，卻統治了帝國四十年。西元前二六〇年，阿育王進行最後一次領土擴張吞併了羯陵伽（Kalinga，大致相當於現在的奧里薩邦）。現在，除了最南端幾個關係友好的小王國，他統治著整個印度次大陸。那幾個小國的名字是朱羅國[53]、潘迪亞國[54]、喀拉拉普特拉國[55]和薩提阿浦提拉國[56]。請注意這些名字的綿長壽命。朱羅人在後來的一千五百年裡一直都是強大的部族，在十至十二世紀統治著自己強大的帝國，後面有一章還會提到他們。喀拉拉普特拉這個名字甚至叫得更久，印度最南端的那個省就是因為

---

49 斯拉瓦那－貝拉高拉（Sravana Belagola）現在是一個鎮，它佔據兩座小山，除了旃陀羅笈多留下的古蹟之外，山上還有十世紀留下的從岩石山上鑿出來的巨大神像，據說是耆那教第一位祖師的兒子Bahubali（意思是「粗胳膊」），他因保持立姿一年不動成了耆那教的神。

50 耆那教教民為了達成內心的某種祈願會擇定一段時間禁食，有時能連續餓上幾十天，現在只有老年人才這樣做。比較認真的耆那教徒也不吃根莖類蔬菜，以為不夠潔淨。耆那教僧尼平時會用一小塊白布遮住口鼻，說是怕呼吸傷了蚊蟲的性命。

51 安條克一世（Antiochus I Soter, B.C.324/3-261），塞琉古一世的兒子，西元前二八一年繼位。

52 阿輸迦（Ashoka），即阿育王，在位時間為西元前二六八至前二三二年。

53 朱羅王朝（Chola Dynasty, B.C.300-A.D.1279），南方古國，佔據高韋里河流域（Kaveri或Cauvery valley），後期很強大，曾經進犯恒河平原和孟加拉地區，佔領過斯里蘭卡和東南亞的一些城市，在潘迪亞王朝興起的時候開始衰落。

54 潘迪亞王朝（Pandya Dynasty），建於西元前四世紀，以馬杜賴（Madurai）為中心佔據印度半島的最南端，在最末幾代統治者手裡達到黃金期（西元一二一六年至一三四五年），一三四五年被德里蘇丹滅掉。

55 喀拉拉普特拉王朝（Keralaputra Dynasty），又稱哲羅國（Chera Kingdom，也有人譯成「車臘國」或「其羅國」），建於西元前三世紀，大體位置在今喀拉拉邦，在歷史上屢受潘迪亞國和朱羅國侵擾，於十二世紀解體。

56 薩提阿浦提拉國（Satyaputra），泰米爾地區的一個酋長國。在古代，泰米爾地區的統治者分三個等級，「Vendhar」屬國王一級，如朱羅國、潘迪亞國和哲羅國的國王就都屬於這個等級；次一等的是酋長國首領，屬於「Velir」（或「Vel」）一級；最低等的是部落酋長，屬於「Kizhar」級。薩提阿浦提拉的首領屬於Velir級，所以他應該臣屬於某個Vendhar。根據泰米爾文獻記載，Velir一級的酋長們來自北方的德瓦爾卡（Dwarka），他們很可能是吠陀人耶都（Yadu）的後代。

他們才叫喀拉拉邦（Kerala）的。

帝王柱與敕諭

阿育王是印度頭一位為我們留下了不容爭議地屬於他那個朝代的人工製品的君王。嚴格地說，阿育王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任何一篇主要的石刻法令裡，那些法令都是由一位自稱「蒙神厚愛之人庇亞陀西[57]」的國王發佈的。可是，有力的旁證卻把庇亞陀西跟佛教傳說裡一個名叫阿輸迦的偉大國王聯繫在一起。這是在印度教經書《往世書》（*Purana*）的世系表上發現的，說有個名叫阿輸迦的國王是旃陀羅笈多的孫子。

最廣為人知的阿育朝人工製品是遍佈整個大帝國的鐫刻在岩石或石柱上的一系列法令。北至阿富汗，南至卡納塔克，東至孟加拉，西至古吉拉特，整個次大陸上到處都發現有這種石柱和銘文。在北方平原上也有分佈，包括德里的那一座（靠近大蓋拉舍區[58]）。既有這麼大的時間跨度，設若假定還有很多石柱和碑刻沒能保存下來應該不是虛妄。不管怎樣，保存下來的這些也足夠壯觀，讓我們感覺到了孔雀帝國的規模和廣度。

這些諭令和碑文自從十九世紀被解譯出來的那天起就引起了人們極大的興趣。既然這些東西那麼古老，又表達了一定的情感，這也就沒什麼好奇怪的。阿育王公開後悔侵略羯陵伽以及由此造成的流血。他勸誡自己的臣民要作好百姓，同時強調他本人會永保他們的康寧。以下是一篇敕諭的原文：

> 涖政八年之後，蒙神厚愛之人，國王庇亞陀西，征服了羯陵伽。十五萬人被放逐，十萬人殺掉，死於非命者更是數倍於此㉑。此後，羯陵伽既已歸順，蒙神厚愛之人便十分虔誠地踐行達摩[59]，嚮往達摩，講

授達摩[22]。在羯陵伽征戰之時，蒙神厚愛之人感到自責，誠因一個獨立國家被攻佔之時人民所遭受的殺戮、死亡和流離失所令他極為痛苦，心靈沉痛……即便是那些僥倖逃脫且不曾喪失配偶的人，也會為朋友、熟人、同事和親屬的悲慘遭遇而傷心。人人受苦無一倖免令蒙神厚愛之人精神沉重。

——第十三道主諭

（羅米拉．塔帕爾[23][60]譯）

羯陵伽戰役顯然很殘酷，十五萬人被趕出家園，直接死亡人數十萬，還有為數更多的因傷勢和飢餓死去的人。全印度的人口在那個時候大概是六千五百萬[24]，這麼大的傷亡對於羯陵伽那樣一個小省份來說應該是毀滅性的。在羯陵伽首府托薩利（Tosali）進行挖掘的時候發現有的建築物上還帶著毀滅式攻擊的痕跡，在一小段城牆上嵌著無數的箭頭，說明當時矢如飛蝗。阿育王看來是因為沉痛的後果而後悔自己的決定了，這在任何時代都不是一件平常事，它與中國的始皇帝在大約同一時間的殘暴統治恰成鮮明對照。話雖如此說，政治家的聲明卻也不能全信。那些敕諭說到底都是為了讓我們記住他。要知道，阿育王雖然表示懊悔，卻也不曾把自由還給羯陵伽和那裡的百姓。

57 庇亞陀西（Piyadasi），在巴利語裡的意思是「以仁慈之心看待萬物萬靈之人（the one who looks with kindness upon everything）」。

58 大蓋拉舍區（Greater Kailash），今德里市南部的一個地段，是富裕家庭集中的地方。

59 達摩（Dhamma）是印度所有宗教裡的重要概念，但在不同的宗教裡有不同的解釋：在印度教裡的含義是責任、權利、法律、操行、品德以及正確的生活方式；在佛教裡它意味著宇宙定律和規則，也包括宣講佛陀的教誨；在耆那教裡意味著苦修；在錫克教裡意味著正義。

60 羅米拉．塔帕爾（Romila Thapar, 1939 -），德里尼赫魯大學（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退休女教授，印度知名歷史學家。

雖然這些銘文非常有意思，可我還是覺得史學家們過於把注意力放在文中所表達的高貴情感上了，對石柱的綜合效果反而關注得不夠。這些石頭柱子，高約四、五十英尺，是很莊嚴的建築物，頂上常常冠有一頭（或幾頭）雄獅，那是自旃陀羅笈多時代開始就跟孔雀王朝結了緣的動物。有的石柱上還有車輪（Chakra）伴獅子一同出現，歷史學家常常把它跟佛教裡的「法輪（dharma-chakra）」相提並論，可是依我看，不如把它們看成「轉輪王（Chakravartin）」——宇宙之主——的象徵。這些石柱和獅子明顯代表皇權，它們是孔雀王朝標界疆土的手段。

請別忘了，阿育王的普通子民是不識字的，他們讀不到碑文裡的高尚情愫。相反，他或她卻確鑿無疑地能夠接收到有關王權的實在資訊。用柱子代表皇權的不止是孔雀王朝，更不止是在印度，古代埃及人和古羅馬人也都這麼做。在印度，繼孔雀王朝之後的帝王們也豎自己的柱子，還在阿育王的柱子上加刻自己的碑文。

孔雀王朝的石柱和石獅大部份是用久納爾（Chunar）採石場的砂岩鑿出來的，那地方在瓦拉納西附近，恒河在那裡擦著溫蒂雅山輕輕流過。如今我們知道採石場的準確位置是在久納爾要塞的西南邊，離那座有名的杜爾迦廟不遠。那裡現在還在開採石頭，一些古時候的作業面和古代石匠丟下沒鑿完的圓柱形石料還在，有的石塊上還刻著是在什麼年代開採出來的。

看起來，孔雀朝的工匠是先把石頭滾到河邊然後用船運到瓦拉納西附近的工場的，這跟古代埃及人的做法很相似，後者是利用尼羅河把石頭運到下游去蓋神廟和金字塔。儘管眼下形形色色的灌溉工程把恒河的水弄得少而又少，乘船從久納爾到瓦拉納西遊覽一趟還是可以的。考古學家在這條河的沿岸發現了工場的遺蹟，石頭就是在那些工場裡雕刻和拋光的[25]。隨著河水彎來彎去，瓦拉納西的古石階（Ghats）就映入了眼簾，一時間，你可以想像自己是孔雀王朝的船工正在往皇家工場運送久納爾的石料。

刻鹿野苑的石獅子——現代印度國徽——用的石頭，應該就是這樣從採石場運到工場然後又運到鹿野苑的。我遇到幾位仍在瓦拉納西或附近工廠用久納爾的砂岩做雕刻的石匠，他們有的正在刻獅子裝飾房屋或者神廟。新刻出來的獅子或多或少都有孔雀朝獅子那種「咧嘴兒笑」的特徵。是有意識的人為選擇還是無意識的歷史權重？

後來的統治者們很懂得孔雀朝圓柱的象徵意義，所以總是想把它們攫為己有。這就是為什麼笈多王朝和蒙兀兒王朝的皇帝要費那麼大心思跑去把自己的碑文刻在阿育王敕諭旁邊的原因。菲羅茲·沙·圖格魯克（Feroze Shah Tughlaq），十四世紀的德里蘇丹，甚至讓人用船把兩根石柱運到他新建的宮殿群裡去了。所以，孔雀王朝的獅子和車輪在印度獨立的時候變成這個國家的象徵就不是什麼出人意料的事了。印度共和國的奠基者們憑直覺就知道那些獅子和車輪是國家權力的象徵。的確，阿輸迦本人可能就是盜用了先已存在的象徵主義做法，在民間是有傳說把他爺爺跟獅子聯繫在一起的。約翰·歐文（John Irwin）[61]等學者提出，其實有的阿育王石柱可能是他的前輩立起來的，阿育王只不過是把自己的碑文刻上去而已[26]！

阿育王執政到西元前二三二年七十二歲去世時為止。孔雀帝國不久就崩潰了。人們找出很多理由來解釋為什麼阿育王死後那麼快帝國就垮了。有人覺得皇上越來越迷戀佛教哲學傷了軍隊和內閣的精神元氣。當時究竟怎麼回事很難說得清，不過有證據表明帝國在阿育王晚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解體了。有許多故事講到皇族內部的明爭暗鬥讓年邁的皇帝越來越多地喪失權力。依我看，真正的問題是阿育王把權柄攥得太久了。儘管嘴上說要力行正法，可到了身體衰弱到連朝政都理不了的地步他仍舊放不下權利的誘惑。他的祖父和閣那伽——兩位開國元勳——的態度就完全不是這樣。統治者年邁的問題千百年來一直在印度作祟。

61 參考文獻作者，見本章作者註釋。

城市與公路

到了孔雀帝國建成的時候，印度的第二輪城鎮化建設已經搞了一千年了。西北地區的呾叉始羅不但是個生機勃勃的城市，而且也是重要的學術中心。在東面，耽摩栗底[62]已經建成了一個大港，阿育王派他的兒子摩哂陀（Mahindra）去斯里蘭卡執行任務好像就是從那兒出發的。它的位置與加爾各答隔河相望，離霍爾迪亞港不遠。「耽摩栗底」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多得是銅（full of copper）」，可能是因為有銅貨出口的緣故。考古挖掘發現了屬於這一時期的用沖床列印出來的硬幣。在下一章裡我們將會談到，這個港口在後來的幾百年裡發展成了重要的國際貿易集散地。

當然，首都華氏城是孔雀帝國最重要的城市。馬其頓人派給旃陀羅笈多的使節麥伽賽因斯（Megasthenes）告訴我們說[27]，華氏城用粗大的木柵欄圍著，有六十四道門和五百七十座哨樓，市區的形狀接近平行四邊形，長十四點五公里，寬二點五公里。這些數字即便不能拿來當真，也意味著城市相當大了。挖掘出來的塔基和圍樁與這些說法相符。幾座主大門都鋪設有很寬的原木人行道，護城河上架得有橋。城壕系統的水引自宋河（Son River），朝向陸地的一面有兩百米寬。沿著恒河有木樁深插在淤泥裡抵擋洪水氾濫。磚和石頭用來砌築城牆裡面的房屋，尤其是主要建築，木頭是普遍使用的建築材料，因此火災是當時的主要危害[28]。麥伽賽因斯說他到過所有的東方大城市，包括蘇薩[63]和厄克巴塔納[64]，不過還屬華氏城為世界之最。糟糕的是繼續挖掘越來越困難，因為巴特那市越發展越大把它壓在底下了。

孔雀朝的都市生活會是什麼樣子呢？考底利耶的《政事論》裡有長長的一大串市政法規，這讓我們對那個時候城市所關心的事務有了深入的瞭解[29]。比如，有交通規則一上來就說，牛車無人駕馭不准出行。孩子駕車必須有成年人陪伴。駕車橫衝直撞須受處罰，唯牛鼻環意外斷裂或者牲口受驚是例外。

《政事論》裡還有對垃圾堆放、房屋編號和公園等公共場所的維護所做的技術說明，以及禁止侵吞鄰家產業的種種規定。我們知道考底利耶是不贊成鄰里間吵吵鬧鬧的，因為書裡甚至還有一條禁止干涉鄰人事務的規定。特別有趣的是，還有一條不許在公共場所大小便的專門禁令。《政事論》裡具體規定了在水庫、神廟和王宮旁邊大小便的罰款金額。真不明白為什麼今天的印度城市就不能按古人的做法行事。

《政事論》裡面面俱到的市政法規明顯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對都市生活很有經驗。所有這一切是在鐵器時代從頭學起的呢，還是帶有哈拉帕生活方式的遺韻？當然，孔雀帝國的百姓大部份居住在農村，考底利耶對農業和動物飼養，以及土地稅收，也都給予了極大重視。在森林管理方面他也有詳盡的指示，尤其是供大象出沒的那些林子。夏季被看成是最好的捕象時段，而二十歲被認為是最合適的年齡。同時，獵捕懷孕和正在哺乳的雌象以及幼崽是嚴格禁止的。

孔雀帝國的建立顯然創造了一個安定的社會環境，這就促進了國內的和對外的貿易往來。皇家大道當時已經遍佈全國，其中從咀叉始羅到孟加拉灣耽摩栗底的那一條最為重要。其實孔雀朝只是把一千年前就有的北路商衢正規化了而已。馬其頓使臣麥伽賽因斯很可能就是走這條路去訪問帝國首都華氏城的。前面說過，這條路就是現在的阿姆利則與德里之間的NH1以及德里與加爾各答間的NH2國家公路。在孔雀帝國時代，比哈爾邦路段應該更靠北一些穿過巴特那市為帝國的首都提供便利。

62 耽摩栗底（Tamralipti）的位置經考古挖掘確定在魯布納拉衍（Rupnarayan）河畔的德姆盧格鎮（Tamluk），下文提到的霍爾迪亞（Haldia）是現代河港，靠近胡格利河（Hooghly River）的出海口。新老兩座河港均在加爾各答西南方向，離該市很近。

63 蘇薩（Susa），波斯古城，建於西元前四〇〇〇年，棄於西元一二一八年，舊址上現在建有伊朗的舒什市（Shush）。

64 厄克巴塔納（Ecbatana），伊朗西部的另一座古城，曾經是米底國（Median Kingdom, B.C.678-549）的首都，也作過波斯王的夏行宮和帕提亞王朝（Parthian Empire, B.C.247-A.D.224）的國都。

南路商道也仍然是重要的大幹線，尤其是在征服了南方的大片領土之後。不過，進入鐵器時代以後這條大道的路線似乎東移了。新路線經毗底沙直抵普拉蒂希塔納[65]（現在是馬哈拉斯特拉邦奧蘭加巴德縣的拜滕市）。很可能在孔雀朝的時候已經有一條支線從南路伸出去連接烏賈因和古吉拉特的港口，雖然這條路是在笈多王朝的時候才重要起來的。

與此同時，海路也越來越受重視。我們知道，在孔雀王朝的時候已經有船沿海岸線從孟加拉灣的耽摩栗底駛往斯里蘭卡，同東南亞間的航線也正在開通。船原來都是緊靠著海岸線行駛的，不過，在下一章裡將會講到，航海能力和造船技術很快就提高到了足以讓商人們直接駛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灣的水準。

歷史感

到了毛利亞人[66]創建自己的大帝國的時候，印度文明已經很成熟了，而且具備了自我意識。它也有成熟的歷史觀念，這可以從《往世書》和其他書裡那些長長的國王名單上得到證明（這裡說的是意義，不是它們的準確性）。孔雀帝國從這個先已存在的社會環境裡脫生出來，還沿用了它的象徵符號，包括「宇宙之王（Chakravartin）」的思想。不過，孔雀王朝更有一項重要的創新，那就是利用石柱和岩刻銘記他們的存在。前面說過，之所以這麼做是為了標示疆界和威懾百姓，可是我懷疑他們也有把話說給我們聽的意思。阿育王跟全世界的君王一樣也想讓人們記住他，他想讓子孫後代感受到他的威勢，並且對他有個好的看法。

這些沒有什麼錯，人嘛，就是這樣。有意思的是後來的統治者們本能地領會到了毛利亞人想要做什麼。在後面的章節裡將會講到，他們不但興建本朝本代的大建築，還一個接一個地努力把自己跟孔雀王朝接上關係。而且，在婆羅密文字已被遺忘千百年後，原先的告示都沒人讀得懂了，他們還繼續這麼做。值得注意的

是，精心維繫這一鏈條的不光是印度王公，還有外族統治者。仿佛這些王們都意識到了自己在一個非常古老的民族的歷史上只佔一瞬間，因而想把自己在其中的位置記下來。

要做這種事最好的地方莫過於古吉拉特邦朱那伽爾縣的吉爾納爾山（Girnar hill）。在這座神聖小山的腳下有一塊露出地面的岩石，上面刻著阿育王的佈告。三百多年以後，有位名叫魯陀羅達曼的塞種人國王[67]把他自己的碑文刻在了旁邊。這後一篇銘文記錄了蘇達爾沙納人工湖（Sudarshana reservoir）的修復工作。它告訴我們說，這個湖是旃陀羅笈多時代孔雀王朝的地方官普什亞笈多（Pushyagupta）開始挖的，最後竣工是在阿育王時代的官員圖沙斯帕（Tushaspa）任上，這大概是位希臘人後裔。碑文接下去又說，七二年（大概是西元一五〇年）水庫因暴雨和洪水嚴重損毀。當地人把這看成是天大的災難，可是魯陀羅達曼卻自豪地說，他在很短的時間裡就把水庫修好了，並且沒有動用強征徭役和賦稅的手段。

故事到此並沒有結束。又過了三百年，蘇達爾沙納湖又決口了。在那塊岩石上又有第三篇銘文告訴我們說，這一回是笈多王朝的皇帝塞犍陀笈多（Skandagupta）在西元四五五年至四五六年修的。如果這不算是

65 普拉蒂希塔納（Pratishthana），薩塔瓦哈納王朝（Satavahana dynasty，西元前一世紀—西元三世紀）的首都。薩塔瓦哈納帝國位於德干高原北部，相當於現在的馬哈拉斯特拉邦、安德拉邦和特倫甘納邦。它控制著同羅馬帝國的貿易，是最早發行列印錢幣的印度王國。普拉蒂希塔納是當時最重要的兩個貿易中心之一，另一個是「Tagara」（也在馬哈拉斯特拉邦），現在是個小村子，名叫「Ter」。

66 即孔雀族人（Mauryans），「毛利亞人」是音譯。

67 塞種人（Sakas），也稱賽卡人，原本居住在中國新疆伊黎河流域，自西元前二世紀起在月氏、安息（帕提亞）等民族的壓迫下南徙，大約在西元前一世紀沿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西部，建立了沙特羅巴王朝（Kshatrapas，西元三五年至四〇五年），以鄔闍衍那（Ujjain，今譯烏賈因）為中心統治了印度西部近四百年。魯陀羅達曼（Rudradaman，西元一三〇年至一五〇年在位）是位有成就的塞種統治者，也是一位飽學的紳士，他征討過鄰國，但從不在戰爭以外殺人。文中提到的蘇達爾沙納湖的確是由王室獨力出資修復的。

歷史觀念，那是又什麼呢？

吉爾納爾之所以值得注意並不僅僅因為這些碑文，它屬於那種印度歷史長卷的斷簡滿坑滿谷累累堆積的地方。要想體會到這一點，就請爬上刻碑文的岩石背後的那座山丘，站到美麗如畫的迦梨[68]神壇上方去。你會看到，一側是吉爾納爾山大片的印度教和耆那教古廟，另一側是朱那伽爾要塞（Junagarh fort）和鎮子。那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堡之一，相傳城堡裡的上城（upper citadel）還是克里希那的部隊建的。的確，朱那伽爾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就是「老城堡」。千百年間，塞種人、拉其普特人和穆斯林的王們都佔據過它。我們將會讀到，朱那伽爾在一九四七年印度取得獨立的時候成了某些大事件的焦點。從這裡開車出去用不了半小時就是吉爾國家公園——亞洲獅最後的避難所。

68 迦梨女神（Kali Devi），濕婆妻子的戰神化身，黑膚。

第四章　商賈時代

隨著孔雀王朝霸權的瓦解，帝國的邊緣分裂成了小王國，殘留下來的帝國繼續為巽伽王朝[1]所統治。這仍舊是一片殷實的國土，南北商道上的貿易依舊很繁榮。皇家朝廷繼續保持著國際外交關係，這可以從希臘使節赫利奥多羅斯（Heliodorus）立在南路上的重要中繼站毗底沙（Vidisha）的石柱上得到證明。不過，次大陸的西北部仍舊被印度—希臘王國牢牢地佔據著[2]，由此發展出了一種融印度、希臘、大夏[3]諸元素為一體的混合文化。然而，氣候變化又引發了一連串事件。

西元前一世紀，因降雪過量造成的饑荒席捲了現稱蒙古的那片地方❶。當時居佔那一帶的是一些被稱作匈奴的兇悍的遊牧部落。這些人的確切來歷不能肯定，不過多半就是蒙古人的祖先。這些部落是早期中國文明的禍害，逼得始皇帝造起了最初版的長城。嚴重的乾旱迫使匈奴人進佔另一個中亞部族的領土，它的名

1 西元前一八五年，孔雀王朝的總兵普士亞密多羅．巽伽（Pushyamitra Shunga）刺殺皇帝布里哈陀羅陀（Brihadratha）建立巽伽王朝（音ㄒㄩㄣ ㄑㄧㄝˊ，西元前一八五年至七五年）。巽伽王朝的統治者屬婆羅門種姓，他們積極復興印度教文化，促進了哲學與藝術上的繁榮。

2 旃陀羅笈多在西元前四世紀擊敗塞琉古帝國以後，希臘人有一百多年未能侵入印度。到了孔雀王朝衰落的時候，從塞琉古帝國獨立出來的大夏希臘統治者侵入旁遮普，在印度河流域建立政權，不久後分裂成三、四十個小王國，史稱印度—希臘王國（Indo-Greek Kingdoms）。另一支大夏希臘王族佔據喀布爾河流域。這些小國從未統一過，至西元前一世紀已喪失大部份領土，到十世紀作為一個部族已經消失。

3 大夏（Bactria），在地理上指興都庫什山脈與阿姆河之間的地域，即現在的阿富汗、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較為平坦的部份。統治這一地區的先後有波斯人和希臘人，當地土著是雅利安人。

字叫月氏（Yueh-Chih）。接著，月氏人又相繼趕走了塞卡人（又稱塞西亞人，scythians）、大夏人和帕提亞人[4]。這些族群一個接一個被趕進了印度次大陸。因此，阿富汗和印度西北部經歷過這一連串的入侵和遷徙。

當然，也並不全是戰爭和侵略，相對的太平日子也是有的，那時便有貿易和文化上的繁榮。呾叉始羅仍舊是研究學問的中心，一些新的大都市也湧現出來，尤其是在貴霜人統治時期[5]。佛教思想向中亞地區傳播，最後傳到了中國。不過，說句公道話，西北地方在孔雀王朝衰落以後有好幾百年不穩定。印度文明的中心在鐵器時代已經從七河之地挪到了恒河平原。現在，商業活動因海上貿易的興起轉移到了沿海。我們看到，整個西海岸從古吉拉特到西南角上的喀拉拉，再沿東海岸北上到孟加拉的耽摩栗底，到處都是這樣的景象。

海上貿易對於印度來說不是新生事物。正如我們已經讀到的，哈拉帕人跟美索不達米亞之間的貿易曾經十分活躍。在鐵器時代，像德瓦爾卡那樣的中心地點應該還保持著這些聯繫。我們知道，到了孔雀王朝的時候耽摩栗底已經是遠可通達斯里蘭卡的興旺港口。我們還知道，孔雀帝國跟中東的希臘王國也有外交和貿易上的往來。不過，還是要等到西元前二世紀我們才會看到與希臘—羅馬世界和東南亞間的貿易同時提高了一個數量級。泰米爾文史詩《腳鐲記》（*Silapaddikaram*）給我們講了個一對戀人的故事，一個是船長的女兒坎納吉（Kannaki），一個是商人的兒子扣瓦蘭（Kovalan）。下面這一段是描寫浦哈爾大海港[6]的❷：

威震四方的偉大國王們在嫉妒
　繁華的浦哈爾城裡海上行商的巨大財富
從國外回來的商船和車隊

傾卸出無數的奇珍異寶和五光十色的商貨
洶湧咆哮的大海環繞著它
任何人都休想碰到這些財寶

這一時期的文學大量涉及到貿易活動。桑伽姆詩選尤其如此。這些早期泰米爾詩的集子好像是因一系列古代聚會編纂到一起的。這些集會沒有確切的年期，估計是在西元前三世紀到西元六世紀之間。馬杜賴（Madurai）似乎是大部份集會的舉行地點。不過，據說這種風俗始興於另一個更為古老的城市，它也叫馬杜賴，建在海邊，跟德瓦爾卡一樣已經被大海吞沒了。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這些詩幾乎全部散失被人忘在腦後了。幸運的是，有幾位像艾雅[7]那樣的學者終生致力於從古廟和邊遠村舍收集古代貝葉文稿的艱苦工作。在工作中艾雅發現，古代的宗教習俗在一些封閉的小地方沿襲至今不曾脫節。儘管如此，相當大一部份資料還是佚失了，大概永遠不可復得了。

可悲的是，大部份搞桑伽姆文學的學者都想從這些資料裡翻找出未受北方「雅利安」影響的原始達羅毗

4 帕提亞（Parthia），伊朗東北部高原的古稱。西元前三世紀，當地帕尼部落（Parni Tribe）的首領阿薩息斯（Arsacid）建立了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 B.C.247-224），也叫阿薩息斯王朝或安息帝國，它在鼎盛時領土擴張至美索不達米亞和土耳其。

5 貴霜帝國（Kushan Empire, 30-375），月氏人建立的大帝國，除大夏原來的領土之外它又吞佔了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也侵佔過印度中部平原和中國新疆。

6 浦哈爾（Puhar，或Poompuhar），現在是泰米爾納德邦的一個鎮。古時候的大海港叫「Kaveri poompattinam」（作者的拼寫是Kaveripatnam），多次被大海侵毀後重修，曾被朱羅國用作首都。

7 斯瓦米納塔．艾雅（U. V. Swaminatha Iyer, 1855-1942），泰米爾地區的印度學者，他收集到三千多頁寫在紙上或棕櫚葉上的古代手稿，留有著作九十多部。艾雅（Iyers）是一個婆羅門亞種姓。

茶文化的老根。這從許多層面上講都是荒唐可笑的。首先，詩中所描寫的社會充滿著跟印度其他地方以至於同國外的貿易與交流，那是一個忙於吸收各種影響因素並且顯然陶醉於其中的世界。在追求原汁原味的同時他們忽略掉了一點，那就是寫這些詩的人。的確，這些做桑伽姆詩的人明顯表現出同外界有著密切的宗教與文化聯繫，包括對佛教、婆羅門教和耆那教文化的瞭解，那都是些來自北方的東西，即便是在寫到穆盧甘[8]等「本地」神的時候，他們也不是孤立起來寫，而是明明白白地把祂們當作整個文化環境的一部份。

重要的是，到了鐵器時代末期，印度的南方人不止是聽說還有別的印度文化存在，而是已經舒舒坦坦地融作它的一部份了。商品和思想沿著海岸線和南路商道在流動。出於某種古怪的原因，印度的史學家們只看見文化影響從北方流向其他地區。真實情況卻是雙向的往復交流，這一點從「北方的」梵語如何通過吸收其他語言的詞彙來實現自身數百年發展就能看出來。跟流行看法截然相反，梵語從來就不是一種「純淨的」語言，它的成功主要是因為從一開始就具備極強的能力吸收泰米爾語、蒙達語[9]，甚至希臘語的概念和詞彙❸。現代泰米爾語裡的許多單詞人們通常以為是從梵語來的，其實它們正是滲透進梵語裡的古代泰米爾語詞彙。後面我們將會讀到，這種交流後來持續了好多個世紀，比如性力崇拜從東部地區的四向擴散，再比如商羯羅[10]思想自大南方起始的傳播。當然，明顯的地域差別是有的，但與同博大的印度文明所共通的部份比起來那是很小的。

與其利用這些資料在地域差別上吹毛求疵，我更想說，桑伽姆文學所展現出的非凡歷史延續性遠遠更值得關注，它至今栩栩如生。例如，有一首桑伽姆詩為我們奉上了潘迪亞國王那頓車梨衍（Neduchelyan）[11]統治下的馬杜賴之一瞥。詩裡講到了神廟旁邊那些賣甜食、鮮花串和蒟葉檳榔的貨攤。那時的街市上滿是金匠、裁縫、銅匠、畫匠、賣鮮花的和賣檀香木的。令人驚訝的是，兩千年後，把它當成對今日廟鎮的描述有多麼恰如其分！

航海記裡的世界

上面寫的是一個商業網中心的景象，這張網從地中海一直伸展到中國南海。促興這片貿易繁榮的唯一重要原因是人們掌握了季風的活動路線，希臘文獻把這項發現歸功於一位名叫希帕拉斯的航海家[12]。有了這一發現，商船隊可以直接駛越阿拉伯海而無須再沿海岸而行。結果，希臘、羅馬、猶太族和阿拉伯的商人們便一窩蜂擁到了印度海港，而印度行商也駛向了波斯灣、紅海，甚至沿非洲東海岸而下。我們之所以能夠對這些海上貿易航線有相當程度的瞭解，是因為有一位佚名希臘作家留下了一本詳細的航海指南《紅海周航記》❹[13]。

照這本航海記上的說法，貝列尼凱港[14]是這張貿易網上的重要樞紐。它坐落在埃及紅海岸邊，為托勒密王朝（Ptolemies）所建，那是亞歷山大手下的一個將軍在埃及建的希臘人王朝，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挖掘已經

---

8 穆盧甘（Murugan），濕婆（Shiva）與雪山女神帕爾瓦蒂（Parvati）的長子，印度神話中的戰神。他還有很多名字，如鳩摩羅（Kumara）、室犍陀（Skanda）、喀提克耶（Kartikeya）等，在中國佛教中演化為護法神韋陀。

9 蒙達語（Munda language），印度中部和東部以及孟加拉使用的語言。

10 商羯羅（Adi Shankara或Adi Shankaracharya, 788-820），婆羅門教吠檀多派的主要哲學理論家，出生在印度南部的伽拉迪鎮（Kaladi或kalady，屬今喀拉拉邦）。印度次大陸上的四大寺院是他建的。

11 在桑伽姆時代，名叫那頓車梨衍（Nedunj Cheliyan，也寫作Nedunjeliyan或Neduncheliyan）的潘迪亞國王共有三位，其中那頓車梨衍一世的在位時間是西元一八〇年前後。

12 希帕拉斯（Hippalus），希臘海員兼商人，大概生活在西元前一世紀。把直行航線的發現歸功給他的是《紅海周航記》。

13 「紅海周航記（Periplus Maris Erythraei）」是北京大學馬堅先生在《阿拉伯通史》裡的譯法，也有人把書名譯成「厄立特里亞海航行紀」。厄立特里亞海（Eritrean Sea）在希臘語裡的意思是「紅海」，古時候希臘人把印度洋和波斯灣也包括在紅海裡。

14 貝列尼凱港（Port of Berenike，或Berenice，或Berenice Troglodytica），建於西元前二七五年，西距上埃及的亞斯文市（Aswan）兩百多公里。

確定了它的位置❺。從印度運來的貨物在這裡卸下，然後經由陸路送到尼羅河上，接著再沿尼羅河順流而下用船把它們運到亞歷山大港。當時還有別的路線，例如，有的商船隊會沿紅海而上，徑直駛入亞喀巴港[15]，然後用駱駝和驢馱隊穿經皮特拉（Petra）等沙漠城鎮把貨物運抵提爾和西頓等地中海港口[16]。

有這麼一段故事，說的是克里奧派特拉[17]被羅馬人打敗以後曾打算攜家人逃往印度。西元前三〇年屋大維[18]攻打埃及的時候，她把同尤利烏斯·凱撒（Julius Caesar）生的十七歲的兒子凱撒里翁（Caesarion）連同大批財物送到了貝列尼凱，可是她自己卻沒能來得及脫身在亞歷山大港被俘虜，接著就發生了那樁著名的蛇咬自盡事件。當時凱撒里翁已經到了貝列尼凱，很容易就能逃到印度去，不幸的是他被自己的老師說服，又返回亞歷山大港去媾和，這位師傅幾乎可以肯定是被人收買了。屋大維立即就把侄兒謀害了。克里奧派特拉的亞歷山大港如今也跟德瓦爾卡和老馬杜賴一樣沉到了海底。

這本航海記告訴我們說，從貝列尼凱開往印度的船沿紅海而下駛向葉門，避開海盜，然後到索科特拉島[19]。島上的居民是混在一起的阿拉伯、希臘和印度商人。就連島的名字也是從梵語「Dwipa Sukhadara」（極樂島）來的。由此可以解釋為什麼很多葉門人攜有印度血統的基因。從這裡出發，通往印度的主要航線有兩條。第一條是向北行駛先到阿曼，然後越過阿拉伯海到古吉拉特。船在七月份都被建議走這條航線，為的是藉助季風。

古吉拉特有很多港口，婆盧羯車（Barygaza，即現在的布羅奇Bharuch）似乎是當時最重要的。這座港鎮坐落在訥爾默達河（Narmada River）的出海口。暗礁和急流讓船很難溯流劃進河口，於是當地國王就指派漁民作領航員，把商船逆水拖行數海哩至婆盧羯車港。《紅海周航記》的作者幾乎可以肯定到過那裡，因為他把河口內駭人的激潮撞擊寫得十分詳細。

運進婆盧羯車港的貨物在這本航海記裡都開列出來了，有金、銀、黃銅、粗銅、鉛、香水，以及「半碼

寬的彩色帶子」。義大利酒和阿拉伯酒也大量進口，印度人喜歡進口酒顯然不是近代才有的事。除了這些，這本手冊還告訴我們說，當地國王也進口奢侈品，比如為充後宮選來的美人。出口的東西有松香、象牙、瑪瑙石、絲綢，還有——最重要的——棉紡織品。棉紡品直到今天都是該地主要的出口商品。

通往印度的第二條航線偏南，從索科特拉島直抵喀拉拉海岸。最重要的南方海港是謬濟里斯（Muziris，或Muchheri Pattanam），那個地方在希臘—羅馬文獻和印度文獻裡都經常提到。在謬濟里斯買賣的貨物五花八門，不過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出口仍屬胡椒——印度最南端的特產調料。當時的出口量想必非常大，因為遠至羅馬人統治下的英格蘭都可日常買到。

史學家們為這座古代大港的準確位置爭執了很久。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九年的挖掘已經把它確定在一個名叫派特拿姆（Pattanam）的村子，就在柯欽（Kochi）的北邊，離城三十公里。考古工作者們在當地挖出了大量的羅馬硬幣和盛酒用的土罐以及其他手工製品。一三四一年貝里亞爾河（Periyar River）氾濫把它沖毀了，在那之前它一直是個大港口。主要貿易集散地於是就移到了柯欽，不過謬濟里斯那一帶對於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來說仍具重要戰略意義，須得留座碉堡才成。二〇一一年十月我去那裡參觀的時候，那座要塞已經被考古局挖出來了。不過，當地現存建築中最古老的是吉遮塔里濕婆廟（Kizhthali Shiva Temple），據說那是

---

15 亞喀巴（Aqaba），紅海北端的海港，約旦唯一的沿海城市。

16 提爾（Tyre），從前是地中海東岸的海島，建有腓尼基古城，現在已經跟陸地連在一起，是黎巴嫩的第四大城市。西頓（Sidon）在提爾北邊，也是腓尼基古城，現在是黎巴嫩的第三大城市。

17 克裡奧派特拉（Cleopatra, B.C.69-30），即「埃及豔后」克里奧派特拉七世。

18 屋大維（Octavian, B.C.63-A.D.14），凱撒大帝的養子。

19 索科特拉列島（Socotra或Soqotra），印度洋上的四個小島，屬葉門，西距非洲角二百四十公里，北距阿拉伯半島三百八十公里。

哲羅王朝（Chera Dynasty）在西元前二世紀建的。神壇前石階上雕的龍讓我馬上聯想到東南亞的廟。這種風格是從喀拉拉傳到爪哇的呢，還是附近另有別的途徑？

在古代，從謬濟里斯和其他喀拉拉海港進入內陸的商道都要通過巴爾卡德山口（尼爾吉里山脈靠近哥印拜陀市的一個山口）[20]，然後再從那裡通往馬杜賴或者更遠的東海岸港口，部份希臘和羅馬來的貨物接著又再次出口到孟加拉和東南亞。

照另一位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21]的說法，西元一世紀的時候大約有一百二十艘商船從事這種往返需一年時間的赴印度航行❻，印度商船的反向行駛可能沒算在內。我們知道，在這個時期的大部份時間裡印度同希臘—羅馬地區的貿易都保持高額順差，這就造成了金銀硬幣的持續單向流動。羅馬作家普林尼（Pliny，西元二三年至七九年）寫道：「印度沒有一年不從羅馬弄走五千萬賽斯特斯[22]的。」這與事實相符，因為在印度發現了很多羅馬硬幣貯藏。在貨幣以貴金屬為主要成份的地方，金銀的單向流出就意味著貨幣的嚴重短缺。黃金外流一度十分嚴重，以至於羅馬皇帝維斯帕先[23]不得不對進口印度奢侈品有所節制，還禁止向印度出口黃金。雖然如此，由於有好幾個世紀的貿易順差，印度積攢下了大批的黃金和白銀儲備。據估計，即便是在今天，全世界已開採黃金總量的百分之二、三十在印度私人手裡，雖然這個國家自己擁有的金礦極少。

在這幾百年時間裡，有很多人群來到印度西海岸做生意或者尋求避難。他們的後代在這裡住了下來，並且，在很多情況下，把古代習俗保持到了今天。沒有多少人知道印度曾經接納過一個世界上最古老的猶太社團。猶太人最早來印度經商據信是在所羅門王時代[24]，西元七〇年羅馬人毀掉第二聖殿[25]以後很多難民就在喀拉拉安下家下來。使徒聖托馬斯（St Thomas the Apostle）據說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從謬濟里斯上岸跟這個團體生活在一起的。傳說中這位聖徒登岸的地點如今可供遊人參觀。皈依他的人的後裔就是現在的敘利亞基督教教友會（Syrian Christian Community）。

十五個世紀以來，這個基督教團體始終保持著古老習俗，包括說古敘利亞語（Syriac）——亞拉姆語[26]的一種方言。亞拉姆語應該是耶穌基督本人使用的語言，它竟能在印度的封閉環境裡保存這麼久實在令人驚訝❼。不幸的是，葡萄牙人在十六世紀企圖用暴力根絕猶太文化，包括語言，然後用天主教的一套取代它。儘管如此，還是有一些古代習俗在敘利亞基督教友會內部保存了下來。

由此可見，有關古代商道的傳說到現在仍具生命力，這又是一個印度具有驚人的保持文明延續之能力的例證。如果克里奧派特拉當年如願以償逃出來了的話，那麼我們現在大概會有一個部族可以直接追根尋源到埃及女王和凱撒大帝了。那種時代的氣氛在柯欽的一些老地段現在還能感受到。胡椒、薑和其他調料依舊在堆疊裡存放，在小巷子裡售賣。談生意有時候會用一套手勢，藏在衣服裡背著旁觀的人，那是數百年前摸索出來的把戲。坐在棕櫚酒店裡，眼望現代船隻在海港裡來往梭行，我把自己想像成希帕拉斯，那位古希臘航海家，正在海上數月之後享受自己的第一杯飲料。不遠處是「猶太街」，有個小小的猶太社團圍著一座十六

20 尼爾吉里山脈（Nilgiri Range），西高止山脈的一部份。巴爾卡德山口（Palghat Gap）的兩端分別連接喀拉拉邦的巴爾卡德市（Palghat，也叫Palakkad）和泰米爾納德邦的哥印拜陀市（Coimbatore）。

21 斯特拉波（Strabo, B.C.64/63-A.D.24），希臘地理學家、哲學家兼歷史學家。

22 賽斯特斯（sesterce），古羅馬錢幣，在羅馬共和時期（B.C.509-27）是一種小銀幣，在羅馬帝國時代（B.C.27-A.D.395）是一種大黃銅幣。

23 維斯帕先（Vespasian, A.D.9-79），羅馬皇帝，在位時間為西元六九至七九年。

24 所羅門王（King Solomon），聖經故事裡的以色列王，據信他的統治期是在西元前九七〇至前九三一年。

25 第二聖殿（the Second Temple，西元前五一六—西元七〇年），耶路撒冷的猶太廟，在它之前有所羅門廟（Solomon's Temple），西元前五八六年被巴比倫人毀掉。

26 亞拉姆語（Aramaic language），古代近東地區普遍使用的語言，屬閃米特語族。

世紀的猶太廟成片聚居。這些猶太人想必很受國王羅摩．跋摩[27]器重，因為後者允許他們把廟就蓋在自己王宮的隔壁。可歎的是，最近幾十年因為向以色列移民，這個社團一下子走空了。

駛向黃金島

在西海岸與中東和希臘—羅馬世界做生意的同時，印度的東海岸也同樣見證了與東南亞以至中國沿海的貿易盛況。沿著這條海岸有幾十個港口，包括孟加拉的大海港耽摩栗底、奧里薩邦（最近改名奧迪沙，Odisha）奇爾卡湖（Chilka Lack）沿岸的一連串港口、摩訶巴厘普藍鎮的帕拉瓦港（Pallava）和納加帕蒂南鎮的朱羅港（Chola）[28]。請注意，我是平均了很長一段時間說的，各個港口的相對重要性在千百年裡是有起伏變化的。

從這些海港出發，商船隊駛往「黃金島」（蘇門答臘）和「大麥島」（爪哇）[29]。有些船繼續駛向更為遙遠的越南南方，在那裡，遠在印度本土數千英里以外，我們看到首個印度化王國在東南亞崛起。中國文獻告訴我們說，在湄公河三角洲有個印度教王國扶南（Funan）在西元二世紀很繁榮❽。根據中國文獻和當地碑文裡的傳說，這個王國是印度婆羅門憍陳如（Kaundinya）開創的，他娶了當地納迦部落（Naga，蛇族）的一位公主，他們共同創建的王朝統治了扶南國一百五十年。蛇形圖案在這個地區一直都是重要的皇族標誌。

扶南國的首都是毗耶陀補羅（Vyadhapura），即今柬埔寨的巴南村（Banam），它的主要港口是澳佑（Oc Eo）。二十世紀初，法國殖民者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大片城居遺跡，那裡的房子都搭在木樁上，沿著一個水道網延綿兩百公里。構成水道網的既有灌溉用的水渠，也有能駛海船的大運河。難怪中國旅行者中會有坐船

穿過扶南到馬來半島去的說法。

在此之後的一千年裡，扶南國舊地演變成了兩個印度教—佛教大國：柬埔寨的吳哥（Angkor）和越南的占婆（Champa）[30]。在東南亞的其他地方也有強烈印度化了的王國和文化形成。在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上，三佛齊國[31]同印度和中國的貿易十分興旺。在爪哇，繼若干印度教王國之後有麻喏巴歇帝國[32]在十四、五世紀達到鼎盛。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文明在東南亞的影響幾乎純粹是因貿易造成的，除了朱羅國在十一世紀侵襲過麻喏巴歇以外，在該地區沒有印度搞軍事干涉的紀錄。這跟歷代中國皇帝一再嘗試把附庸關係強加給這些王國的做法大相徑庭，後者雖說有時候也能成功地贏得歸順——往往還得依仗軍事威脅，但搞文化「打入」在十五

---

27 柯施瓦．羅摩．跋摩（Keshava Rama Varma），柯欽國王（一五六五年至一六〇一年在位）。柯欽王國（Kingdom of Cochin，六世紀—一九四九年）當時受葡萄牙人和荷蘭人保護。

28 摩訶巴厘普藍鎮（Mahabalipuram）和納加帕蒂南鎮（Nagapattinam）均屬今泰米爾納德邦，前者的古海港建於一世紀，現在是重要的旅遊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後者作為海港在九至十二世紀最興旺，鎮上也有重要的中世紀佛教建築。

29 金島（Suvarnadvipa，或Suvarnabhumi）和大麥島（Yavadvipa，或Javadvipa）是古代傳說裡使用的地名，前者見於《大史》，後者見於《羅摩衍那》。

30 現代學者根據中文史料分析，扶南帝國（Funan Empire）可能建於西元一世紀，終結於六世紀中葉。所謂「帝國」實際上是許多小國鬆散的聯邦，地方權力遠大於中央，關於它的創建者目前尚無定論，因為中文史料的記載和東南亞現存碑刻上的內容有許多矛盾。占婆王國（Kingdom of Champa）的情況與扶南帝國相似，它只是若干占族人（Chams）獨立政體的集合，大概始於西元二世紀末，終結於十九世紀。吳哥是高棉帝國（Khmer Empire, 802-1431）的首都。

31 三佛齊國（Srivijaya，也有人譯作室利佛逝，650-1377），是一個以蘇門答臘為中心聯絡各個海島城市構成的王國，現在這些小島分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中國僧人義淨（635-713）到過這個國家（671年），是最早報導它的人。

32 麻喏巴歇帝國（Majapahit Empire, 1293-1527），以爪哇島為中心的海上帝國，十四世紀後半葉將勢力擴展到整個東南亞。

世紀鄭和總兵巡洋以前是趕不上印度的。

當今時代的文化衝擊在東南亞方興未艾，這在印度教盛行的峇里島可能最為顯見，可是，在整個這片地區，古印度的影響仍舊留在地名、人名和大量隨印度文化而來的日常用語上。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國語都叫「Bahasa」，而梵語詞彙在這兩種語言裡都比比皆是。的確，這個名稱本身就是從梵語單詞「bhasha」來的，意思就是「語言」。從緬甸到越南，佛教一直都是佔主導地位的宗教。直到今天，佛教國家泰國的國王加冕禮和其他皇家慶典都還須印度教祭司來主持。在曼谷，梵天（Brahma）的祭壇比在全印度的加在一起都多。

印度的影響涉及文明層面，不是狹隘地囿於宗教，它遠遠地擴展到了朝鮮半島。古代印度文明所造成的聲望，譬如說，通過高麗的民族神話就能體味到。按照《三國紀事》❾[33]裡的說法，阿逾陀的公主許黃玉（Huh Hwang-ok）在西元四世紀遠涉重洋赴高麗嫁給了首露王[34]。他們生了十個兒子並且一同創建了高麗人最早的王朝。金海[35]金氏家族（Kim clan）就自稱是這一聯姻的直系後代，它至今很有勢力（前總統金大中就出身這個家族）。

說起來不可思議，一種文明的精髓如何能夠跨越那麼大的時空距離保存下來。在爪哇，當地風格的《羅摩衍那》用九世紀的普蘭巴南神廟（Prambanan Temple）作背景演出，看到那麼古老的年代、那麼遙遠的土地被召喚過來，讓人感覺十分震撼。那些石廟變幻出一幕幕不同的場景，一會兒讓人想起吉什金陀凸出地面的岩石，一會兒又是羅婆那在楞伽的宮殿。從那兒開車出去兩小時，站在婆羅浮屠（Borobodur）的佛塔頂上看日落，那景象依然具有魔幻般的效果，雖然佛教的唱誦現在換成了穆斯林的禮拜呼喚。

在印度也是一樣，傳統文化仍會令人想起那些古代商道。例如，在奧里薩邦，喀提克月圓節仍舊是薩陀羅跋商人起航去東南亞的喜慶日子[36]。人們在日出前點燃燈燭讓它們隨著小紙船漂浮在河裡或海上。這個節日在十一月初，正值季風轉向的節氣。同在這一天，庫塔克城[37]有個大集，名叫「Bali-Yatra」（字面意思是

「行往峇里」），學者們覺得這標誌著去往峇里島的商船隊出發⑩。這些節慶活動體現著一種讚美實業家和勇於冒險者的文化。

再往南，七世紀的摩訶巴厘普藍石廟（Mahabalipuram）仍舊立在海邊，仿佛還在等待著商船隊回家。這座古鎮在金奈（Chennai）南邊，離城六十公里，在七至九世紀是帕拉瓦王朝[38]統治下的一個興旺海港。根據當地的傳說，這樣的群廟以前有七座，現存的這座僅僅是其中之一。據說大海吞沒了另外六座石廟和許多宮殿、街市和其他大建築。當地漁民說起過他們的漁網如何會常常纏在水下建築物上。可是，嚴肅的史學家們總把這些故事當神話打發。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場大地震毀掉了印尼的亞齊省（Aceh），還引發了印度洋上的海嘯。據估計，這次事件造成二十三萬人喪生。海嘯也衝擊了印度的東南沿海。不過，在海浪撲上來之前，海水後退

---

33 《三國紀事（Samguk Yusa）》，關於高麗（Goryeo，西元前三七年—西元六六八年）、新羅（Sinlla，西元前五七年—西元九三五年）和百濟（Baekje，西元前十八年至西元六六〇年）三個朝代的傳說、民間故事和歷史資料的彙編，據信成書於十三世紀後半葉。在地理上，這三個國家從北至南依次排列在朝鮮半島上。

34 首露王（King Suro），高麗傳說中金官伽倻國（Geumgwan Gaya）的統治者。

35 金海（Gimhae），韓國城市，位於朝鮮半島東南端。

36 喀提克月圓節（Kartik Purnima），喀提克月是印度的陰曆八月，喀提克（Kartik）取自戰神喀提克耶（Kartikeya）的名字，Purnima的意思是「盈月」，所以這個節日應該是在印度陰曆八月出現滿月的那一天。薩陀羅跋（Sadhaba）是古代羯陵伽國（今奧迪沙邦）跑南洋的生意人的統稱，他們的後代都用薩胡（Sahu）作姓氏。

37 庫塔克（Cuttack），奧迪沙（奧裡薩）邦前首府，現在是該省第二大城市，號稱千年古城，以銀絲工藝聞名印度。

38 帕拉瓦帝國（Pallava Empire，275-897），西元六七世紀的強國，曾經統治古代泰盧固地區（Telugu，今安德拉邦、特倫甘納邦以及本地治裡專區的一部份）和古泰米爾地區北部（Tamil，今卡納塔克邦東部和泰米爾納德邦北部）六百年，首都建志（kanchi），即今甘吉布勒姆市（Kanchipuram，屬泰米爾納德邦）。

了兩公里。摩訶巴厘普藍鎮上的住戶們報告說，他們看到有幾座高大的石頭建築從海底冒出來，接著，海水又回來把它們蓋住了。此後，潛水夫們肯定說遠處海裡是有很多人造建築，只不過位置還沒一一測繪出來。海嘯也挪動了岸上的沙子，露出幾件別的建築體，其中包括一個大石頭獅子⓫。考古學家們還發現了一座桑伽姆時代的磚砌神廟的基座，可能是兩千二百年前發生的那次海嘯毀掉的。海嘯再次衝擊這片海岸可能是在十三世紀。這些再次證明了存在民間記憶裡的東西是有歷史實據可尋的，雖然我們還不能確鑿地說摩訶巴厘普藍鎮有過另外六座神廟。

乘縫合船出海

我們已經看到，海上貿易的興起讓印度變成了經濟與文化並盛的強國。照安格斯·麥迪森[39]的說法，印度在西元一世紀佔世界GDP的百分之三十三，這個比例是西歐的三倍，也比整個羅馬帝國（百分之二十一）大得多，中國所佔世界GDP份額百分之二十六明顯低於印度⓬。他還估計了印度的人口，當時是七千五百萬（今天是十二億）。

在印度洋上來來往往的那個時代的商船隊是什麼樣的呢？什麼樣的都有，從河裡走的小船和海邊用的小划子到雙桅遠洋大帆船應有盡有。各個地區的船也不一樣。正如婆羅浮屠塔的浮雕上刻畫的那樣，印尼人喜歡一種帶舷外支架的設計。不過，他們的船全都造得特殊：不是用釘子釘，而是用繩子綁起來的！從印度洋以外來的遊客無分長幼都得聽人反覆講解這種古怪的工藝愛好。這種技術一直沿用到現代，當地造的船直到二十世紀都是用繩子綁的。上世紀八十年代，艾瑞克·肯特利[40]在奧里薩沿海作過一次調查，發現有種名叫「帕堵阿（padua）」的船仍舊是用椰毛繩縫木板的方法造的⓭。有人告訴我說，有的造船工把這種工藝一直

用到了二十一世紀。跟哈拉帕的牛車一樣，這也是證明印度如何在採用新技術的同時繼續保留古代工藝的一個例子。

搞不清楚印度洋地區的造船工為什麼會如此偏愛這種奇特技術，其實早在前一階段他們就有鐵釘用了。有人說這是因為迷信海裡的天然磁石會讓帶鐵釘子的船沉掉，這是最不靠譜的一種解釋。比較可信的理由是，這種船行駛的海域有很多珊瑚島和暗礁，由於缺少避風港，或者由於雨季海況惡劣，在許多地方必需把船拖上岸，於是這種造船方法便應運而生了。所有這些都要求船體具有靈活性而且不易碎裂，縫合技術恰好具備這樣的靈活性，只不過日後它限制了印度的造船能力趕上中國人和後來歐洲人的革新設計。

那麼，乘這種船出海時的感受又會如何呢？有位中國學者名叫法顯，在五世紀時到過印度，他為我們記下了走水路回國的有趣經歷[14]。法顯來印度的時候取道中亞走的是旱路，他花了好幾年時間在印度北方研讀和搜集佛教經書，然後就去了耽摩栗底港。這座著名的古代港口，現在叫德姆盧格（Tamluk），離現代城市加爾各答不遠。它的位置靠近魯布納拉衍河（Rupnarayan River）注入恒河三角洲的地方，從前為這座港口效力的老河道如今已經淤平不能行船了，除了一座已有一千二百歲高齡的供奉迦梨女神的古廟以外，那裡已經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人看出一個成功商業集散地的昔日輝煌了。的確，德姆盧格離那個出了名的南迪格拉姆村不遠，二〇〇七年因徵用土地起糾紛導致邦政府與當地人流血衝突死了許多人[41]，它現在被看成是毛主義

39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英國經濟學家。

40 參考文獻作者，見本章作者註釋。

41 二〇〇七年，西孟加拉邦政府批准印尼的三林集團（Salim Group）在南迪格拉姆村（Nandigram）建化工中心，當地居民激烈抵制，結果造成十四人死亡，事後警方被控粗暴執法。實際上，南迪格拉姆算是一個「普查採樣鎮（census town）」，因為它的總人口超過五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勞動力從事非農業勞動，而人口密度又低於全國平均水準，但是在行政上它不算是個鎮。

叛亂份子的溫床。

不過，在西元四一〇年，法顯的眼睛裡所看到的應該是一個繁忙熱鬧的港鎮。他告訴我們說，他上了一條開往斯里蘭卡的大商船。旅行是在冬季，季風應該是朝南吹的。船朝著西南方向行駛才用十四天就到了斯里蘭卡。法顯管它叫獅子國，顯然是僧伽羅人神話般出身的緣故（斯里蘭卡從沒有過一隻真獅子）。

這位中國學者花了兩年時間在斯里蘭卡研究佛經，然後乘船去往東南亞。他告訴我們說，那是一艘能載兩百人的大船。同行的還有一條小點的船載著多餘的給養，緊急情況下也能提供幫助。不幸，在海上走了兩天之後遇上大風暴，大船裂開一道縫子。霎時間船上驚恐萬狀，很多商人想立即換到小船上去，可是人群蜂擁而至把小船上的水手嚇壞了，他們砍斷纜繩把船開跑了。這就更加劇了恐慌。商人們只好把他們的大宗貨物拋下船去。法顯說他也把自己的水罐、洗臉盆和一些別的東西扔了。他很怕商人們把自己那些寶貝書箱子也扔掉，幸而此事不曾發生。

終於，十三天後風暴平息了。水手們把船拖上一座小島，很可能就是安達曼－尼科巴群島中的一個。漏水的裂縫找到了也補好了，他們又出發了。法顯說氣氛仍然很緊張，因為那片水域被海盜搞得名聲狼藉，而且水手們也搞不清自己到哪兒了。不過最後還是重新確定了方位，啟程駛向爪哇。

九十天後，這條船到了爪哇。同其他到印度學習佛教的中國朝聖者一樣，法顯看世界也基本上是從宗教角度出發。關於爪哇他只有一件事好說，那就是當地人信的是印度教而不是佛教（就連這個也不完全對，因為婆羅浮屠佛塔明明就擺在那裡）。他在爪哇待了五個月，然後乘上一條特別大的商船動身回中國。

這艘船肯定大得不得了，因為光水手就有兩百人。法顯評論說，他在這條船上住得非常舒服。可能這麼大的船是有單人艙的。船在海上走了一個多月，一直行駛得非常好。然而禍不單行，他們又遇上了大風暴。一如上次，船上又亂作一團。法顯告訴我們說，同行的夥伴裡有人罵他晦氣，可能他們聽說了他上次乘船遭

遇風暴的事，於是就認為這一次也絕非偶然！幸好有位能服眾的商人護著他平息了這場風波。

就在這時候，船員們發覺船被吹離了航線，他們迷失方向了。此刻他們在海上已經走了七十天，食物和水眼看就要用完了。到了這一步也只好孤注一擲，一些比較有經驗的商人決定接管這條船，走一條新航線。接下來又走了十二天，他們終於抵達了中國海岸。到這裡，這份最早的關於印－中海上航行的報告就結束了。它提醒我們，在印度洋上航行十分危險，那些古代商人乘船到國外去是冒了極大風險的。

重構帝王夢

法顯到訪印度的時候，這個國家的大部份籠罩在笈多帝國[42]的勢力之下，那是印度的第二個大帝國。頭一位笈多皇帝是旃陀羅笈多一世（Chandragupta I, 320-335），他在恒河東部平原建立統治，把首都定在華氏城（現在的巴特那市）。不過，是他的兒子沙摩陀羅笈多（Sumadragupta）執政四十年像變戲法似地將帝國擴大了。沙摩陀羅首先確保在整個恒河平原的統治可以讓他安枕無憂，然後深入南方指揮了一場戰役，把那個地區的國王們削降到納貢稱臣的地位，包括帕拉瓦王朝（Pallavas）。既已證明自己是次大陸上最高強的帝王，於是他就舉行吠陀儀式馬祭（Ashwamedha Yagna），宣佈自己是「轉輪王」，即「天下之主」。

---

42 笈多王朝（Gupta Dynasty）建於西元二四〇年，原是貴霜帝國的附庸，大概統治北孟加拉。第三代笈多國王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通過聯姻兼併了摩揭陀舊地（今比哈爾邦），又征服了缽羅耶伽（Prayaga，今北方邦的阿拉哈巴德市）和沙祇城（Saketa，今北方邦阿逾陀鎮），遂稱帝，文中給出的是他的在位時間，下文提到的沙摩陀羅笈多的在位時間是三三五至三八〇年，旃陀羅笈多二世的統治期在三八〇至四一五年。笈多王族屬吠舍種姓，屬於第三種姓的統治者在印度極少見。笈多王朝全面復興印度教，實現了北方的文化繁榮，它的鼎盛時段（大約三二〇年至五五〇年）被認為是印度歷史上的黃金期。笈多帝國的崩潰（五九〇年）是由於外攘內困諸多方面的原因。

沙摩陀羅笈多的繼承人旃陀羅笈多二世（又稱超日王Vikramadiya）接下來又向西擴張，打敗了在當地已經統治了好幾代的塞卡人（也叫塞西亞人），把瑪律瓦和古吉拉特[43]也收入囊中。印度西北部的許多小王國與共和國也降格成了附屬國。就這樣，笈多王朝實際控制了印度之大部。在北方和印中地區，這種統治是直接施加的，在印度半島[44]和西北地方則通過附屬國和伐卡塔卡[45]那類親密盟邦實行間接控制。

有很強的證據顯示，笈多王朝是在有意識地效仿孔雀族人力圖把老前輩的大帝國重建起來。不光是有兩位皇帝取了跟旃陀羅笈多．毛利亞一樣的名字，他們還別出心裁地將自己的銘文擺在孔雀朝文告之側。例如，我們今天所知道的沙摩陀羅笈多的武功大部份是從一根阿育王石柱上讀來的，它現在安放在阿拉哈巴德要塞[46]。同樣，第五位笈多朝皇帝塞犍陀笈多（Skandagupta）也把自己的文告刻在吉爾納爾山孔雀朝法令旁邊，在古吉拉特。從文學藝術上我們也能看出笈多人對孔雀王朝的迷戀。這個時期有一出梵語名劇，叫《羅刹娑與指環印》（*Mudra -Rakshasam*），演的就是闍那伽和旃陀羅笈多．毛利亞如何打敗難陀創建大帝國的事。

許多知名學者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古代印度人沒有歷史觀念，印度歷史的非凡連續性莫名其妙地就於偶然間或者說於無意之中成就了。認為古人稀裡糊塗沒有能力認清自己的歷史地位，這是現代人的狂妄。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笈多朝的帝王們不但明明白白地想跟孔雀王朝接上關係，而且還要遠遠地同青銅時代也掛上鉤。這就是為什麼至少有兩位笈多皇帝舉行了吠陀儀式馬祭（Ashwamedha Yagna）的原因，即便是在四世紀那也該算遠古遺風呢！通過宣告自己是「宇宙之王（Chakravartins）」，笈多朝發出了跟孔雀朝用轉輪（Chakra）標誌發出的全然相同的信號。同時，笈多人還希望溝通未來。德里那根不生銹的鐵柱子通常被當成是先進冶金技術的典範，可是它的本意卻不在創造技術上的奇蹟。它的真正目的是為後世子孫提供一份永久性檔案。做這種事還有什麼辦法能比在永不生銹的實心鐵柱子上鐫文更好呢？⑮

笈多時代的都市生活

儘管征服了不少地方，比起孔雀帝國來笈多帝國還是要小很多。不過，經濟和文化上的欣欣向榮的也足以將此抵過了。笈多王朝的兩百年統治與本章前面講的商業急速發展恰逢同時。既有東西兩條海岸上的諸多港口，又控制著內陸的交通要道，笈多帝國的經濟經歷了罕見的繁榮期。法顯的日記印證了這一點。的確，當時的國家肯定治理得非常好，因為這位中國學者獨自一人東遊西蕩好多年卻顯然不曾遭遇過搶劫或者詐騙。晚他幾百年來印度的外國旅行者們就不是這般說了，後來的旅行家如唐玄奘和伊本．巴杜達（Ibn Batuta）就都遇上過武裝劫匪。即便是在今天，像法顯那樣作背包客踽踽獨行對於外國人來說印度的許多地方都是不安全的。

笈多朝歷代皇帝為追求學術和藝術上的卓越作了大筆投資。正是在他們的統御之下，天文數學家聖使[47]搞清楚了地球是球形的，並且是繞軸轉動的。他提出月亮的盈虧緣於陰影移動，而行星發亮是由於反光。他甚至相當準確地算出了地球的大圓周長和圓周率 π。所有這些都比哥白尼和伽利略早了一千年。

43 瑪律瓦（Malwa），溫蒂亞山脈北側的高原，在它的西邊是卡提阿瓦半島（Kathiawar），即古吉拉特。

44 印度半島泛指南方，大致包括現在的安德拉邦、卡納塔克邦、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以及二〇一四年六月才成立的特倫甘納邦（Telangana）。

45 伐卡塔卡帝國（Vakataka Empire, 250-500），位置在瑪律瓦高原與棟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 River）之間。它是通過聯姻與笈多帝國結盟的。

46 阿拉哈巴德要塞（Allahabad Fort），蒙兀兒皇帝阿克巴（Akbar, 1542-1605）在亞穆納河邊修建的城堡，位置靠近與恒河的交匯點。

47 聖使（Aryabhata or Aryabhatta, 476-550），印度首位大天文數學家，二十三歲寫成他的主要著作《聖使集》（*Aryabhatiya*）。中國的天文數學家祖沖之（429-500）似乎比他略早一些。

在離首都華氏城不遠的地方，皇帝鳩摩羅笈多[48]創建了那爛陀書院（Nalanda University），它後來成了舉世聞名的佛學研究流動站。再往西，笈多人在鄔闍衍那（Ujjain，即烏賈因）建了陪都，它不僅變成了南路通道上重要的商業樞紐，同時也成了印度傳統文化的重要講習中心。大概就是在這裡，常被稱作「印度之莎士比亞」的迦梨陀娑[49]寫出了他的著名作品。烏賈因現在是中央邦的一個小鎮，除了幾座古廟再無過人之處，然而在西元五世紀它卻是商業和學術交流最熱鬧的地方。在雨季的深夜，冰冷陰濕的小風吹過，迦梨陀娑創作《雲使》的情景可能還會浮現出來。

那麼，隨便去哪座城裡參觀一下又將如何呢？法顯告訴我們說，恒河平原上的城市都格外大而繁華⑯。他在羈旅華氏城的時候，看到時隔六百年阿育王皇宮的殘垣還立在市區中央。高大的石牆、塔樓和城門洞想必給法顯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竟一口咬定說一切均非人力可為，必是超自然生物之工[50]。

他在華氏城趕上過一種節慶，人們在節日裡建造巨大的四輪車，在車上搭五層高臺，用白色細亞麻布把檯子圍住，然後罩上繡花絲綢華蓋。法顯告訴我們說，眾人把他們自己的神像擺在塔臺裡，佛的圖形放在車的四角[51]。過節的那天，龐大的遊行隊伍推著二十輛這樣的大車在城裡四處遊走，各個階層的善男信女，上至皇族下及貧民，都參加到節日活動中來。他們向神禱告，給祂們獻花，到了晚上便燃起燈火。整座城市變得像有遊藝活動的大賣場似的。他還說，在這一天，富人慷慨地施捨給窮人，甚至有醫師免費為他們看病。

上面說的節日顯然就是「乘車節（Rath Yatra）」，現在國內有很多地方印度教民還在過這個節。最有名的是奧里薩邦浦里市（Puri）拜大神賈甘納特[52]的節日活動。從法顯的記述來看，從笈多時代起一直到今天它幾乎沒有變化，唯一不同的是，那個時候的佛教徒也習慣於參加這些活動。的確，儘管學者之間對教義爭辯不休，那時候佛教和印度教的民間祭祀是大量重合在一起的，統統被看作同一範疇的事。這種關係在印度的宗教大家庭裡一直保持著。尼泊爾的印度教徒天天在佛龕前禮佛，信佛的泰國人普遍供奉印度教大神梵

天，而旁遮普的印度教民會造訪錫克教的「謁師所（guruwaras）」。

這個時期寫的東西並不全是高潔的文學、科學或者宗教。那年頭最出名的書裡還有一部性愛專著，《愛經》（*Kamasutra*）。這部書之所以廣為人知是因為裡面有長長一列複雜的交媾姿勢，不過也講到了許多當時的風俗。這本書說明，至少在城市裡人們的社會態度驚人地開放。儘管這本愛經明顯是男人寫的，可對女性感受也相當理解，甚至暗示有女讀者群。對我們來說最有意思的是，它為既有錢又懶散的「訥迦羅卡（nagaraka，即城市佬）」畫了一張生態圖。[17]

《愛經》勸「訥迦羅卡」盡可能地住在大城市。早上一起床，按書裡說的，「訥迦羅卡」應該先做精油按摩、洗澡、刮臉和塗香水，還有，最重要的，把腋窩下的汗液揩乾淨（作者很強調這一點）。午飯後，他應該通過教鸚鵡說話或者看鬥雞鬥公羊放鬆一下。然後，睡一小覺，就到穿戴起來去沙龍的時間了。《愛經》告訴我們說，晚間到處都是笙歌美酒。入夜時分，這位「訥迦羅卡」和他的朋友就該隱入用鮮花裝點起來的單間，女人就在那兒跟他們幽會。交際花們被形象地寫成「一視同仁施愛於所有男人的女子」。他們一起喝

---

48 鳩摩羅．笈多（Kumara Gupta），即鳩摩羅一世（四一四年至四五五年在位），笈多朝成功的守成皇帝。他舉行過吠陀儀式馬祭，但在晚年經歷了印中地區叛亂和白匈奴對大西北的入侵。

49 迦梨陀娑（Kalidasa），梵語詩人和劇作家，生卒不詳。《雲使》（*Meghdoota*）是他最著名的抒情長詩，寫的是遠在外鄉的丈夫假託天上的雲彩帶信給妻子。他最成功的戲劇作品是《沙恭達羅》（*Abhijnanasakuntara*），已經直接從梵文譯成了英文（1789, Sir William Jones）和中文（1956，季羨林），並被兩次搬上中國舞臺。

50 關於阿育王宮，《法顯傳》裡是這麼寫的：「巴連弗邑（Pataliputra）是阿育王所治。城中王宮殿皆使鬼神作，累石起牆闕，雕文刻鏤，非世所造。今故現在。」

51 法顯把祂們全當成了佛教的神：「……四邊作龕，皆有坐佛，菩薩立侍。」。

52 賈甘納特（Jagannath），毗濕奴的一種化身，在東部和東北部省份及孟加拉最受重視。

酒和用葡萄、蜂蜜、甘蔗製的飲料。《愛經》教這些男人用「文雅的談吐和恭謙的舉止」把女人套牢，說那能「攝人心智」。想來那一夜總不能說說話兒就算了。

野餐也是這麼描寫的。男人們須一大早就起來收拾停當，然後騎上馬，帶著朋友、僕人和藝妓動身到鄉下去。這一日的光陰他們將消磨在賭博、鬥雞和看戲上。如果是在夏天，去野餐的人還要在池塘裡做些水上運動，那水塘是專門修來防鱷魚的（依我看這很明智，不然在水池裡跟嬌娃們嬉戲的同時被咬掉胳膊腿，那這一天可就真毀了）。

《愛經》把四世紀紈絝子弟的生活方式描摹得生動有趣，並且在很久以後的年代仍造出迴響。在十九世紀有勒克瑙（Lucknow）無所事事的「納瓦布」，二十世紀初有加爾各答的孟加拉「柴明達爾」[53]，他們的生活常常被文學和電影選作主題。可是，如果倒退十五個世紀把某些行為放回到笈多帝國的華氏城去，那就沒有什麼出格兒的地方。同其他層次的印度文化一樣，這種習俗在德里和孟買那類城市的「第三版」[54]社交界也還保留著。

那麼，這些人的外表和他們所處的環境究竟是什麼樣呢？儘管時間過去很久了，在馬哈拉斯特拉邦的阿旃陀（Ajanta）和埃羅拉（Ellora）石窟裡，我們還是通過雕刻和繪畫肉眼觀察到了他們的世界。這兩處石窟都是在笈多王朝的親密盟友伐卡塔卡王朝統治時鑿成的。繪畫顯然是臉譜化了的，不過還是能讓我們感覺出那個時代的印度人理想中的東西是什麼。有一樣令我特別感興趣，那就是畫裡的人大多皮膚非常黑。看來古代印度人喜歡黑皮膚。有很多旁的證據也都支持這一點。例如，在印度傳說裡典型的英俊後生克里希那（Krishna）就明顯是黑皮膚。他的名字按字面解釋就是「黑小子」（把他畫成「藍皮膚」只是中世紀的藝術發揮）。同樣，美麗的德羅波蒂（Draupadi）[55]，《摩訶婆羅多》裡般度兄弟共同的妻子，也被形容得非常黑。

對黑皮膚的喜愛好像一直保持到中世紀。的確，馬可波羅在他評論印度時特別提到了這個：「我向你保

證，最黑的人在這裡最受尊敬，被看得比沒那麼黑的人強。還有一樁千真萬確，這裡的人把他們的神和崇拜物都畫成黑的，把魔鬼塗得雪白。⑱」大家只要到浦裡去看看大神賈甘納特的塑像就知道馬可波羅所言非虛了。

搞不清在什麼時候和因為什麼印度人改了好惡，不過這說明傳統的印度美學與我們今天所認知的很不一樣。這會讓那些專賣美白雪花膏給印度摩登顧客的人感覺不大爽。當然了，也不光是印度人變了口味。僅在五代人以前，歐洲人還認為慘白的膚色更動人呢，維多利亞時代的婦女竟為此樂意冒中毒的危險用一種以砷為主的化合物漂白皮膚。在今天，她們的後代又冒著患皮膚癌的危險拼命曬日光浴。說白了，您甭打算穩操勝卷。

神河沐浴

到了六世紀上半葉，面對著內部摩擦和來自西北方的胡納人（白匈奴）[56]的一再進犯，笈多帝國開始逐

53 納瓦布（Nawab），蒙兀兒皇帝給印度藩王的封號，他們有地方自治權，責任是支持朝廷和管理地方，同等地位的女性稱「貝古姆（Begum）」。「柴明達爾（zamindar）」是指世襲大貴族，通常都是皇親國戚，英國人控制印度以後這些人失去了統治地位，但仍有大量土地和稅收權。

54 英國小報《太陽報》通常在第三版上登些衣著暴露的女人照片，因此「第三版（Page 3）」就成了浮華社會的代名詞。

55 即漢語版裡的「黑公主」。

56 胡納人（Hunas），古代印度人對嚈噠人（Hephthalite）的稱呼。嚈噠人來自阿爾泰山，是塞種人和當地遊牧民族的後裔。已有DNA研究指出，這個民族與高加索地區的匈奴不同種。

漸衰落。呾叉始羅，這個著名的求學中心，闍那伽教過書的地方，在西元四七〇年前後被胡納人攻陷。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他們把笈多帝國的防線逼退到了恒河流域。殘敗的帝國又延續了幾代，但光輝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

在此之後的幾百年裡，若干強大的王國在印度北方興起了又消亡，諸如孟加拉的帕拉王朝[57]和薩奈沙的哈爾沙王朝[58]，等等。華氏城開始漸漸衰落，曲女城（現在是北方邦的一個小鎮）取代了它。雖然如此，大部份事物尚能苟且，阿旃陀和烏賈因仍舊是重要的求學中心，婆什迦羅[59]和彘日（Varahamihira）等思想家在數學和天文學上還是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的學者們繼續來印度研究佛教。在他們當中最傑出的是玄奘，他來印度是在七世紀，比法顯晚了兩百多年。

同前人一樣，玄奘（Hiuen-Tsang）來印度也是取道中亞，當地的居民主要是佛教徒和突厥異教徒。他在次大陸上待了十幾年，踏遍了恒河平原，就連遠在大東端的阿薩姆也去過。他還花了兩年時間在阿旃陀學習，當時正是那裡名聲最大的時候。

在旅行途中他到過阿拉哈巴德（那時候叫缽羅耶伽，Prayaga）。這座小城緊挨著印度教最神聖的地點——三條河的交匯處（Triveni Sangam）。這三條河有兩條是看得見的：神聖的恒河和亞穆納河，不過賦予這個地點特殊意義的是薩拉斯瓦蒂河，據說它流在地底下，也在這裡跟另外那兩條匯合。有了這樣的傳說，這條消失了的河流最早留給人們的記憶就一直保持著鮮活。對於印度教民來說，在這三條河交匯的地方浸一浸身體就能洗掉人生的罪孽。在阿拉哈巴德十二年一度的無遮大會（Kumbh Mela）上蘸水洗身最吉利[19]。這是「四年一週期」的一部份，慶祝地點依次在烏賈因（Ujjain）、赫里德瓦爾（Haridwar）、納西克（Nasik）和阿拉哈巴德（Allahabad）[60]。不過，數阿拉哈巴德的無遮大會最盛大，也最有名氣。上次在阿拉哈巴德慶祝這個節日是二〇一三年的十二月份，在五十五天裡估計有八千萬人參加，是歷史上最大的人類聚會。

玄奘告訴我們說，在七世紀參加節日活動的人很多，包括各國首腦，甚至也包括佛教徒。最有趣的是，他記下了「薩度（苦行僧）[61]」的儀式。很顯然，會有一根巨大的木樁立在河中央供薩度們往上爬。太陽落山的時候，他們用一隻手和一隻腳摽在樁子上，把另外一隻手和腳懸空平伸出去，然後就以這樣的姿勢凝神

57 帕拉帝國（Pala Empire，七五〇年至十二世紀末），中世紀的北方強國。笈多帝國滅亡後，孟加拉地區分裂成三個小國，此後經歷了一百多年混戰，最終結束戰亂的是實力雄厚的將軍戈帕拉（Gopala），他受各方勢力推舉創建了大帝國，號戈帕拉一世（七五〇年至七七〇年在位）。帕拉帝國的領土主要在今比哈爾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國，九世紀時它最為強盛，是「三國鼎立（Tripartite Struggle）」時期的三強之一。帕拉皇族信奉佛教，著名的佛教寺院歐丹塔普里寺（Odantapuri，在比哈爾邦）、超戒寺（Vikramashila，比哈爾邦）和索摩普羅寺（Somapura Mahavihara，孟加拉）都建在帕拉帝國時期。

58 哈爾沙帝國（Harsha Empire，606-647），即《大唐西域記》裡獨佔兩卷篇幅的摩揭陁國（摩揭陀），首都曲女城（Kanauj，即今卡瑙季，屬北方邦）。印度北方在笈多帝國衰落時分裂成十幾個小國，其中薩奈沙國（Thanesar或Thaneswar）在哈爾沙．伐檀那（Harsha Vardhana, 590-647）執政時統一北方發展成為大帝國，首都薩奈沙城現在是哈里亞納邦的一個小鎮。哈爾沙王朝保持了印度教文化的繁榮，因此，自笈多帝國之初至哈爾沙帝國終止這段時間被看作印度的古典時代（Classical India）。

59 婆什迦羅（Bhaskara, 600-680），印度著名數學家，首次把「0」用在印度十進位數字裡的人，對正弦函數的有理數值計算有突出貢獻。

60 在印度有個非常古老的傳說，說是天神和惡魔爭搶長生甘露，大神毗濕奴奪到了盛甘露的罎子，卻不慎灑出四滴落到人間，這四個承享甘露地方就是文中提到的那四個古鎮，如今它們分別屬於中央邦、北阿肯德邦、馬哈拉斯特拉邦和北方邦。所謂「無遮大會」若按字面意思翻譯應該是「罎子（或瓶子）節」，因為「Kumbh」一詞來自梵語的「Kumbha」，意思就是「罎子」、「罐子」或「瓶子」，Mela的意思是節日。「罎子節」以十二年為一週期，但四個慶祝地點之間的時間間隔卻每年不一樣，它的推算非常複雜，需要根據印度古曆（Vikram Samvat）和吠陀占星術（Jyotisha）的原則，按照木星、太陽和月亮在十二宮圖上的位置確定，粗略地說，在赫里德瓦爾與納西克之間大約是三年，納西克和烏賈因可能會在同年或者隔年，在赫里德瓦爾和阿拉哈巴德舉行的「大罎子節（Maha Kumbh Mela）」相隔六年。作者在文中用了「four-year cycle」一詞，大概是有意套用奧林匹克的四年一週期，或者古羅馬儒略曆（Julian calendar）的週期，有戲謔的意思。「罎子節」始於什麼年代已不可考。

61 薩度（sadhu），印度教和耆那教的托缽僧，印度教僧人穿藏紅色衣服，耆那教衣白色，他們常常在皮膚上塗各色灰粉。女性這類苦修者稱薩德毗（sadhvi）。

目視太陽漸漸西沉。如今木頭椿子和這種特殊儀式都沒有了，不過，滿身塗灰的薩度們依舊到無遮大會來聚齊，就此而論又好像這個儀式絲毫沒走樣[20]。

儘管看外表一切如舊，可我們確實感覺到了經濟和文化的重心正在慢慢向南方轉移。就連在軍事上也是如此，南方的藩王們空前堅決地同恒河平原上的王國對抗。唐玄奘訪問印度的時候，北方的平原已經被哈爾沙皇帝締結成了一個大帝國，可是，當他試圖把帝國拓展到德干高原上的時候，卻被遮婁其國王補羅稽舍二世[62]打得一敗塗地。

南方勢力壯大的根源在於貿易——既跟東南亞那些繁榮的印度化王國做，也跟取代了西方羅馬人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做。南方國家認識到了商業的重要性因而積極鼓勵經商。必要的時候，他們也不怕動用武力保持商路通暢，最出名的一例便是朱羅國（Chola）在十一世紀渡海遠征東南亞。

朱羅王朝歷史悠久，就連阿育王的文告裡都提到過。在西元九至十一世紀，他們開創出一個覆蓋了大部份印度半島的帝國，還短時間擴張到恒河岸邊。然而，作為一個印度帝國它與眾不同，居然在海洋上還擁有一片國土，包括斯里蘭卡和馬爾地夫。同大多數東南亞國家他們也關係非常好。雙方的碑刻都表明曾經有過很大的商人社群，國王之間也交換過使者和禮品。例如，有一篇銘文上就說，室利姆藍（Sri Mulan），蘇門答臘和馬來半島來的三佛齊國王特使，為納格伯蒂訥姆的濕婆廟捐贈了若干座燈檯[63]。

問題大概出在朱羅王朝開始同中國的宋朝建立直接貿易關係的時候。史料表明，朱羅人和中國人在十一世紀初曾經數次交換過商業使團。印—中貿易並不是到那時候才有的。根據中國的文獻，在那之前很久就有一個印度大商會建在廣州，還有三座印度教寺院也開在當地。不過，宋—朱間的外交關係更促進了印中貿易的繁榮。

不幸的是，三佛齊國王大概覺得這種直接來往威脅到了他們的仲介地位。他們的反應是對麻六甲海峽的

過往船隻加緊控制並向他們課以重稅。一份當時的阿拉伯文件上說，三佛齊國王要徵稅兩萬第納爾才肯放一艘猶太人的船繼續駛往中國㉑。事態很嚴重，朱羅人覺得自己必須作出反應。這就導致了1017年對三佛齊國的海上突襲，接著又是規模更大一〇二五年的遠征。這都是些很罕見的印度在次大陸以外搞軍事侵略的事例。所幸雙方的敵意持續時間並不長，沒過幾十年我們就看到朱羅人和三佛齊人又派遣聯合使團到中國人那兒去了。

我不想給讀者留下這樣一種印象，即印度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就是在文化和經濟以及偶爾在軍事上的一方稱雄。印度的貿易和文明肯定對這些地方衝擊很大，但交流是雙向的。譬如，那爛陀書院或許是笈多王朝建的，可是它在成長過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三佛齊國王長期有力的財政支持。還有，吳哥、麻喏巴歇和占婆等東南亞王國，在接受印度舶來品的同時也有所建樹於其上，那裡的人民不是閉著眼睛照抄印度原版，而是加以變革將它本土化。

事實上，印尼人自己也搞遠洋探險。從三世紀到六世紀，他們就用那種外面帶支架的船越過印度洋把很多人送去了馬達加斯加。所以，最早定居馬達加斯加的人不是來自近旁的非洲，而是來自遙遠的印尼。印尼定居者的後代在這個島國至今仍佔相當大的人口比例，而瑪律加什語（Malagasy）則帶有濃重的婆羅洲土語

62 遮婁其王朝（Chalukya Dynasty），建於六世紀中葉，統治印度的中部和南部至十二世紀，其間經過三個階段：巴達米遮婁其（Badami Chalukya, 543-753）、東遮婁其（Eastern Chalukya, 641-1130）和西遮婁其（Weastern Chalukya, 973-1189）。這有點像中國東西漢的情形，統治者出身同一家族而朝代間卻沒有接續性。補羅稽舍二世（Pulakesin II，今譯普拉克辛二世，六〇九年至六四二年在位）是巴達米遮婁其最有名的國王，他成功抵禦了外族入侵並開拓了帝國疆域。巴達米古鎮在卡納塔克邦，東西遮婁其的首都分別在今安德拉邦和卡納塔克邦。

63 納格伯蒂訥姆（Nagapattinam，也譯作納加帕蒂南），泰米爾納德邦的臨海古鎮，建有很多神廟，文中提到的供奉濕婆的古廟可能是六世紀的卡耶羅訶納斯瓦米神廟（Kayarohanaswami Temple）。

的味道！

歷史的鏈條

學者們普遍認為古代印度人只寫過一部正經史書——卡爾哈納[64]的《諸王流派》，一部十二世紀編寫的喀什米爾王侯史，於是這事就被拿出來證明印度人對本民族的歷史和文明的連續性沒有意識。這絕對不正確，重要的倒是承認這種對連續性的意識被一代一代精心保持到了什麼程度。就算把巴拿跋陀寫的《戒日王本行》[65]看成是替皇帝佬歌功頌德不加考慮，堪被例舉的東西也還是很多的，比如尼泊爾的番沙伐梨和阿薩姆邦的布隆吉口傳文化[66]就都一絲不苟地保留了很長的宗譜。對於歷史連續性的意識顯然是十分成熟的。

喀什米爾的卡爾哈納同樣也把自己看成歷史鏈條上的一環，他告訴我們說，他讀過先前十一位歷史學家的著作，也勘察過廟裡的銘文和野外的古跡。他甚至還批評同行史學家蘇伐羅陀[67]漏掉細節把史書寫得過於精練㉒。那些著作大部份可能已經佚失了，但是肯定全都存在過。除此之外，繼卡爾哈納之後還有三部書把編年史續寫到了蒙兀兒皇帝阿克巴時代。當阿克巴在十六世紀征服喀什米爾的時候，有人送給他一部卡爾哈納的《諸王流派》，為了方便他閱讀已經譯成了波斯語。於是阿克巴本朝的編年史《阿克巴則例》（*Ain-i-Akbari*）裡頭就有一篇總覽，目的就是把自己銜接到歷史長鏈上去。

卡爾哈納的史書也並不是只講國王和打仗，其中也有人造工程如何讓喀什米爾面貌改觀的有趣報導。他講到了大臣蘇耶亞，後者在九世紀阿槃提伐摩當國王的時候完成了好幾項大工程[68]。書裡說，山體滑坡和土壤侵蝕導致大量的泥沙石塊落入傑赫勒姆河令水流受阻。他們把這些砂石清理乾淨了，還建了大壩。大壩蓄水形成新的湖泊，老湖則瀝乾用來造田，由此實現了山河再造以利民生。書中甚至暗示蘇耶亞可能讓傑赫勒

姆河和印度河明顯改道了[23]。如此看來，喀什米爾美麗的「自然」風光很可能是數千年人為干預的結果！

---

64 卡爾哈納（Kalhana），生卒不詳。據信梵語的《諸王流派》（*Rajatarangini*）成書於一一四八至一一四九年。

65 巴拿跋陀（Banabhatta），哈爾沙王朝的宮廷詩人。《戒日王本行》（*Harshacharita*）是哈爾沙皇帝的傳記。

66 番沙伐梨（Vanshavali）和布隆吉（Burunjis），據作者本人解釋，都是些年譜和國王名單，他是從朋友們那裡聽說的，並未親見相關文獻。

67 蘇伐羅陀（Suvrata），生卒不詳。

68 喀什米爾地區在中世紀曾經烏特婆羅王朝（Utapala Kingdom, 855-1003）統治，阿槃提伐摩（Avanti Varman）是該王朝第一代國王（八五五年至八八三年在位）。當時的水利大臣蘇耶亞（Suyya）遠比他的國王有名，是一位傑出的土木工程師，該地區的索普爾城（Sopore，Suyya-pur的簡稱）便是由他創建並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五章　從辛巴達到鄭和

大約就在哈爾沙皇帝忙著鞏固自己的帝國、唐玄奘準備動身去朝聖的同時，有一個名叫穆罕默德的舊商人肇啟了一連串事件，讓阿拉伯半島以致最終全世界的政治和宗教格局驟然改觀。到西元六三二年先知穆罕默德離世的時候，他已經控制了大半個阿拉伯半島。然而，僅在一百年之內，他的追隨者們便建成了一個西起伊比利亞半島東至中亞的大帝國。西元八世紀，阿拉伯人打敗達赫爾王[1]在信德建下了立腳點。

不過，穆斯林征服信德似乎並未打擊到印度腹地。阿拉伯人繼續擴張的企圖被拉什特拉庫塔和瞿折羅—普臘蒂哈臘王國[2]抵擋住了（古吉拉特邦因後者而得名）。阿拉伯的編年史作者們還特別寫到了印度騎兵部隊的精良。的確，當時正在崛起的拉其普特武士階層主動進行過反擊，而大部份阿富汗也繼續由印度教沙希王朝一直統治到十世紀[3]。因此，在伊斯蘭教稱雄的最初幾百年裡，印度與穆斯林的交往不是用征戰而是用

1 達赫爾王（Raja Dahir, 663-712），信德統治者。中世紀的信德包括俾路支斯坦（現在分屬伊朗和巴基斯坦）、部份旁遮普（現在分屬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今阿富汗的部份省份。繼哈爾沙帝國之後，信德地區先後經歷過兩個印度朝代：尊佛教的雷伊王朝（Rai Dynasty, 524-632）和尊印度教的婆羅門王朝（Brahman Dynasty, 632-712）。達赫爾王在印度河畔戰死以後，信德淪為阿拉伯帝國的東部邊境省份。

2 拉什特拉庫塔王朝（Rashtrakuta Dynasty, 753-982）和瞿折羅—普臘蒂哈臘王朝（Gurjara-Pratihara Dynasty，七世紀中葉至一〇三六年）都是中世紀的印度教大國，分別統治印度的中南部和西北部，它們與佔據東北部的帕拉王朝（Pala Dynasty，七五〇年至十二世紀末）在八至十世紀反覆爭奪恒河平原，構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3 喀布爾沙希王朝（Kabul Shahi Dynasty, 三世紀至十一世紀初），貴霜帝國崩潰後由剎帝利武士部族在喀布爾河流域建立的佛教政權，九世紀下半葉王權落入婆羅門廷臣之手，國家改奉印度教。十二世紀初，來自阿富汗的突厥人將沙希朝廷趕去了旁遮普。

貿易定義的。

辛巴達的時代

阿拉伯人早在穆斯林時代以前就積極與印度通商。七世紀初，印度西海岸上的各個港口都有拜占庭人、波斯人、葉門人、阿曼人，甚至衣索比亞人常來常往。那時候也有從麥加地區來的商人，穆罕默德本人就應該認識幾個到過印度的。喀拉拉邦的舍羅曼竺麻清真寺（Cheraman Juma）聲稱建於西元六二九年，如果屬實的話，那麼它就不僅是印度最古老的，同時也是全世界位居第二的老清真寺了❶！雖然準確的年代難以查考，但這座清真寺非常之古老並且建於穆斯林時代早期卻是毋庸置疑的。它的位置離古鎮謬濟里斯的遺址[4]很近。從老照片上看，這座建築原本採取了當地神廟的建築風格。可悲的是，一九八四年翻修的時候把原來的結構改成了蔥頭形圓頂和塔樓，為的是讓它的外表合乎更「常見的」穆斯林風格。這是不可原諒的破壞行為。如今有人又提出要恢復老建築吸引遊客，可再怎麼改那也不是一回事。

既已建成伊斯蘭大帝國，又在巴格達有大本營，阿拉伯人開始經營一張巨大的貿易網。阿拉伯商人在地中海上航行，趕著駱駝隊縱橫往返撒哈拉沙漠，在中亞的集市上售賣中國絲綢，沿東非海岸而下搜尋奴隸。這就是水手辛巴達[5]的時代。《一千零一夜》裡的故事雖屬虛構，卻把那個時代生動活潑的氣息保存了下來。

伊拉克港口巴士拉[6]因為離首都近成了帝國重要的貿易集散地。印度的貨物和商人在商業交易中如此重要，以至於阿拉伯人把巴士拉港說成是「屬於印度的」❷。這些商貨包括香料、調料、薑、紡織品和藥材。阿拉伯人征服信德以後，大批奴隸也從這個省運了進來❸。有趣的是，那時最重要的印度出口是鋼劍。這個國家在那個時代是以高品質的冶金業聞名的，而早先穆斯林軍隊裡用的劍常常產自印度❹。一直到十字軍東

征的時候都是這樣，有名的「大馬士革劍」若非直接從印度進口則必是用印度技術打造的。

同在東南亞一樣，印度客商大量僑居在阿拉伯海和波斯灣港口以及內地商鎮。阿布·札義德[7]在九世紀報告說，「印度人來到西拉夫[8]，要是有阿拉伯商人請他們吃飯的話，那他們的人數常常會在一百名上下❺。」同樣，阿拉伯客商也大批來到印度西海岸港口。著名的史學家兼地理學家麥斯歐迪[9]告訴我們說，印度國王歡迎這些生意人，還允許他們建自己的清真寺。他還說，在塞莫爾縣[10]有個特別大的居民區住著上萬穆斯林，那裡的阿曼、巴士拉、西拉夫和巴格達移民已經長期住下來了。再往南，在喀拉拉有好幾個阿拉伯居民點，他們跟當地穆斯林混在一起。他們的後代，人稱毛普拉人或馬不拉人（Moplahs or Mappilas）的，

4 謬濟里斯（Muziris，也有人譯作姆茲利斯），喀拉拉海岸的古代商埠，至遲在西元前一世紀已經存在。它的位置目前還不確定，據推測在今柯欽市北邊的一個鎮附近。

5 水手辛巴達（Sindbad the Sailor），《一千零一夜》裡的人物，據說生活在八至九世紀，七次出海遍行非洲以東至東南亞海域。

6 巴士拉（Basra），伊拉克第一大港，位於阿拉伯河（Shatt al-Arab）上，南距波斯灣五十多公里，是連接波斯灣和內河水系的樞紐，也是水手辛巴達的老家。

7 阿布·札伊德·阿勒西拉夫（Abu Zayd Al-Sirafi），生卒不詳。有人已將他在中國和印度的旅行箚記以及另外一位阿拉伯旅行家艾哈邁德·伊本·法德蘭（Ahmad ibn Fadlān）在伏爾加河上游的見聞錄翻譯出來合編成了一本書，書名《兩部阿拉伯遊記：中國及印度紀實與出使伏爾加河》（*Two Arabic Travel Books: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 and Mission to the Volga*）。阿布·札伊德在中國見證了黃巢軍在廣州的大屠殺（878-79），據估計當時有十二至二十萬猶太人、穆斯林、祆教和基督教教民遇難。

8 西拉夫港（Bandar Siraf，舊稱Bandar Tahiri，舊譯尸羅夫港、思蓮港），薩珊帝國的重要海港，毀於九七〇年前後。

9 麥斯歐迪（Al-Masudi, 896-956），阿拉伯人，最早編寫世界歷史的人之一。

10 塞莫爾縣（Saymur），古吉拉特邦現有的三十三個縣裡沒這個縣，也找不到相關資料。作者本人只是聽說它在孔坎海岸（Konkan coast），並不知道確切地點。不過，十世紀的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哈伽爾（Ibn Hawqal）有過關於古吉拉特清真寺的報導，裡面確曾提到了塞莫爾縣。

如今佔這個省總人口的四分之一[6]。自上世紀七十年代起，財運逆轉，這些人開始大批到富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去工作。可見，人口的攪拌還在繼續。

與此同時，再往北，古吉拉特把一度強大的瑣羅亞斯德教最後的倖存者收留了下來。在第二章裡我們講過，這種文化的起源與吠陀人密切相關。在一千五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裡，瑣羅亞斯德教在波斯佔主導地位。然而，被穆斯林征服以後它急劇衰落[11]。有一小部份人從迫害下逃出來在八世紀漂洋過海到了古吉拉特。《桑占城故事》（*Qissa-i Sanjan*）[7]裡說，當地的印度國王允許他們住下來，條件是說當地語言（古吉拉特語）和不再佩帶武器。除了這些，他們還獲准在宗教事務上享有充分自由。這些人的後代，被稱作帕西人（Parsis）的，在十九世紀移居孟買為英國人修造船隻，其中的一部份乘船到了英人統治下的香港跟中國人做鴉片生意發了大財。這些帕西人後來把賺到的錢投資回孟買建設大型商業和工業企業。他們一直是印度最成功的工商群體之一。

除了奴隸和商人以外，還有其他幾類印度人這段時間在中東，包括雇傭兵。按照旁遮普地區摩訶亞爾—婆羅門[12]口頭流傳下來的說法，他們的祖先有在伊拉克六八〇年的卡爾巴拉戰役[13]中為侯賽因戰死的。這就是為什麼這個又名侯賽因—婆羅門（Husseini Brahmins）的印度教部族至今仍在每年的回曆元月隨什葉派穆斯林一起舉行哀悼儀式的緣故[8]。人類歷史就是這麼盤根錯節。

大約在同一時間，有另外一群印度人從印度中部出發往西走，穿過中東到了歐洲。我們現在管他們叫吉普賽人或者羅姆人。關於羅姆人與印度的關係，很久以來就在語言和文化層面上爭論不休，現在基因分析已經把它肯定下來了[9]。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批人一定要離開印度次大陸，不過他們很有可能是翟哲羅—普臘蒂哈臘軍隊在信德跟突厥人和阿拉伯人作戰時進退維谷的一群士兵。如其不然，那就也可能從一開始就是個遊牧民族，歷史環境造成了他們一直向西漂泊。一九七一年，在倫敦附近召開的《世界羅姆人大會》上，羅

姆人決定用藍綠兩色旗幟代表自己這個遊牧民族。在這面旗子的中央，他們也畫上了一個輪子——轉輪王的象徵。從某種意義上講，羅姆人最有資格使用這個標誌，因為他們的車輪真的可以朝任何方向轉動。

當然，商品、人和思想的交流並不僅限於同外部世界，國內交流的量也很大，有幾個例子可以說明人的思想在這個時期是怎樣從一邦一隅迅速傳遍印度各地的。譬如八世紀的哲學家商羯羅，生在最南端的喀拉拉，卻遊遍了整個國家。他的思想後來在整個次大陸以至海外都很有影響。

同樣，跟女神杜爾迦（Durga）及其化身聯繫在一起的沙克蒂舊俗[14]起源於古代的孟加拉和阿薩姆等東部省份。可是到了中世紀，竟有五十二個這樣的沙克蒂毗闍（Shakti-peethas，與這種文化有關的朝聖之地）⑩遍佈整個印度次大陸——從阿薩姆的卡瑪克訶耶到俾路支斯坦的欣格拉傑，從喜馬偕爾的賈瓦拉穆基到

---

11 西元六五一年，薩珊帝國（Sasanian Empire, 224-651）的末代皇帝伊嗣侯三世（Yazdegerd III）在逃跑途中被當地人殺死，標誌著波斯被阿拉伯人徹底征服。

12 摩訶亞爾—婆羅門（Mohyal Brahmin），摩訶亞爾是婆羅門的一個亞種姓。據傳說，有位摩訶亞爾—婆羅門在慘烈的庫法（Kufah）戰鬥中為侯賽因犧牲了自己的七個兒子。

13 卡爾巴拉戰役（battle of Karbala）發生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孫侯賽因．伊本．阿里（Hussein Ibn Ali）與阿拉伯帝國的統治者倭馬亞哈里發（Umayyad Caliphate）之間，侯賽因戰敗同兩百名侍衛被包圍在庫法，最終全部戰死。

14 沙克蒂舊俗（Shakti tradition），一種崇拜「性力」的古老習俗，始於遠古時代。下文中提到的佧朱羅合神廟即為性力派藝術的代表作。

斯里蘭卡的賈夫納[15]。就連東南亞都有沙克蒂廟。在印尼中爪哇省那座九世紀的普蘭巴南群廟（Prambanan temples complex）裡，神壇上供的是正在誅殺惡魔摩希沙蘇拉（Mahishasura）的杜爾迦女神。雕刻精美的神像，在十二個世紀以後，出現在現代城市加爾各答一年一度的杜爾迦節上仍舊不顯得過時。

突厥人的入侵

從很多方面看，次大陸上的生活直到十一世紀初差不多就是過去時代的繼續。海上貿易繼續在南方海港繁榮，外國學者也繼續蜂擁到那爛陀去求學。建築藝術、製造工藝和風氣時尚都有所改變，可是次大陸上的城市卻依舊是廣為一千年前的遊客所熟知的那些。然而，此時這個國家卻面臨著一場重大的變故。

十世紀末期，突厥人的侵略浪潮開始侵蝕阿富汗的印度教—佛教王國。西元九六三年，突厥人佔領了戰略重鎮伽色尼（Ghazni）[16]。從那裡出發，他們穩步蠶食喀布爾的印度教沙希國，把他們逼退至旁遮普。沙希王們頑強地往回打了幾十年，可是在一〇〇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這一天，他們在白夏瓦附近被伽色尼的馬茂德[17]一舉擊潰。沙希王伽帕爾（Jayapala）心痛欲絕，他把王位交給兒子然後爬上自己架的柴堆自焚了⓫。沙希王朝後來繼續同突厥人作戰，但早已是疲竭之師了。

在接下來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裡，馬茂德進印度來搶掠了十七次，有好多次都是直沖著富有的廟鎮而來，比如馬圖拉[18]和納伽爾廓[19]。他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在一〇二六年搶劫古吉拉特的索謨那特神廟（Temple of Somnath）。據說僅那一次襲擊就導致五萬多護廟百姓喪生，擄走了價值兩千萬迪拉姆[20]的黃金、白銀和寶石。雖說索謨那特神廟後來又被毀掉和重建了好多次，可是伽色尼的馬茂德的這次搶劫人們心裡記得最清楚。

如今立在舊址上的那座廟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蓋的，它的重建是印度共和國最早啟動的重大專案之一，可見其象徵意義非同一般。這座廟恰在海邊，正是觀看日落的好去處，晚課「阿日提」[21]的唱誦聲會在那個時分從廟堂上飄送出來。然而，中世紀大屠殺的恐怖卻仿佛依舊在空中縷縷徘徊。離那兒不到半公里遠

---

15 這幾個沙克蒂毗闍應該是：阿薩姆邦卡姆魯普縣（Kamrup District）的卡瑪克訶耶神廟（Kamakhya Temple）、巴基斯坦俾路支省濱海小鎮欣格拉傑的欣格拉傑－瑪塔神廟（Hinglaj Mata Temple）、喜馬偕爾邦坎格拉縣坎格拉鎮（Kangra）的傑瓦拉吉神廟（Jwalaji Temple）和斯里蘭卡北端奈納（Nainativu）島上的納迦普沙尼－安曼神廟（Nagapooshani Amman Temple）。作者在文中給出的大概是習慣上用的地名：賈夫納（Jaffna）是斯里蘭卡北端的半島和半島上小城的名字，去奈納島需要從那裡乘輪渡；賈瓦拉穆基（Jwalamukhi）是汽車站牌上的地名，去傑瓦拉吉神廟的人應該在那裡下車。

16 九六二年，沙馬尼王朝（Samanid Dynasty, 819-999）在呼羅珊（Khorasan ）的軍事長官突厥奴隸亞拉提真（Alp-Tegin或Alptigin）趁朝廷衰落之機出發南征，他翻越興都庫什山從另一個穆斯林波斯政權薩法爾王朝（Saffarid Dynasty, 861-1003）手中奪得阿富汗南部的伽色那鎮（Ghazna，伽色尼的舊稱），做了該地半獨立的統治者（九六三年）。不久後，亞拉提真的繼承人兼女婿奴隸將軍沙巴提真（Sabuktigin）在伽色那建立了伽色那維王朝（Ghaznavid Dynasty, 977-1186），它雖然屬於突厥人，但卻是一個完全波斯化的政權，包括語言文化。

17 伽色尼的馬茂德（Mahmud of Ghazni, 971-1030），沙巴提真的長子，伽色那維帝國最傑出的統治者（九九八年至一〇三〇年在位）。他將突厥人的政權從沙馬尼帝國完全獨立出來，繼而又征服了波斯東部、今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印度的西北地方，他用從印度搶來的財物把伽色尼（Ghazni，今譯加茲尼）變成了富裕的帝都。

18 馬圖拉（Mathura），古代商貿樞紐，在今北方邦，傳説中克里希那的出生地，建有他的祠廟（Keshav Dev Temple）。

19 納加爾廓（Nagarkot），中世紀要塞，現在的岡格拉市（Kangra），屬喜馬偕爾邦。從前鎮上的伐吉若什瓦利女神廟（Temple of Devi Vajreshwari）是印度北方最古老和最富有的寺廟，一九〇五年的地震已經把這座古廟連同要塞和古鎮都毀掉了。

20 迪拉姆（dirham），奧斯曼帝國和波斯帝國的品質單位，相當於三點二〇七克。

21 阿日提（arati），印度教敬神儀式的一種，就是唱誦經文和把油燈點燃擺在神像前。

就是般度族勇士阿周那最後一次祭奠克里希那的地方[22]。有三條河在那裡入海，其中一條是用薩拉斯瓦蒂命名的。

突厥人的進犯，毫無疑問，一半出於宗教狂熱，一半是受掠奪財物的誘惑。可是，人們往往忽略掉他們的一個主要動機，那就是抓捕奴隸⓬。在後來的幾個世紀裡，成千上萬的印度奴隸，主要來自西旁遮普和信德，被驅趕到阿富汗，然後在中亞和中東的集市上賣掉。他們耐受不過阿富汗山區極度的寒冷大批死掉，結果那道山脈落下了興都庫什（Hindukush）這麼個名字，意思就是「屠殺印度人的兇手（Killer of Hindus）」[23]。

儘管伽色尼的馬茂德屢屢進犯震動朝野，當時卻沒能像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那樣作出反應抵禦外侮。北印度的最後一個印度教大帝國瞿哲羅－普臘蒂哈臘王朝正在急速衰落，印度文明的創造中心轉移到了溫蒂亞山以南。當時最強大的印度王國朱羅國正統治著大南方，它顧及不到西北方正在積聚的陰雲。此時的印中地區剛剛擺脫了恒河平原的政治和文化控制，正在經歷文化和經濟騰飛。這個時代屬於了不起的波闍王[24]和班德勒坎德的章德拉王朝[25]，前者是統治著大部份印中地區的武士兼學者，後者建成了佧朱羅合群廟[26]。

經院式史學家們總想忽視波闍王的存在，可是在印中地區卻遍地流傳著有關他的民間故事和歌謠。那些故事的真實性很難搞清，可是這位國王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卻不容否認。他重建了索謨那特神廟，多次擊退突厥人的進犯，還在中央邦的曼都城（Mandu）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堡。不過，他最惹人眼的遺產是在博帕爾用土壩圍起的那個大湖，那座城也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27]。在一九八四年那次惡名遠揚的工業事故發生以前，博帕爾最為人知的就是這片水域。那座湖在千年之後依然存在，這就是中世紀工程師技術水準的最好證明。這說明修築大堤壩在瑪律瓦高原上切實可行。在印度的其他地方地殼運動和泥沙淤積往往令其變成不智之舉。

再往北，班德勒坎德的章德拉人原來是翟哲羅─普臘蒂哈臘的封臣，西元十世紀在後者走下坡路的時候他們為自己開闢出一個小小的但卻生機勃勃的王國。為了慶祝勝利，他們建起了著名的佧朱羅合群廟，如今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這片建築群裡最大的一座，石窟大神廟（Kandariya Mahadev Temple），據說是章德拉人在成功抵禦伽色尼的馬茂德本人之後建成的。

所有有關佧朱羅合群廟的爭論都傾向於把焦點集中在某些廟裡用作裝飾的色情雕刻上。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參觀這些神廟的話，很快就會發現最動人的雕刻作品刻的是獅子和跟獅子模樣差不多的龍。有幾條

---

22 離索謨那特神廟不遠有個地方叫「Bhalka Tirtha」，傳說是克里希那被獵人誤傷致死的地方。阿周那祭奠克里希那的故事在《摩訶婆羅多》裡好像沒有提到，據作者本人說，在當地民間普遍流傳著阿周那在河的入海處為克里希那焚燒遺體的說法。

23 興都庫什（Hindu kush）這個名字可能最早出現在伊本．巴杜達的旅行劄記裡。亞歷山大大帝遠征印度的時候以為它是高加索山的一部份，所以稱它「Caucasus Indicus（印度河上的高加索山）」。

24 波闍王（Raja Bhoja），巴拉馬拉王國（Paramara Kingdom）的統治者。巴拉馬拉王朝建在瑪律瓦高原上（Malwa，包括今中央邦西部和拉賈斯坦邦東南部），始於九或十世紀，最初從屬於拉什特拉庫塔帝國，十世紀下半葉建立獨立王權，一三〇五年被德里蘇丹滅掉。波闍王是巴拉馬拉王朝最傑出的國王（一〇一〇年至一〇五五年在位），他征戰一生積極擴張領土，同時還寫了八十部著作，內容涉及哲學、醫學、獸醫、梵語語法、瑜伽、箭術和詩歌。下文講到史學家忽視波闍王是因為缺少關於他的文字記載。

25 班德勒坎德的章德拉王朝（Chandelas of Bundlekhand）建於九世紀上半葉，原是佧朱羅合鎮附近的一個小國，十世紀上半葉取得獨立主權，十三世紀初因相鄰印度王國及德里蘇丹國的侵略衰亡。班德勒坎德是古代地域名，指恒河平原與溫蒂亞山脈之間的一片山地，在瑪律瓦高原以東，相當於今天的中央邦北部和北方邦南部。章德拉王朝最有名的國王是維迭達爾（Vidyadhara，一〇一七至一〇二九年在位），他打敗過伽色尼的馬茂德。

26 佧朱羅合群廟（Temples of Khajuraho，也有人譯作克久拉霍神廟），印度教和耆那教建築群，建於九五〇至一〇五〇年間，位置在中央邦的佧朱羅合鎮附近。據記載，廟群原有八十五座建築，佔地二十平方公里，現在只剩下二十五座，六平方公里。

27 博帕爾（Bhopal），今中央邦首府，有「湖城」之稱。它的舊稱是「Bhojpal」，由Bhoja（波闍）和-pal（壩）連綴而成。一九八四年該地一家農藥廠發生洩漏造成數千市民死亡（據民間估計超過一萬六千），是迄今世界上最嚴重的毒氣洩漏事件。

龍表現為正在跟章德拉國王或武士（偶爾也有女武士）殊死搏鬥。同孔雀朝的帝王們一樣，章德拉人也喜歡用獅子代表權力。同樣明顯的是，在所有的雕刻裡獨缺老虎。從佧朱羅合到潘納老虎保護區（Panna Tiger Reserve）也就二十分鐘車程，這就讓人覺得特別難以理解。莫非在中世紀這裡是獅子的天下？要不然，就是人們認為老虎不配用作王權的象徵？

在馬茂德進犯以後的一個半世紀裡，突厥人基本上龜縮在西旁遮普。要說呢，也不過就是自鳴得意罷了。情況在一一九二年發生了變化，在那一年，穆罕默德·古里[28]在第二次特萊會戰[29]中打敗了阿傑梅爾暨德里的拉其普特國王普利色毗羅其·趙漢[30]（戰場在今哈里亞納邦，距離德里一百五十公里）。

突厥人佔領了德里，然後就接二連三地攻佔了其他地方，印度的政治、社會和城市地理從此徹底改觀。西元一一九四年，瓦拉納西（Varanasi）和卡瑙季（Kannauj）被圍之後淪陷了。卡瑙季是當時印度北方最大的城市，自此再也沒能真正恢復過來。幾年之內，那爛陀書院被巴克提亞·喀爾吉[31]毀掉，藏書樓付之一炬，大部份學者遭殺戮。有位名叫明哈丁（Minhaj- ud-Din）的古爾法官隨侵略軍行動，他把當時的情景寫進了編年史：

> 那個地方的居民有很多是婆羅門……他們全被殺了。那裡有大量的書籍，當地穆斯林一見書被弄出來就喚來了好多印度教徒，可能後者事先關照過他們要珍惜這些書，可是，所有這些印度教民全被殺掉了……[13]

雖然當時有很多婆羅門學者在那爛陀，但遭屠殺的大概大部份是佛教僧人。後來只有少數倖存者勾留印度，絕大部份逃去了西藏，在那裡他們把自己的宗教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中葉漢人接管政權。洗劫過那爛陀

之後，巴克提亞．喀爾吉又攻擊另一所佛教書院超戒寺（Vikramshila）[32]，把它也徹底毀掉了。佛教在次大陸上本來就走下坡路，遭到這些毀滅性打擊以後就完全垮了。一二三五年，蘇丹伊杜米斯[33]把烏賈因夷為平地，那裡曾經是芨多帝國的陪都，是數學、文學、天文學和印度教哲學的主要學術中心。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些書院被搗毀的同時，西半球上正在興建牛津大學。

---

28 穆伊茲丁．穆罕默德．古里（Mu'izz ad-Din Muhammad Ghori, 1149-1206），古爾蘇丹國（Ghorid Sultanate，九世紀至一二一五年）傑出統治者之一，俗稱古爾的穆罕默德（Muhammad of Ghor）。古爾王朝原是今阿富汗中部古爾地區（Ghor）一個波斯化的佛教政權，一〇一一年被伽色尼的馬茂德征服並穆斯林化。穆伊茲丁．穆罕默德與其兄吉亞斯丁．穆罕默德（Ghiyath al-Din Muhammad, 1139-1203）在共同執政期間（1173-1202）推翻了伽色尼的伽色那維王朝（1186年），將自己的國家發展成世界性強國。古爾的突厥人有可能來自今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一帶。

29 特萊會戰（Battles of Tarain），指穆伊茲丁．穆罕默德率領的突厥軍隊與普利色毗羅其．趙漢率領的拉其普特軍隊在今哈里亞納邦塔拉奧裡市（Taraori）附近的兩次大戰（一一九一年和一一九二年），第一次古爾蘇丹負傷撤退，第二次趙漢王被俘遭殺害。

30 普利色毗羅其．趙漢（Prithviraj Chauhan, 1166-1192），趙漢王朝（Chauhan Dynasty，七至十二世紀）的傑出統治者（一一七八年繼位）。趙漢（Chauhan）是印度西北部一個拉其普特部族，自六世紀起統治桑巴爾鹽湖區（Sambhar Salt Lake，在今拉賈斯坦邦中部），最初是翟哲羅－普臘蒂哈臘帝國的屬國，十世紀上半葉獨立，逐漸發展到帝國規模，領土覆蓋今拉賈斯坦邦東部、哈里亞納邦、德里地區及部份中央邦，十二世紀初將首都從桑巴爾（今齋浦爾縣的一個村子）遷至阿傑梅爾（Ajmer，今拉賈斯坦邦城市）。

31 巴克提亞．喀爾吉（Bakhtiyar Khilji），突厥將軍，參加過所有征服印度東部的戰役，一二〇六年死於謀殺。他最突出的戰績是對孟加拉的征服（一二〇三年），曾經創造出「十八騎士」的傳說。

32 超戒寺（Vikramashila），建於西元七八三至八二〇年，是繼那爛陀寺（Nalanda）和歐丹塔普裡寺（Odantapuri）之後的第三座佛學中心。這三座寺院都在今比哈爾邦。

33 沙姆斯丁．伊杜米斯（Shams-ud-Din Iltutmish），德里蘇丹國的第三位統治者，生年不詳，年輕時被賣給奴隸王朝（Mamluk Dynasty）創建者顧特卜丁．艾伯克（Qutb ud-Din Aibak）作奴隸，在後者麾下一路升遷並入贅作了女婿，一二一一年繼位，一二三六年卒。伊杜米斯鞏固並開拓了古爾蘇丹在印度征服的土地，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德里突厥政權最偉大的執掌者。

十三世紀末葉，馬利克·喀夫爾[34]等將軍統領的軍隊數次深入南方搶劫。在印度歷史上這是一個極其血腥的時期：古城、書院和寺廟變成了荒地，成千上萬乃至上百萬的百姓遭屠殺。誰要是不信的話就該讀一讀那本《菲里希塔史卷》（*Tarikh-i-Farishtah*[35]）⓮。就這樣，鐵器時代在恒河平原開始的第二輪城鎮化建設結束了。

古典時期的零星火花在大南方城市維查耶納伽爾（Vijaynagara）和更為遙遠的東南亞諸王國仍未熄滅。但是，在印度已經開始了新一輪的城鎮化運動，它將從中亞和波斯吸收許多元素構成自身。這本書不應該寫成大帝國、歷史人物和事件的綜合故事，所以，我主要還是通過德里的變遷來圖解這場運動，它在這一輪城市化中最為突出。

德里諸城

德里市及其周遭地區早在石器時代就有人類居住，因為發現有石製工具散落在阿拉瓦利山脈的山脊上。梨俱吠陀裡的人應該也熟悉這片地方，因為它恰好落在七河之地最東端的犄角上。哈拉帕文明晚期小型居民點的殘跡甚至也零星有一些在這裡，大概是哈拉帕人離開逐漸乾枯的薩拉斯瓦蒂河在向恒河平原遷徙的途中棲居過的地方。

從那時起，城池在這塊地方建起來，廢棄掉，劫掠一空，再重新建起，反覆了好多回。從古至今建了有八到十六個德里城，就看怎麼個數法了。因此，「老德里」和「新德里」這兩個詞在不同的時間點指的是不同的東西。正因如此，當威廉·斯里曼[36]在一八三六年來這座城裡遊玩的時候，把我們今天稱作「老德里」的沙賈汗訥巴德（Shahjahanabad）叫做「新德里」⓯，對他來說，「老德里」指的是梅赫勞利[37]與舊堡

（Purana Qila）之間那些七零八落的廢墟，而那裡正是今天被我們稱為「新德里」的地方。不管什麼說，眼下這輪城市擴張即便是用漫長的歷史尺規來衡量也是不可小覷的。在一八五八年被英國人攻陷以後，德里的城市人口根據一八六八年人口普查報告下降到僅剩十五萬四四一七人[16]。今天，全德里市，即整個「國家首都區」[38]，住著將近兩千萬人，而它還在迅速地擴大著和發展著。

在第三章裡我們講過，《摩訶婆羅多》裡的故事大多發生在德里附近。般度族的首都因陀羅城（Indraprastha），據說就沿亞穆納河建在德里城內。民間的說法很肯定，說它的原址壓在十六世紀建的舊堡（字面意思是「老城堡」）底下。這種說法之所以可信，是因為有個因陀羅派特村（Indrapat）一直據守在那座土丘之上。在城堡裡進行考古挖掘的時候，發現了一片相當大的屬於鐵器時代晚期的房屋，直到笈多朝都有人住。在舊堡裡有個小小的博物館，裡面展出了一些照片和挖出來的人工製品。可是，沒辦法證明那就是史詩裡提到的城市。迄今為止，沒有發現任何明顯符合因陀羅城相關描述的東西——沒有能招致俱盧族嫉妒

34 馬利克·喀夫爾（Malik Kafur），德里蘇丹國喀爾吉王朝（Khalji Dynasty）傑出的印度將軍，他原是軍營中的閹奴，因軍事才能被逐漸提拔至將軍。喀夫爾在印度南方領導了三次大戰役（1294-1316），為後來的馬杜賴蘇丹政權（Madurai Sultanate, 1335-1378）鋪平了道路。

35 《Tarikh-i Firishtah》，直譯「菲里希塔史卷」。波斯歷史學家菲里希塔（Firishtah或Firishta，本名Muhammad Qasim Hindu Shah, 1560-1620），出生在裏海岸邊，幼年隨父親到印度，做過王子伴讀，成年後先後服務於德干高原上的阿馬德納加爾（Ahmadnagar）和俾查浦爾（Bijapur）蘇丹，後者請他撰寫印度各國的歷史，菲里希塔應命完成了這部史書（總共十三卷）。

36 威廉·斯里曼（William Sleeman, 1788-1856），英國軍官。在印度歷史上一直有個名叫「Thuggee」的組織，他們專門襲擊旅客，用圍巾或繩子把人勒死搜取財物，英國人把這個組織徹底剿滅了，威廉·斯里曼是當時的行動隊總隊長。

37 梅赫勞利（Mehrauli），德里市西南區的一個地段。

38 國家首都區（National Capital Region）包括九個城區、二十七個鄉、五十九個鎮和三百個村子。

的大宮殿或者謁見廳。也許它的遺跡還埋在後蓋的建築底下，也許在亞穆納河水氾濫的時候被沖跑了。這都說不準。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德里作為重要的定居點已經有好幾百年了。一九九六年在喀爾卡吉神廟[39]附近發現了一塊阿育王岩刻，這意味著德里可能包括好幾塊聚居地，不止舊堡這一塊。

這頭一個我們知道歷史上確實有過的德里是托摩拉—拉其普特人[40]建的，在八世紀他們用它作大本營。這些人一開始住在德里最南端的蘇拉吉—肯德（Suraj Kund）。那時候跟現在一樣，供水是件要務，托摩拉人建的石頭大壩至今還在。旁邊有個阿難伽普爾村（Anangpur），用的是國王阿難伽巴拉[41]的名字。從大壩流出的水注入一個有臺階的水池，大概它跟一座太陽神廟原來是一體，所以才有蘇拉吉—肯德（太陽池）這個名字。只可惜城鎮化運動和非法開採石料破壞了集水環境，這個蓄水池現在經常是乾的。

十一世紀，托摩拉人搬到西邊很遠一處更有利防守的地方，在那兒建了個很的大城堡「Lal Kot」，意思是「紅堡」。所以，沙賈汗的那個十七世紀的紅堡並不是頭一個取這個名字的。為了標出自己在歷史上的位置，阿難伽巴拉也把自己的名字添加在了「鐵柱子」上。

一個世紀以後，阿傑梅爾的趙漢人佔去了這座城，又把它擴大了許多。現在它改名叫賴比托拉城堡（Qila Rai Pithora）是普利色毗羅其．趙漢的國都了。當我發現還有大段城牆保留下來的時候真是又驚又喜，雖然幾乎沒有一位遊客前去參觀它們。對此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開車朝梅赫勞利村北頭走，過了阿丹可汗墓[42]就看見了。那一路可不夠雅觀，成了附近貧民窟的露天廁所了。所以我建議遊客徒步穿過一棟破房子爬到城牆頂上去。漫步在享年九百歲的城牆頂上可真叫美。村子被甩在了背後，濃密的刺槐林緊緊包圍著你。這段城牆延綿兩公里長，一路上塔樓和一些別的結構都還能辨認出來，包括主大門。也許普利色毗羅其騎馬出城去迎戰穆罕默德．古里的時候就是在這座大門底下跟美麗的桑尤柯塔[43]告別的。德里市區的景物在樹林背後依稀可辨，此時的顧特卜石塔（Qutub Minar）看上去峻刻威嚴。

攻下賴比托拉城堡以後，突厥人把它當成在印度的大本營開始按自己的需要進行改造。顧特卜廟群——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一處世界文化遺產——裡有一部份印度北方最早的穆斯林建築。坐落在中央的，是古里的奴隸將軍顧特卜丁·艾博克[44]建的清真寺。刻在寺東門上的文字告訴我們，建造它的時候毀掉了二十七座印度教和耆那教神廟⓱。被砍掉面孔的神像至今躺在石柱林裡一一可辨。有意思的是，「鐵柱子」反倒獲准留在了寺院的一側。也許這是新統治者沿用古代權利象徵的一種努力，也許顧特卜丁就是想讓它待在自己那根大柱子的陰影底下，那座七二點五米高的顧特卜大石塔，——「俺這個比你那個大」在中世紀的典型一例。它真的很了不起，即便是用今天的標準衡量也得這麼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杜達[45]在一百多年後來德里時深為這座石塔驚人的高度和鐵柱子罕見的冶金技術所折服⓲。他還告訴我們說，後來有位蘇

39 喀爾卡吉神廟（Kalkaji Temple），在德里城南，初建的年代已不可考，廟裡的迦梨女神像據說是女神現身時自己留下的。

40 托摩拉（Tomar或Tomara），印度北方的一個部族，老家在中央邦。托摩拉人常常出現在拉其普特、查特和翟哲羅族群裡。根據英文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自八世紀起居住在德里附近山裡的是托摩拉—翟哲羅部落。

41 阿難伽巴拉·托摩拉（Anangpal Tomar），沒有關於這位國王的史料，他的統治期有八世紀和十一世紀兩種說法。

42 阿丹可汗墓（Adam Khan Tomb），阿克巴大帝親建的蒙兀兒將軍墓（一五六二年）。阿丹可汗是阿克巴皇帝的乳母之子，因為口角殺死了阿克巴的愛將宰相阿特迦可汗（Atgha Khan），皇帝下令立即將他處死，於是被扔下阿格拉城牆兩次摔死了（一五六一年），其母很快因悲痛而亡。阿克巴把他們母子葬在一起，但將陵墓造成罕見的八角形，人們認為那是專為逆臣設計的。

43 桑尤柯塔（Samyukta），卡瑙季公主，普利色毗羅其之妻。桑尤柯塔與普利色毗羅其的浪漫愛情故事在印度民間流傳極廣。

44 顧特卜丁·艾博克（Qutb-ud-Din Aibak, 1150-1210），突厥奴隸王朝（Mamluk Dynasty, 1206-1290）的創建者。他出生在中亞，童年時被賣作奴隸，後來轉賣給古爾蘇丹穆伊茲丁·穆罕默德·古里，最終成長為一名能幹的將軍。一一九三年攻下德里後，古爾蘇丹將在印度侵佔的領土交給艾博克打理自己返回呼羅珊，不久後被暗殺（1206），艾博克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德里蘇丹，他當時的身份仍是奴隸。

45 伊本·巴杜達（Ibn Batuta, 1304-1368/1369），摩洛哥探險家。他的遊記手稿在十九世紀被西方學者發現，已經翻譯出版。

丹想造一座加倍高的塔，可是計畫沒能實現。阿拉丁．卡爾吉[46]嘗試失敗後留下的痕跡現在還留在附近。

十四世紀剛開始的時候，阿拉丁．卡爾吉在原有這座城東北角一處軍營的舊址上建了一個新城堡——錫裡堡（Siri Fort）。主要街道房屋仍在老城裡，可是這位蘇丹總疑心有刺客，大概覺得還是在新城堡裡更安全些。不幸的是，剛建好沒幾年，錫里堡就遭到蒙古人攻擊[47]。阿拉丁勉強把入侵者擋了回去，然後就加強了城防建設。這麼做很明智，因為蒙古人不久又回來了。這一回他們佔領了主城，把它洗劫一空。然而，阿拉丁在錫里堡裡堅守數月，直到蒙古人決定撤兵。如今錫里堡只剩下幾段城牆和一些別的建築。它的舊址現在被城中村沙普爾—查特（Shahpur Jat）佔著，那是活躍在現代化德里城區的許多村落之一，是數不清的小寫字間和設計工作室的存身處。錫里堡的其餘部份被亞運村覆蓋了，那是為一九八二年的參賽運動員蓋的住處。

供水永遠是德里的大問題。為了給這座不斷擴建的城市供水，阿拉丁．卡爾吉修了一個大水庫，名叫豪茲喀斯（Hauz Khas）。現今它還在，周圍是漂亮的公園，在晴朗的冬日下午到那裡去散步再好不過了。從水面上望過去是後來某位蘇丹建的老「瑪德拉撒」（Madrassa，伊斯蘭教學校）殘跡和城中村豪茲喀斯。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起，這個村子搖身一變成了高價服飾店和時髦酒吧林立的擁擠地段。這很有諷刺意味，因為阿拉丁是個嚴厲的人，他嚴格控制所有商品的價格，禁止飲酒和賣酒[19]。這就叫歷史的報復。

卡爾吉王朝在阿拉丁之後沒過幾年就被另一個突厥王朝取代了，它就是圖格魯克王朝[48]。後者也決定建一座新城，叫圖格魯克巴德（Tughlukabad），城址選在了已有城區的東邊。我們不知道為什麼這位圖格魯克朝首任蘇丹非要另建一座城池不可，也不清楚為什麼他特別要選那麼個位置。也許這只是為了獲得某種心理滿足。伊本．巴杜達講過一個好玩的故事，可能是真事也可能是瞎扯，說是這位蘇丹在他還只是個貴族為卡爾吉朝廷效力的時候曾經向國王提議說這塊地最適合建座城，當時的在職蘇丹就挖苦他說：「等輪到你作蘇

丹的時候，建就是了。」結果，這就成了圖格魯克王朝的首批建設項目之一。

儘管雜草叢生蝕蹟斑駁，圖格魯克巴德寬廣的城防建築和其他遺跡仍然令人印象深刻。上世紀九十年代曾經挖出一條連接王宮的秘密通道，裡面有精心設計的巷道、隱祕的儲藏室，以及偽裝起來的入口和出口。出口是開在城牆外面的一個小豁口，看上去就像是平平常常的下水道。然而，儘管外表相當堅固，這座城只用了幾年就廢棄了，大概是因為水源不夠牢靠。

穆罕默德·圖格魯克[49]是這一朝代的第二位蘇丹。他在一三二六年決定把國都南遷到一千多公里以外

---

46 阿拉丁·卡爾吉（Ala-ud-Din Khilji），生年不詳，卡爾吉王朝（Khalji或Khilji dynasty, 1290-1320）的第二位統治者（一二九六年至一三一六年在位）。卡爾吉王朝的創建者是阿拉丁·卡爾吉的叔叔兼岳父查拉勒丁·菲羅茲·卡爾吉（Jalal-ud-Din Firuz Khalji），他原是奴隸王朝的高級軍官，通過謀殺攫得政權。阿拉丁·卡爾吉很快也謀殺叔叔，自己做了蘇丹，他征服了許多印度教王國。卡爾吉王朝的這兩代蘇丹都成功抵禦過蒙古人的入侵。

47 一三〇二年至〇三年冬天，阿拉丁·卡爾吉派部份兵力進攻喀喀迪耶國（Kakatiya，位於今特倫甘納邦），自己親率大軍攻打梅瓦爾國（Mewar，在今拉賈斯坦邦），結果蒙古人趁虛攻打德里，阿拉丁趕在蒙古人攻陷之前回到首都卻來不及設防，只好龜縮在錫里城堡直到蒙古人在洗劫後撤去。此後，蒙古的察合台汗國又兩次進犯恒河平原和旁遮普（1305, 1306），均被阿拉丁手下的戰將擊退。一三〇七年都哇可汗（Duwa Khan）去世，蒙古人對印度的侵略遂告一段落。

48 圖格魯克王朝（Tughlaq Dynasty, 1320-1413），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突厥王朝。阿拉丁·卡爾吉死後朝廷內部激烈爭奪王位，貴族們只好把旁遮普守將伽齊·馬利克（Ghazi Malik）請回德里，後者遂殺掉奪位者建立了新政權，自號吉亞斯丁·圖格魯克（Ghiyasuddin Tughlaq）。

49 穆罕默德·本·圖格魯克（Muhammad Bin Tughlaq），吉亞斯丁·圖格魯克的長子（一三二五年至一三五一年在位）。他繼位後一面堅持對中南部印度教王國的兼併政策，一面對付北方頻繁的地方叛亂和蒙古人入侵，與朝臣之間也一直不和睦，在歷史上留下了殘暴和乖戾的惡名。

的道拉塔巴德[50]去。那個地方處在南北大道（Dakshina Path）上的戰略位置，是進擊南印度的理想地點。因此，蘇丹的決定原本不難理解，如果不是他定要每一位居民都隨他搬走的話。有一個駭人聽聞的故事，說是有個老年乞丐身體虛弱走不了那麼遠的路，蘇丹叫人把他綁在車子後邊拖著走了四十天，結果抵達道拉塔巴德的只有他的那雙腳[51]。

可是，這位蘇丹很快又改變主意，讓全體百姓再次艱難跋涉返回德里去。現在，老百姓才落腳住下來，穆罕默德又決定擴建都城從國內其他地方和中亞招居民來住。他修了幾段城牆把老城紅堡和卡爾吉王朝的錫里堡銜接起來。圈起來的這片地方非常大，它就是下一個德里城——札汗帕那[52]。請注意，那些老城還繼續住人，就連已經廢棄不用的圖格魯克巴德也仍有一部份被用作倉庫和駐紮衛戍部隊。所以，札汗帕那大概沒有建完，還有空地甚至莊戶人的村落在城牆裡面。雖然如此，一座龐大的新宮殿群是建起來了。伊本．巴杜達來德里的時候看到的就是這個由一片片城區拼接起來的東西。

伊本．巴杜達在任何時代都稱得起偉大的遊記作家。他跟馬可．波羅差不多是同時代人，老家在摩洛哥的坦吉爾（Tangier）。他走遍了整個已知世界：北非、中東、中亞、印度，最後還去了中國。在此之後，他動身回摩洛哥去把自己幾近三十年的冒險經歷寫下來。他到德里的時候，穆罕默德．圖格魯克正在札汗帕那他的新王宮裡料理朝政。剛好在那段時間，這位反覆無常的暴君正在設法引進穆斯林飽學之士為朝廷樹立威望。伊本．巴杜達很快給自己謀了個肥缺，在這座城裡一住就是好幾年[53]。

他為我們留下了非常生動的關於圖格魯克宮廷的描述。他告訴我們說，要穿過三道大門才能進入蘇丹的謁見廳。在第一道大門前面有個檯子，坐著行刑的劊子手，要是有人被判處死刑就在這道門前執行，還須在那裡停屍三天示眾。在這頭道門前面還有若干喇叭手和吹笛子的，一有要人到來他們就吹喇叭並高聲報出來客姓名。在第一道和第二道大門之間，伊本．巴杜達說有個檯子，上面站著大批的宮庭侍衛。

坐在第二道門上的是戴鎏金帽子的皇家迎賓員，禮賓官手裡舞動著一根金色的儀賓杖。設在這道大門裡面的是候見廳，人們就坐在那裡等候輪到自己。接下來，來客就可以走近第三道也是最後一道大門了，有書記官在門口登記來者姓名、到訪時間和其他一些細節。一個貴族如果有三天以上無故不上朝，到了這個地方就不准再往前走了，除非得到蘇丹的明確准許。過了這道門就是謁見廳了，一座有著「一千根柱子」的宏大木結構建築[20]。

蘇丹倚著靠墊高高坐在寶榻上，一名侍者站在國王身後甩著蠅刷驅趕蒼蠅（可不是嘛，你不能指望死屍在大門口一躺好幾天卻不招蒼蠅）。在蘇丹近前就坐的是皇室成員、貴族、宗教上層和法官諸人等，每個人都依照身份有自己的位置。巴杜達說，蘇丹走進來一落座，整個宮廷就都起立高呼「真主保佑（Bismilah）！」。一百名私人護衛攜武器分立寶座兩旁，很顯然，這位蘇丹力求萬全。

大部份貴族和高級官員是外國人——突厥人，不過也有貴霜人、埃及人、敘利亞人和其他地方來的人。伊本·巴杜達告訴我們說，穆罕默德·圖格魯克經常把高位授予外國人。這倒也不是獨他有偏心，當時突厥人普遍認為自己是佔領軍而印度人——印度教民和當地穆斯林都算在內——理應被輕視。的確，有一個時

---

50 道拉塔巴德（Daulatabad），舊稱德瓦吉里（Devagili），德干高原上的軍事要塞（建於一一八七年）。城堡建在一個龜背形的小山上，非常堅固，德里蘇丹遷去以後在山上建了水庫，並從很遠的地方把河水引到城裡，最終迫使他放棄這個地方的主要原因是北方旁遮普和孟加拉的叛亂。道拉塔巴德位於馬哈拉斯特拉邦中部，與德里間的航空距離近千公里，它現在已經縮小到一個村子，靠旅遊業維持生存。

51 伊本·巴杜達的旅行劄記裡有類似的記述，但哈辛等人在《印度通史》裡說這是無稽之談。也有史學家提出，穆罕默德·本·圖格魯克當時只要求全體宮廷貴族隨他遷都，卻不知怎麼最終造成了人人怨恨的混亂局面。

52 札汗帕那（Jahanpanah），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世界避難所」，穆罕默德·本·圖格魯克建新城池主要為防蒙古人。

53 伊本·巴杜達弄到了一份封地，又被指派為首都審判官，在朝廷裡也是有權勢的人物。

期，中世紀的德里城牆內只容許做奴隸、卑賤的苦役或者其他雜務的印度人存留。這種態度只是到了十六世紀中葉阿富汗人的蘇爾王朝[54]統治時期才有所改變，後來蒙兀兒皇帝阿克巴把它制度化了。這種轉變很緩慢，正如珀西瓦爾．斯皮爾[55]所說，即便是在阿克巴統治時期，大部份貴族也還是在國外出生的人㉑。

伊本．巴杜達說，圖格魯克蘇丹時常舉行宴會。所有客人都須按地位大小入座。每個人先給送上一杯「冰糖水（candy-water）」，進餐前須得把它喝下去。然後，食物就排著隊端上來了，領頭的是握金手杖的首席禮賓官和持銀手杖的他的副手。他們走過去時，人們須呼「真主保佑！」這一輪一輪端上來的吃食包括未經發酵的面餅、烤肉、雞、米飯、甜食，有趣的是還有撒莫薩[56]！餐後每人給一錫罐大麥茶，為的是讓胃裡舒服一些。最後給每人送上幾塊「帕膪」[57]。吃完了，內侍們高呼一聲「真主保佑！」，大家就都站起來了。

穆罕默德．圖格魯克王宮的確切位置我們不清楚，不過它的遺址極有可能就是俾查曼達拉[58]那片謎一般的廢墟，離理工學院（IIT）主大門不遠。遊人很少有到那裡去的，好像大部份時間是附近貝古姆普爾村（Begumpur）的少年在那兒偷著喝酒，因為到處都是空啤酒瓶。緊挨在俾查曼達拉建築群後面的是莊嚴的貝古姆普爾清真寺（Begumpur Mosque），從前大概是皇家寺院，現在也同樣沒人光顧。在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下午，我獨自尋到了那個地方，於是就坐下來默想伊本．巴杜達和那位令人難以捉摸的蘇丹。

伊本．巴杜達越來越懼怕這位喜怒無常的蘇丹，最後給自己討了個出使中國的差事逃掉了。我們知道這個使團在南行的路上一再遭到土匪襲擊。伊本．巴杜達說，他被逮住了，在脫身之前差點兒送命。連皇家使團在通衢廣陌上行走都不安全，可想而知突厥人的侵略讓這個國家的內地混亂到了什麼程度。

伊本．巴杜達又冒險去了很多地方，最後的確啟程去了中國[59]。儘管他在阿拉伯世界名聲很響，可是在印度，出了專業史學家和文化人的圈子他的經歷就鮮有人知了。如今對他的記憶僅限於那支空洞愚蠢卻十分流行的印地語歌曲，唱的是他的那雙鞋子！

讀者也許會想，已經建了三座城了：圖格魯克巴德、道拉塔巴德、札汗帕那，圖格魯克王朝也該知道累了。錯了！穆罕默德的繼承人菲魯茲沙．圖格魯克是個更狂熱的建設者。他又蓋起了很多新建築，也修葺了許多舊的。他還把德里城向北拓展，在亞穆納河畔建起一座加強防禦的宮殿群，名叫菲羅茲沙堡（Feroz Shah Kotla）。我們知道，那些老德里城當時還住人，所以這座新城可能只是皇家行宮，類似於法國的凡爾賽宮。

菲羅茲沙堡那片看不出名堂的廢墟距離繁忙的稅務局（ITO）交叉路口很近，就在印度頭號大報社辦公樓的背後，後來建德里城的人就從它們身上一批批拆取建築材料。儘管如此，遺址上那座三層疊起的高臺還在，臺上立著這位蘇丹小心翼翼從遠方運來的阿育王石柱。據說在這片宮殿裡住著神靈，人們——多半是蘇

---

54 蘇爾帝國（Sur Empire, 1540-1556），蘇爾部落酋長舍爾．沙．蘇里（Sher Shah Suri）趕走蒙兀兒皇帝建立的北方大帝國。蘇爾人居住在今比哈爾邦，跟阿富汗古爾王朝（Ghurid Dynasty, 879-1215）的統治者同宗。蘇爾王朝的統治很短暫，卻實現了全面政治改革和經濟高速增長。舍爾．沙．蘇里的陵墓建在比哈爾邦南部的薩薩拉姆湖（Sasaram）上。

55 珀西瓦爾．斯皮爾（Percival Spear, 1901-1982），英國歷史學家，一生大部份時間在印度生活和教學，在英、印兩國學界很受尊敬。

56 撒莫薩（samosa），即炸三角，面皮裡麵包的是蔬菜餡兒。這是印度本土的民間小吃，北方人尤其喜歡。

57 帕腤（paan），用蔞葉包起來的小塊檳榔，通常在街頭小攤上出售。

58 俾查曼達拉（Bijay Mandal）是一處大建築的廢墟，地面上只剩下一處八角形的石砌平臺和一個圓頂建築，考古專家推測前者可能就是伊本．巴杜達在遊記裡寫的那個有一千根柱子的王宮（Hazara Sutan Palace），後者可能是調動軍隊用的塔樓或者看風景用的亭子。一九三四年的挖掘發現了屬於「千柱宮」的木質柱腳。

59 伊本．巴杜達接受任命以後沒有很快去中國，他在孟加拉和南印度遊玩了很久，然後既沒執行在中國的任務也沒回去覆命就直接回阿拉伯老家了。當時中國元代朝廷要求德里蘇丹修復他們的軍隊在喜馬拉雅山區毀掉的佛寺，穆罕默德．本．圖格魯克就派伊本．巴杜達去送回信，說伊斯蘭教法律要求先交人頭稅然後才能修廟，這樣的使命顯然沒有人願意去完成。有學者質疑伊本．巴杜達是否真的去過中國。

菲派穆斯林——到這裡來點燃燈火慰藉和求告祂們。你會看到一些小件供品和被燈煙熏黑的牆壁。一些善男信女把花花綠綠的帶子系在阿育王石柱的柵欄上，那是考古局為保護它給裝上的。這讓我們見識到了現代印度人的離奇組合：為了向中世紀的幽靈祈福而對古代的帝王柱表達敬意。

菲羅茲沙中年登基，執政一直到他八十二歲去世時為止，臨死前還病了好些年。跟阿育王那個時候一樣，他的帝國在他活著的時候就已經衰落了，在他死後倉促繼位的又都是些不中用的人。突厥—蒙古強盜跛子帖木兒看到自己的機會來了，他在一三九八年從中亞出發像一陣風似地席捲了這片國土，輕而易舉地打敗蘇丹的軍隊進了德里城。除了小片穆斯林住地得以倖免，其他一切都被劫掠一空，全體印度百姓不是遭屠殺就是被抓去做奴隸[22]。帖木兒後來在日記裡寫道：「我心裡很想赦免他們，可是做不到，因為讓這座城遭此一劫是真主的意志。」隨你怎麼說，我才不信呢！

用不著奇怪，德里城在經歷過這段插曲之後步入了衰期。在接下來的一個半世紀裡，印度最重要的城市是大南方的維查耶納伽爾（Vijayanagar）。這個我們到後面再說。接替圖格魯克王朝的是些小朝代[60]。雖然帝國縮小了許多，這個由幾片城區連綴而成的德里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仍然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同之前和之後所有統治德里的朝代一樣，這個時期的統治者也為自己造了一些大型紀念性建築。在德里市中央的洛提公園（Lodhi Park）裡便有一些，那是個世界級美麗公園，當代的印度富豪和權貴去那裡散步，談論世界要聞。那裡也是觀賞棲居在德里的種類繁多的鳥兒的極好去處。

一五二六年，有個名叫巴卑爾[61]的突厥—蒙古冒險家打敗了德里蘇丹，那一仗現在被稱作「帕尼派特第一次會戰」[62]。關於巴卑爾我們知道得非常多，因為他以日記的形式為我們留下了一份關於自己一生的生動報告，是用突厥語寫的，書名就叫《巴卑爾之書》（*Tuzuk-i-Baburi*）。巴卑爾是個無恥的投機家，但是給人的印象卻是一個可愛的小無賴。他的敵人絕不會以為他可愛，雖然我覺得自己為自己立傳多少要佔些便宜。

巴俾爾的血統無比純正，從母親方面論他是成吉思汗的嫡系後代，從父親方面論是跛子帖木兒的子孫。可是在他出生的時候帖木兒的帝國早已經分崩離析了。十二歲時，他繼承了中亞美麗的費爾干納山谷[63]裡的一個小王國。巴俾爾告訴我們說，它勉強能支撐一支三、四千人的軍隊㉓。但這並不妨礙他一再努力奪取帖木兒的故都撒馬爾罕（Samarkand）。他甚至短時間成功了，只不過沒能守住它。最後，烏茲別克人[64]把他趕了出去，他帶著一小夥追隨者拼命往南跑。這位冒險家總在打仗，一路上勝敗無數，直到控制了喀布爾。也就是在這時候，他看到了深入印度去搶劫的機會。

這是一個大膽的計畫，因為他的軍隊要比蘇丹的小很多，不過巴俾爾有秘密武器——火繩槍。這是第一次在北印度使用槍械（南印度在幾十年前就嘗過葡萄牙人的大炮了）。巴俾爾徹底打敗了蘇丹，又迅速地擊

---

60 指薩伊德王朝（Sayyid Dynasty, 1414-1451）和洛提王朝（Lodhi Dynasty, 1451-1526）。

61 巴俾爾（Babur, 1483-1530），本名扎希爾丁·穆罕默德（Zahir-ud-Din Muhammad），「巴俾爾」是軍隊裡叫出來的諢號，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老虎」。他的父親是大宛（Fergana，今烏茲別克斯坦）可汗、帖木兒的曾孫，母親是蒙兀兒斯坦（Moghulistan，即東察合台汗國）公主、成吉思汗十二世嫡孫的女兒。巴俾爾繼承大宛汗位時只有十一歲，奪得撒馬爾罕時不過十五歲（一四九七年），他在一五〇四年佔領喀布爾（Kabul），自一五一九年起開始進攻印度，一五二六年攻陷德里和阿格拉（Agra）建立蒙兀兒王朝（1526-1803）。

62 帕尼派特（Panipat），哈里亞納邦的歷史名城，南距德里九十公里。在這個地方發生過三次大戰役（分別在一五二六、一五五六和一七六一年），都是印度歷史的轉捩點。

63 費爾干納山谷（Fergana Valley），中亞的一條山谷，穿經烏茲別克斯坦東部、吉爾吉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北部。

64 烏茲別克人（Uzbieks），中亞最大的突厥族群，大部份居住在烏茲別克斯坦，其餘分佈在今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哥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俄羅斯和中國新疆。

退了其他所有對手，包括拉其普特人。從此，蒙兀兒（即蒙古[65]）帝國就在印度誕生了。請注意，這家王朝從不把這個稱呼用在自己身上。他們喜歡稱自己「古爾喀尼（Gurkhani）」，這是從「古爾可汗[66]」一詞派生出來的，意思是「女婿」，帖木兒自從娶了成吉思汗王朝的一位公主就一直喜歡用這個稱號。

儘管巴俾爾征服了一個泱泱大國，可他心裡還是總放不下撒馬爾罕。他對印度的看法絕無諛美之辭：「印度斯坦這個地方一點不討人喜歡。沒有漂亮人物，沒有高雅的社交，既沒詩的天份也聽不懂詩，不講禮儀，缺少高貴氣質和丈夫氣概。藝術品和手工製品不和諧也不對稱。這裡沒有好馬、肉食、葡萄、西瓜和其他水果。沒有冰和涼水，市場上也買不到好吃的東西和麵包。」不過，至少在說到為什麼來印度的時候巴俾爾很老實：「印度斯坦唯一可愛的地方就是，它是一個廣有黃金白銀的大國[24]。」

巴俾爾來印度後不到五年就死了。帝國由他的兒子胡馬雍[67]繼承，後者遂開始了下一個德里城丁帕那合（Dinpanah）的建設。新城緊挨在菲羅茲沙堡南邊，傍著亞穆納河，其中包括一個核心城堡，它現在叫「舊堡（Purana Qila）」。前面說過，那個地方照民間說法是因陀羅城的舊址，不過沒有理由認為這一歷史關聯與當時選擇城址有關係。除了這座核心城堡以外，本來還有一個築有防禦工事的外城。不幸的是，丁帕那合幾乎什麼也沒留下來，只剩下一座大門兀自立在那裡，人們管它叫「紅門（Lal Darwaza）」。從舊堡和德里動物園那邊隔著馬路就能看見這座莊嚴的建築物。

胡馬雍沒把丁帕那合建完，舊堡也沒建完。他被舍爾．沙．蘇里率領一群阿富汗叛逆趕了出去，帶著全家逃往波斯。把舊堡最後完成的是舍爾．沙．蘇里。舍爾．沙．蘇里還是一個了不起的治國人才，他在短暫的統治期內施行了許多項重大改革。他重新組織稅收，列印出了第一枚銀幣盧毗耶（rupiya，現行盧比（rupee）的前身），讓古老的華氏城（即巴特那）重獲新生。他還把橫貫東西的北路商道自旁遮普至孟加拉重修了一遍。它當時叫「Sadak-e-Azam」（即大路），後來是蒙兀兒時期的交通幹線，英國人稱它「主幹道

（Grand Trunk Road）」，現在是「金四邊形」高速公路網的組成部份。

如果舍爾．沙．蘇里能活得再長一點，那麼蒙兀兒人的統治在今天看就只不過是又多了一次來自中亞的搶劫而已。可是他在王位上只坐了五年就因槍藥引起的事故死去了，胡馬雍趁機打回來重新佔領了德里。不過胡馬雍也沒能在舊堡裡享受很久，他在一次離奇的事故中死掉了：他到私人藏書樓頂上去看金星升起，從險陡的臺階上走下來的時候被自己的袍子絆倒摔死了。胡馬雍在舊堡的藏書樓如今還在，不過那段臺階不對公眾開放，想重演一下胡馬雍最後時刻的遊客會覺得掃興。

十三歲的阿克巴（Akbar）成了新一代統治者。他通常被說成是第三任蒙兀兒皇帝，其實真正為帝國打下牢固根基的是他。他除了繼續推行舍爾．沙的改革政策，還把同佔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民的寬鬆關係具體制度化了。這是印度文明史上向前邁進的一大步。在今天說這些話會被人看成是政治糊塗，但是不容否認，在阿克巴之前，印度北方的印度—穆斯林關係有「文明衝突（clash of civilization）」的成分。這明顯反映在當時穆斯林文人寫的東西裡和印度教民對待突厥侵略者的態度上。

---

65 蒙兀兒（Mughal或Mogul）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對「蒙古（Mongol）」一詞的訛讀，把它專門用於巴俾爾在印度建立的突厥—蒙古政權大概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的。帖木兒出生的部落巴拉斯（Barlas，屬今烏茲別克斯坦）雖然隸屬於突厥化的蒙古汗國，在文化上卻是波斯化的，人說波斯語，信伊斯蘭教。巴俾爾創建的王朝只有頭兩位皇帝算是中亞人，以後歷代蘇丹主要是拉其普特—波斯血統，宮廷文化仍以波斯文化為主，史學上稱「印度—波斯文化（Indo-Persian culture）」。

66 古爾可汗（Gurkhan），意思是「大汗」或「汗中之汗」，在蒙古語裡「gür」（kür）是「大」或「總」的意思。

67 胡馬雍（Humayun, 1508-1556），巴俾爾之子，本名納西爾丁．穆罕默德（Nasir-ud-Din Muhammad），一五三〇年繼任蒙兀兒皇帝，號「胡馬雍」。胡馬雍繼位後同時面對著已獲分封的兄弟們的敵對行為和自己領地上地方政權的反抗，這是他之所以會被恒河東部平原上的蘇爾人趕出印度次大陸的主要原因。胡馬雍逃到波斯時只剩下四十人，狼狽不堪，卻被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待為國賓。他重返德里時有大批波斯貴族隨行，這些人把波斯文化帶進了蒙兀兒宮廷。胡馬雍性情溫和，在蒙兀兒人中有「完美男子（perfect man）」之稱。

在拉賈斯坦邦南部由拉其普特人統治的梅瓦爾王國（Mewar Kingdom）曾經不屈不撓地抵抗突厥人，我們就拿他們來作例子吧。梅瓦爾的統治者不是把自己單純看成一國之君，而是公開宣稱自己是印度文明的守護者，而印度文明的具體體現就是埃格靈吉神廟——濕婆的化身。把神當成梅瓦爾真正的國王，這就是為什麼它的統治者不用「Maharaja」（意思是「大王」）而用「Rana」（意思是「代理人」或者「首相」）這個稱號的原因。弄清楚這些很重要，否則就無法理解為什麼梅瓦爾人會忍受好幾個世紀的極度的艱難困苦同蘇丹們對抗。曾經有過三次，為保衛首都齊圖[68]他們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並且，即使首都陷落也仍舊在大山裡堅持鬥爭。僅用理性的政治語彙是解釋不了這種行為的。

要想理解他們的精神境界就得去看一看那座埃格靈吉神壇，從烏代堡（Udaipur）開車去用不了一個小時。那是一座嵌在山坡上的千年古剎[69]。如果沿著周圍阿拉瓦利山的山梁轉一圈，你就能看清楚寶剎是處在重重防守之下的。齊圖、貢珀爾格爾[70]（Kumbhalgarh）甚至烏代堡等要塞都在一小時車程之內。梅瓦爾肯定是中世紀軍事化最強的地方，說明這裡的人明明知道自己身陷重圍卻準備頑抗到底。

不過，當阿克巴登上舞臺的時候，歷時好幾個世紀的衝突已經讓雙方精疲力竭了。錫克教創始人納那克上師[71]等思想家已經把不同文化間求得和解的道理擺在那裡了。皇帝阿克巴可能生來心胸開闊，不過他的思想也還是隨著時間起過變化的。這個轉折可能就發生在一五六八年圍攻梅瓦爾首都齊圖城的時候。城堡在堅守數月之後失陷了，守城將士不折不扣地戰鬥到了最後一個人，婦女們赴身自焚大典[72]。阿克巴於此之外又殺了兩萬非戰鬥人員。同十八個世紀前的阿育王一樣，他也為自己的暴行感到震驚。

我們看到這時候的阿克巴更加強調兩種文化的和解。一五五五年的時候蒙兀兒王朝的歐姆拉（Omrah，即貴族階層）由五十一個在國外出生的穆斯林組成（烏茲別克人、波斯人、突厥人和阿富汗人），到了一五八〇年這個人數已經激增至二百二十二人，而在他們當中有四十三位是拉其普特人，還有數量相等的本

地穆斯林[26]。並不是人人都心悅誠服。一方面，正統的穆斯林非常不滿意皇帝的開明態度，另一方面，梅瓦爾的統治者依舊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皇帝，繼續跟他對抗（剛剛有過那樣一番經歷這恐怕不足為奇）。在梅瓦爾一帶的阿拉瓦利山裡至今還能聽到國王普羅泰普（Rana Pratap）如何率領他的比爾部落武裝打擊蒙兀兒人的歌謠，他穿戴過的盔甲和他的戰馬契闐克[73]用過的馬披永久性陳列在烏代堡市王宮博物館裡。後來又經過了一代人以上的時間，梅瓦爾才接受了同蒙兀兒朝廷的非敵對關係。

---

68 齊圖（Chittaur或Chitor，也寫作Chittaurgarh或Chittorgarh），印度最大的軍事要塞之一，初為當地的毛利亞部族（Mauryan clan）所建，自八世紀起被梅瓦爾人佔據。齊圖城作為梅瓦爾首都三次陷落分別是在一三〇三年（為抵禦德里蘇丹阿拉丁．卡爾吉）、一五三五年（抵禦古吉拉特蘇丹巴哈都爾沙）和一五六八年（抵禦蒙兀兒皇帝阿克巴）。齊圖城現在是齊圖縣政府所在地，塌落的城垣和王宮還在，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69 埃格靈吉寶剎（Eklingji Temple Complex），印度教建築，初建於九九〇年，早已被德里蘇丹毀掉，現存石廟是十五世紀重建的。埃格靈吉（Eklingji）是地方保護神，只負責梅瓦爾地區。

70 貢珀爾格爾（Kumbhalgarh），大型山地要塞，最初可能建於六世紀，把它擴建到現有規模的是梅瓦爾國王庫姆巴（Kumbha，一四三三年至一四六八年在位）。一五三五年首都齊圖淪陷的時候，年幼的新國王烏代．辛格二世曾經被藏在這座城堡裡。它很堅固，但因城內缺水最終被阿克巴手下的一名將軍攻陷（一五七六年），現在也是一處世界文化遺產。

71 納那克（Guru Nanak, 1469-1539），錫克教創始人。錫克教教民在喀提克月圓節（Kartik Pooranmashi）上紀念他的誕辰。

72 這種儀式叫兆哈爾（jauhar），指國王戰死首都陷落時王后率貴族婦女攜兒童及財物集體自焚。這種情況只出現在拉其普特人抵抗穆斯林侵略的戰爭中，總共有過十多次，在印度頻繁的部族戰爭中從未發生過，其中梅瓦爾首都齊圖城所經歷的三次最為著名。印度男子在絕無生還希望的情況下步入戰場時舉行的儀式叫薩卡（saka）。

73 根據民間傳說，普羅泰普被阿克巴打敗逃出戰場的時候，他的坐騎受傷但繼續奔跑直至氣絕倒下。這個故事在十七世紀出現在梅瓦爾的宮廷詩裡，馬的名字契闐克（Chetak）最早出現在十八世紀的童謠裡，後來英國軍官詹姆斯．陶德（James Tod）把這個故事寫進了《拉賈斯坦年鑒及古代史》（*Annals and Antiquities of Rajasthan*, 1829）。白馬契闐克的雕像至今屹立在烏代堡市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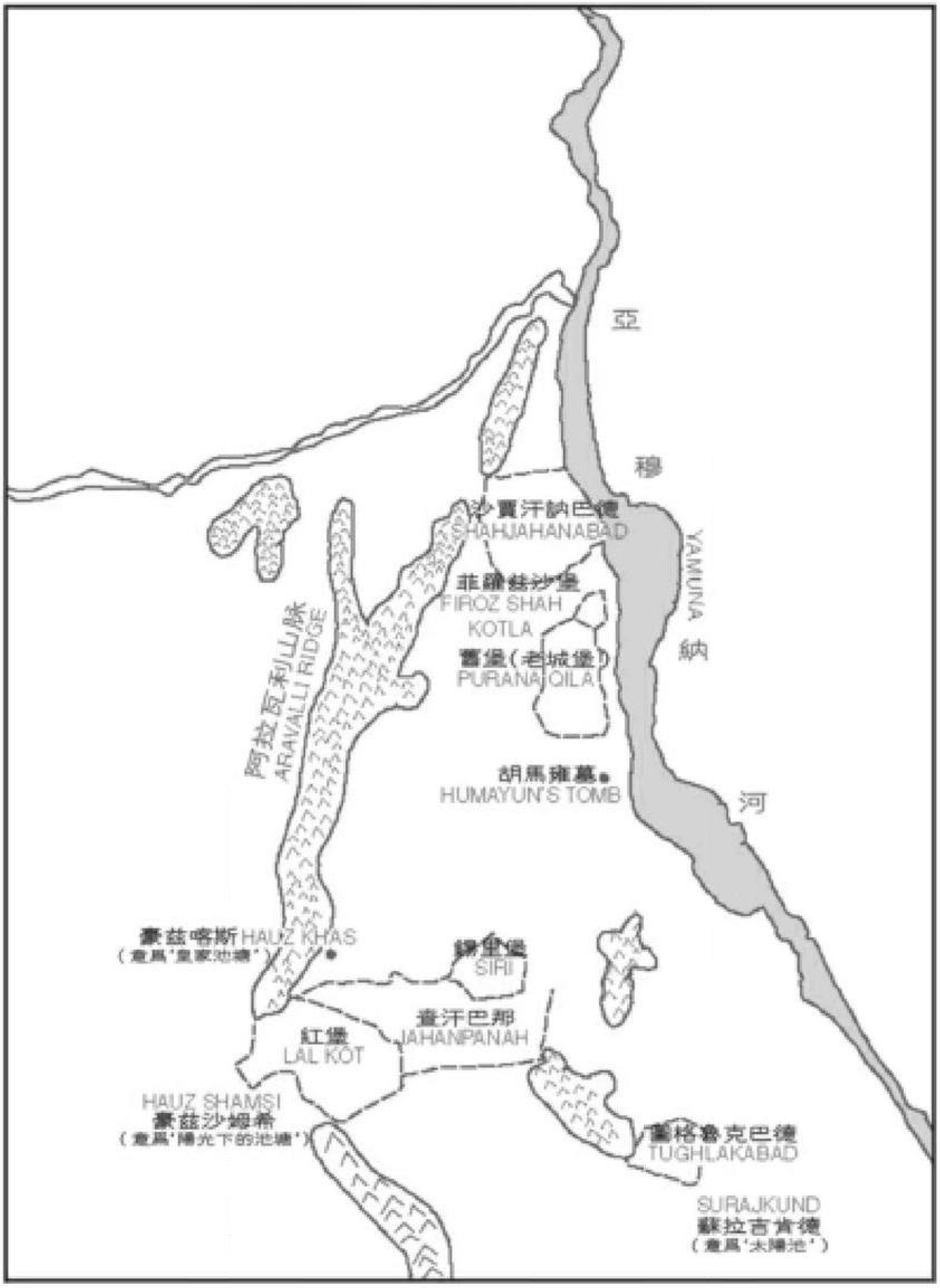
可憐的德里，阿克巴把國都南遷至阿格拉，隨後又遷到一座新建的都城法塔赫布林—西格里去了[74]。後者用了十五年才建成，可是只用了十四年就放棄了，因為它也跟圖格魯克巴德一樣被認為供水不牢靠。首都又遷回了阿格拉。在這段時間裡，德里仍然是個重要的城市但是不及阿格拉，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一個世紀以後阿克巴的孫子修建沙賈汗納巴德（Shahjahanabad，即老德里）的時候。不過，阿克巴也為德里風光重添了一筆：他父親的陵墓。建胡馬雍墓是一件大事，它為後來建泰姬陵（Taj Mahal）開了先例。由於它不像泰姬陵那樣總是遊客蜂擁，所以更是個漫步閒遊的好地方，帝王陵的氣氛也還保持著。

我不想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即中世紀的印度只是興建、搶劫、放棄和重建城池。大家應該記得，大多數人口是居住在鄉下的。巴伯爾告訴我們說，印度農村很少投資在水利和永久性民宅建設上，相反，鄉民總是時刻準備著放棄他們的村子逃到森林裡去[27]。平民百姓在此前的三個世紀裡就是這麼應對入侵和戰爭的。這個國家的大部份面積仍是森林，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住過人的地方被放棄以後也會變成荒野。德里城外就是樹林，統治者們騎馬出城只要走一個鐘頭就能恣情行獵。菲羅茲沙甚至還沿著阿拉瓦利山修了若干狩獵別墅，包括現在的城中村馬希帕爾堡（Mahipalpur），離國際機場不遠。鹿、豹甚至獅子出沒的地方現如今有明晃晃的氖燈告訴你那是經濟型飯店。英國人直到一八二〇年代還在的報導裡提到「哈里亞納獅子」[28]。

蒙兀兒人行獵

巴伯爾在日記裡表達對印度人的輕蔑只用了兩段話，可是這片土地上的植物和動物卻讓他大受感動寫了

74 阿格拉（Agra），北方邦城市，北距德里兩百公里，在一五五六至一六五八年間是蒙兀兒帝國的首都。法代赫布林—西格里（Fatehpur Sikri），阿格拉市南邊的一個鎮，屬阿格拉縣管轄，被蒙兀兒王朝用作首都是在一五七一至一五八五年。


亞
穆
納
河
YAMUNA
沙賈汗納巴德
SHAHJAHANABAD
菲羅茲沙堡
FIROZ SHAH
KOTLA
舊堡(老城堡)
PURANA QILA
阿拉瓦利山脈
ARAVALLI RIDGE
胡馬雍墓
HUMAYUN'S TOMB
豪茲喀斯 HAUZ KHAS
(意爲"皇家池塘")
錫里堡
SIRI
賈汗巴那
JAHANPANAH
紅堡
LAL KOT
HAUZ SHAMSI
豪茲沙姆希
(意爲"陽光下的池塘")
圖格魯克巴德
TUGHLAKABAD
SURAJKUND
蘇拉吉肯德
(意爲"太陽池")

圖四　中世紀的德裏

好幾頁紙。巴俾爾給我們講了孔雀、大象，還有江豚。他尤其覺得在白夏瓦附近的森林裡見到獨角犀牛不可思議。有意思的是，犀牛在十六世紀於此之前只出現在西部。如今僅阿薩姆、北孟加拉和尼泊爾德賴地區（Tarai Region）的水草地上才見得到。說也奇怪，巴俾爾的確不曾提到那些大貓。也許他在阿富汗和伊朗東北部見過獅子和非洲獵豹，所以沒把它們當成是印度獨有的東西。

蒙兀兒人酷愛打獵，有很多文獻和繪畫記錄他們打獵的事情。他們涉獵的動物品類很廣，包括印度大羚羊、印度黑背羚、鳥類，當然，還有獅子。請注意，有關獵虎的報導和繪畫卻相對比較少。這只說明一件事，即蒙兀兒人行獵主要是在這個國家的西北部，那裡是獅子的天地而不是老虎的。我們知道在阿格拉和德里以及在旁遮普的珀丁達（Bhadinda）周圍都有大獵場。現在這些地方大都人口稠密，種植密集，可是貝尼耶[75]卻告訴我們說，在德里和阿格拉附近以及在去往拉合爾的路上都有大片無人耕種的土地。據估計，在阿格拉蘇貝[76]，帝國的心臟，一六〇〇年的時候只有百分之二十七點五的土地有人耕種㉙。那時印度的人口總數大約一億一千六百萬。這意味著有大面積地域適合動物野外生存，也有好幾塊地方專門留給皇室供打獵之用。獅子仍舊與王權聯繫在一起。打獅子的事只有國王和王族成員可以幹，別人不行，除非得到特別許可。

皇帝阿克巴打獅子的故事很多。一五六八年有一回，阿克巴去古爾岡（Gurgaon）南邊的梅瓦特（Mewat）打獵，離阿爾瓦爾[77]不遠，出來一頭獅子，隨從們雨點般的箭矢霎時間就把它射死了。阿克巴很惱火，下令說再有獅子出來讓他自己對付。恰在此時，另一頭獅子出現了，皇帝一箭射中了它的眼睛。獅子發瘋一般沖上來，阿克巴這時已經從馬上下來了，可是仍然沒有射中。匆忙中有位大臣又發一箭，獅子被激怒把他咬傷了。最後只好還是由其他大臣來結果這傢伙的性命㉚。

看得出來，阿克巴很喜歡個人冒險，他在年輕的時候是騎馬甚至徒步打獵的。他的主要嗜好是用大批訓練好的獵豹幫他追殺。後來在晚年的時候他養了上千隻這種動物。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皇帝們的習慣改

成在更為安全的大象背上打獵了，武器也改用了準頭更好的火槍。僅一六一〇年二三月間在阿格拉附近魯巴斯鎮（Rupbas）打的那次獵，阿克巴的繼承人查罕傑[78]和他的隨員就殺掉了七頭獅子、七十隻藍牛羚、五十一隻黑背羚、八十二隻其他野物、一百二十九隻鳥和一千零二十三條魚，所有這些都是在五十六天之內獵獲的。然而這畢竟是一種很危險的活動，發生在同一年裡的另一個故事很能說明這一點。

一六一〇年在阿格拉附近的巴厘鎮[79]打獵的時候，皇帝查罕傑手下的一位大臣阿努潑·雷伊（Anup Rai）碰上一條被啃剩一半的牛，於是循跡找到了藏在樹叢裡的獅子。他們把獅子包圍起來，同時通知了皇帝。查罕傑飛快地趕到地點把槍架在支架上，他連著開了兩槍都沒打中。獅子沖上來，皇帝的侍衛們四散奔逃，據他自己說，驚慌之中他們甚至把他踩倒在地！阿努潑·雷伊救了查罕傑一命，他赤手空拳滾在地上跟獅子博鬥，直到王子庫拉姆（Prince Khurram）上來把它一劍扎死。一個信印度教的拉其普特人不是僅僅陪著皇族打獵消遣，而是捨生忘死地保護穆斯林皇帝——帖木兒不折不扣的直系後代，可見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關係在此前的半個世紀裡已經改善到了什麼程度。查罕傑給阿努潑·雷伊起了個綽號：阿尼·雷伊·辛格達藍（Ani Rai Singhdalan），意思是「軍隊指揮官兼獅子碾碎機（Commander of Troops and Lion

75 弗朗索瓦·貝尼耶（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法國物理學家兼旅行家。他曾短時間在沙賈汗（Shah Jahan）的宮廷裡作王子扈從，也為奧朗則布（Aurangzeb）當過御醫，總共在蒙兀兒朝廷裡幹了十二年，著作有《大蒙兀兒諸省之行》（*Voyage dans les Etats du Grand Mongol*）。

76 蘇貝（subah），蒙兀兒帝國行省的名稱。阿克巴實行改革後，把蒙兀兒帝國劃分成十二個蘇貝，後來因領土擴張增加到十五個。「省長」的官稱是尼柴姆（Nazim），俗稱蘇巴達爾（Subahdar）。

77 阿爾瓦爾（Alwar，舊稱Ulwar），中世紀城市，位於拉賈斯坦邦東北角，北距德里一百六十公里，現在屬「國家首都區（NCR）」管轄，是個旅遊城市，有湖泊、城堡和老虎保護區。

78 查罕傑（Jahangir，本名Nuruddin Mohammad Salim, 1569-1627），阿克巴的長子，一六〇五至一六二七年在位。

79 巴厘鎮（Bari），位於今拉賈斯坦邦東端，出產優質紅砂岩，阿克巴建阿格拉城堡用的就是這個鎮上的石頭。

Crusher）」[31]。

這件事發生後沒過幾年，英國的首位使臣就來到了蒙兀兒宮廷。湯瑪斯·羅伊爵士[80]是位傑出的外交家，他在一六一五至一六一九年間駐節印度。羅伊同查罕傑皇帝成了好朋友，有幾次甚至還是推杯換盞的酒友，可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可以逍遙法外隨便打死獅子。一六一七年，有一頭獅子和一條狼夜襲羅伊設在曼都[81]的營寨，咬死了很多羊。可是，有法令禁止他傷害這些動物，於是只好派人去請求皇帝特別恩准。結果聖旨下來了獅子也跑了。那條狼就沒有那麼好的命[32]。

羅伊告訴我們說，獅子是非常重要的皇族標誌，有一種王旗上畫的就是獅子和初升的太陽。伊朗的沙王和土生土長的印度教習俗都使用這種象徵符號。蒙兀兒人意識到了自己是在承襲一個古老的帝國夢，所以查罕傑皇帝也把他用波斯語寫的碑文加刻在阿拉哈巴德的阿育王石柱上。就這樣，在這根柱子上有了印度歷史上最強悍的三位皇帝——阿育王、沙摩陀羅笈多和查罕傑——的銘文，這是歷經十八個世紀的歷史延續！它意味著什麼呢？無論你是否接受查罕傑在阿育王石柱上鐫刻碑文或者阿克巴把自己續寫在卡爾哈納的喀什米爾史末尾，反正蒙兀兒人是要把他們建在印度的帝國的根基打在印度文明的框架裡。所以，他們這是在一步一步把自己插進印度文明史裡去。菲羅茲沙·圖格魯克喜歡阿育王柱不假，可這更體現出早年德里蘇丹的自我定位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鄭和總兵巡洋

就在印度北方承受中亞侵略浪潮的同時，印度洋上的貿易依舊繁榮。馬可·波羅和伊本·巴杜達都親眼見證過這一切。然而在這樣的表像之下，印度人在世界貿易網中的地位自十二世紀末起就已經發生了變化。

印度商人曾經是探索者和冒險家，他們乘著那種縫合船在海洋上無處不往。從波斯灣到中國，到處都能見到大批的印度商人。佛教和婆羅門教學者也大量乘船去往東南亞，那裡對他們的需求非常大。可是突然之間，朱羅國襲擊三佛齊國以後才過了一百年，他們就一下子幾乎全部消失了。出了什麼狀況？

導致這種變化的大致原因是種姓制度的強化禁止漂洋過海。然而，種姓制度只不過是多方面不景氣的一種反映。我在前一本書《印度之復興》（*Indian Renaissance*）裡說過，印度文化和文明對待革新和冒險的態度起了變化[33]。在這裡我們不討論產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但是有很多互不相干的蹟象表明印度正在逐步封閉思想。梵語，曾經不斷發展和充滿活力的語言，停止吸收新鮮詞彙和詞法最終變成了化石。梵語文學癡迷于詞形純正從而變成了套話堆砌。同樣，科學也止步不前，從注重實驗經驗變成了坐而論道。

有意思的是，在這段時間裡來印度的外國人注意到了這種變化，還把它寫了下來。阿勒比魯尼[82]評論說——他寫這些話的時候伽色尼的穆罕默德正在幹他那臭名昭著的搶劫勾當——當時的印度學者故步自封已經到了不願再從外界學習任何東西的地步，他還把他們的這種態度跟他們的祖先作了比較。

文化取向既已發生轉變，印度商人便越來越多地「擱淺」，而航運業也就大部份落到了阿拉伯人手裡。不過，也還有猶太人、波斯人，甚至中國人在做。伊本·巴杜達在卡利卡特[83]看到了大批的中國船隻，他還把一艘中國式軍用帆船描述了一番，那肯定是為商船隊護航用的。那艘船大得能容納一千人：六百名水手和四百武裝士兵。換句話說，伊本·巴杜達是在旅行途中發現了一個十分活躍的貿易網。有件事可以證明這個

---

80 湯瑪斯·羅伊爵士（Sir Thomas Roe, 1581-1644），英國外交官，出任過駐蒙兀兒帝國、奧斯曼帝國和神聖羅馬帝國大使。

81 曼都（Mandu），瑪律瓦高原上的古城，屬中央邦。

82 阿勒比魯尼（Al-Biruni, 973-1048），波斯學者，精通數學、物理、天文和多種語言，著作有《印度史（*Tarikh Al-Hind*）》。

83 卡利卡特（Calicut，舊稱科澤科德Kozhikode），喀拉拉邦海港城市。

商業網之興旺與發達：伊本．巴杜達認識了一位來自休達（Ceuta）的老鄉，那個地方離他自己的老家坦吉爾（Tangier）非常近，頭一次碰面是在德里，可是在中國竟又偶然相遇了[34]。伊本．巴杜達不過是一個動筆把旅行經歷寫下來的人，他走過的路線其實在阿拉伯商人裡無人不曉。

雖然如此，古代印度的精神卻在東南亞王國繼續保持了好幾個世紀。吳哥在一四三一年被泰國人攻陷以前一直是高棉帝國（Khmer Empire）的首都。它的遺跡非親眼見到是無法令人相信的。越南的占婆國遺跡沒有那麼出名，不過同樣也很重要。占婆國在一四七一年首都毗闍耶（Vijaya）被大越（Viet）的軍隊攻破以前一直很昌盛。被割去一部份的占國[84]蹣跚前行直到十七世紀下半葉也被吞併。占婆人建的印度教神廟零散分佈在越南境內，少數幾個現在有小小的巴拉蒙占人社團（Balamon Cham Community）在使用，他們仍舊信奉印度教（人數在三萬左右）。說起來讓人難過，美山[85]最重要的占廟群落在越戰中被美國人的轟炸機嚴重炸毀。那片遺址現在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不過說實話已經沒什麼可看的了。在入口處的小展館裡有一些戰前的照片，從中還能看出該地的昔日輝煌。

也許，印度激發的文化在爪哇才算最具活力。十四世紀，爪哇島上的麻喏巴歇人（Majapahits）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現稱印尼的大部份地方。他們一再擴張，把建在蘇門答臘島上的古國三佛齊擠了出去。一三七七年對三佛齊國首都巴領旁（Palembang）的海上攻擊最終除掉了他們在這個地區的主要對手[35]。

面對爪哇人的威脅，三佛齊國的一位王爺，桑．尼拉．烏塔瑪[86]，據說打算到馬來半島南邊的廖內（Riau）群島去尋找避難之地。有一天，故事裡是這麼說的，他到淡馬錫（Temasek）島上去打獵，在那兒看到了一頭獅子。所以，後來在那個地方建居民區的時候他就給它取名新加普羅（Singapura，梵語「獅子城」）。新加坡（Singapore）這個名字就是這麼來的，雖然幾乎可以肯定這位王爺看到的不過是隻馬來虎而不是獅子。新加坡的最後一隻野生虎一九三〇年代在蔡厝港（Choa Chu Kang）附近被人打死了。

桑．尼拉．烏塔瑪的一位後人，帕拉莫斯瓦拉（Parameswara），發現當地的敵對行為和爪哇人的持續威脅讓新加坡又守不住了。他繼續向北移動把大本營挪到了麻六甲（Melaka，也寫作Malacca）。這就是鄭和總兵率中國「寶船隊」到來時的東南亞局勢。

鄭和並不是正牌子中國艦隊統領。他原本是一名穆斯林太監，原籍內陸省份雲南，小時候被帶進明朝宮廷閹割了。不過，他依然做到了在一四〇五至一四三三年間領導七次大規模遠洋探險，到訪過東南亞、印度、斯里蘭卡、阿拉伯半島和東非。這支「寶船隊」有著驚人的規模，艦隻在百艘以上，人員數以萬計。中國的航海技術在這個階段領先其他各國好幾個世紀。最近這些年，有些文獻作者提出鄭和可能連美洲都去過。他當時肯定具備那樣的技術實力，但我不信他真的有過駛越太平洋之舉。

這些海上遠征有很多目的，包括貿易和考察。不過，最主要的目標是宣揚國威和加強自身在地緣政治中的地位。那時候，中國人推翻蒙古人的統治才不過幾十年，他們非常想在世界上建立自己的地位。如果這麼大的艦隊規模還不能把當地人嚇倒的話，那麼鄭和也準備好了武力干涉，而他在斯里蘭卡的一次內戰中也正

84 占婆（Champa）和占（Cham）分別是同一古國名稱的梵語音譯和越南語音譯。

85 美山（My Son，也常被譯作眉山），位於越南中部，是一個寬約兩公里的山谷，占婆人於四至十四世紀在那裡建了許多印度教廟群。

86 迫於麻喏巴歇國的壓力，三佛齊國的王公紛紛逃離巴領旁，桑．尼拉．烏塔瑪（Sang Nila Utama，一二九九至一三四七年在位）是他們當中的一位。根據英文維基百科提供的資料，烏塔瑪在淡馬錫（Temasek）建城是在一二八八至一二九九年，他創建的辛格普羅王國（Kingdom of Singapura, 1299-1398）延續了五代，其間於一三六六年爭取到了中國明朝廷的承認和保護，末代國王帕拉莫斯瓦拉（Parameswara）皈依伊斯蘭教，在辛格普羅陷落（一三九八年）後北逃至麻六甲建立了麻六甲蘇丹國（一四〇〇年）。奇怪的是，新近出版的《東南亞古代史》（梁志明等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初版）裡說，帕拉莫斯瓦拉王子于一三九七年從巴領旁逃到淡馬錫，接著又從淡馬錫逃到麻六甲建立了麻六甲王國（一四〇〇年），編者把第一代和最末一代國王合為一人，一筆抹掉了辛格普羅國的近百年存在（見該書第十八章第二節「麻六甲王國」）。

是那麼做的。

在鄭和準備遠航的時候，東南亞已經有了幾處中國人聚居的地方，只不過爪哇島上的麻喏巴歇國在那個地區勢力最大[36]。的確，一個世紀以前，爪哇人曾用武力擊敗了漢—蒙朝廷控制這一地區的企圖。一三七八年，明朝皇帝派使臣前去試圖把自己挑的候選人擺在三佛齊國的王位上。麻喏巴歇國當然把這看成是在自己勢力範圍內進行干涉，就把這位使者殺了[37]。

鄭和肯定瞭解這段歷史。這位中國總兵於是就決定用支援帕拉莫斯瓦拉在麻六甲新建的王國來製造抗衡力量。一片很大的中國人居住區就在麻六甲建起來了，帕拉莫斯瓦拉本人也訪問了明朝廷。最有意思的是，中國人鼓勵麻六甲人皈依伊斯蘭教。鄭和和他手下的許多軍官都是穆斯林，但這項政策不像是純粹出於宗教熱忱。許多蹟象表明，鄭和在宗教信仰上是十分務實的。中國人之所以在東南亞扶持伊斯蘭教更多的是出於制衡爪哇印度教勢力的地緣政治戰略。

甚至有這樣一種可能，即中國人想消除印度捲土重來再次向這個地區施加影響的外在風險。這個時期的中國人有著很強烈的文明民族的自我意識，他們想把自己塑造成文明老大（civilizational top dog）。不管怎樣，中國人的戰略啟動了東南亞的穩步穆斯林化[38]。麻六甲國在騰飛，而麻喏巴歇國卻在慢慢退卻，直到最後一位麻喏巴歇王公到小小的峇里島去尋求避難，在那裡他們的後代把自己的文化保存了下來。中國商人的貿易網要比歐洲人的殖民地壽命長，它至今仍是這個地區工商業的重要組成部份。

可是，中國在海洋上的主宰優勢戛然而止。官僚們認定了遠洋航行得不償失，寶船隊就任由它們腐朽爛掉，航海檔案也被封存。跟印度一樣，中國也開始閉關自守滑入了數百年的衰落期。技術優勢沒能救中國於思想封閉。有那麼一陣子，印度洋似乎又要重歸阿拉伯人了，然而卻沒有。一四九七年十二月，一支小小的葡萄牙船隊繞過好望角大膽地駛進了印度洋。

第六章　繪製印度地圖

在第三章裡已經講過，印度人的地理知識在吠陀時代和鐵器時代之間有一個飛躍。兩部史詩也明顯表現出對印度次大陸的邊遠角落不乏瞭解。到了孔雀帝國的時候，人們對這片土地肯定已經瞭若指掌。可是，古代印度人有沒有嘗試過給自己的國家畫張圖呢？海上貿易做了幾百年，他們對印度洋周邊的地理情況應該知道得相當多，就連遠在東方的中國海和西邊的紅海也都應該瞭解。同時，對於用圖形表達思想，包括繪製建築圖，他們也已經司空見慣。因為有了聖使（Aryabhatta），到了笈多時代，印度人已經知道世界是球形的，甚至還能相當準確地算出它的大圓周長。製圖學的一切要素俱已齊備，你也許會期待印度人能將這些知識湊到一起把自己的國家和它周圍的海洋系統地畫下來。同樣，你也許指望會有一部跟希臘的《紅海周航記》相當的航海手冊指導商人和水手。

然而迄今為止，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證明古代印度人曾經嘗試過為自己的國家繪製地圖或者把地理知識系統地寫下來。確曾發現過一本用古吉拉特地區的庫奇方言（Kutchhi dialect）寫的海員手冊，但那是相當近代的抄本，更不知它從何而來❶。至於地圖，那是一份也沒有的。當然了，要說這類東西從前有過後來散失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被保存至今的只有一幅以贍部洲（Jambudwipa）——也就是「蒲桃形大陸（Continent of the Rose Apple）」——為中心的太極圖（cosmological scheme），可那實在算不上是地圖學表述❷。

我不是說古代印度人沒有地理概念。要說呢，他們對印度次大陸上的方位有很強的意識，並且，既在海上那麼活躍，對印度洋沿岸也是如此。所以，當著名的八世紀哲學家商羯羅創建寺院的時候，他把廟址選在

這個國家的四個角上：布里在東，德瓦爾卡在西，斯林吉里在南，喬希馬特在北[1]。這顯然不是隨機分佈。雖然如此，地圖學作為一門科學在古代印度好像確實不曾興起過。

相反，阿拉伯人在中世紀倒是寫了好幾部地理書。他們甚至保存著亞歷山大城的托勒密[2]那類古典希臘學者的著作，而那時基督教的歐洲正在把這類知識當成異端邪說加以剷除。在十二世紀，著名的摩爾族地理學家阿勒伊德里斯[3]把自己的地理知識跟托勒密的合在一起畫了一幅地圖。在這張圖上，印度洋被陸地緊緊包圍著，這個概念正好符合阿拉伯人的利益，因為它能讓歐洲人打消尋找海路去往東方的一切念頭。到了十四世紀，有波斯人在繪製印度半島的地圖。不過製圖水準一直很低。真正的中世紀製圖專家是中國人，他們早就在為自己的國家畫地圖。到了鄭和總兵那個年代，也許正是他遠航的結果，他們已經有了通往東南亞甚至部份東非海岸的很好的長條形航海線路圖。這些圖基本上還是屬於航海指示圖的性質，並不是對地理性狀的準確表述，不過它們詳細得讓人吃驚，遠比其他人手裡的任何一張圖都先進。

在這個時候，歐洲人對亞洲地理是名副其實地兩眼一抹黑，阿拉伯人看來的確是做到了長達數世紀的資訊封鎖。古典地理學家的著作既已喪失，前伊斯蘭時代與印度通商的記憶也已經淡忘，歐洲人只好依靠道聽塗說，甚至聽信厚顏無恥的江湖騙子。最有名的騙子之一是約翰．曼德維爾爵士[4]，這位英國人寫了一本荒誕不經的書，書名倒簡單就叫《遊記》（*The Travels*）。這個人一三二二年從聖奧爾本斯（St-Albans）出發，三十四年後回到英國，宣稱自己去過了印度、中國、爪哇、蘇門答臘和其他許多地方。地理學家、國王和教士們仔仔細細研究這本書，它的譯本幾乎遍及歐洲所有大語種。以下事實足以說明它在當時有多麼重要：在各類圖書館裡保存至今的《遊記》手抄本有三百冊，四倍於馬可．波羅的書！

有些作家，比如賈爾斯．密爾頓❸，認為曼德維爾有關地中海東部的故事有可信的成份，但是不容否認他寫亞洲的那些東西太離譜。他寫到了長狗腦袋的女人、一隻眼睛的巨人、兩個頭的鵝、巨型蝸牛、睾丸垂

至雙膝的男人，還有養子自食的吃人生番。他還為中世紀普遍相信的說法添油加醋，說統治印度的是位勢力強大的基督教國王，名叫祭司王約翰（Prester John）。曼德維爾告訴我們說，他是沿陸路歷盡千辛萬苦才抵達印度的，不過找到了祭司王約翰那個既富庶人口又多的國家讓他很高興。他又費了一番筆墨描寫宮殿和對寶石的恣意濫用。他說這位國王統治著一個龐大的國家，由七位國王、七十二位公爵和三百六十位伯爵服侍，全是基督教徒。每次國王出征都帶上三個巨大的實心金十字架，每個十字架有一萬重甲騎兵和十萬步卒護衛❹。所有這些歐洲人都欣然接受，他們很高興聽到說在東方有潛在的基督教盟友。

儘管如此不經，曼德維爾的書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卻非常大。他聲稱自己的旅行證明了世界是圓的，他的書讓乘船朝西走可以到達印度的思想盡人皆知。哥倫布一讀完這本《遊記》就開始計畫他在一四九二年的那

1 布里（Puri，也譯作普里），印度東海岸城市，屬奧里薩邦；德瓦爾卡（Dwarka），位於卡提阿瓦半島的最西端，現在是個縣城，屬古吉拉特邦；斯林吉里（Sringeri，也譯作斯靈蓋里），西高止山東側的一座山城，屬卡納塔克邦；喬希馬特（Joshimath，也譯作焦希默特），喜馬拉雅山南側的小鎮，海拔六一五〇英尺，是幾條登山路線的起點，也是進山朝聖的必經之地，屬北阿肯德邦。

2 克勞迪尤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100-170），希臘－埃及學者，精通數學、天文學、地理學和星相學，主要活動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

3 阿勒伊德里斯（Al-Idrisi, 1099-1165/66），穆斯林地理學家、埃及文物學家兼繪圖師，主要生活在西西里國王羅傑二世（King of Sicily Roger II）的宮廷裡。

4 約翰．曼德維爾爵士（Sir John Mandeville），自稱《遊記》作者的人。他在序言裡說自己出生在英格蘭的聖奧爾本斯城（St-Albans），但是學者們普遍認為該書的作者是法國人，最新的研究認為他是弗拉芒僧人，一生住在法國的修道院，是個熱心收集遊記的多產作家。

次遠征，而雷利[5]等探險家也把這本書讀得非常認真。就這樣，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發現建在了精心編造的謊言之上！

不過，並不是所有歐洲旅行家的報告都是編造的。隨著蒙古帝國在十三世紀突然擴張，阿拉伯人的扼頸控制最終被打破，有幾位歐洲人的確真地走到了東方，在這些人裡最富盛名的就是馬可．波羅。如今人們只記得他沿著絲綢之路走到了中國，還在忽必烈可汗的宮廷裡待過。然而，他在一二九二年前後回老家的時候是繞道東南亞走的水路，途中到過南印度的一些港口，並且為我們留下了包羅萬象的見聞錄。他講到了熱鬧的海港，說在那裡出口花椒進口馬匹，講到了印度教神廟和祭祀儀式，講到了潛水撈珍珠和儲有五百嬪妃的皇宮內苑，甚至還講到了一位受人愛戴的聰慧女王，說她統治著一個產鑽石的內陸王國（大概是喀喀迪耶女王戈爾貢達的魯陀羅瑪．德維[6]）❺。

馬可．波羅的紀實和曼德維爾的虛構點燃了歐洲人的幻想之火。文藝復興在十五世紀已然成勢，此時歐洲學者對古典文明的知識持開放態度。托勒密的著作被搬出來重讀，有人試著根據他的敘述畫出印度地圖。這種托勒密地圖畫得很怪，由於古典時代沒有地圖留下來，它們完全是靠閱讀文字畫出來的，因此圖上漏掉了一些最基本的東西，對於托勒密本人來說它們肯定不言而喻所以在寫書的時候就沒多著筆墨。例如，印度海岸線在這些圖上不是半島形狀而是一條長長的東西直線。再有，他的書被拿去重構印度地理的時候已經寫出來一千多年了，因此，已經消失了一千年的地方，比如呾叉始羅（Taxila），還被著重標在圖上。這就是葡萄牙人下決心繞過非洲尋找航線時的地理知識水準。

繼瓦斯科之後

葡萄牙是第一個大筆投資系統繪製世界海圖的國家。國王的弟弟航海家亨利王爺（Prince Henry the Navigator）成了製圖和探險的大老闆。葡萄牙人整個十五世紀都在開發非洲西海岸，在那裡建貿易點和燃料供應站。不難想見，當西班牙突然回來一個標新立異的哥倫布時他們會何等憤怒，這個人憑著七拼八湊謬誤百出的資料向西航行，竟然完成了一樁史上最大發現。葡萄牙人很惱火，他們遊說教皇要求把世界一分為二劃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勢力範圍。根據一四九四年的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西班牙人膺獲子午線西側佛德角群島（Cape Verde islands）以西三百七十里格[7]外的全部陸地。在這條線以東發現的所有陸地都歸葡萄牙。

不久後真相大白，哥倫布沒有找到西行去印度的路線，葡萄牙此時肯定大鬆一口氣。之前巴托羅梅烏·迪亞斯[8]領導的那次航行已經讓他們知道了非洲是可以繞過去的。新的探險預備在一四九七年出發，由瓦斯

---

5 沃爾特·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 1522-1618），愛爾蘭人，伊莉莎白一世（1558-1603）的寵臣。他曾經發起並贊助在北美洲建殖民地（一五八〇年代，未成功），參加過英西之戰（Anglo-Spanish War, 1585-1604），到過南美洲，後來被詹姆斯一世（1603-1625）砍了腦袋，遺有一部未完成的世界史和一些詩作。

6 喀喀迪耶（Kakatiya），德干高原上的中世紀王國，位置在今特倫甘納邦（Telangana），首都是現在的瓦朗加爾市（Warangal，舊稱Orugallu）。喀喀迪耶王朝的早期歷史不很清楚，創建人可能是拉什特拉庫塔王朝的將軍或王室成員，大概先後從屬於拉什特拉庫塔王朝（Rashtrakuta Dynasty, 753-982）和西遮婁其王朝（Western Chalukyas, 973-1189），十二世紀中葉宣告獨立，十四世紀初被德里蘇丹征服淪為後者的屬國。戈爾貢達（Golkonda）是喀喀迪耶國的西部要塞，建於十世紀，離海德拉巴市（Hyderabad）不遠。魯陀羅瑪·德維（Rudrama Devi），生年不詳，一二六三年繼位，卒於一二八九或一二九五年，是印度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幾位女王之一。

7 里格（league），長度單位，約為三英里。

8 巴托羅梅烏·迪亞斯（Bartholomeu Dias, 1451-1500），葡萄牙探險家、皇家內務府總管，他曾在1488年率領船隊繞過非洲大陸的最南端，從大西洋進入印度洋。

科．達伽馬[9]領導。探險隊有三條船：旗艦聖加布裡埃爾號（San Gabriel）、稍微小一點兒的聖拉法埃爾號（San Rafael）和老式快帆船巴里奧號（Barrio）❻。還有一艘非武裝補給船也隨他們同行了一段路。請注意，這幾條船跟鄭和總兵的船比起來相當小也相當簡陋，不過此時中國人已經縮進殼子裡捫心自省，對葡萄牙人不造成任何威脅。

船隊於一四九七年七月八日起航，至十一月已然繞過了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從這裡開始瓦斯科進入了無海圖標識的水域。北上行至莫三比克海岸的時候，這夥葡萄牙人開始遇到說阿拉伯語的人。對此瓦斯科應該非常高興，因為這說明他們的確是在印度洋裡了。阿拉伯人很早以前就在這條海岸上建了販奴港口，其中有一些已經發展成了相當大的市鎮。可是，在那一帶沒有人料到會遇見歐洲船隊。的確，阿拉伯人最初把這些白皮膚的歐洲人當成土耳其人了。幸運的是在這些葡萄牙人裡有幾個會說阿拉伯語的，因為當時伊比利半島剛從摩爾人統治下解放出來不久。因此，他們能夠跟當地人交談，假裝自己是穆斯林教友。當地有位酋長問到了瓦斯科的古蘭經，他撒謊說忘在土耳其老家了❼。

撒謊不能總不露餡，結果被人家識破了。葡萄牙人避開攻擊急急忙忙繼續向北去尋找海島城市基盧瓦[10]，那是歐洲人急於瞭解一個港口。可是他們迷了路，來到了另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蒙巴薩[11]。糟糕的是，他們騙人的消息早已沿著海岸不脛而走，葡萄牙人差一點落入蒙巴薩蘇丹布下的圈套。

瓦斯科．達伽馬繼續向北推進。他沿著海岸一路打聽基督教徒和那個祭司王約翰統治的王國。最後他發現自己來到了馬林迪港[12]，中國的寶船隊早在八十年前就來過這個地方，還從這裡帶回去兩隻長頸鹿。馬林迪的統治者對客人的身份不抱幻想，可當時正需要與人結盟對付蒙巴薩，於是就選擇了對葡萄牙人以禮相待。

達伽馬有個士兵叫阿爾瓦羅．韋略（Alvaro Velho），他為我們留下了一本在斯瓦希里海岸[13]這個一半阿

拉伯一半非洲世界的見聞錄。在蒙巴薩和馬林迪那樣的比較大的海港城鎮，房子是用石頭和石灰造的。當地居民主要是非洲黑人，統治者是阿拉伯上層。商人主要是阿拉伯人，不過有些印度人仍舊不顧種姓制度的束縛到這個地方來。這個時代的痕跡在坦尚尼亞桑吉巴地區的石頭城（Stone Town）至今仍能看到。桑吉巴島是向中東輸出奴隸的主要源區，直到十九世紀都是如此，統治在那裡的是一個阿曼人的阿拉伯王朝，受英國人保護，遲至一九六三年才結束。

有個印度商人社群曾經長期往來於桑吉巴，只是在該地受英國保護的時候才有更多人去那裡定居。二十世紀初期，島上有個十分興旺的印度人社區。歌手費雷迪．麥考利（Freddie Mercury）一九四六年出生在當地一個帕西人家庭，他的本名叫法洛可．巴薩拉（Farrokh Basara），他小時候住過的房子現在還在石頭城裡。然而，一九六三年的流血革命推翻了阿拉伯人的朝廷，數以千計的阿拉伯人和印度人遭殺戮，這座海島不久後成了坦尚尼亞的一個半自治省份。直到今天，仍有一個很小的印度社群生活在石頭城狹窄的小巷裡，他們說的是古吉拉特的庫奇方言，仍舊到僅存的幾座廟裡去拜神。桑吉巴的空氣裡總有些什麼東西讓我一下子想起印度洋彼岸的柯欽（Kochi）甚至艾哈默德巴德（Ahmedabad）的那些老城區，也許是食物或者露天銷售的調料的氣味，也許是海面上飄飄搖搖的三角帆船，也許僅僅是數百年與印度通商造成的一種厚重感。

9 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0/69-1524），葡萄牙探險家，因功勳卓著一五二四年二月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印度總督，同年十二月因染瘧疾在柯欽去世。

10 基盧瓦（Kilwa），全稱基盧瓦－基西瓦尼（Kilwa Kisiwani），坦尚尼亞南部沿海的一個小島。

11 蒙巴薩（Mombasa），肯亞南部的沿海城市。

12 馬林迪（Malindi），肯亞沿海小鎮，南距蒙巴薩一百二十公里。

13 斯瓦希里海岸（Swahili coast），指非洲東南沿海斯瓦希里人居住的地區，包括肯亞、坦尚尼亞和莫三比克北部的海濱。

一四九八年初，瓦斯科．達伽馬一直在尋找一位好嚮導以便帶他的船隊過印度洋，可是沒辦法找到。到了馬林迪，他的運氣來了，當地蘇丹給了他一名有經驗的舵手，說是「古吉拉特的摩爾人」。關於這位領航員究竟是誰曾經有過很大爭議，有的學者認為他就是著名的阿拉伯航海家伊本．馬吉德[14]。我們對這個人實際上瞭解得很少，只知道韋略用瑪律瑪．迦南（Malema Cana）這個名字稱呼他。

舵手和天氣都表現不錯，葡萄牙人的船隊僅用二十三天就到了印度海岸。開放式港口科澤科德（Kozhikode，也叫卡利卡特〔Calicut〕）泊滿了大大小小的船隻，岸上是店鋪和貨棧排成長長一線。遠處，在內陸方向上，有一座又大又富足的城市。葡萄牙來的船很招人稀罕，據說當地人跑去圍觀他們，女人拉扯著孩子，誰都想靠近些看個清楚。

卡利卡特的統治者是瑟姆得林（Samudrin，經常被人誤念成薩摩林〔Zamorin〕）[15]，也就是「大海之主」的意思。他住在一座很大的宮殿裡，有面目猙獰的奈爾族[16]武士作守衛。大部份百姓是印度教民，不過葡萄牙人最初把他們當成劣等基督徒了。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一半兒是因為有那個祭司王約翰的傳說，一半兒是因為的確有個地道的基督教群體存在。後來他們明白過來了。這些葡萄牙人還應該注意到，海上貿易被龐大有力的阿拉伯商人社團控制著，他們恐怕不會高興看到自己的出現。

瓦斯科知道必須儘快返回里斯本報信，待得越久就越可能被阿拉伯人設計陷害，或者遭他們挑動起當地統治者反對。他向瑟姆得林作了自我介紹，盡可能地用禮品與和平宣言給後者造成好印象。雖然阿拉伯人的確煽動起一部份奈爾族侍衛把達伽馬關了幾天，可是他很快就被放出來啟程回歐洲了。不用說，他在里斯本受到了英雄式的接待。國王曼努埃爾[17]一刻也不耽擱立即提筆給西班牙國王寫信，告訴他說屬於葡萄牙的那半個世界包括印度。他還信誓旦旦地說在印度到處是基督教徒，「雖然信仰還不夠堅定，對教義也瞭解得不夠全面」❽。

葡萄牙人緊鑼密鼓地幹開了。一支由十三艘船並一千二百兵丁組成的艦隊在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18]的指揮下出發了。他們用大炮和火槍把自己狠狠地武裝起來，那些東西在印度洋上還沒有人見識過。這時候葡萄牙人已經摸清楚了，先向西南再轉而向東順風順水比緊靠非洲海岸行駛更好走。可是這支船隊朝西偏得太多結果靠上了巴西海岸，於是他們就宣佈巴西是他們的。請注意，按照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巴西只有一小部份落在葡萄牙的勢力圈裡，可是圖畫得含糊不清讓葡萄牙人多搶了地盤。後來西班牙人就拿佔領菲律賓作報復，那個地方明顯屬於葡萄牙的勢力範圍。不久，教皇的勢力劃分被徹底打破，因為別的歐洲國家也加入了競賽。

一到卡利卡特，卡布拉爾就給瑟姆得林送上了大批奢侈禮品，接著就要求他把阿拉伯人攆走只跟葡萄牙一家做生意。瑟姆得林自然是大吃一驚。在談判期間，有一艘麥加來的船正裝好貨準備開往亞丁[19]。葡萄牙人扣住了這條船，結果引起騷亂打死了好幾個葡萄牙人。卡布拉爾的反應是，將船隊一字排開朝著城裡排炮連發。瑟姆得林只好從他的宮殿裡逃了出去。有好幾條商船被他們逮住，船上的水手就在岸上百姓的萬目睽

14 艾哈邁德·伊本·馬吉德（Ahmad Ibn Mājid, 1421-1500?），阿曼航海家兼繪圖師。他出身著名的航海世家，十七歲會駕船，人稱阿拉伯第一海員。

15 十二世紀初，統治喀拉拉地區的哲羅王朝（Cheras）走向滅亡時，居住在馬拉巴爾海岸上的奈爾人獲得政治獨立，屬奈爾種姓的某個部族（Eradi clan）在卡利卡特建立政權，他們的統治一直維持到十九世紀初。

16 奈爾族（Nair caste），集中在喀拉拉邦的一個亞種姓，崇拜蛇。

17 國王曼努埃爾，指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一四九五至一五二一年在位）。

18 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Alvares Cabral, 1467/68-1520），葡萄牙貴族軍官兼航海家，首位一次航行連登四塊大陸（歐洲、南美洲、非洲和亞洲）的船長。

19 亞丁（Aden），葉門的海港城市。

睽之下被活活燒死。就這樣，歐洲人開始了對印度洋的控制，直至二十世紀中葉。

沒用幾十年時間，葡萄牙人就用大炮在印度洋上打出了一串前哨陣地。對索科特列島（Socotra）和馬斯喀特[20]的控制讓他們分別扼制住了紅海和波斯灣。一五一〇年，他們攻佔了果阿[21]。一年以後，一支從果阿派出的船隊奪取了麻六甲，在通往香料島[22]的關鍵航道上建起了控制權。不久，在澳門（Macau）和長崎（Nagasaki）他們也有了商貿站。葡萄牙人維持海上霸權靠的是鐵拳，即便是用那個時代的標準衡量，下給他們的考語也只能是極端殘暴和宗教偏執。他們毀掉了很多印度教寺廟，還迫害敘利亞基督徒，騷擾運送穆斯林去麥加朝聖的船隻，有時候就在大海裡把船燒掉全然不顧香客還在船上。要說遭葡萄牙人鎮壓最嚴重的恐怕誰也比不上斯里蘭卡人，無分泰米爾人（Tamils）還是僧伽羅人（Sinhalese），島上的大部份地區連續一個半世紀幾乎戰爭沒斷。葡萄牙人當時沒有力量侵吞整個印度次大陸只能說是吾人之大幸。

葡萄牙人控制印度洋依仗的是海岸上的堡壘網。如今保存得最好的要數第烏（Diu）的那座，那是緊靠古吉拉特海岸的一個小島。建議大家爬到堞牆上去看看阿拉伯海的美麗風光，還有那些列陣威嚴的十六七世紀的大炮。能這樣親眼看看、親手摸摸這麼多老式大炮的地方世界上很少有，它們那堅實的木輪子經歷過幾百年的風雨已經蝕損了。一五三八年，葡萄牙人在古吉拉特蘇丹和奧斯曼土耳其艦隊的聯合進攻下保住了第烏。一尊一五三一年在埃及鑄的巨型奧斯曼火炮是土耳其人這次失敗的遠征所留下的唯一痕蹟，它現在仍擺在朱那伽爾要塞（Junagarh fort）。葡萄牙人後來拚命抓住第烏不放，竟拖到一九六一年才撒手。他們在亞洲的最後一個遠方基地澳門一九九九年還給了中國人。葡萄牙人是頭一個跑到世界這一隅來的歐洲人，也是最後一個離開這裡的。

瓦斯科．達伽馬踏上印度大地的時候，它的人口是一億一千萬。在同一時段，中國的人口估計是一億零三百萬，聯合王國三百九十萬，而葡萄牙才一百萬❾。印度在當時仍舊是名列前茅的經濟大國，GDP佔世界總值的百分之二十四點五，雖說不算弱，但比起西曆紀元首個千年期裡所佔的三分之一份額來還是要小。西元一千五百年前後，中國經濟首次在規模上超過印度。此外，印度的人均收入也降到了世界平均水準以下。大部份歐洲國家在落後印度幾百年之後，人均收入在一五〇〇年均已高過印度。歐洲最富裕的國家義大利，人均收入已是印度的兩倍。阿克巴（Akbar）和克里希那迪瓦．拉雅[23]等個別統治者的才華創造了時代的繁榮，卻挽救不了頹勢。簡而言之，十六七世紀光彩奪目的蒙兀兒宮廷背後掩藏著印度已經進入相對衰落期的事實。

我在前一本書《印度之復興》裡強調過，問題出在歐洲人與其他所有人之間越來越大的技術差距上。當時最尖端的技術是製圖學，即畫地圖的技術，十六世紀初歐洲人在這方面已經遙遙領先。葡萄牙人的新發現已標在了手繪地圖上，這些圖全被當成是頂級國家機密。船長們每次出海前將獲准去皇家圖書館複製一份，然後就等著回來交還的時候有新的發現標注其上❿。不用說，這些地圖成了當時國際間諜的活動焦點。一五〇二年，費雷拉公爵[24]手下的一名諜報人員阿爾貝托．坎蒂諾（Alberto Cantino）從里斯本偷出一張圖帶到

20 馬斯喀特（Muscat），阿曼首都。
21 果阿（Goa），當代印度最小的一個邦，被葡萄牙人攻佔時由比賈布爾（Bijapur，卡納塔克邦）蘇丹統治。
22 香料島（Spice Islands），馬魯古列島（Maluku或Moluccas）的舊稱，屬印尼。
23 克里希那迪瓦．拉雅（Krishnadeva Raya），維查耶納伽爾帝國「最偉大的」皇帝（一五〇九至一五二九年在位）。
24 費雷拉公爵（Duke of Ferrera），即埃爾克萊．埃斯特一世（Ercole I d'Este, 1431-1505），義大利貴族，自一四七一年起襲費雷拉公爵銜。

了義大利。這張圖現在保存在摩德納城的埃斯特私人圖書館（Biblioteca Estense of Modena）裡，從圖上可以看出，葡萄牙人已經迅速弄清楚了印度是個半島，雖然許多托勒密地理的成份還保留著。

第一張印度半島地圖的公開發表應歸功約翰內斯．勒伊斯[25]，是一五〇八年在羅馬發表的。在這張圖上印度呈半島形狀，少數沿海港口也標了出來，不過對這個國家的內地還是不甚了了。印度河和恒河是圖上標出的僅有的兩條印度河流，而它們的流向則基本上是隨意勾畫的。圖上還畫出了馬來半島，標上了麻六甲（Melaka，圖上的寫法是Malacha）。瓦爾德塞彌勒[26]在一五一三年發表的那幅廣為人知的地圖基本跟它差不多。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有更多的地圖發表，知識水準也有所提高，雖然速度不快。錯誤很常見，並且因繪圖師之間經常抄來抄去而一直錯下去。空白的地方就用圖畫點綴，畫的往往就曼德維爾臆想出來的那些東西。然而，地理知識在十六世紀出現了一次飛躍。處在這場製圖學革命中心的是兩個同時代人，傑拉杜斯．麥卡托[27]和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28]，倆人都出生在低地國。

麥卡托一五一二年出生在安特衛普附近，二十四歲時就已經是一名熟練的地圖和海圖雕版師了。儘管他似乎從沒去過那些新發現的遙遠的陸地，可是卻能系統地消化吸收所有找得到的相關資訊。一五三八年，他發表了自己的第一張世界地圖，那是最早使用南北美洲名稱的地圖之一。他還把亞洲和美洲畫成了兩塊互不相連的大陸，很久之後才有白令海峽的發現證明這是事實。

麥卡托生活在一個宗教和政治都躁動不安的時代。一個改革家提的問題太多總是有嫌疑的，一五四四年他被當成異端分子抓了起來，如果不是一位有影響的朋友在幾個月後把他救出來，那麼他多半兒會被砍掉腦袋或者被宗教裁判所燒死在火刑柱上。幾年以後，麥卡托舉家東遷搬到了杜伊斯堡[29]，在那裡他完成了自己最著名的工作。一五六九年，他製出了那幅標題為「新繪更完整地球圖，完全適合航海之用」的世界地圖⓫。這張圖不僅較之先前的地圖含有更多資訊，而且採用了一種把地球的彎曲表面投影到平面上的新方法。

這是製圖學上的重大創新。「麥卡托投影」至今仍是世界地圖最常用的格式，儘管它的本質是失真：赤道上的國家被壓縮，靠近兩極的國家被拉伸。這就是為什麼挪威和瑞典等國家看著比實際上的大，而印度和印尼又看上去小很多的原因。

在麥卡托的鼓舞下，奧特利烏斯於一五七〇年在安特衛普發表了第一本地圖集。這本圖冊的首版有七十頁，書名叫《寰宇概觀（Theatrum Orbis Terrarum，意思是「世界之舞臺」）》。這本書最後出到四十版，足見它有多麼成功。瞭解一下重新研究古希臘和古羅馬經典對當時歐洲人的思想影響有多大是件有意思的事。為了做成地圖冊中的一幅，奧特利烏斯絞盡腦汁讓有關印度的最新發現與《紅海周航紀》裡寫的和阿里安那本亞歷山大遠征記裡記載的相一致。時間隔了那麼久，這張圖竟以驚人的準確性標出了華氏城（Pataliputra）和謬濟里斯（Muziris）等城鎮的位置。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構造印度地理史的最初嘗試，因而也就是我這本書的不祧之祖。

---

25 約翰內斯·勒伊斯（Johannes Ruysch, 1460-1533），荷蘭探險家兼繪圖師。他發表的地圖發行量很大。

26 梅爾廷·瓦爾德塞彌勒（Martin Waldseemüller, 1470-1520），德國製圖師，首次將美洲和亞洲分開並用America標識大陸的人（一五〇七年）。他還用十二塊雕版拼成一幅大型掛圖，這塊木製世界地圖曾一度丟失，一九〇一年在德國南部找到。

27 傑拉杜斯·麥卡托（Gerardus Mercator, 1512-1594），德國—弗拉芒地理學家、天文學家兼製圖師。除了地圖投影法之外，他還是天體觀測儀（astrolabes）和天文環（astronomical rings）的發明者。

28 亞伯拉罕·奧特利烏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弗拉芒地理學家兼製圖學家，現代地圖集的創始人，也是最早猜想七塊大陸曾經連結一體的人。

29 杜伊斯堡（Duisburg），德國西部城市。

勝利之城

歐洲人最早用的印度地圖上都有一個明顯特點，那就是有個「納爾辛伽王國（Narsinga Kingdom）」覆蓋了大部份南部半島。現在大多數印度人可能不知道這個名字指的是哪裡，因為那個地方照現在的說法是維查耶納伽爾帝國（Vijayanagar Empire）舊地，國名用的就是首都的名字。葡萄牙人初到印度的時候，該地的統治者是那羅辛訶．拉雅[30]，他在維查耶納伽爾帝國史上算不得特別重要，可是名字卻留了下來，甚至在他本人和他的帝國消逝以後很久歐洲人在地圖上還是這麼標。

阿拉丁．喀爾吉（Ala-ud-din Khalji）手下的將軍馬利克．喀夫爾（Malik Kafur）以毀滅性襲擊催毀了南印度舊有的權力結構，維查耶納伽爾城就是趁這個機會建起來的。一三三六年前後，哈卡和布卡兩兄弟[31]把被打散的各路人馬召集到自己麾下，建了一座新的防禦性城市，取名維查耶納伽爾，也就是「勝利之城」的意思。它在十六世紀初達到鼎盛的時候大概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這座城跨河建在吉什金陀（Kishkindha），也就是《羅摩衍那》裡猴子王國的所在地。那個地方景色奇特，遍地都是岩層露頭和巨型漂石。城址的選擇絕非偶然，因為漫山遍野的岩石部份抵消了突厥騎兵的優勢。此外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很容易從附近的貝拉里（Bellary）弄到鐵礦石，那些礦山至今仍在開採。

有幾位遊客為我們留下了關於維查耶納伽爾城的清晰報導，其中有波斯朝廷派去的阿卜杜．拉札克[32]，以及多明戈．帕埃斯[33]和費爾南．努內斯[34]等幾個歐洲人。據他們說，該城是用一系列同心圍牆圈起來的，可能有七道之多，被圈起來的地方非常大。夾在第一道和第二道牆之間的大塊空地主要用來種菜，種莊稼。內城牆裡圍的是集市、住宅、店鋪和神廟。城市的核心是一片富麗堂皇的宮殿，四面圍著堅固的防禦工事。儘管它有意識地把自己當成古典印度教的堡壘，住在這座城裡的人卻來自世界各地，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相當

多，甚至還有猶太人。帕埃斯告訴我們說，「城裡的人多得數不清，以至於我都不想寫出有多少，因為怕人說吹牛」。接著他又說，「這是全世界供應最好的城市……大街上和市場裡到處都是馱著東西的牛，擠得你寸步難移」⓬。

這座城的遺跡在卡納塔克邦的亨比村可以參觀，要想形容它唯有「壯觀」二字堪用。我到過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就規模之宏大而言，我認為只有柬埔寨的吳哥遺址可與亨比廢墟比肩。它太大了，僅靠步行是看不過來的，遊人必需準備一部車子和一個好導遊。跟中世紀遊客說的一樣，在這處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上仍舊有相當大一部份繼續用來耕種，許多地方仍在使用古代水渠。我們甚至看到一處殘敗的石建引水渠，它的用途是把水引進城裡。那些殘存的神廟、宮殿和市場說明，有關城市規模的報導沒有誇大其詞。的確，挖掘工作進行了幾十年，還有很多地方沒挖開。最引人注意的古物之一是「駭人的那羅辛訶[35]」，即大神毗濕奴半獅半人的巨大雕像（它跟埃及的斯芬克斯不一樣，是獅子頭人身）。由於從前歐洲人管維查耶納伽爾帝國叫納爾辛伽，所以這座雕像特別受人青睞。

---

30 那羅辛訶．拉雅（Narasimha Raya），指那羅辛訶．拉雅二世，他的統治期在一四九一至一五〇五年。

31 哈卡（Hakka）和布卡（Bukka）兄弟，出身及早年經歷不詳。比較普遍的說法是，他們原是喀喀迪耶國的軍官，在國王被德里蘇丹打敗時當了俘虜被押至德里，後來逃回南方創建了大帝國。布卡當了皇帝，號布卡．拉雅一世（Bukka Raya I, 一三五六至一三七七年在位）。

32 阿卜杜．拉札克（全名Kamal-ud-Din Abd-ur-Razzaq ibn Ishaq Samarqandi，1413-1482），帖木兒帝國的學者，當時的波斯沙王隸屬於帖木兒王朝。

33 多明戈．帕埃斯（Domingo Paes），葡萄牙旅行家。他在一三二〇年前後隨果阿商團去過維查耶納伽爾。

34 費爾南．努內斯（Fernão Nunes），葡萄牙旅行家兼馬販子，他在維查耶納伽爾待了三年（1535-1537）。

35 「駭人的那羅辛訶（उग्र नरसिंह，Ugra Narasimha）」，老百姓對亨比的那羅辛訶雕像的俗稱。

前面說過，維查耶納伽爾城恰好在吉什金陀跨坐在楝格珀德拉河（Tungabhadra）上，所以很值得花時間過到河那邊去瞧瞧。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座現代化的大橋已經快竣工了⓭，可我參觀的時候是二〇〇七和二〇〇八年，所以只能坐堆滿了人、山羊、摩托車和一袋袋大米的圓形羊皮小舟渡過楝格珀德拉河。差不多五百年前，多明戈·帕埃斯也是這麼過河的，他寫道：「人們乘船過那邊去，那種船圓圓的像個籃子，裡邊是用藤條編的，外麵包著皮子。船上能裝十五到二十個人，就連馬和牛在必要的時候也用這種船渡過去，不過在多數情況下它們是鳧水過去的。人用短槳划水，船總是打轉轉。⓮」他說的是什麼我再清楚不過了。

一五六五年，維查耶納伽爾遭到德干高原上所有穆斯林國王的聯合進攻。維查耶納伽爾軍隊在一月二十六日的塔立科塔會戰[36]中被打敗以後撤走了，他們沒有保衛首都。據說這座了不起的城市被搶掠了六個月。它再也沒有重建。維查耶納伽爾帝國可以被看成是「古典」印度文明的最後一次閃光。這第二輪印度城鎮化建設起始於恒河岸邊，卻終止在楝格珀德拉河畔。

「世界之王」城

十五世紀末葉，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遇到了歐洲對手的競爭。一五八〇年秋天，法蘭西斯·德瑞克[37]完成環球旅行回到倫敦。一五八八年，英國人徹底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不過，最先在印度洋上跟葡萄牙人較量的是荷蘭人。剛剛擺脫伊比利統治的荷蘭人[38]在一六〇二年成立了東印度聯合公司（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這是世界上第一家發行普通股票的公司，後來它發展成了龐大的多國公司。一六〇三年，荷蘭人在西爪哇的萬丹[39]開設了貿易站，接著於一六一一年在查雅加達（Jayakarta，後改名巴達維亞Batavia，現

在叫雅加達Jakarta）也建了站。不久後他們就開始在印度沿海和斯里蘭卡挑戰葡萄牙人了。

荷蘭人所依仗的不光是私營企業的高效率，他們還有高品質的地圖。因為有麥卡托和奧特利烏斯，他們站到了製圖領域的最前沿。從讓索尼烏斯和宏迪厄斯[40]在一六三〇年代印製的一張孟加拉灣圖上可以看出，在瓦爾德塞彌勒身後一百年裡人們的知識水準已經有所提高。在這張圖上有斯里蘭卡、印度的東海岸、孟加拉、緬甸沿海、安達曼及尼科巴群島，以及蘇門答臘的北端。沿海一帶畫得很詳細，大大小小的城鎮都標了出來，包括*Musalipatam*[41]和*Pallecatta*[42]。奧里薩邦的廟鎮布里（Puri）標成了*Pagod Jagernaten*，用的是賈甘納特主神廟（temple to Lord Jagannath）的名字。由於這是張航海圖，所以許多地方的水深也標了出來，比如恒河三角洲。我們第一次看到，對這個國家內陸的瞭解多少詳細了些。例如，河港烏哲利（Ougely，即胡格利Hooghly）清清楚楚地標在恒河最西邊的支流上。胡格利在當時是東印度最重要的貿易中心，雖然後來衰落了，可那條河道直到今天用的都是這座老河港的名字。

---

36 塔立科塔鎮（Talikota），位於西高止山高地，保存有古廟，是附近百姓朝聖的地方，屬卡納塔克邦。

37 法蘭西斯．德瑞克（Francis Drake, 1540-1596），英國航海家兼奴隸販子，做過遠洋船船長和海盜船船長。他在一五七七至八〇年完成世界上第二次環球旅行，在英國皇家海軍大戰西班牙無敵艦隊的時候任副總指揮。

38 八十年戰爭（1568-1648）爆發十三年後，荷蘭部份獨立省份宣佈成立尼德蘭七省聯合共和國，但是直到一六四八年明斯特合約（Peace of Münster）簽訂才完全擺脫西班牙人統治。

39 萬丹（Banten），爪哇島最西端省份，首府西冷（Serang）。一六〇一年荷蘭人在萬丹海岸打敗了葡萄牙艦隊，後者從此逃離該地。

40 若阿內斯．讓索尼烏斯（Johannes Janssonius, 1588-1664）和亨利庫斯．宏迪厄斯（Henricus Hondius, 1597-1651）都是荷蘭著名製圖師兼出版商，倆人是親戚，自一六二八年開始合夥編輯出版世界地圖集，最後出到十一卷（1660年）。

41 Musalipatam，大概指今安德拉邦的默吉利伯德訥姆市（Machilipatnam），它的舊稱是默蘇利珀德姆（Masulipatnam）。那個地方自三世紀起就是港鎮，在十七世紀被英國、荷蘭和法國人用作主要貿易港口。

42 Pallecatta，譯者沒能找到找到相關文獻。

在此期間，英國人也成立了自己的東印度公司。至一六一二年，他們在古吉拉特的蘇拉特（Surat）已經建成了自己的第一家工廠。幾年以後，湯瑪斯·羅伊爵士出使查罕傑皇朝更加鞏固了它的地位[43]。有趣的是，羅伊送了一份最新版的歐洲地圖集給蒙兀兒宮廷，可是四天以後這本地圖又被客客氣氣地送了回來⑮。也許大臣們不習慣製圖學表述方式讀不懂這本地圖。不過要讓我說，也可能是因為它顯示出了蒙兀兒帝國相對于當時歐洲人所瞭解的世界有多麼小。地圖對他們來說總有地緣政治的一面，最近印度與中國在阿魯納恰爾邦[44]畫法上的摩擦說明至今仍是這種情況。

沙賈汗（Shah Jehan）在一六二八年繼承了查罕傑的皇位。「沙賈汗」這個名字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世界之王」，而他的統治期則是蒙兀兒建築的黃金時代。大大小小許多富麗堂皇的建築，包括泰姬陵[45]，都是在他的領導下建起來的。他還決定把首都遷回德里於一六三九年動工興建一座新城。這座城後來就用他的名字命名叫沙賈汗訥巴德（Shahjahanabad），不過我們現在管它叫老德里。新城在一六四八年竣工，它有二十七座塔樓、十一道大門和大約四十萬人口。沙賈汗選的這個城址遠在已有城堡的北邊，也是德里市的最北端。它包括一片用牆圍起來的宮殿，那城牆是用托爾布爾（Dholpur）產的紅砂岩築的，我們現在管它叫「紅堡」。次要建築的材料都是從以前那些老德里城拆來的，主要是從丁帕那合和菲羅茲沙堡。紅堡沿亞穆納河而建，一到雨季河水就會擦著城牆腳流過。不過，在大部份時間裡城堡與河沿之間是有個「沙灘」的，鬥象之類的宮廷娛樂活動就安排在那裡。

僅在老德里走一走很難想像出沙賈汗訥巴德原來的樣貌，因為時隔好幾百年這座城已經改變了很多。儘管如此，很多特殊的地方還能區辨出來。有一條筆直的寬街從紅堡的西門伸出來穿過鬧市通到一座主城門。它現在還在，叫月光市場[46]，之所以取這個名字是因為沿街心曾經有過一條水渠，滿月的時候月光會映在流水上。

法國旅行家貝尼耶（Bernier）在沙賈汗訥巴德建成幾十年後遊覽了這座城市，他為我們留下了一份詳細的實聞錄[16]。最讓貝尼耶感到吃驚的是，整座城池以及紅堡的防禦系統都是老式的，沒有設計得能抗炮擊。他斷言說，「這些工程儘管看上去很可觀，實際堅固程度絕不會高，依我看，一陣中等火力的排炮馬上就能把它們夷為平地。」我們不清楚為什麼沙賈汗會選擇在十七世紀中葉已經明知過時的設計，或許這位皇帝感覺足夠安全用不著應對兵臨城下的情況，或者，這只是印度與西方之間技術差距正在加大的又一個例證。這種設計後來被證明是個大失誤，因為沙賈汗訥巴德的城牆在接下來的兩百年裡屢次抵擋不住進攻者。

貝尼耶記述了豪華的貴族宅邸，它們都有庭院和用牆圍起來的花園。他告訴我們說，有錢人在花園中央蓋涼亭，讓四面敞開以便各個方向來的風都能穿亭而過。私人寓所裡都鋪棉褥子，夏天罩布套，冬天罩絨毯。屋子裡隨意擺放繡花坐墊，有絲絨的也有緞子的，供人們就坐時倚靠。這跟我們從蒙兀兒時期的繪畫和那個時代留下來的北方建築裡看到的一樣。

不過，讀者不應該產生一種印象以為德里就是一座只有大宮殿和皇家清真寺的城市。德里人的主體是井市平民，諸如開店鋪的、耍手藝的、做傭人的、當兵的等等。這些人住的是用泥巴和稻草蓋的小屋，就夾在貴族的豪宅中間或者擠在它們周圍。換句話說，沙賈汗訥巴德有嚴重的貧民窟之患，那也是現代印度城市裡

43 湯瑪斯·羅伊爵士出任駐印大使（1615-1618）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英國人建在蘇拉特的工廠。

44 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即中國方面主張的藏南地區。

45 泰姬陵（Taj Mahal），沙賈汗為愛妃穆姆塔茲·瑪哈爾（Mumtaz Mahal, 1593-1631）在阿格拉修建的陵墓，全部使用白色大理石，規模宏偉。據說，皇帝曾經打算在亞穆納河對岸用純黑色大理石建自己的陵寢以便與泰姬陵構成完美對稱，但因晚年被兒子奧朗則布囚禁（1658-1666）未能如願。沙賈汗死後也葬在泰姬陵。Taj Mahal的意思是「宮殿之冠」，王妃的名字Mumtaz Mahal意為「宮殿之尊」，均與「姬」字無關。

46 月光市場（Chandni Chowk）的流水大街是沙賈汗的女兒賈罕·阿拉（Jahan Ara）設計的。

曠日持久的問題。貝尼耶告訴我們說，這些貧民窟給這座城市造成的印象是好多村莊湊到了一塊兒。發生火災是尋常事，一年就燒毀六萬間房子（數字可能有誇大，不過意思不錯）。火災的問題希臘使節麥伽賽因斯（Megasthenes）在一千八百年前造訪孔雀帝國華氏城的時候就講過了，可是到了蒙兀兒時期仍舊懸而未決。換句話說，蒙兀兒時期的德里是個兩極分化的城市。正如貝尼耶所說，「凡人若非達官顯貴則必定生活窘迫。」

這位法國人筆下的集市鬧鬧嚷嚷又髒又亂，跟今天的老德里沒什麼兩樣。他告訴我們說，城裡到處有賣甜食的（即訶羅瓦[47]），不過全部暴露在灰塵和蠅群之下。還有賣各色烤肉串和肉製品的鋪子。老德里一直開著幾家正宗烤肉店。遊客可以在文物市場地鐵站下車，然後坐五分鐘三輪車去清真寺那邊[48]。一定要在夜色漸濃、排滿烤肉鋪和甜食店的小巷子裡摩肩接踵的時候去。隨著煙氣從敞開式烤爐上冉冉飄起，古老的皇家清真寺隱隱約約透出天幕，你就回到中世紀的德里了。可是，對於這些烤肉鋪貝尼耶疑慮重重，他是這麼寫的：「他們的菜品讓人不能放心，據我所知是拿病死的駱駝或馬甚至牛身上弄下來的肉做的」。大概他在訪問期間蒙患了德里痢疾之苦。

您就是塔韋尼耶先生？

貝尼耶周遊蒙兀兒帝國那些年，同時在印度的還有許多別的歐洲人——商人、官員、雇傭兵、冒險家，他們也把自己五光十色的經歷寫了下來。在這些人當中有一位名叫讓．巴蒂斯特．塔韋尼耶（Jean-Baptiste Tavernier）的，也是法國人。他在一六五五至六六年冬天從阿格拉走到了孟加拉，並且把這番經歷寫了下來。從他寫的東西裡我們獲知，那時的皇家大道上擠滿了載著大米、鹽巴、玉米等貨物的牛車隊。大部份車

隊只有一兩百輛車，有的卻大極了，能有一萬至一萬二千頭牛。當兩個相向而行的大牛車隊狹路相逢的時候，得花上兩三天時間才能錯車過去。灰塵、喧囂和人的火氣也就可想而知了。

趕牛車隊的是牧民種姓，叫馬納里（Manalis），他們帶著全體家人和全部家當跑這些商道。每次停下都用帳篷搭一個臨時村子。每一群人有個首領，這從脖子上掛的珍珠項鍊能看出來。相敵對的車隊頭目之間常常發生爭吵，事情可能會一路升級直鬧到皇帝那裡去[17]。換句話說，現代印度高速路上遇見的那些壞脾氣的卡車司機是具有悠久血統的。

塔韋尼耶告訴我們說，出門旅行的人有兩種交通工具可供選擇：牛拉的輕便四輪車和人抬的轎子。前者大約一天一盧比，有墊子、毯子之類的奢侈品用。轎子一般要六個人抬，路程遠的至少得有十二個人同行以備輪換休息，每人每月需付四盧比。當然，如果你想耀武揚威的話，那還可以雇用二十到三十個持械護兵，他們自備毛瑟槍和弓弩。這種護兵掙得跟轎夫一般多，不過地位比後者高。除此之外，塔韋尼耶說，英國和荷蘭的軍官是必得用個打旗兒的走在一行人最前面不可的，為的是表達對他們的尊貴的公司的敬意。我猜想現如今大使和要人們豪華汽車前面颯然飄舞的小旗就是打這上頭來的。

一六六五年十二月六日，貝尼耶和塔韋尼耶在阿拉哈巴德附近的恒河岸邊相遇了。他們就在河邊用摻了水的酒握杯言歡，不過這好像讓塔韋尼耶的胃很難受。兩天之後他們在阿拉哈巴德渡過了恒河，只是那天有

47 訶羅瓦（हलवा，halwai，也寫作halva、halwa、aluva、chalva……）泛指甜食，通常用麥粉、米粉或豆粉添加果料製成，流行於中亞、西亞和南亞、北非和非洲角、東歐、中歐和巴爾幹半島，以及猶太人聚居的地方，風味各地不同但大多甜膩，樣子十分誘人。譯者認真奉勸讀者不要去嚐，因為食後鮮有不拉肚子的。

48 文物市場（Chawri Bazar），建於一八四〇年，專賣銅鐵製品和紙張。清真寺指的是賈瑪清真寺（Jama Masjid），印度最大的清真寺之一，也是沙賈汗的傑作。

一半時間用在等待地方官發給他們出入境許可證上。兩岸都站著稅務官檢查證件和徵收入城稅。貨車收四盧比，客車一盧比。船工得另外付錢。

除了這條主幹道以外，穿經恒河平原的還有很多別的內陸商道也一直很興旺。循照可以上溯到遠古時代的傳統，沿路都栽了樹木遮陰。這種習俗一直保持到二十世紀，可惜的是後來不再堅持了。在南方，穿過巴爾卡德山口（Palghat Gap）的那條路仍舊用來銜接喀拉拉海岸的港口與內地。然而，古老的南路通道（Dakshina Path）似乎在這個時候進入了衰落期。相反，有幾條重要的商道此時連接著帝國的首都阿格拉—德里與古吉拉特的各個港口。例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彼得·芒迪[49]走過的一條路就是自阿格拉始伸向西南，途經法塔赫布爾（Fatehpur）、巴亞納（Bayana）、阿傑梅爾（Ajmer）、賈洛爾（Jalore）、梅薩山納（Mehsana）、艾哈默德巴德（Ahmedabad），最後通到蘇拉特（Surat）。還有一條更偏正南的路，從德里—阿格拉起經過托爾普爾（Dholpur）、瓜廖爾（Gwalior）、訥爾沃爾（Narwar）、烏賈因（Ujjain）最後到曼都（Mandu），在曼都向西拐了個彎通抵蘇拉特。貝尼耶告訴我們說，貨物從蘇拉特運到德里需要四至六個星期。

上述這些地方有的是重要城鎮，不過沿途也開著許多大車店（caravan-serais），只是條件好壞不一。比較大的客棧都很寬敞，用圍牆圍著，客商們夜裡睡覺很安全，還可以汲用井水和購辦給養。除此之外，在很多交通繁忙的路上設有飲水站，叫「毗尤（piyaus）[50]」。據說向口渴的行人提供飲用水是一種功德（punya），人們常常為紀念自己愛戴的人建飲水站。很多這樣的飲水站一直使用到現代（的確，現在還在建新的）。從德里到古爾岡的路上（大雄甘地路）直到最近一直開設著幾個老飲水站，最後一個是二〇〇九年為修地鐵新線毀掉的。

當然，有時候道路和宿處的品質會糟得嚇人，尤其是那些不太常走的路。葡萄牙天主教神父菲利亞·塞

巴斯蒂安·曼里克（Friar Sebastian Manrique）在一六四〇年的雨季穿經奧裡薩和孟加拉地區，他為我們留下了一段非常可笑的途中軼事[18]。離開加勒斯瓦爾鎮（Jalswar）以後，這位神父和他的同伴來到一個小村子，那裡沒有乾淨的車馬店，因此他們不得不在一個大牛棚裡過夜。牛棚裡的牛倒沒造成半點問題，因為他們只顧對付大群蚊蟲的進攻了。就在他們剛想對自己說「再糟糕也不過如此」的時候，天上下起雨來，而牛棚又發現是漏的。

等到塞巴斯蒂安·曼里克們終於能打個盹兒的時候天也差不多亮了，可是這片時寧靜卻沒能保持住。牛棚裡突然擠滿了鳥，還有兩隻大孔雀。菲利亞的同伴決定把這兩隻孔雀殺掉吃了。他們知道在當地這種鳥被看得很神聖，所以就打算把自己的行徑瞞過去。不巧那家主人發現了真相，門外很快就聚起了一群拿著傢伙的暴民。菲利亞這夥人急忙逃跑，一邊放著毛瑟槍掩護撤退。十七世紀在印度公路上的生活就是這般情景。

歷史的韻律

正當貝尼耶和塔韋尼耶在印度東走西看的時候，沙賈汗的皇帝做不成了。一六五八年，他被兒子奧朗則布（Aurangzeb）篡奪了王位，後者把父親囚禁在阿格拉城堡，又無情地除掉了自己的兄弟姐妹，其中包括開明的學者型的達拉·蘇柯[51]。新皇帝走的下一步便是蒙兀兒帝國那最末一次大規模擴張。一六六二

49 彼得·芒迪（Peter Mundy, 1600-1667），英國商人兼旅行家。他到過亞洲和歐洲的很多地方，是第一個把在中國品茶的經歷寫下來的外國人。

50 意思是「請飲用」。

51 達拉·蘇柯（Dara Shikoh, 1615-1659），沙賈汗的長子，法定皇位繼承人。

年，孟加拉省督米爾．珠姆拉[52]推進到了布拉馬普特拉河流域（Brahmaputra Valley），一直打到加爾貢（Garhgaon），它的位置在現在的喬哈特（Jorhat）和迪布魯加爾（Dibrugarh）兩市之間[53]，是阿薩姆歷代阿豪馬國王的首都。不過，珠姆拉沒能完全消滅阿豪馬人，因為大雨如注，道路泥濘，還有遊擊隊持續不斷的進攻。

儘管奧朗則布狠勁朝北打和朝東打，他的重大突破卻是進入南部半島。一六八二年他移駐德干高原，從此再也沒回德里。相反，在接下來的二十六年裡他一直處於作戰狀態。雖然奧朗則布把帝國的地理面積擴展到了最大值，但同時也把它嚴重破壞了。連年戰爭摧毀了大地上的一切，把國庫也耗空了。這就是為什麼塔韋尼耶下考語說，蒙兀兒皇帝的歲入比波斯沙王和奧斯曼蘇丹的加在一起還要多，但卻不能被視為富有，因為錢全部耗費在軍費上了。對此，貝尼耶告訴我們說，奧朗則布「在怎樣給軍隊關餉和發放給養方面稀裡糊塗」。

同樣嚴重的是，奧朗則布是個宗教偏執狂，他毫無必要地毀掉印度教神廟和重啟人人痛恨的非穆斯林人丁稅（jiziya）。據說最初宣佈這項稅收的時候，德里的印度教民大批聚集在紅堡前面抗議，這位皇帝便派出大象去對付他們，結果很多人被殘踏致死。錫克教第九位上師得格．巴哈都爾一六七五年在德里被處死，罪名是支持喀什米爾的印度教潘迪特[54]。老德里月光街上西斯－艮茲謁師所[55]如今就立在他被砍頭的地方。

用不著奇怪，佔人口多數的印度教民與蒙兀兒人之間的信約開始鬆動。大帝國的很多地方發生叛亂，其中最成功的造反之一是由馬拉塔叛逆濕瓦吉（Shivaji）領導的。濕瓦吉和他那幫馬拉塔遊擊隊的壯舉非常大膽，若不是當時有所記載是很難讓我們相信的。馬拉塔人利用德干高原上火山造成的岩層露頭屢屢智勝強大的蒙兀兒軍隊，成了奧朗則布拔不掉的一棵荊棘。有一個故事我最喜歡聽，講的是馬拉塔人怎樣利用一隻經過訓練的巨蜥爬上峭壁奪取辛訶加德要塞[56]的事，牠的名字叫耶什丸提（Yeshwanti）。遊擊隊員們把繩子綁

在蜥蜴身上讓牠從岩石立面爬上去，那塊岩石非常陡峭因而沒設崗哨，接著，一個小男孩順著繩子爬上去把它栓牢以便搭接其他人。辛訶加德城堡就在浦那（Pune）城外，要參觀的話很方便，你會看到附近軍校的學員背著沉甸甸的行囊在爬山。

另一群公開扯旗造反的是班德勒人[57]。他們的首領羅闍．查特拉沙爾[58]利用溫蒂亞山脈低矮的山包開展

52 米爾．珠姆拉（Mir Jumla, 1591-1663），波斯人，最傑出的孟加拉省督（蘇巴達爾）。他出生在波斯，父親是油商，年輕時跟隨老闆做鑽石生意到了印度南方，後來在戈爾貢達（Golkonda）官至宰相，與法國旅行家塔維尼耶亦相交甚厚。他有過自己的船並組織過商船隊來往於東南亞和波斯灣。奧朗則布作皇子的時候從德干高原上把他的事績報告給了皇帝沙賈汗，珠姆拉自此得蒙兀兒朝廷重用，並在老皇帝死後幫助奧朗則布追殺皇族兄弟至印度東部，遂被任命為孟加拉省督（1660）。

53 喬哈特（Jorhat）和迪布魯加爾（Dibrugarh）都是阿薩姆邦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前者有世界上最大和最古老的茶葉實驗站，後者有「印度茶城」之稱。

54 奧朗則布曾下令要求所有非穆斯林改信伊斯蘭教，遭到喀什米爾印度教民的堅決抵制。得格．巴哈杜爾（Tegh Baghadur, 1621-1675）被捕和被斬首的經過沒有實錄，流傳下來的東西都是一百多年以後寫的。潘迪特（Pandit），印度教學者，見第一章註腳。

55 西斯—艮茲謁師所（Gurdware Sis Gunj），德里九座錫克教名寺之一，建於1783年，曾屢次被改成清真寺，月光街上現在的建築是1930年建的。

56 辛訶加德（Sinhgad，或Sinhagad，即「獅子要塞」），位於浦那城西南的小山上，據信已有兩千年歷史，曾經是馬拉塔人的戰略要衝。蜥蜴的故事發生在該地最著名的一次戰鬥中（1670）。

57 班德勒人（Bundelas），印度中部的一個拉其普特部族，自十六世紀起統治班德勒坎德地區（今北方邦南部和中央邦北部）的幾個小國。

58 羅闍．查特拉沙爾（Raja Chhatrasal, 1649-1731），奧爾恰王國（Orchha Kingdom，1501-1950）創建者魯陀羅．普羅泰普（Rudra Pratap，一五〇一至一五三一年在位）的後代。奧爾恰王國在十六世紀末被阿克巴征服淪為蒙兀兒王朝的附屬國，查特拉沙爾二十二歲時在馬拉塔領袖濕瓦吉（Shivaji）的感召下率三十名士兵起義，十年內打下了幾乎整個班德勒坎德南部，隨後以潘納（Panna，也譯作本納，今中央邦的一個鎮）為中心建立潘納王國，並與馬拉塔人結盟堅決同奧朗則布對抗。潘納國和奧爾恰國均在十九世紀初被英國殖民政府收作土邦國。

鬥爭抗擊蒙兀兒人。有一個美麗的故事把班德勒人同馬拉塔人聯繫到了一起。在羅闍．查特拉沙爾的宮廷裡有一個十分美貌的舞女（有人說可能是後宮嬪妃為羅闍生的女兒），名叫瑪斯塔尼[59]。馬拉塔人曾在緊要關頭解救了這位班德勒酋長，後者為酬謝他們把瑪斯塔尼送給了馬拉塔指揮官巴吉羅[60]。巴吉羅後來升任馬拉塔王朝的帕什瓦（Peshwa，即宰相），瑪斯塔尼遂成了他的寵姬。雖然在史書上對瑪斯塔尼通常隻字不提，但她卻是她那個時代的代表性人物，據說有很多次戰鬥都是與巴吉羅並肩跨馬出征的。在奧爾恰和佧朱羅合[61]之間的高速公路上，有一座秀麗如畫的小小湖上宮殿，那是查特沙拉爾在瑪斯塔尼年幼的時候為她建造的。知道那個地方的人不多，遊客多半兒會發現自己在獨覽風光。周圍的小山上滿是防禦工事，提醒著人們瑪斯塔尼生活過的那個動盪不安的年代。

不過，最先把蒙兀兒人打得一敗塗地的既不是馬拉塔人也不是班德勒人。戰事發生在遙遠的阿薩姆地區，就在布拉馬普特拉河中央，蒙兀兒人敗在了阿豪馬將軍拉什特．婆羅普砍（Lachit Borphukan）手裡。阿豪馬人是在十三世紀初為避難來到印度的，他們跟現在緬—中邊境一帶的傣族人是遠親，當時的人數大概只有幾千人。不久後，他們皈依印度教建立了自己的國家，從一二二八年一直統治到一八二六年。米爾．珠姆拉一六六二年的進攻讓他們損失慘重，可是他們活了下來，把國土又一寸一寸奪了回去。衝突在一六七一年的薩萊加特會戰[62]中達到高潮，那個地方離現在的古瓦哈蒂市[63]不遠。阿薩姆人的軍隊同敵軍相比要小很多，但是他們的指揮官機智地避開了在開闊地作戰。相反，他把蒙兀兒人誘到布拉馬普特拉河上進行水戰，阿薩姆人的船比較小卻操縱靈活，於是這一仗大獲全勝。拉什特．婆羅普砍當時病得很厲害，可是他親自率領部隊衝鋒。印度人打的這一仗堪與古希臘人的薩拉米斯之戰[64]媲美，後者在極端劣勢下擊敗了波斯艦隊。蒙兀兒人不可戰勝的神話從此被粉碎了。

縱然有宗教偏執、財政漏洞、馬拉塔遊擊隊、班德勒酋長和阿薩姆水軍等等問題，蒙兀兒帝國本來也還

是能夠維持下去的。阿克巴和緊隨其後繼位的幾位皇帝打下的基礎在那個時候還很牢固，可是奧朗則布造下了不可饒恕的孽：他在王位上坐的時間太久了。他一直執政到一七〇七年九十歲去世。跟阿育王和菲羅茲沙．圖格魯克當時的情形一模一樣，他的後輩兒孫軟弱無能遂逐漸亡國於外族侵略。一七三九年，納迪爾．沙[65]率波斯軍隊佔領了沙賈汗的德里，屠殺了城內兩萬名百姓。他們弄走了很多財寶，包括那尊著名的孔雀

59 瑪斯塔尼（Mastani, 1699-1740），巴吉羅的第二個妻子。關於她的出身至少有三種版本，作者在這裡選用了最為大眾接受的說法。按照維基百科上的解釋，瑪斯塔尼的母親是波斯穆斯林，查特拉沙爾的嬪妃之一。瑪斯塔尼不但能歌善舞，還會騎馬、擊劍和擲標槍。一七二八年穆斯林軍隊侵入潘納王國囚禁了王室，國王查特拉沙爾寫信給巴吉羅求救，後者於次年打敗穆斯林省督拯救了這個印度教小國。瑪斯塔尼嫁給巴吉羅的時候有一座金礦作嫁妝，她的父王在臨終前又將三分之一國土劃分給這個女婿。巴吉羅的母親和兒子敵視瑪斯塔尼，所以他在浦那城西郊（Kothrud）另建宅邸與愛姬同住，這座宰相府現在還在。一七四〇年巴吉羅在視察自己領地的時候猝死，瑪斯塔尼聞訊即刻自殺。

60 巴吉羅（Baji Rao, 1700-1740），馬拉塔帝國（Maratha Empire, 1674-1818）的將軍，自一七二〇年起任宰相。他一生經歷過四十多次大戰從無敗績，是馬拉塔帝國的主要開拓者，尤其是北部疆域。

61 奧爾恰（Orchha）和佧朱羅合（Khajuraho），今中央邦北部的兩個小鎮，均有重要古蹟。

62 薩萊加特會戰（Battle of Saraighat），蒙兀兒軍隊在十七世紀多次入侵阿薩姆，薩萊加特之戰是最後一仗，它徹底打消了蒙兀兒吞併阿薩姆地區的企圖。

63 古瓦哈蒂（Guwahati），印度古國迦摩縷波（Kamarupa）的首都，至今保留著很多古廟，素有「廟城」之稱。它坐落在布拉馬普特拉河南岸，是當今印度最大的河港城市，也是阿薩姆邦最大的城市。

64 薩拉米斯之戰（Battle of Salamis，西元前四八〇年），發生在雅典附近的塞隆尼克海灣（Saronic Gulf）。海戰在薩拉米斯島與大陸之間的狹窄海峽裡進行，希臘城邦國聯軍依靠僅有的三百多艘戰船徹底打敗了波斯帝國六百多條船組成的艦隊。

65 納迪爾．沙．阿弗沙爾（Nadir或Nader Shah Afshar, 1688 -1747），突厥人，出生在呼羅珊。一七三六年薩法維王朝（Safavid Dynasty, 1501-1736）被徹底推翻後，穆干平原（Mughan Plain，在伊朗西北部及亞塞拜疆南部）上的部落推舉納迪爾．沙為伊朗沙王（Shah of Iran）。他迅速擴張領土，從亞塞拜疆一直打到西邊的波斯、土耳其和東邊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在歷史上有「波斯拿破崙」或「亞歷山大第二」之稱，一七四七年在叛亂中遭刺殺。阿弗沙爾（Afshar）也是他出生部落的名字。

寶座[66]。蒙兀兒王朝的威望一落千丈，馬拉塔人趁機佔去了印中大片土地，就連孟加拉和海德拉巴那樣的邊遠省份也都在實質上獨立了。十八世紀的印度四分五裂陷入一片混亂。

不少外國玩家看到了在印度次大陸上一展身手的機會。在西北有阿馬德·沙·杜蘭尼[67]為首的阿富汗人，緬甸人也在此時覬覦著東北地區。在印度半島上，荷蘭人同葡萄牙人的爭奪換成了法國人與英國人的對抗。雇傭軍在鄉間四處橫行，弄得地方官和老百姓膽戰心驚。有那麼一段時間馬拉塔人看上去能取代蒙兀兒人建立秩序，可是他們被自己內部的爭鬥搞垮了。一七六一年一月，在哈里亞納邦的班尼派特（Panipat），馬拉塔人敗在了阿富汗人手裡，從此威名掃地。他們再也沒能振作起來。一場地圖之戰拉開了帷幕。

地圖之戰

大家知道，地圖在當時是非常重要的軍事武器（現在仍然是），我們幾乎可以根據地圖的優劣推斷當時某個歐洲強國的勢力強弱。馬拉塔帝國是唯一的稍微發展了一點兒製圖技術的印度強國，雖說圖畫得沒有歐洲人的那麼嚴格，可對地形的直接瞭解卻也彌補了這方面不足。此時法國和英國的製圖師已經取代荷蘭人站到了製圖領域的最前沿。最初，佔居優勢的是法國人，這指的是實地搶佔和地圖品質兩個方面。至十八世紀初，他們在印度沿海已經有了一個牢固的飛地網，其中最重要的是本地治里（Pondicherry），它的位置在馬德拉斯（Madras，即金奈[68]）和已經沉入海底的古代海港摩訶巴厘普藍（Mahabalipuram）南邊。還有一些比較小的前哨站，比如喀拉拉海岸上的馬埃（Mahé）、安德拉海岸的亞南（Yanam），以及恒河支流胡格利河（Hooghly）上的金登納格爾（Chandannagar），後者緊挨在英國人殖民區加爾各答（Calcutta）的北邊。法國人還控制著印度洋中央的戰略要地模里西斯島（Mauritius）。

法國人的印度地圖也優於其他競爭者，這也反映出他們在戰略上的優勢。最好的法國製圖師大概要數德安維爾[69]。他從來沒到過印度，卻能坐在巴黎的家裡把最有用的資訊收集到手。製圖史學家蘇珊．戈爾[70]稱他是首位科學的製圖匠。與先前的繪圖師不同，他嚴格注重地理準確性，從不為吸引人眼球而添枝加葉。約翰．曼德維爾的影響終於開始消褪了。因此，當德安維爾想把馬拉塔帝國首都薩達拉（Satara）的位置弄準確時，他就跑到法國宮廷裡去問葡萄牙大使，當時葡萄牙人正在跟馬拉塔人打仗。德安維爾被告知說，薩達拉在高止山裡，從果阿和孟買出發都需要走八天，它的位置就在這兩條道和海岸線構成的三角形的頂點。對於那個時代的大多數製圖師來說，這麼多資訊都夠用不了的了，可是德安維爾卻在他的地圖上把薩達拉空下了，理由是這不夠確切⑲。

英國人在這個時候只稍微落後一點點。十八世紀上半葉一連串出了好幾個英國地圖師：赫爾曼．莫爾、約翰．桑頓和湯瑪斯．傑佛瑞斯[71]，他們的履歷表明他們曾經敏捷地保持著與法國最新版地圖同步。還有一

66 孔雀寶座（Peacoke Throne），沙賈汗的寶座，整個表面用黃金鑲寶石包裹，被突厥軍隊掠走後不知所終。

67 阿馬德．沙．杜蘭尼（Ahmad Shah Durrani, 1722-1772），普什圖族某部落酋長的兒子，出生在阿富汗北部，做過納迪爾．沙的侍從和軍團指揮官。伊朗沙王納迪爾．沙遇刺後，杜蘭尼被他的阿富汗部落軍團擁立為民族領袖，遂率領阿富汗人向東打退了印度的馬拉塔人，向西奪下了波斯東部省份，很快建起了杜蘭尼帝國（Durrani Empire，也叫阿富汗帝國，一七四七年至一八二六年），他被認為是現代阿富汗國的奠基人。

68 金奈（Chennai），泰米爾納德邦首府，原來是一個漁村，一六三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當地主手裡買下這塊地時在地契上首次使用了金奈這個名字。

69 讓．巴蒂斯特．布吉尼翁．德安維爾（Jean 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法國地理學家兼繪圖師。

70 蘇珊．戈爾（Susan Gole），參考文獻作者，見本章作者註釋。

71 赫爾曼．莫爾（Herman Moll, 1654?-1732），倫敦製圖師、雕刻家兼出版商；約翰．桑頓（John Thornton, 1641-1708），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水文測量員；湯瑪斯．傑佛瑞斯（Thomas Jefferys, 1719-1771），英王亨利三世的御用製圖師。

些特殊港口和軍事基地的局域圖，最有趣的是一張英國地圖，畫的是馬拉塔海軍將領肯侯基．昂格里[72]的海上堡壘。從維賈亞杜爾格要塞（Vijayadurg Fort）出發，馬拉塔海軍沿孔坎海岸（Konkan coast）上下騷擾歐洲船隻有好幾十年。昂格里還打敗過阿比西尼亞海盜——西提人[73]，不過沒能從他們設在穆魯德—詹吉拉[74]的基地上把他們趕走。

維賈亞杜爾格要塞和詹吉拉要塞都在孟買南邊，很值得前去看一看。詹吉拉要塞建在小島上，當地漁民很高興用小劃子帶遊客出去轉轉，只需付很少一點錢。維賈亞杜爾格要塞建在半島上，不過從那裡看阿拉伯海景象也很壯觀。十八世紀英國人畫的要塞圖詳細得讓人揪心，說明他們對昂格里的防禦瞭若指掌。從圖上也可以看出歐洲人對這位馬拉塔艦隊司令的態度有多好笑：在一座建築物上赫然標寫著「他存放劫財的倉庫」。——對他們來說，昂格里不過是個海盜而已！

一直到一七〇〇年代中期，歐洲地圖學的特點仍舊是明顯地以航海為目的。我們看到此時的印度地圖上詳細地標出了沿海的水深，在主要港口的入口處甚至標得更細緻。可是，他們對地球上最突出的地理特徵喜馬拉雅山卻莫名其妙地一直馬馬虎虎。大多數地圖上的確顯示北面有山，可是誰也沒把這條山脈完整地畫下來。那時候還是普遍相信亞歷山大時代的說法，即北面這道山是高加索山脈的延續。

不管怎麼說，那位了不起的弗朗索瓦．貝尼耶的確去過喀什米爾，並且把在那個省份的親眼見聞寫下了下來，蒙兀兒皇帝曾把夏季避暑地設在那裡[20]。他告訴我們說，在斯利那加（Srinagar）有兩座木橋架在傑赫勒姆河（Jhelum）上，沿著河岸有漂亮的花園，大部份房屋是木頭造的，雖然有些大建築用的是石頭，包括已成廢墟的印度教古廟。他還說，富人在達爾湖（Dal Lake）上有遊船，他們在夏天裡舉辦清雅怡人的派對。

貝尼耶還說，蒙兀兒人利用他們在喀什米爾的基地對「小西藏（即拉達克，Ladakh）」施加影響，並且，

有意思的是，對「大西藏（即西藏本土）」亦是如此。寒冷、淒清，但卻驚人美麗的風光打動不了當時的某位編年史作者，他寫道：「那是個再沒用不過的地方。[21]」對此我絕對不能苟同。在我看來，拉達克是世界上最有靈秀氣的地方。要想體會到這一點，你必需在盈月當空的夜晚獨自一個人去走僻靜的山路。在那樣的海拔高度所看到的星星，還有那映射在赤裸裸山岩上的月光，都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那月亮亮得呀，簡直可以借它的光來看書！我在阿富汗的大草原上露宿過，在蒂卡爾[75]的瑪雅金字塔上望過日出，但是什麼都比不上拉達克的月圓之夜。

蒙兀兒人好像也侵犯過西藏本土。西藏人承諾年年進貢，允許在首府建清真寺，以奧朗則布的名義發行錢幣。我們知道，拉達克人的確批准了在列城[76]建清真寺，它現在依然立在那片主要街市的一端（舊王宮的正下方）供人參觀。可是，西藏的地形那麼險惡，蒙兀兒人無法確保讓西藏臣服，貝尼耶告訴我們說，沒有人真的相信西藏人會信守諾言。

貝尼耶對有關西藏的傳聞非常感興趣，包括達賴喇嘛的宗教體制。他嘗試過向西藏行商打聽他們那個國家的事，可是沒能搞到有用的資訊。後面我們將會讀到，英國人在十九世紀下了很大力氣探求這個國度的

---

72 肯侯基．昂格里（Kanhoji Angre, 1669-1729），十八世紀傑出的印度海軍將領，終生無敗績。

73 西提人（Sidis或Siddis），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一個部族，他們的祖先是非洲西南部的班圖人（Bantus）。阿比西尼亞（Abyssinia）是衣索比亞的古稱。

74 穆魯德—詹吉拉（Murud-Janjira），穆魯德是馬哈拉斯特拉海岸上的一個村子，詹吉拉是緊靠村子的一個小島。

75 蒂卡爾（Tikal），瓜地馬拉古城。

76 列城（Leh），喀什米爾的一個鎮，現在印方控制區。早在貴霜帝國時期（西元一至三世紀）列城就是西藏與喀什米爾貿易通道上的重要中繼站，西藏人於十世紀末在拉達克建立王權，首都設在列城附近的舍伊鎮（Shey）。蒙兀兒人統治印度時喀什米爾淪為帝國的一個省，該省納瓦布確曾允許在列城建那座大清真寺，不過據說在它之前已有兩座小的。

可靠資訊。可眼下，歐洲人需要做的是更多地瞭解次大陸本身的地理情況。的確，除了那幾條主要通商道路，此時對印度內地的瞭解仍舊很粗淺。這種情形在一七五七年的普萊西會戰（Battle of Plassey）之後發生了變化，在那場戰鬥中羅伯特．克萊武[77]率領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徹底打敗了孟加拉的納瓦布（Nawab）西拉吉．朵拉[78]。這次勝利讓歐洲列強首次控制了一個大省。不久，英國人開始大片佔取土地，搞得這個國家的腹地戰火連連。精確的地圖此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於是，詹姆斯．倫內爾上校（Colonel James Rennel）出場了。

77 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 1725-1774），英國軍官，創建英印帝國的關鍵性人物。他在十九歲時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首赴印度，在印度打過很多仗，做過英印總司令，三十來歲獲封男爵。近代史學家批評他在印度施行高稅收政策大肆掠奪印度財富，並且強迫種植鴉片多次加重了饑荒。

78 西拉吉．朵拉（Siraj ud-Daulah, 1733-1757），蒙兀兒人的最後一位孟加拉省督（納瓦布）。孟加拉納瓦布的轄區包括整個孟加拉地區和現在的奧迪沙邦，他們只在名義上歸屬蒙兀兒朝廷，實質上是獨立的。西拉吉．朵拉在普萊西戰役中失敗是因為他的部隊總指揮叛變投敵。

第七章　三角幾何學與蒸汽動力

葡萄牙人初次到孟加拉灣是在一五三〇年。他們在東邊的吉大港和西邊的薩德岡設立了商站[1]。久而久之，薩德岡附近的河道淤塞了，河港胡格利（Hooghly）就成了主要貿易集散地。這個港口坐落在恒河的下游支流帕吉勒提河（Bhagirathi）上，不過現在我們一般還是用老港鎮的名字叫它胡格利河。到了十七世紀，其他歐洲國家也在這條河上建起了貿易站：法國人在金登納格爾（Chandannagar）、丹麥人在斯裡蘭堡（Srirampur）、荷蘭人在欽蘇拉（Chinsurah）。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初把他們在當地的大本營設在胡格利。可是，他們同當地的蒙兀兒官員之間似乎出了點兒問題，在一六八六年的一次小衝突之後被迫乘船順河撤走了。兩年後問題終於解決了，英國人從馬德拉斯（Madras，現在叫金奈Chennai）用船派出一個中隊去重建他們在孟加拉的勢力。領導這項行動的是公司總代理約伯．查諾克[2]。

1 吉大港（Chittagong）是孟加拉國的主要海港城市和金融中心。薩德岡（Satgaon）現在叫Saptagram，早在二十世紀初就已淪落到只剩幾幢小破屋。文中所謂東邊、西邊指的是恒河出海口的東邊和西邊。

2 約伯．查諾克（Job Charnock, 1630-1693），英國雇員，一六五八年加入東印度公司。查諾克中正剛直，因堅持打擊同事當中的走私行為終生為誹謗所困擾。他被普遍看成是加爾各答市的奠基人，然而，根據加爾各答高級法院二〇〇三年的裁決，他的名字作為奠基人已經從所有官方檔中剔除了。

建設加爾各答

一六九〇年八月二十四日，查諾克在河東岸一個名叫蘇塔奴蒂（Sutanuti）的小村子登陸了。兩年前撤退的時候他已經看過這個地方並且顯然很喜歡它。於是，他決定把英國人新的商貿站建在這裡。它後來就發展成了加爾各答市（Calcutta），現在改名叫Kolkata了。不過那並不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地方。在那一帶有三個村子：蘇塔奴蒂、戈賓達珀（Gobindapore）和卡里卡塔（Kalikata）。後來的城市名就是從這最後一個村莊名來的。賽特和巴薩克兩個商人家族已經在那裡經營著不小的產業[3]。在那附近還有第四個村子，名叫契特普爾（Chitpur），大路從那裡徑直通到卡利加特（Kalighat）的古廟[4]。離這條路不遠，就在老虎出沒的叢林裡，曾經有過一座濕婆神廟，那是一位名叫喬蘭吉（Chowranghi）的修士建的❶。如今那座廟沒有了，那片地方被公園路上的亞洲學會佔著。不過，那位修士的名字被用作路名保留了下來，叫喬蘭吉路（Chowranghee Road），後來成了該市的主幹道之一。上世紀八十年代，用錯了地方的民族主義在一次行動中把路名改了，用賈瓦拉哈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的名字來作路名，這特別不合適，因為那位修士才是當地最早的居民之一。所幸大部份加爾各答市民依舊固執於老路名。

約伯·查諾克之所以選擇這個地點大概是從防禦角度出發的。在它的西邊有胡格利河流過，東邊是沼澤地似的鹽湖，在南面有老虎經常出沒的濃密叢林，北面有一條從大河分出來的小河汊流往鹽湖，在當時可以行大船。這些特徵有不少現在還能看出來。那條河汊早就淤平了，不過在地名裡還保留著，比如河汊街（Creek Row）、河汊巷（Creek Lane）。上世紀七十年代向東拓展出來的郊區官名叫比丹訥格爾[5]，俗稱卻是鹽湖城，現今留在人們記憶裡的仍舊是那片沼澤地。很小一部份鹽湖現在還在，叫東加爾各答濕地（East Kolkata Wetlands），它為市區提供了獨一無二的天然污水回收系統[6]，現在受拉姆薩爾公約[7]保護。

英國人的早期住房大部份建在一個原先就有的水塘周圍，人們管它叫拉爾—迪吉（Lal Dighi），因為那是一位名叫拉爾·莫罕·賽特（Lal Mohan Sett）的孟加拉商人修的。「拉爾—迪吉」的字面意思是「紅池塘」，這裡頭有個故事，跟當地人在多爾節（Dol，也叫胡里節Holi）上拋撒彩色粉末有關係。這片水塘現在還在，就夾在商業區中間。不久，英國人在池塘周圍建起許多大建築，其中有一座被他們稱作威廉堡（Fort William）的要塞。它原來的位置現在被郵政總局佔著，可別跟我們今天看到的那個威廉堡弄混了。

商業是繁榮起來了，可那是用巨大的生命代價換來的。四面是蚊蟲密集的沼澤地，早年歐洲居民的傷亡率高得駭人。查諾克的同時代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8]告訴我們說，在他訪問那座城市的時候，領各級職銜的英國人有一千二百名，在六個月之內他們當中死了四百六十人。雖說那是特別糟糕的一年，可也還是能讓我們對當年東印度公司職員所面對的死亡率有個概念。加爾各答建成貿易站以後還不到三年，約伯·查諾克也死了。他的遺體就葬在聖約翰教堂空地上的一座陵墓裡供人瞻仰，離拉爾—迪吉池塘不遠。他的大女兒瑪

3 賽特家族（Setts），原籍古吉拉特，十五世紀遷入孟加拉。Sett是英國人對孟加拉語姓氏Sheth的訛讀，後者緣於印度北方最古老的商人姓氏Shreshthi（意為「生意人」）。巴薩克家族（Basaks或Basacks）世居孟加拉。這兩家人都是在十六世紀末從薩德岡遷到卡里卡塔附近的，主要經營棉紗和棉布。

4 卡利加特的古廟，指著名的卡利加特迦梨神廟（Kalighat Kali Temple），印度教五十一個性力派（Shakti）聖地之一，不過只有兩百年歷史。

5 比丹訥格爾（Bidhannagar），加爾各答的衛星城，一九五六年開始規劃，一九六二年落成，由南斯拉夫工程師負責設計。

6 東加爾各答濕地的面積有八千公頃，現有兩萬人在那裡工作，每天可以處理市區污水的三分之一。他們利用某些水生植物將污水裡的油脂和重金屬吸收掉，然後用再生水種植蔬菜和水稻，或者養魚、經營公園，是發展中國家成功利用天然沼澤地的典範。

7 拉姆薩爾公約（Ramsar Convention），一九七一年在伊朗城市拉姆薩爾簽訂的國際公約，旨在保護和持續利用濕地。

8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美國首任財政部長。

麗沒過幾年也死了，也被葬入了那座陵[9]。

此時，加爾各答在繼續擴大。從一七五七年的地圖上可以看出，英國人圍著加爾各答挖了一道壕塹，名叫馬拉塔溝（Marathas Ditch），為的是防禦印度王公們的攻擊。從這個名字可以看出，奧朗則布死後構成威脅的已不再是蒙兀兒人而是馬拉塔人。被圍在防禦圈裡的主要還是大片的鄉村，僅在拉爾—迪吉周圍和河岸上有一塊很小但卻很醒目的城區。不管怎麼說，從同時期的馬德拉斯地圖上可以看出，它比當時的加爾各答要大得多。

一七五六年，孟加拉的納瓦布西拉吉·朵拉（Siraj ud-Daulah）短時間佔領了加爾各答，把它的名字改成阿利訥格爾（Alinagar）。然而，僅在一年之後，羅伯特·克萊武就在普萊西（Plassey）打敗了孟加拉的納瓦布，確立了英國人對這個大省的控制權。加爾各答現在是一個急速膨脹的帝國的大本營了。在此之後的一個世紀裡，加爾各答還將變成印度次大陸上最大的城市和世界上重要的樞紐城市之一。對比一下一七五七年的加爾各答地圖和一八四二年查普曼—霍爾出版社（Capman and Hall）印的地圖就能看出這一變化。少數幾個老地方還能找到。拉爾—迪吉水塘還在，但是被大建築包圍起來了，其中有座寫字員樓（Writer’s Building），那可不是一八八二年建的現在被西孟加拉邦行政部門佔用的那座富麗堂皇的紅色寫字樓，原來的寫字員樓也是一座大建築，是給東印度公司的辦事員和其他低級雇員免費住宿用的。馬拉塔溝已經填平，但輪廓在一八四二年的地圖上還能辨認出來，它變成了上環路和下環路，它們直到今天都是這座城市的主要街道，只不過有了新的名字。

對於熟悉加爾各答的人來說，一八四二年的這張圖非常有意思，因為這座現代城市的基本輪廓有許多清晰可見。老的威廉堡已經被一座星形大要塞取代，印度軍隊現在仍舊用它作東部指揮所。英國的城市設計師在新要塞周圍留下了大片空地，為的是讓城堡裡的大炮打起來沒有障礙，它們就是現在的邁丹公園

（Maidan Park）。維多利亞紀念館，當然了，那個時候還沒有，處在它的位置上的是一個建築群，上面標著「大監獄」。不過，在賽馬俱樂部（Turf Club）的位置上已經有了一個跑馬場。公園街（Park Street）和卡麥克街（Camac Street）等有名的街道已經成形並且清楚地標了出來。要不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給好多街道改了名字，大概加爾各答市中心的絕大部份道路都能憑著一八四二年的地圖找到，這主要是因為許多老地名一直被普遍使用的緣故。從這張圖上還可以看出，到了十九世紀，這座迅速長大的城市已經逾出了原先那道用馬拉塔溝圈起來的老城的邊界。我們可以看出錫亞達爾（Sealdah）、巴里根治（Ballygunge）和博瓦尼布爾（Bhowanipur）等新城郊剛開始出現時是什麼樣子。後來它們向成熟市區轉化的過程非常緩慢。我記得，甚至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巴里根治的某些地方給人的感覺還是半鄉村式的，因為那裡還有寬敞的廊屋和魚塘，以及每週一次的鄉村大集。現在這些開闊地上蓋滿了高層居民樓，只剩一些舊時代的殘餘還留在那裡：風格特異的小巷、夾在現代建築群裡的舊棚屋和立在馬路中央的老式鄉下神龕。

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加爾各答就不僅僅是商業和行政中心了，它也成了學術和文化活動的中樞。次大陸上四面八方的印度人都到這裡來淘金，甚至還有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的挺大的社群住在城裡，連中國人都有。儘管最近這幾十年萎縮了，這些社群卻把他們的建築和地名留下了，讓人仍能想起他們。這種複合文化環境為印度文明的下一步發展搭好了背景。在下一個世紀裡，加爾各答將把象拉姆．莫漢．羅易[10]那

---

9 葬在那座陵墓裡的還有查諾克的妻子和另外幾個英國人。

10 拉姆．莫漢．羅易（Ram Mohan Roy, 1772-1833），印度宗教改革運動的宣導者，梵社（Brahmo Samaj, 1828）的發起人。羅易從研究印度教經典以及波斯和阿拉伯文化出發，提出印度教唯一的神是梵天，因而應該消除種姓間的隔閡，剷除由此產生的各種陋習，包括種姓間不通婚和孀婦殉夫，這與西方的眾生平等思想相吻合。宗教改革運動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初，繼之而起的是印度的獨立運動，所以拉姆．莫漢．羅易也被看成是「印度復興之父」。

樣的社會改革家吸引過來，他們將推動各方面重要變革從而確定出了現代印度的形象。有趣的是，這些早期改革家們也強調用英語為印度人提供教育。這是一項具有深遠意義的重要抉擇。

人們總以為英語教育是殖民統治者用來培養忠於他們的印度社會階層的。這種看法的依據是湯瑪斯．麥考萊[11]在1835年寫的一份報告，他在報告裡強調：「我們當前必需盡力培植一個能在我們和由我們治理的百萬民眾之間充當通譯的階層，這個階層的人生就印度人的血液和膚色，但卻具備英國人的品味、主張、品德和才智。」事實上，當時在英國官員當中對此有很大爭議，許多人不贊成麥考萊。把天平壓向一邊的因素是，很多印度改革者都喜歡說英語。這種對外國語言的偏好乍看起來挺怪，其實卻不然。早期的改革者們強烈地意識到了印度文明已經衰落得太久，他們很正確地把它歸因於缺乏技術和知識創新。掌握英語被看成是向歐洲思想影響下的世界敞開一面窗戶。受過英式教育的中產階級後來站到了印度獨立鬥爭的最前列，這遠遠偏離了培育忠實的印度人階層的初衷。

那個時代的英—印學術交流有一個重要場所，就是總督威爾斯利[12]在一八〇〇年創辦的那所獨一無二的專科學校。威廉堡學院是專為培訓英國公務人員建的，他們頭三年必需在那裡學習和經受訓練。這三年的課程安排出人意料地兼容並蓄，透著一種全才的特質，這種特質今天還體現在印度的行政部門裡❷：

1. 選修語言：阿拉伯語、波斯語、梵語、馬拉地語（Marathi）、泰米爾語（Tamalua，Tamil）、孟加拉語（Bengali）、泰盧固語（Telenga，Telugu）
2. 伊斯蘭教教規
3. 印度教教規
4. 美學、民法學，以及萬國公法
5. 英國法律

6. 總督會同樞密院在聖喬治堡（馬德拉斯）和孟買制定的英印屬地文官政府條例和法規
7. 政治經濟學，側重東印度公司的商業制度和利益
8. 地理學和數學
9. 現代歐洲語言
10. 希臘語、拉丁語和英語的經典著作
11. 印度斯坦和德幹地區的歷史與文物
12. 自然史
13. 植物學、化學和天文學

學院的主旨是培訓公務員，可是它卻把優秀的印度學者和英國學者混聚到了一處。這種相互影響產生出了新的學術成就和新的思想。在這些學者當中有一位伊什瓦·章德拉·維迭薩迦[13]，十九世紀四十年代他在那裡教書。這是一位傑出的博學家，他的貢獻在如下方面：把孟加拉語改造成現代形式、婦女的解放和教育、向低種姓印度教民講解梵語經文。這種新的思想方式後來讓印度文明獲得極大裨益。

11 湯瑪斯·麥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英國歷史學家，做過戰爭大臣和財政部主計，寫過許多短文和綜述文章，積極主張把英國暨西方思想引入印度教育。

12 威爾斯利總督（Governor General Wellesley），本名理查·科利·衛斯理（Richard Colley Wesley, 1760-1842），英國世襲貴族，政治家，著名的威靈頓公爵的胞兄，一七九八至一八〇五年任印度總督。

13 伊什瓦·章德拉·維迭薩迦（Ishwar Chandra Vidyasagar, 1820-1891），孟加拉學者，精通哲學和教育學，同時也是作家、翻譯家、出版商、企業家、改革家兼慈善家，社會公認的孟加拉文藝復興的關鍵人物。他本來姓Bandyopadhyay，維迭薩迦（Vidyasagar）是加爾各答梵語學院授予他的稱號，意思是「知識的海洋」。

那時候，學院裡的學生並不是一味埋頭讀書。有個被稱作奇澤姆先生（Mr Chisholme）的學生在一八〇二年被一位名叫查荷諾特．辛格（Jagonnaut Singh）的律師告上了法庭。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有隻貓坐在這位宣誓證人住宅附近的一家鋪子裡，這名學生放他的狗去撲這隻貓，貓逃入律師家鑽進了女性的起居室，奇澤姆先生和他的狗緊追不捨，查荷諾特．辛格攔住他不讓闖進去，這個學生就在他腦門兒上狠狠地揍了一拳。最後，奇澤姆先生承認了錯誤，還有報導說他表現得體。

並不是所有東印度公司的青年軍官都這麼粗野。才智出眾的人當中有一位湯瑪斯．斯坦福．萊佛士[14]，他被明托總督[15]派往檳榔嶼（Penang，現屬馬來西亞）去監視東南亞的荷蘭人。英國人跟荷蘭人在東南亞早就是冤家對頭，英國東印度公司希望能確保印度至遠東的航線暢通。拿破崙吞併荷蘭的時候，英國人佔去了荷蘭人在東印度的屬地，萊佛士在這件事情上起了關鍵作用，從他寄回加爾各答給明托勳爵和其他高級軍官的信裡我們能夠深入瞭解這個人和他的時代。令人驚訝的是，在遙遠的海島上組織軍事演習和建設行政機構的同時，萊佛士們居然還能有時間研究植物學和動物學，記錄民間習俗和考察古蹟。

拿破崙被打敗以後，荷蘭人想把他們的殖民地要回去。加爾各答和巴達維亞（Batavia，荷蘭人的大本營，現在叫雅加達Jakarta）之間進行了激烈談判。後來根據一八二四年的協約荷蘭人收回了他們的大部份屬地，但那是在斯坦福．萊佛士確保英國人繼續有效控制麻六甲海峽之後。他的戰略要點就是在新加坡新建一個英國人的前哨陣地。當時那座島在名義上歸柔佛蘇丹[16]管轄，可是萊佛士卻能用繳付年租金和保證英國人支持蘇丹對付當地敵手作交換條件把它弄到手。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在隆重的場面和禮炮聲中新加坡正式奠基了。萊佛士寫道：「關於我在新加坡搶佔的這個位置的重要性我不想多說，它就像是我親生的孩子……我們的目標不是領土而是貿易，一個大型貿易中心，一個支撐點，我們將以它為依託擴大政治影響，今後的形勢將會需要這個。」[3]

萊佛士主要是作為新加坡的奠基人留名青史的，可是從他寫的東西裡卻可以看出對於東南亞自然史和文化史他抱有極大的好奇心。他貪婪地收集植物和動物標本，甚至還給遠在巴拉克普爾[17]的總督府花園寄回去一隻蘇門答臘貘。他大量寫到印度化了的爪哇文化和峇里島文化，據說在英國人佔領爪哇期間還「再次發現」了偉大的婆羅浮屠佛塔。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見了那塊紀念早期商貿時代的浮雕——一條在風浪中飄搖的船。受加爾各答威廉堡學院的啟發，萊佛士在動身回英國之前為新加坡建了一所專科學校。它就是現在的名校萊佛士學院，不過它在勿拉士巴沙路（Bras Basah Road）上的舊址現在被萊佛士市購物中心佔著，對面是那家有名的萊佛士酒店。凡去新加坡觀光的人都會察覺到，這位奠基者的名字到處亂用，足夠把人搞糊塗的。

子午線上的印度大弧

在印度站穩腳跟以後，英國人很快就發現需要有趁手的內地地圖輔助行政管理、稅收和軍事調動。直到

14 湯瑪斯·斯坦福·萊佛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 1781-1826），英國政務活動家，曾任英屬爪哇省督（1811-1815）和明古蓮（Bencoolen，屬蘇門答臘）總督（1817-1822）。回到英國以後，他創辦了倫敦動物園（1825）和倫敦動物學會（1826）並當選首任園長和會長。他最著名的成就是新加坡的建設（1822-1823），著作有《爪哇史（*The History of Java*）》（1817）。

15 明托伯爵（Earl of Minto），指第一代明托伯爵，本名吉伯特·伊里亞德—默里—吉甯蒙德（Gilbert Elliot-Murray-Kynynmound, 1751-1814），蘇格蘭政治家兼外交家，一八〇七至一八一三年任印度總督。明托家族世代從事國務活動，作者在引言中提到的二十世紀初在印度搞憲政改革的是第四代明托伯爵，吉伯特·約翰—默里—吉甯蒙德（Gilbert John Elliot-Murray-Kynynmound, 1845-1914），第一代明托伯爵的重孫子，他在一九〇五至一九一〇年任印度副王。

16 柔佛（Johor），位於馬來西亞半島南端，現在是馬來西亞最發達的一個州。

17 巴拉克布爾（Barrackpore或Barrackpur），今西孟加拉邦東南部的一個鎮，曾經是英國人的軍政中心，距離加爾各答二十多公里。

十九世紀中葉，歐洲人的測繪工作一直集中在沿海，可現在內陸地圖也不得不系統地畫下來了。當時最主要的測量工具是計程器，它實質上就是一個能量距離的豎起來的大輪子。東印度公司的部隊後來在行軍的時候常常帶上一台計程器，通過修正路上的曲裡拐彎計算出里程。這種數據雖然稱不上準確，但比起從前的大致估摸來已經好多了。例如，有一張斯里蘭卡和柯洛曼德爾海岸[18]的地圖上就標著：「特利支諾波利至特利訥韋里[19]的公路一七五五年由英國軍隊徒步測定」。這在當時是很典型的做法。

征服孟加拉以後，英國人決定對自己的新佔領區進行科學測量。一七六五年，羅伯特．克萊武把全面勘測孟加拉的任務交給了一個名叫詹姆斯．倫內爾[20]的海軍青年軍官。倫內爾帶著一支由印度士兵組成的小隊在鄉野間縱橫奔波七年，確定緯度、測繪農田、標注河流和村莊。這是一項既艱苦又危險的工作。測量恒河三角洲（桑德班斯[21]）的時候，倫內爾在筆記裡寫道：「再沒有什麼比這個國家遍地叢生的大片荊棘和對老虎的持續恐懼更妨礙我們好好工作的了，老虎的腳印，我們天天踩著走，足以證明它們就在我們附近。」❹

老虎叼走士兵的情況至少發生過一次。有一回，一隻豹子從樹上跳下來抓傷了五個印度士兵，倫內爾表現得無比勇敢，他抓起一把刺刀扎進了那畜生的嘴裡。還有一回，倫內爾帶著很深的刀傷打跑了土匪。在他三十五歲的時候，倫內爾回到倫敦出版了那本有名的孟加拉地圖集。他被人們讚譽為「印度地理之父」。

雖然倫內爾的地圖冊是當時最好的，可是它僅僅覆蓋了印度次大陸的一小部份。英國人佔的地盤越來越大，繼續測量的需要越來越迫切。這項任務落到了愛說刻薄話的才子威廉．萊姆頓[22]身上，他在印度工作已經很久卻一直默默無聞，直到被任命為印度大三角測量計畫負責人的那一天。他能得到這個職位純系偶然。一七九八年，他偶然從加爾各答去往馬德拉斯，碰巧跟一位名叫亞瑟．威爾斯利（Arthur Wellesley）的年輕上校乘同一條船，後者後來成了名蓋天下的威靈頓公爵[23]，滑鐵盧的勝利者，不過在一七九八年的時候人們只知道他是總督的弟弟。他當時正在去往邁索爾跟蒂普．蘇丹[24]打仗的路上，萊姆頓給他的印象似乎很好，

於是就帶上他一道去了。蒂普．蘇丹在斯里朗伽帕塔姆城堡[25]被圍時戰敗喪生。萊姆頓表現得十分出色，他

---

18 柯洛曼德爾海岸（Coromandel coast），指東高止山東側的印度海岸（屬安德拉邦和泰米爾納德邦）和斯里蘭卡最北端的海岸。

19 特利支諾波利（Tritchinapoly）和特利訥韋里（Trinevelly），泰米爾納德邦的兩個市，前者位於該省中部，現用名蒂魯吉拉伯利（Tiruchirappalli），後者在該省南部，現稱蒂魯內爾維利（Tirunelveli），它們各自與所轄縣同名。

20 詹姆斯．倫內爾（James Rennell, 1742-1830），英國地理學家、歷史學家和海洋學研究的先驅者，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的創建人之一。他在十四歲時加入英國皇家海軍，參加過英法間的七年戰爭（1756-63），十八歲赴印度，在軍隊裡學得海洋測繪理論和技術，一七六三年正式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

21 桑德班斯（Sunderbans），世界上最大的單片潮汐灘鹹水生紅樹林。它覆蓋了孟加拉國南部及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部份，面積約一萬平方公里，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一處世界遺產。

22 威廉．萊姆頓（William Lambton, 1753-1823），英國軍人、測量員和地理學家。他於一七九六年隨亞瑟．威爾斯利少校指揮的第三三步兵團去往印度，當他向他的團長建議測量印度國土的時候，英國人用大地測量法（geodesy）測繪英國本土也是剛開始不久。蘇格蘭軍官科林．麥肯齊少校（Colonel Colin Mackenzie）那時正在印度用這項新技術測繪邁索爾地圖，他後來作了第一任印度總測量師。萊姆頓使用的儀器有一部份是中國乾隆皇帝拒絕英國使團時（1792/93）退回去的禮物，擱置在馬德拉斯，在當時也是最先進的。

23 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 1769-1852），英國軍人和國務活動家。在印度他始終在打仗，先同邁索爾人後與馬拉塔人，總能以極小傷亡戰勝強敵，軍階也從上校升至少將。一八〇五年總督哥哥理查任屆期滿，弟兄倆一同乘船離開印度回了英格蘭。

24 蒂普．蘇丹（Tipu Sultan, 1750-1799），邁索爾王國（Kingdom of Mysore, 1399-1948）的統治者（一七八二至一七九九年在位）。邁索爾國原是德干高原南部的一個印度教城邦，以今邁索爾市為中心，受維查耶納伽爾帝國保護。宗主國滅亡（1565）後，邁索爾國實現獨立並大規模擴張領土，是馬拉塔人和蒙兀兒人的跨世紀對手，至十八世紀初逐漸為蒙兀兒人所控制。十八世紀下半葉，邁索爾王國與英國東印度公司之間有過四次大戰，蒂普戰死後，英國人將王權歸還給原來的王族，但邁索爾王國已淪為英－印土邦國。蒂普．蘇丹的家族來歷不明，他的祖先可能是阿富汗人，也可能是波斯人或者阿拉伯人。蒂普的父親原是邁索爾國的高級軍官，後來成了王國實質上的統治者（自一七六一年起）。在歷史上，蒂普父子因抗擊英國人贏得褒語，但也因鎮壓印度教民、基督教徒和馬丕拉穆斯林受到非議。邁索爾於一九四七年歸併入印度共和國。

25 斯里朗伽帕塔姆（Seringapatam），今卡納塔克邦南部的一個鎮，坐落在高韋里河（Kaveri River）中心的一個島上，緊靠邁索爾市。島上保留有中世紀的神廟、城堡、王宮和陵墓，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靠星星辨認方向讓英軍避免了在運動中遭受重大損失，當時部隊本該往南走進入防禦陣地，卻不知不覺地向北走直沖著敵人的防線去了[5]。

用三角測量法測繪印度地圖的念頭是萊姆頓一邊打著仗一邊想到的。簡單地說，它需要有三個互相看得到的點作為三角形的角，如果三條邊中的任何一條長度已知，三個角也有辦法測出來，那麼另外兩條邊就能用三角幾何算出來了，由此確定的兩條邊可以用來構成新的三角形，然後依次類推。這是一項冗長乏味的工作，但是卻可以提供非常準確的數據。其實，除了畫出準確的印度地圖以外，萊姆頓還有別的想法。他想利用以這種方法測出的數據確定地球的準確形狀和曲率。這並不僅僅是一種科學好奇心，對於像英國那樣的航海和商貿強國來說，它在當時的實際意義是很重大的。萊姆頓把自己的計畫告訴了亞瑟·威爾斯利，後者馬上就跟他的總督哥哥講了，於是萊姆頓就得到了這份工作。

萊姆頓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訂購一台具有當時最先進水準的測繪用經緯儀。這種經緯儀簡單地說就是專門為三角測量法設計的可以十分準確地測量角度的望遠鏡。萊姆頓訂購的這台儀器重達半噸，得用船從英國運過來。儀器運至半路被法國人截獲弄到模里西斯島上去了。不過，在搞清楚那是一台科學儀器以後法國人表現得很仗義，他們把它重新包裝好寄往馬德拉斯。終於，萊姆頓可以開始工作了。

一八〇二年，萊姆頓從確定海平面高度的基線開始工作，那是在金奈城南有名的馬里納海灘（Marina Beach）上做的。他從海灘上的一根旗杆出發，量出了到馬德拉斯跑馬場大看臺的距離。基線一經確定，循序推進的三角測量就算是開工了，從此它縱橫印度大地凡六十年，不但耗盡了萊姆頓的生命也用去了他的繼任者喬治·埃佛勒斯[26]的一生。然而在一八〇二年的時候，東印度公司還指望在五年之內完成這項工作呢！儘管在時間上和財力上都消耗極大，它在六十年裡卻從未間斷過，這就足以證明這個項目的崇高地位和實用價值。

拖著沉重的經緯儀跋涉在叢林、高山、農田和村莊裡想必是件極其艱苦的工作。那時候經常會有土匪和深懷敵意的當地人，還有那些未曾歸順英人統治的好猜忌的小王國。有許多次還因為灰塵或霧靄擋住視線而長時間耽擱。每到一地，他們都必需把經緯儀拖到高處去讀取數據，沒有小山包的時候就得利用高大建築。一八〇八年，萊姆頓決定利用坦賈伍爾縣[27]那座高大的十一世紀的布裡哈迪斯瓦拉神廟（Brihadishwara Temple）。那座廟是朱羅國在鼎盛時期建的，供的是大神濕婆，即便用今天的眼光看它也稱得起宏偉的大建築。糟糕的是，繩子滑脫把經緯儀摔碎了。雖然體積很大，可那卻是件刻度精細的精密儀器。遇上人品次一點兒的在這種時候就會歇手不幹了，可是萊姆頓卻自己掏錢從英國訂了一台新的，與此同時又花了六個星期時間絞盡腦汁修理那台摔壞的。

萊姆頓堅持這項測量工作直到患結核病死在野外，時間是一八二三年。作家約翰．凱伊（John Keay）最近在那格浦爾市（Nagpur）南五十英里外的欣甘加特村（Hinganghat）找到了他那座正在塌陷的墳丘。他的經緯儀處境比他好，放在了台拉登印度測量局總部[28]的屋子裡。萊姆頓死的時候整個項目完成了還不到一半。幸運的是，接替他的是同樣具有獻身精神的喬治．埃佛勒斯。到了一八四三年埃佛勒斯退休回英國的時

26 喬治．埃佛勒斯（George Everest, 1790-1866），英國測量員、地理學家。他在十六歲時作為見習軍官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前往印度，參加過爪哇島、恒河和胡格利河的測量工作，自一八一八年起擔任威廉．萊姆頓的副手，一八三〇至一八四三年任印度總測量師。下文提到的用埃佛勒斯的名字命名珠穆朗瑪峰一事他本人並不同意，理由自己沒有直接貢獻，而且姓氏太繞口不適合印地語拼寫和發音。

27 坦賈伍爾（Thanjavur），泰米爾納德邦東部城市，縣政府所在地，保留有朱羅帝國時代的古蹟，也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

28 印度測量局（Survey of India）成立於一七六七年，由總測量師（Surveyor Gernal，相當於局長）負責，總部設在台拉登市（Dehdradun，今北阿肯德邦首府）。它最初的任務是幫助英國東印度公司鞏固領土，現在是印度政府機構中最古老的部門。

候，「偉大的弧」[29]已經延伸到了喜馬拉雅山區。他在哈提彭（Hathipaon）為自己蓋了一棟廊屋，離穆索里避暑站[30]不遠。已經破敗的房子如今依然挺立在一道山梁上，威風凜凜地俯瞰著一側的皚皚雪峰和另一側的台拉登山谷。從穆索里鎮開車去只需十五分鐘，然後還得徒步十分鐘爬上小山。二〇一一年二月我去參觀的時候，房子只剩下了框架，不過屋頂大部份還沒壞，在比較大的一個房間裡壁爐還在，其他所有東西都搬了個精光。雖然如此，當你越過破破爛爛的窗框眺望印度大地遠遠伸向南方的時候，你會感覺到那位穎異而堅定的威爾斯人的靈魂正高高地浮懸在空中。

埃佛勒斯回家去接受讚譽和爵士封號了，卻不知他是否見到過十五號峰。一八四九年，測量員們在喜馬拉雅山脈東段從六個不同的角度用經緯儀測量十五號峰。孟加拉計算員拉達納特（Radhanath）把數據平均處理過以後算出峰高是二九〇〇〇英尺。他一下子沖進了接替埃佛勒斯職務的安德魯．沃[31]的辦公室，據說他當時脫口而出：「長官，我發現了世界最高峰！」問題是，當時的飽學之士對於有山高過兩萬五千英尺的說法會不予考慮。他們尤其會懷疑這個經過四捨五入的數字二九〇〇〇。所以，測量員們就在計算結果上隨便加了兩英尺。於是，在此後的幾十年裡，地理書上就載著二九〇〇二英尺這麼個數字[6]！後來測出的準確高度是二九〇二九英尺，即海拔八八四八公尺。

現在我們來講講十五號峰命名的事。西藏人早就管它叫「珠穆朗瑪」（意思是「世界之母女神」）了。在殖民時期，印度測量局總是盡可能地沿用當地流行的老地名，不過這回他們一反常態，因為誘惑力顯然太大，就用喬治．埃佛勒斯的名字給那座山峰命名了。以前我也跟今天的許多人一樣感到奇怪，英國人命名世界最高峰怎麼會用印度總測量師的名字，而不是用王室成員——哪怕是個副王——的名字呢？然而，當我從書裡讀到當年印度大三角測量計畫何其宏偉之後就明白了，那其實真沒什麼好奇怪的。

到了命名埃佛勒斯峰的時候，英國人已經把整個次大陸佔得差不多了，凡不由英國人直接管轄的地方也都通過與當地王公的單邊協議搞定了[32]。自孔雀王朝之後，印度次大陸上還沒有過這麼大面積地域僅受一方勢力控制的呢。為什麼英國人成功了，而之前那些歐洲人卻失敗了呢？技術先進很重要，但卻不是決定性因素。與在美洲、非洲或者澳洲有所不同，歐洲人與印度當地人之間在技術上的差異還沒有大到能夠抵消人口數量上絕對優勢的程度，況且也有許多時候歐洲雇傭軍或者聯軍是站在印度一方打仗的。可是，英國人卻還是能夠一再打敗比他們強大得多的敵軍，然後只依靠為數極少的軍官維持控制。這是為什麼呢？

在英國人征服印度這件事上，最雷人的地方是實際上捲進去的英國人少而又少。東印度公司的軍隊主要成分是印度土兵。另外，他們還經常受到當地人的鼓勵和支援。例如，在普萊西戰役中，羅伯特·克萊武就得到了孟加拉商人的資助和鼓勵。有些史學家想把這些當成是印度人直到十九世紀還沒有民族意識的證據。可是，正如我們所知，印度人強烈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文明整體已經好幾千年了。那麼，為什麼他們不積極反

29 此處作者借用英國記者約翰·凱伊（John Keay, 1941-）的書名《偉大的弧（*The Great Arc*）》代指印度的大三角測量工程（見本章作者註釋）。約翰·凱伊是一位有影響的歷史學家，被認為是英印帝國史權威。

30 穆索里（Mussourie），北阿肯德邦西部的一個小鎮，海拔近兩千公尺，風景秀麗。最早在該地蓋房子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軍官費雷德里克·揚（Frederick Young, 1786-1874），他十五歲到印度，從士兵做到將軍，是最早在穆索里種植茶樹和馬鈴薯的人。

31 安德魯·沃（Andrew Scoot Waugh, 1810-1878），陸軍少將、專業測量員，一九四三年接任總測量師職務。

32「單邊協議」，指英國人強加給印度王公的「盟邦條款（Terms of Subsidiary Alliance）」，它規定盟邦國（即土邦國）必須承認英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最高權力，允許英國軍隊和英國居民入駐本土並為前者提供給養，不得雇用除英國人外的任何歐洲人，不得與他國結盟，非經英方允許不得對任何人宣戰，不繳足盟邦索要的款額則須割地一半，等等。

抗英國人的統治呢？

依我看，真正的原因是十九世紀蒙兀兒帝國的崩潰讓整個國家陷入的混亂狀態。馬拉塔人，一開始看著還可指望，後來卻四分五裂陷入了內部紛爭。農村地區飽受各色各樣雇傭兵和土匪的蹂躪。有些劫匪出身的軍閥有錢有勢，比如貝根．薩姆茹[33]，竟然在德里大模大樣地過排場日子，還被看成是理所當然該受尊敬的要人。東印度公司絕非良善之輩，可是，相比之下的確帶來了有秩序的假象。此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因素，早期的英國統治者與葡萄牙人不同，他們立場鮮明地避免干涉當地文化和社會規範，即便是在極少數必需介入的情況下，比如說在廢除陋習「撒提[34]」的事情上，他們也還是在得到了印度改革者強有力支援的情況下才做的。所以，對於當時的印度人來說他們不構成對本族文明的威脅。有件事情人們往往不記得，那就是在取得了普萊西戰役的重大勝利以後，羅伯特．克萊武沒有去教堂裡謝恩，而是在納巴克里希那．得波[35]主持的加爾各答杜爾迦節上行此一禮。我們不能想像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36]會有如此舉動。

不幸的是，到十九世紀中葉這種開明態度起了變化，我們看到文明和種族兩方面的倨傲態度日漸囂張。當時十分強調本地人的「文明化」，而這通常就味著「基督教化」。這不是祕密而是公開進行的討論。《英屬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1820的作者詹姆斯．米爾（James Mill）把印度教說成是「從者最眾也是最摧殘人的盲目信仰，人類的任何一部份都被這類迷信困擾和折辱過。」[7]福音派的傳教士們開始利用英國人的政治勢力咄咄逼人地追尋皈依者。毫不足怪，印度人，無論印度教民還是穆斯林，都用懷疑的眼光看待這一切。

由此而生的憎恨最終釀成一八五七年的大規模暴動噴發了出來，它剛好發生在普萊西戰役一百年之後。英國讀者所熟悉的用語應該是「印度土兵嘩變（Sepoy Mutiny）」。在短短幾個星期內，東印度公司的孟加拉部隊大部份公開起義，很多地方發生了英國軍官全部被殺的情況。這種情勢像野火一樣傳遍了印度北部和

中部的大片地區。請注意，這次暴動並沒有統一的領導，而是分別發生在不同的中心地點、由不同的人領導，後者通常是失去地位的社會上層。德里是重要的起義中心之一。

到了一八五七年那時候，沙賈汗訥巴德的黃金時代早就成了淡淡的記憶。八十二歲的巴哈杜爾沙．柴法爾（Bahadur Shah Zafar）僅僅是名義上的皇帝，他的詔書只能下達到德里城以內。皇族靠英國人提供的年金生活，許多品級低的旁支已經落到了極度貧寒的境地。軍官威廉．斯里曼[37]在暴動前幾年到過紅堡，他讓我們瞭解到了一千二百名皇室成員如何住在皇宮裡靠著微薄的年金過活卻依舊自命不凡不肯工作❽。相反，王爺們利用家族姓氏詐取錢財的笑話倒是頗有一些。就連紅堡裡的宮殿也處在嚴重失修的狀態。一八二四年，赫伯主教[38]形容皇家花園「骯髒、荒涼，慘兮兮的；浴池和噴泉乾涸了；嵌花路面上蓋滿了雜物和花匠堆的垃圾，牆上沾著鳥和蝙蝠的糞便❾。」一八五〇年代的情形只能更糟糕。

33 貝根．薩姆茹（Begum Samru, 1753-1836），女領主，喀什米爾人，食邑在今北方邦密拉特縣薩爾達納鎮（Sardhana）。她出身卑賤，十四歲嫁與老年盧森堡雇傭兵為妻，但足智多謀，善領兵，喪夫後繼承領地，在英國人統治時期設法謀得自治權成了獨立領主。

34 撒提（sati），即孀婦殉夫的舊俗，通常是把婦女放在柴堆上燒死。

35 納巴克里希那．得波（Nabakrishna Deb，1733-1797），加爾各答北郊紹沃巴札爾區（Sovabazar）的「柴明達爾」，因主持了一八五七年的杜爾迦節出名。

36 見第六章註腳。

37 見第五章註腳。

38 赫伯主教（Bishop Herber），本名雷金納德．赫伯（Reginald Heber, 1783-1826），英國主教兼旅行家，擅寫作，一八二三年接任加爾各答主教，三年後因勞累去世。加爾各答和倫敦的聖保羅大教堂都建有他的紀念碑。

最近這些年，在作家當中有一種傾向，比如威廉·達爾林普爾[39]，他就把巴哈杜爾沙·柴法爾的宮廷寫成是「光彩照人的宮廷」，說它處在「引人矚目的文化繁榮之中」，是「印度現代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復興」❿。這麼說很不恰當。不錯，宮廷裡是有迦利卜[40]和札烏克[41]那樣的優秀詩人，可是在一八五〇年代同加爾各答相比德里已經明顯令人感覺土氣和迂腐了。「復興」這個詞指的是有新思想，有創新和活力。迦利卜的詩從文學角度看可能非常好，可那更像是為身邊正在坍塌的世界唱的哀歌。詩中沒有對未來的展望。

一八五七年五月，幾百名嘩變的印度士兵和騎兵從密拉特飛馬跑進德里城煽動當地駐軍起義。他們合兵一處把所有找得到的英國居民全殺了，皈依基督教的印度人也未能倖免。越來越多的起義士兵來到德里，他們轉而要求年邁的皇帝站出來領導。巴哈杜爾沙本人面對盛請左右為難。一方面，他害怕英國人會回來報復；另一方面，他面前的起義兵人數很多並且越來越多，如果拒絕的話可能就會鬧出亂子。他選擇了跟叛軍一起幹，但是後來在整個事件中一直猶猶豫豫。

這時候，有一小隊英軍開來了，他們在俯瞰著城牆之內的古老的阿拉瓦利山梁上築好了陣地，然後就從那兒用大炮猛轟沙賈汗訥巴德。他們的人數很少，可是起義兵群龍無首沒辦法集中力量奪下他們的陣地。在山頂上，一支廓爾喀士兵[42]組成的小分隊在欣杜·拉奧王爺[43]的宅邸附近擊退起義軍一次又一次衝鋒，那所宅子現在是一家醫院。皇子米爾查·蒙兀兒[44]盡力想把叛兵組織起來，可是優柔寡斷的皇帝總是釜底抽薪，同時家族內部也有人挾嫌嫉妒。讓人想不明白的是，在整個圍城期間英國人如何能夠源源不斷地得到城內奸細送出的情報⓫。

從八月中旬起，英國人開始得到從旁遮普開來增援的生力軍和給養，炮火變得愈發猛烈。一個月以後，沙賈汗訥巴德陷落全城遭洗劫。遊戲結束了。巴哈杜爾沙和他的家人——跛子帖木兒和成吉思汗的驕傲子孫——沿著亞穆納河順流而下躲到胡馬雍的大墓裡去避難。搞不清他們為什麼還要費這道手，因為那陵墓就

在城南僅僅幾英里遠的地方。英國人很快追上了他們。許多蒙兀兒皇子皇孫被槍決。他們當中有三位，包括米爾查．蒙兀兒，被人剝掉衣服用柯爾特式自動手槍射殺在城門洞下，那座城門現在仍叫喋血門（Khuni Darwaza）。皇帝本人被流放去了仰光。

德里城剪斷了維繫蒙兀兒威嚴顯赫的最後一根紐帶，變得更如死水一潭。紅堡裡的許多建築被拆毀蓋了兵營，它們至今仍在。又過了幾年，老城的很大一部份被清空修了鐵路，只有少數房屋留下來提醒著人們當年沙賈汗的夢想。印度的第三輪城市化建設就此結束，它從洗劫普利色毗羅其．趙漢（Prithvraj Chauhan）的德里城開始，在六個半世紀以後，又以洗劫蒙兀兒人的德里城告終。不過，下一個輪迴已經在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和孟買開始了。

攻下德里以後，英國人繼續一個一個平定其他起義中心，成千上萬的人被判處槍決。我們不宜在這裡分

---

39 威廉．達爾林普爾（William Dalrymple, 1965-），蘇格蘭史學家、作家、著名播音員兼評論家。

40 迦利卜（Ghalib, 1797-1869），本名Mirza Asadullah Beg Khan，印度知名烏爾都語詩人和散文作家。

41 札烏克（Muhammad Ibrahim Zauq, 1789-1854），印度知名烏爾都語詩人，蒙兀兒宮廷的桂冠詩人。

42 廓爾喀士兵（Gurkha solders），即尼泊爾士兵，以作戰英勇著稱。當時的英軍最高統帥薩姆．馬內克肖（Sam Manekshaw）稱讚他們說：「假如有人說他不怕死，那麼這個人如果不是在撒謊那就一定是廓爾喀人。」

43 巴拉—欣杜—拉奧（Burra Hindu Rao，也寫作Bara Hindu Rao ），生卒不詳，馬拉塔貴族，格瓦里奧爾土邦國（Gwalior State，屬今中央邦）統治者的胞兄，與英國總督私人關係密切。

44 米爾查．蒙兀兒（Mirza Mughal, 1817-1857），巴哈杜爾沙第五子，一八五七年兵變時最年長的皇子。他先被任命為總指揮，後因沒有受過軍事訓練改做後勤工作。皇帝投降後，他與一個弟弟和一個侄子在德里城門前遭英國軍官槍殺。

析這場暴動失敗的繁復原因。儘管某些個人表現得非常英勇，比如詹西的拉克希米王妃[45]，但起義大概太散亂了成功不了，英國人因此做到了各個擊破。詹西要塞的名氣很響，實際上卻很薄弱。那裡現在還擺著兩尊拉克希米王妃的大炮，它們在十九世紀中葉已經是老古董了，無論如何抵擋不住英國人的現代炮火。站在詹西要塞的城牆上，我依然能夠體味到這位二十二歲女王的心境，她的孤獨無助、公然反抗當時最強大帝國的勇氣，以及對自己事業的徹底絕望。

在今天，如果承認當年很多印度人並不以英國人為忤，有的甚至效忠於他們，可能會傷害到我們的民族主義自尊心。也許那時的人害怕再回到無法無天的十八世紀去，也許他們只是覺得就算恢復過去的封建秩序自己也仍舊沒有出路。在一八五七年還發生了另外一種革命，它的影響要深遠得多：三所按照倫敦大學的模式創辦的聯合考試大學分別在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和孟買落成。到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的時候，這樣的學校已經建起了二十五所。這些大學後來培育出來一個有教養的中產階級，他們在反抗英人統治的下一個回合站到了最前列。

一八五七年的起義還意味著東印度公司的終結。它在印度占的地盤現在都交由政府直接管轄。副王取代了過去的總督，他代表英國王權。在軍隊裡，歐洲人與印度人之間的比例從一比九提高到了一比三。英國人也放棄了對印度酋長國的兼併政策，對王國和土邦國的現有狀態給予了大英帝國保護下的永久地位。這一構架基本上保持到了一九四七年。最重要的是，女王在一八五八年的宣言中聲明，英國人「將不會再把我們的信仰強加給我們的任何一個子民」。

女王的公告是一八五八年十一月一日由坎寧勳爵[46]宣讀的。地點的選擇很有意思，因為它不是在加爾各答、孟買或者馬德拉斯，甚至也不在德里。相反，它選在了阿拉哈巴德。就是在這裡亞穆納河與恒河合流一處，看不見的地下河薩拉斯瓦蒂據說也是在這裡同它們交匯。這個地方名叫提沃尼—桑伽姆（Triveni

Sangam），字面意思就是「三條河的交匯點」。正是在這裡，傳說中的羅摩過河拜訪了仙人婆羅杜婆伽（sage Bharadwaj），然後繼續走向印中的大森林去過流放生活。同《羅摩衍那》聯繫在一起的是提沃尼—桑伽姆附近的一座有名的哈奴曼神廟和一棵「千年古樹」，據說羅摩曾在這棵樹下歇息過。也是在這裡，唐玄奘在七世紀時親眼目睹了「無遮大會」的盛況。越過古廟和合流後的大江，可以望見阿克巴皇帝建的要塞，在那裡存放著刻有三位皇帝——阿輸迦、沙摩陀羅笈多和查罕傑——銘文的孔雀朝石柱。總而言之，這不是一個平平常常的地方，它是印度文明的心臟。英國人最後總算明白了什麼是印度民族性的本質。

若要理解這一切的精髓，就得在一年一度的十月節期間（若能趕上「罏子節」則更好）乘著元月黎明時

---

45 拉克希米女王（Rani Laxmibai, 1828-1858），馬拉塔人，十四歲嫁給詹西土邦王（Maharaja of Jhansi State），善騎射、擊劍，二十五歲喪夫，由英國人指定監政。一八五八年一月，拉克希米宣佈起義，詹西要塞旋即被英軍包圍，十日後陷落。王妃騎馬（傳說把小王子縛在背上）突圍，在卡波里（Kapli）同其他起義部隊會合撤入格瓦里奧爾城（Gwalior），同年六月十七日在該城附近戰死，時年二十九歲（文中的年齡大概有誤）。她的墳墓就建在她犧牲的地方普勒巴格（Phool Bagh）。詹西王妃的本名叫瑪尼卡爾妮卡（Manikarnika），Lakshmibai是她婚後的封號，也可能是詹西人對她的的尊稱。Lakshmi（或Lakxmi）是一個女神的名字，Bai（बाई，音「巴易」），在印地語裡是對婦女的尊稱，類似於中國舊時的「夫人」、「太太」或「奶奶」，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用於稱呼年長的婦女，就跟中國北方人喚「奶奶」、「姥姥」，南方人喚「娭毑」、「阿婆」一樣。Rani是英國人對她的稱謂，意思是「王妃」或「女王」。有的漢語版印度史書把Rani Laxmi Bai譯作「那尼．拉克希彌．貝」，這恐怕有欠妥當。詹西（也有人譯作「占西」）位於印度北方邦的最南端，現在是一座歷史名城。

46 坎寧勳爵（Lord Canning），本名查理斯．約翰．坎寧（Charles John Canning, 1812-1862），英國國務活動家，一八五五接任印度總督。在平定叛亂的過程中，坎甯堅持溫和政策反對報復，主張把對叛軍的懲治限制在最小程度，因而在政界遭到孤立和嘲笑。但是，叛亂平定後，英國上下議院均致函感謝他對平叛工作的貢獻（1859年），他也因此晉升伯爵，並被任命為印度副王（1858）。遵照坎甯夫婦的建議，英印政府組織出版了大型圖片集《印度人（*The People of India*）》（1868-1875），它收集了近五百幀反映各種姓和部族社會生活的照片，是今天研究印度歷史的重要資料。

分的曦光到阿拉哈巴德的薩拉斯瓦蒂古石階（Saraswati Ghat）去看一看[47]。太陽透過薄霧冉冉升起，你會看到成千上萬的人，無分年齡、性別、階層、教派或種姓，都在這個河流的交匯處蘸水洗身。他們吟唱著數千年前在古老的薩拉斯瓦蒂河畔編寫的、一直銘記在億萬人集體記憶裡的吠陀頌歌。成船的鄉民從遠遠近近的村莊劃過來，女人們輕聲哼唱著世代流傳下來的俚歌。這是一個永恆的時刻。陽光灑在某位穆斯林皇帝[48]修築的城牆上，他曾經漸漸理解了這一切。稍微再走幾步就是那個地點，以一根石柱為標記，一個稱霸全球的強國在那裡為了讓自己的統治合法化被迫承認一個古老的文明。

這尊紀念英國女王頒詔的石柱距離薩拉斯瓦蒂石階只有幾步之遙，它立在一個雜草叢生的公園裡無人問津。當地人好像沒有誰知道這個地點的意義。這很不幸，因為今天的印度國正是這份宣言的直接產物。獨立以後，政府在柱頂上冠以國家標誌——孔雀王朝的獅子和車輪的複製品。我一般不贊成拿歷史文物胡搞，但在那個地方提醒人們蘇達薩和孔雀王朝的舊夢倒好像挺合適。

雖然殖民地擴張自一八五八年以後不再那麼明目張膽了，但是存在於印度人及其英國統治者之間的嚴重隔閡依然如故。這種隔離狀態甚至反映到了城建規劃上。英國人的城鎮明明白白地劃分成空闊的「白城（white-town）」和擁擠的「黑城（black-twon）」兩塊。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分地而居由來已久，我們知道在朵拉維拉古城裡有內城，在沙賈汗訥巴德有紅堡。然而，那時的上層人士也還是生活在與人民大眾相同的文化背景之下。相反，在「民建線[49]」街區寬敞的廊屋和本地百姓的井市之間卻有著巨大的文化鴻溝。

阿拉哈巴德的「民建線」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明顯易辨。起義之後的五十年是帝國的全盛期。英國人認為自己比他人優越，而他人也很不情願地承認如此。那是在過了好幾十年以後才有很少一點點用西方教育武裝起來的印度人被那個社會勉強接納。阿拉哈巴德的民建線街區直到二〇〇五年還能從那些破破爛爛的大廊屋上明顯看出來。然而，當我在二〇一二年四月再去這座城市的時候，發現這片街區已經變成了大商場、小店

鋪和公寓樓的大雜燴，幾座殘存的廊屋如今怯生生地藏在新的建築群裡。

蒸汽怪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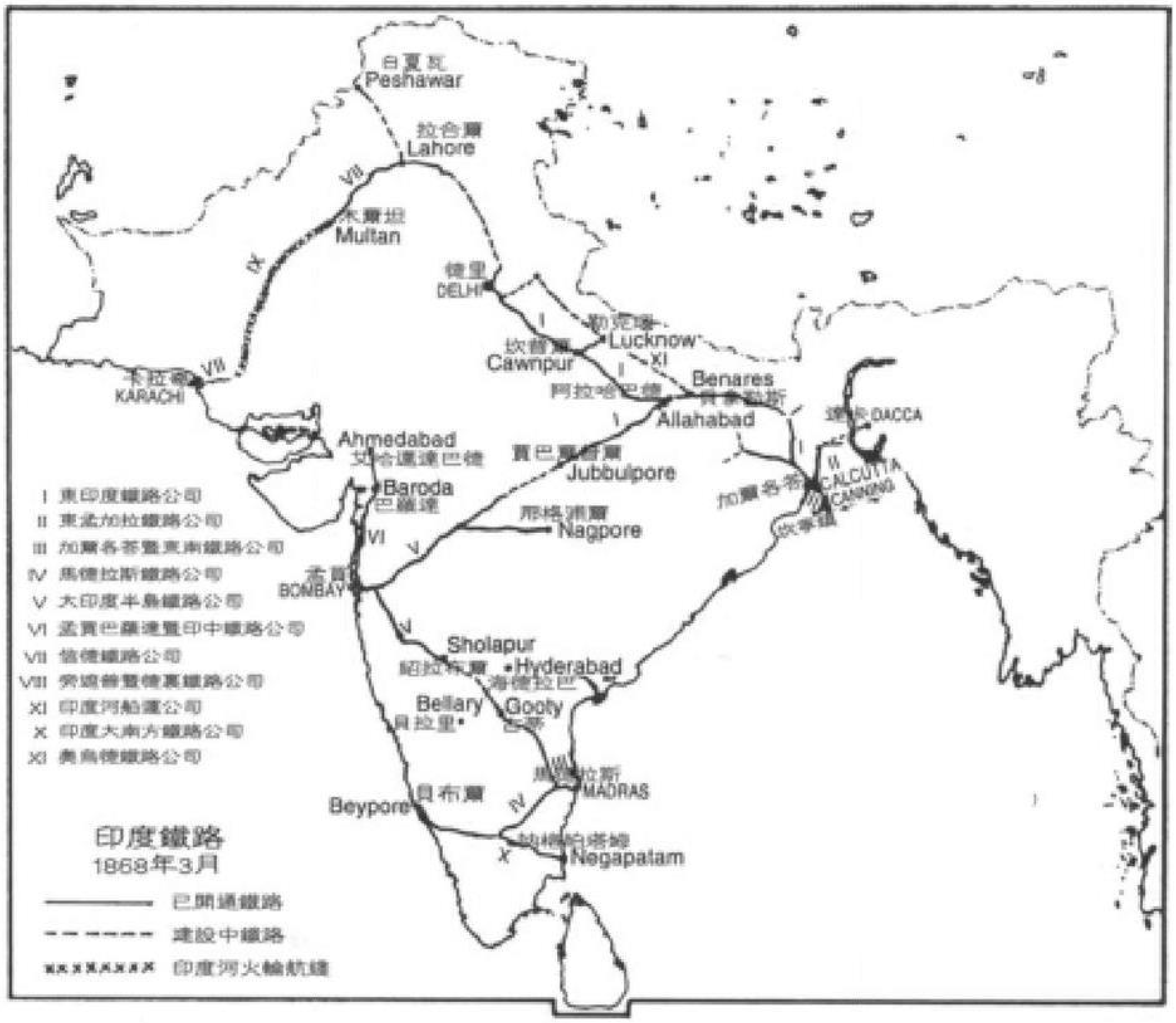
一八二〇年，印度的人口仍在一億一千一百萬，它的GDP在世界上所占比例卻下降到了百分之十六，而中國反倒佔了百分之三十三[13]。雖然兩下裡合起來仍佔全球經濟的一半，但中國明顯扛的是大頭兒。在工業革命的帶動下，英國的人均收入已經比亞洲大國高出了三倍。隨著十九世紀漸漸過去，歐亞間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到一九四七年印度獨立的時候，它所佔的世界GDP份額已經跌到了百分之四。

儘管相對來說正在衰落，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國家經濟和地理環境卻發生了根本性變化。鐵路的引進或許是導致這些變化的唯一重要因素。修鐵路的想法原本出於商業和軍事上的考慮。貫穿整個十九世紀三四十年代，曾經有過許多次研討和提議。政府本身拿不出錢來修它，他們以為私人運營商很容易籌集起資金。然而，人們很快就明白了，錢在印度籌不出來，英國本土的投資人也表現得不甚熱心。

47 十月節（Magh Mela）起始於遠古時代，日期在印度的陰曆十月，相當於西曆的一、二月份。在阿拉哈巴德，「十月節」每十二年與「無遮大會」（或「罎子節」）重合一次。

48 指阿克巴大帝（1542-1605）。他曾將該地命名為伊拉哈巴德（Illahabad），並用它作大行省的省會，後來沙賈汗把地名改成了阿拉哈巴德（Allahabad）。二〇一八年十月地方政府已將市名更改為Prayagraj，大概有恢復使用古代地名缽羅耶伽（Prayaga）意思。

49 民建線（Civil Lines），英國殖民政府在規劃城市的時候把民建用地用繩子圈出來以防軍隊駐地侵佔，建在「民建線」以內的住房主要供高級官員居住，後來「民建線」就成了該類社區的統稱，在德里、阿拉哈巴德、卡拉奇等許多城市都有「民建線」街區。



圖五　十九世紀的印度鐵路圖

離離拉拉地討論了好幾年，直到「經考驗證明有能力」的鐵路工程師西姆斯[50]到來，當時有很多公路是在他的監督下測量的。他提出，假如修一條德里—加爾各答鐵路，那麼僅駐軍經費一項每年至少能節省五萬英鎊，這在當時是很大的個數目⓮。有了這麼鼓舞人心的研究報告，政府決定用慷慨的保證來說服投資人積極投資鐵路，這些保證包括有擔保的收益率百分之四點五和一份匯率保證書。後來證明這太貴了，因而招來很多批評，不過在當時它們讓這個項目啟動了。印度次大陸上最早的一條鐵路長二十一英里（三十四公里）從孟買通到塔納[51]。正式剪綵於一八五四年四月十六日在博里—本德爾[52]舉行，彼時有十四節車廂載著四百名乘客「在大批民眾的熱烈掌聲和二十一響禮炮聲中」開出車站。一年以後，一列火車從豪拉[53]（在加爾各答市對岸）開出，沿胡格利河溯流而上，從此開通了印度東部的第一條鐵路線。兩年以後，馬德拉斯鐵路公司建成了南印度的第一條鐵路。到了一八五九年，就連阿拉哈巴德和坎普爾[54]兩地間都有鐵路連線了。

從一八六八年三月印發的鐵路圖上可以看出，豪拉（等於加爾各答）與德里間的連線已經開通，並且正在向拉合爾（Lahore）延伸。拉合爾—木爾坦連線已經完成，有的部份動用了已有四千多歲高齡的哈拉帕磚頭。在木爾坦有印度河火輪隊（Indus Steam Flotilla），可以順流而下直抵卡拉奇（Karachi）。在西部，孟買已經與艾哈默德巴德（Ahmedabad）和那格浦爾（Nagpur）連通，不過與德里—加爾各答線還沒有接上。同

50 費雷德里克．沃爾特．西姆斯（Frederick Walter Simms，1803-1865），英國土木工程師，一八四七年受任東印度公司顧問工程師，監督指導了整個加爾各答市的測繪工作。因健康原因於一八五一年退休回英格蘭。

51 塔納（Thane），現在是孟買市的衛星城，在市區北邊。

52 博里—本德爾（Bori Bandar，意為「堆麻袋的地方」），孟買最南端靠海的一片地方，鐵路修好後火車站取名Bori Bunder。

53 豪拉（Howrah或Haora），現在是西孟加拉邦的工業城市，與加爾各答並稱雙子城（twin cities）。

54 坎普爾（Kanpur），北方邦最大的城市，距離阿拉哈巴德約兩百公里。

樣，馬德拉斯和孟買的連線也正在紹拉布爾（Sholapur）附近施工。還有許多支線有的已經投入營運，有的正在建設中。

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以及印中地區艱難的地形條件下，這些成就非常了不起。並且，鐵路延伸的速度還在加快，在一八七〇年代平均每年增加四六八英里（七四九公里），相比之下，在此前一段時間只有二五〇英里（四〇〇公里）⓯。僅一八七八年一年就增長了九〇〇英里（一四四〇公里），這個數字用任何標準衡量都是令人難以置信的。到了一八八二年，國家鐵路網已經連通了幾乎所有的主要城市，於是，維多利亞時代的工程師們覺得有足夠的信心把鐵路修到形勢險峻的喜馬拉雅山區，去連通大吉嶺（Darjeeling）和西姆拉（Simla）等山區避暑地。

不過，不要以為這是一張天衣無縫的統一的鐵路網。那是在匆忙中由不同的公司、政府部門和土邦國以不同的標準和軌距遵照不同的宗旨建起來的。這就造成了營運時的低效率，這類弊端直到二十一世紀都沒能完全消除。雖然如此，這張鐵路網還是重構了這個國家的經濟地理格局。內地的農產品現在可以出口了，製造業進口產品也可以低成本輸入進來了。很多地方的手工業經濟受到巨大衝擊，與此同時走牛車隊的古老商道也變成多餘的了。例如，拉賈斯坦邦的瑪律瓦爾[55]商人就被迫遠走他鄉到新世界裡去尋找機會。有很多人去了加爾各答，他們的後代後來成了非常成功的生意人。那些被半遺棄的鑲著美麗壁畫的祖宅如今在拉賈斯坦邦的謝卡瓦蒂地區還能看到，比如曼達瓦爾鎮和宗朱努鎮。[56]

與此同時，新的城鎮在鐵路沿線蓬勃興起，一些社群也籍此機會迅速發展起來。其中有一個由混血兒組成的英—印（即歐亞）社群，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就是在鐵路上做事的。這些人創造出了一種豐富多彩的亞文化（sub-culture），不過最近這幾十年它已經淡化了。記得我小時候，那是在八十年代初期，加爾各答有一個很強的英—印社團，他們的烹飪、對音樂和體育的熱愛，以及多少有些古怪的英語講法都顯得與眾不同。

在今天，只有不多幾個小團體保留了下來，而英－印混血兒也與人數更多的印度基督教徒越來越難以區辨了。僑居在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的也很多，不過也是越來越多地溶入了更為寬泛的社會環境。雖然如此，有關舊式英－印社群的記憶還保留在小說和電影裡，比如約翰．馬斯特斯[57]寫的《博瓦尼車站》。作家卡爾．穆勒[58]關於斯里蘭卡伯格兒[59]的三部曲用詼諧的筆調記述了這個逐漸消亡的階層的生活和思想方式⓰。

作為一種連結技術，鐵路系統就相當於今天的網際網路或者行動電話網。它載著人和商品全國各地到處跑，於是在印度次大陸的各個部份之間就形成了新的交流模式。社會改革家兼宗教領袖斯瓦米．維韋卡南達[60]利用火車在十九世紀末跑遍了全國。聖雄甘地從南非回來以後想重新瞭解印度也是這麼做的。到了一九二四年，每年發送的旅客已經達到五億七千六百萬人次。當然，這並不意味著乘坐火車旅行總能令人愉快，尤其是對二等和三等車廂裡的旅客而言。有一份報告列出了一九〇三年三等車廂旅客的不滿意見：

---

55 瑪律瓦爾（Marwar，意為「沙漠地區」），拉賈斯坦邦西南部的一個地理區域，部份落在塔爾沙漠裡。瑪律瓦爾人有自己的語言，擅經商，流動性大，曾經集中在加爾各答以及印度的中部和東部地區，現在遍佈全國，控制著很大一部份國家媒體集團。

56 謝卡瓦蒂地區（Shekhawati Region），拉賈斯坦邦東北部的一個地區，因靠近古代商衢而輩出富商，在十八九世紀時興蓋高大住宅，以內外牆壁上絢麗的壁畫為特徵。曼達瓦爾（Mandawa）和宗朱努（Jhunjhunu）都是該地區的鎮，同屬宗朱努縣。

57 約翰．馬斯特斯（John Masters, 1914-1983），英－印軍官，後來改行當作家。《博瓦尼車站》（*Bhowani Junction,* 1954）寫的是英國人從印度撤出時英印混血兒的感情糾葛。

58 卡爾．穆勒（Carl Muller, 1935-），斯里蘭卡作家、記者兼詩人。文中提到的三部曲發表於一九九三至一九九五年，其中的第一部《漿果樹》（*The Jam Fruit Tree*）以及另外一部歷史小說《雄獅的孩子們》（*Children of the Lion,* 1997）是他的成名之作，曾贏得兩項不同的斯里蘭卡文學獎。

59 伯格兒（Burgers），葡萄牙人、荷蘭人及其他國家的歐洲人留在斯里蘭卡的後代。

60 斯瓦米．維韋卡南達（Swami Vivekananda，也譯作辨喜，1863-1902），印度教徒，著名宗教活動家羅摩克里希那（Ramakrishna Paramahansa）的弟子，曾積極宣導印度教的改革和復興。

……車廂裡過於擁擠，車次太少
……用運牛的敞篷車皮和運貨的悶罐車廂運送去朝聖的香客
……車廂裡沒有廁所，全被移作他用了
……沒有安排供飯，飲水供應不足
……沒有候車室，有的話也極不舒適
……購票不方便
……驗票和檢票時煩擾旅客
……在車站、月臺和火車上受賄、勒索
……希望鐵路員工對待旅客講禮貌、態度友好

一百年過去了，這些不滿意見有不少聽著還像是確有其事。謝天謝地，運牛的敞篷車皮不再用來運送旅客了，不過怨氣還沒平。沙希．塔魯爾[61]（當時任部長）在二〇〇九年曾無傷大雅地議論了一下「牛等級」，結果竟引出了一場大吵大鬧。

帝國如日中天

自一八五七年兵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段時間是英印帝國的全盛期，這一點在帝國的東部首都加爾各答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得更清楚。維多利亞時代的自信表現在政府、銀行、公司和有錢人爭相蓋起的豪華建築上。有數量驚人的這類建築保留到了二十一世紀，如今被看板和後來留下的殘垣斷壁擋在後邊。二十世紀

下半葉的經濟衰退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讓加爾各答變成了十九世紀建築的最精緻的收藏地，凡是世界上有的它都有。要想看清這一點，最好的辦法是在星期天的早晨到紅池塘周圍的金融區去走一走，在那個時間裡這幅古老的街景畫還沒被亂哄哄的車輛和人流攪亂。

這片地方從前叫達爾豪西廣場（Dalhousie Square）後來改用了三個革命者的名字：比諾伊、巴達爾和迪訥什[62]。高級法院、寫字員樓、渣打銀行（Chartered Bank）、郵政總局和圭藍德大廈（Guillander House）是一定要看的。二十世紀蓋的那座其醜無比的電話大樓也在這裡。紅池塘被停車場和有軌電車庫遮去了大半，憂傷卻無人過問，它在等待著有人前來解救它。你也可以站在政府宮（Raj Bhavan）的大門外張望一下兒，從前那是總督府，現在裡頭住的是西孟加拉邦的首腦。不過要小心，拍照的時候別離辦公大樓太近。我發現，在這恐怖份子為患的年月，人們總有被員警盤根問底的危險！

加爾各答沐浴在帝國正午的陽光下，然而此時在西海岸卻出現了一個競爭對手——孟買（Bombay，現在寫作Mumbai）。那片地方不是到了那個時候才有人住的。在古代，那一帶有個大海港，象島[63]上七

61 沙希．塔魯爾（Shashi Tharoor, 1956-），印度政界人物，作過外務部部長（2009-2010）和人力資源開發部部長（2012-2014）。

62 達爾豪西（Dalhousie），本名詹姆斯．安德魯．布隆—拉姆齊（James Andrew Broun-Ramsay, 1812-1860），蘇格蘭國務活動家，一八四七至一八五六年任印度總督，一八四九年晉升達爾豪西侯爵。比諾伊．克里希那．巴蘇（Binoy Krishna Basu, 1908-1930）、巴達爾．古普塔（Badal Gupta, 1912-1930）和迪訥什．錢德拉．古普塔（Dinesh Chandra Gupta, 1911-1931）均為中產階級出身的獨立運動激進分子，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他們從加爾各答寫字員樓的陽臺上開槍打死了當地的監獄總長。印度獨立後取三位年輕人姓氏的縮寫將達爾豪西廣場更名為BBD Bagh。Bagh的意思是「花園」。

63 象島（Elephanta Island，音譯埃勒凡塔島），在孟買市區東南面的海灣裡，距離海岸約十公里。島的原來的名字叫Gharapuri，十六世紀葡萄牙人在石窟的入口處發現一尊大象石雕，就把這座島叫成了大象島。葡萄牙人想用船把石象運回歐洲去，不料鐵鍊斷開大象掉進了海裡，後來英國人把這尊石象撈出來放進了孟買的一家博物館，它現在在孟買的動物園裡（Jijamata Udyaan Zoo）。象島上的石刻神像全部被葡萄牙人搗毀。

世紀的石窟神廟就是那個時代的見證。不過，現在這座城市卻是在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佔領這一帶以後才有的。在當時，孟買是若干個泥淖小島組成的群島。這些島的名字有的留下來作了地段的名稱，如戈拉巴（Colaba）、馬希姆（Mahim）、巴雷爾（Parel）、沃爾利（Worli）和默澤岡（Mazagaon）。這片島嶼是一六六二年英王查理二世迎娶凱薩琳．布拉甘薩[64]的時候作為一部份嫁妝落到英國人手裡的。此後它又以每年十英鎊的租價賃給了東印度公司。

一開始，那塊殖民區的作為不大，因為好鬥的馬拉塔人阻止了英國人向內地擴張。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晚期，英國人的地位已經穩固到足以發展大海港和貿易中心了。受形勢鼓舞，英國地方官啟動了一系列統稱赫恩比—維拉多計畫[65]的土木工程，目的是用填土和築堤的方法把各個小島連到一起。至一八三八年，南部七島已經拼接成了一個孟買島。到了一八四五年，馬希姆堤把馬希姆島與撒爾塞特島（Salsette）上的班德拉鎮（Bandra）連到了一起。雖然所有的主要島嶼早就連成一體了，這項築堤工程卻一直進行到今天。最後一個項目是二〇〇九年開工的班德拉—沃爾利海堤（Bandra-Worli Sealink），它將連通南部的孟買市區與「郊區」。

最早從這座新城市得到好處的有帕西人，他們是從伊朗逃難過來住在古吉拉特沿海一帶的祆教教民的後代。一開始他們搬到孟買是為了給英國人的造船廠幹活，可是到了一八三〇年代，他們已經通過跟中國做鴉片生意發了大財。雖然如此，在十九世紀中葉，這座城市還是比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小得多。有兩件事在一八六〇年代奇蹟般地改變了它的命運：美國的南北戰爭和蘇伊士運河的開通[66]。美國北方對南方海港的封鎖突然奪走了蘭開夏郡[67]眾多工廠的皮棉來源，後者於是轉向了印度西部的棉田。新建成的鐵路把棉花直接從棉花地運到孟買港。新的棉花工廠開始在孟買本土上興建起來。與此同時，同中國之間的鴉片貿易也很興旺，每年的輸出量達三萬七千箱。

拿著大筆新賺來的錢，市政府和當地富商瘋狂地興建高樓大廈，越奢華越好。棉花和地產行業，以及像巴克灣填築公司（Back Bay Reclamation Company）那樣的野心勃勃的冒險事業，都出現了投機性質的繁榮。股票黑市交易在市政廳前的大樹下做得沸沸揚揚（傳說那是一棵大榕樹，在它原來的位置上如今是霍尼曼街心花園（Horniman Circle））。成千上萬的移民湧入城市，擁擠的棚戶區迅速增加。有位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說：「沿巴克灣海灘朝馬拉巴爾山（Malabar Hill）方向騎車子回家，一路上的所見所聞可怕得沒法形容……要是坐火車從博里—本德爾（Bori Bunder）去派可拉（Byculla），或者去莫迪灣（Mody Bay），那就等於是去參觀海灘上全體老鄉的公共茅廁。[17]」棚戶區的位置最近這一個半世紀以來有所改變，不過任何人只要是坐過孟買郊區火車的就一定能明白這段話是什麼意思。

一八六五年，美國內戰結束了，孟買的股票和棉花價格急劇下跌。到一八六六年，已經有好幾家本市銀行和房地產公司倒閉了，許多原來的富豪淪為破產者，城裡到處都是建了一半並且再也沒希望完成的工程。雖然如此，那些蓬勃興旺的日子已經讓孟買豎起了新形象，而投機精神也保持著勃勃生機直到今天。要是在納瑞曼點（Nariman Point）或者城堡區（Fort）跟街頭小販偶然聊上幾句的話，那麼你多半兒會收到大量的股票市場小貼士（不過根據這類建議投資我得多加小心）。

---

64 英王查理二世（King Charles II, 1630-1685），一六六一年加冕聯合王國國王。凱薩琳．布拉甘薩（Catherine Braganza, 1638-1705），葡萄牙國王若昂四世（João IV）之女。

65 赫恩比—維拉多計畫（Hornby Vellard project）於一七八二年啟動。Vellard一詞源自葡萄牙語Vallado，意為「路堤」，Hornby是當時的地方官威廉．赫恩比（William Hornby）的姓氏。

66 蘇伊士運河正式開通是在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67 蘭開夏郡（Lancashire Country），在英格蘭西北部，曼徹斯特和利物浦是該地最大的兩個城市。

繪製西藏地圖

到了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國測量員們已經有了一份精準的印度次大陸地圖，他們開始琢磨喜馬拉雅山的另一側會是什麼樣子。這種好奇心並非沒有來由，它是由俄國入侵中亞地區引起的。「大博弈[68]」早就開始了。問題是西藏當局不樂意讓歐洲人進入他們的邊界，曾經有少數幾個人嘗試過，結果遭了酷刑又被殺掉。印度測量局決定啟用印度間諜，讓他們裝扮成生意人或者香客。這些間諜中的第一個也是最有名的一個來自庫茂恩山區，是位青年教師，名叫耐恩·辛訶[69]。他在一八六五年隨一幫商販從尼泊爾越境進了西藏。入境後沒幾天，那些商販在一天夜裡把他的錢幾乎全捲跑了，把他丟在陌生的國度束手無策。

還好，他們把最要緊的東西給他留下了：一個六分儀、一支溫度計、一塊天文表、一個羅盤和一罐水銀，這些都藏在了箱子的夾層裡。他還有一串念佛用的數珠，只不過珠子是一百顆而不是一百零八顆。耐恩·辛訶打算用它測算距離：每走一百步數一顆珠子。他還有一個轉經輪，裡面藏著他用來記錄羅盤方位角和距離的紙片[18]。

耐恩·辛訶差不多是靠沿路乞討走過了那片寒冷荒蕪的曠野。一八六五年一月，他終於走進了禁城拉薩。他小心翼翼地讓自己的舉止像個進香拜佛的人，還去匆匆拜見了一下當時的達賴喇嘛。在這段時間裡，他靠的是教當地商人印度記帳法為生。然而，他的處境很不安全。這很快就被證實了，因為他親眼目睹了一個非法進入拉薩的中國人被砍了腦袋。出了這件事以後，耐恩幾乎就不在公共場合露面了。一到晚上，他就悄悄地從窗戶爬上自己投宿的那家小客棧的屋頂，然後用六分儀通過測定星星的仰角確定緯度。他還用溫度計測定水的沸點，因為高度越高沸點越低。他就用這種方法推算出拉薩的高度在海平面以上三四二〇米。這個數據同用現代手段測量出來的三五四〇米非常接近。

耐恩·辛訶在四月份跟著一個拉達克車隊離開了拉薩，他沿著藏布江向西走了八百公里，一路上都在偷偷地測取數據。跟著車隊走了兩個月以後他一個人溜了出來，取道神湖瑪旁雍錯（Mansarovar）設法回印度。他回到印度測量局大本營的時間是一八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這二十一個月的冒險歷程中，他測量了幾千公里距離，三十一次定點測定緯度，在三十三個地點測定高度，同時首次給出了西藏首府的精確位置。後來耐恩·辛訶在一八七三至一八七五年又去了一次西藏，為的是探索出一條更靠北一些的從拉達克的列城到拉薩的路線。他家裡還有其他人從事這個冒險職業，也為印度測量局工作。

耐恩·辛訶的報告引出了一個有意思的地理問題：藏布江流到哪裡去了？難道它真的像辛訶說的那樣，穿過喜馬拉雅山變成了被印度人稱作布拉馬普特拉的那條河？為了解開這個謎，測量局決定再派人偷偷溜進西藏去，在藏布江裡丟一些可識辨物體，如果它們在阿薩姆的布拉馬普特拉河裡浮出來，那麼答案就找到了。

68 大博弈（The Great Game），指十九世紀英俄兩大帝國為爭奪霸權在阿富汗、波斯以及其他中亞汗國、酋長國的對抗，時間大約是在一八一三年俄國和波斯簽訂條約至一九〇七年英俄兩國簽訂協定之間。

69 耐恩·辛訶·拉瓦特（Nain Singh Rawat, 1830-1895），不丹族，一八五五至一八五七年受雇德國地理學家從事測量工作，曾經潛入過西藏一次，後任國立本地語學校校長，一八六三年被派往台拉登大三角測量辦公室工作。為表彰他對勘測西藏的貢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贈給他一塊鍍金天文錶並授予他維多利亞獎章，法國巴黎地理學會也贈給他一塊金錶，英印政府撥贈給他兩個村子。二〇〇四年印度郵政總局發行耐恩·辛訶紀念郵票。耐恩·辛訶的老家庫茂恩（Kumaon或Kumaun）是印度北阿肯德邦兩大行政區之一，他的家族是一條山谷的統治者。

執行這項任務的小隊有兩名成員，一個是家住大吉嶺的中國喇嘛，另一個是錫金測量員金吐潑[70]。測量局絕對看錯了這位喇嘛，他只顧自己玩耍並不好好工作，而且常常酗酒。這支小隊在一個村子裡停了四個月之久，只因為喇嘛跟房東太太墜入了情網。事情敗露以後喇嘛只好賠給人家二十五盧比走人。他們總算越過邊境進到了西藏，可是事情還沒完，喇嘛把金吐潑當奴隸賣給了一個藏族村子的頭人，然後就銷聲匿跡了。從一八八一年五月到一八八二年三月金吐潑就當奴隸幹活兒，直到有一天跑進廟裡作了小沙彌。住在廟裡當了幾個月和尚以後，人家允許他去進香。於是他跑到藏布江邊的一個地方，花了好幾天時間把五百塊原木砍成了規則形狀。他把這些木塊藏進一座山洞，然後又回寺院去了。

又過了幾個月，他獲准去拉薩朝覲。在拉薩他結識了一位錫金老鄉，於是就給他在測量局的上司寫了這麼一張條子：

> 長官，跟我一起派出來的喇嘛把我賣給一位土司當奴隸，自己帶著公家交給他的東西跑掉了。就因為這個這趟差出得非常糟糕，不過，我，金吐潑，已經遵照哈曼隊長（Capitai Harman）的指示準備好了五百木頭塊，並準備在墨脱縣（Pemake）的背崩（Bepung）每天投進藏布江五十塊，時間是藏曆Chuhuluk年的十月五日到十五日[19]。

金吐潑在返回印度之前的確照自己說的做了。不幸的是，那時布拉馬普特拉河上的監視哨已經撤了，這封信也到得太遲了。現在我們知道藏布江的確就是布拉馬普特拉河，所以那些木塊肯定漂到了阿薩姆邦，然後流到孟加拉灣去了。結果，金吐潑沒能得到他應該得到的喝彩，在大吉嶺作裁縫度過了餘生。這就是誘使吉卜林寫出歷險故事《註定做國王的人（*The Man Who Would be King*）》和《金姆（*Kim*）》的真實世界。

最後一隻獅子

英印時代的生活並不全是地圖測繪和維多利亞式工程。英國人在印度也享受生活。打獵就是流行在富人和權貴中間的一種消遣，尤其是獵虎。根據瓦勒米克·塔帕[71]的估計，在一八六〇到一九六〇年間，被印度王公和英國人的狩獵隊當做體育活動射殺的老虎多達兩萬隻。馬赫什·蘭伽拉詹[72]作了另外一份估計，他認為在一八七五至一九二五年間可能消滅了八萬隻老虎，因為當時認為它們很危險，官方為此還發過獎金⑳。儘管有這些傷害，人們認為老虎的數目在一九〇〇年仍在兩萬五到四萬之間。那麼，獅子哪兒去了呢？

我們已經知道，英國人很早就遇見過獅子，羅伊爵士就在查罕傑當皇帝的時候跟一隻獅子打過交道。奧朗則布時代的獵獅記錄說明，直到十九世紀開始的時候這種動物還十分常見。可是，獅子的數目好像在十九世紀初期突然之間急劇減少。我猜想這是兩個重要因素耦合在一起造成的。首先，造槍技術的提高使得習慣在開闊地生活的動物很容易被射殺；其次，蒙兀兒王朝的崩潰讓它們失去了皇家保護，任何一個土匪、雇傭兵或者土豪都可以提著槍出去朝它們射擊。

---

70 金吐潑（Kinthup），雷布查族（Lepcha），生卒不詳。雖然由於喇嘛的出賣沒能按時完成任務，金吐潑在返回印度的時候沿著藏布江一直向東艱難跋涉了兩年半時間，沿途測量了藏布江的寬度，考查了江邊環境，直到最後確定雅魯藏布江和印度的布拉馬普特拉河是同一條河流。他回到印度時已是一八八四年十一月，又過了兩年他的報告才被紀錄下來，可是地理學家對它提出質疑，直到一九一一至一二年才有印度測量局組織的探險隊證實了他的發現。

71 瓦勒米克·塔帕（Valmik Thapar, 1950-），印度自然學家和作家，也是印度當下最有影響力的生態環境保護者。

72 馬赫什·蘭伽拉詹（Mahesh Rangarajan, 1964-），印度史學家，主要研究環境史、英國殖民史和當代印度，也是電視上頻繁出現的政治分析員。

雖然如此，十九世紀上半葉在印度北方獅子的數量也還是相當可觀的。我們知道威廉．費雷澤[73]在一八二〇年代打死了八十四隻獅子，並且十分得意自己對哈里亞納邦滅絕獅子的個人貢獻㉑。至一八三〇年代，蘭吉特．辛格大王[74]的長矛兵還在拉合爾附近刺殺這種動物。有報告說，一八五〇年代在印中地區獅子的數量很大，一八六六年在拉賈斯坦邦的科塔城（Kotah）附近射殺了十隻。然後，突然之間，除了古吉拉特還有不多的幾隻，獅子幾乎就再也看不見了。發生了什麼事？

在我看來，失卻棲息地遠比獵殺更具毀滅性。根據安格斯．麥迪森[75]的估計，全國人口在一八二〇至一九一三年間從兩億零九百萬激增到了三億零三百萬（次大陸上的其他地方未算在內）。這意味著必需擴大農業生產規模才能養活不斷增長的人口。同時，鐵路也讓鴉片和皮棉等農業產品能運出去了。總之，獅子（和獵豹）所需要的場地僅在幾代人時間內就被農田吞噬了。老虎也失去了棲居地，不過比獅子要好些，因為它們還可以在不適宜農業開發的山地和沼澤地裡生存下去。

到了十九世紀晚期，有報告說可能僅剩下十來隻亞洲獅還留在朱那伽爾（Junagarh）的吉爾森林（Gir Forests）裡，朱那伽爾是古吉拉特的一個土邦國。實際數目幾乎可以肯定比這個大，不過最後的警鐘已經敲響。英印副王寇松勳爵[76]聽說了這個情況，所以一九〇〇年在朱那伽爾進行國事訪問的時候拒絕去吉爾森林打獵。朱那伽爾的納瓦布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從此成了後來半個世紀裡這種瀕危物種的保護者。吉爾森林被保護了起來，打獵要嚴格遵守規定，只有最高級英國官員和印度王公才能得到這種特權。事實上，有大量信件可以證明納瓦布拒絕了很多想去吉爾森林打獵的王公和英國官員。能在外交上能做到這樣很不容易，更值得稱道的是，每一位納瓦布都堅決不讓步。吉爾現在依然是唯一的亞洲獅野生地，二〇一〇年的時候它們的數目是四百一十一隻。印度獵豹卻沒有這般好福氣。最後一次看到印度獵豹的記錄是在中央邦，時間是一九四七印度獨立的那一年㉒。

新的新德里

一八五八年陷落以後，德里降格成了旁遮普省的一個縣城[77]。一八八一年的人口統計表明，當時的市區人口縮減到了一七三三九三人[23]。蒙兀兒時代的沙賈汗訥巴德仍屬中心地帶，當時歐洲軍隊屯兵在紅堡城裡，印度部隊駐紮在達里亞根治[78]。鐵道線向西已經通到拉合爾，向東連通了加爾各答。在北城牆外，英國人用寬大的廊屋[79]和花園構成了一個「民建線」街區。既有那麼多的歷史性建築，十九世紀末的德里應該挺漂亮的，可是，跟孟買、加爾各答和馬德拉斯比起來它只是死水一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一九一一年。

在此期間，英人統治的根基出現了小裂縫。又是大自然的反覆無常從中起了作用。從一八七四年開始，印度連年遭受嚴重乾旱。旱災最初發生在孟加拉和比哈爾邦地區，不過副王諾斯布魯克勳爵[80]和賑災專員理

---

73 威廉．費雷澤（William Fraser, 1784-1835），英印公務員，有藝術修養，作過總督的事務官和德里轄區駐巴哈杜爾沙朝廷特使。他曾受託收集當時最優秀的印度繪畫，遂編成了《費雷澤畫集》（*Fraser Album*），這本畫冊現在是研究蒙兀兒時代各階層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一八三五年，費雷澤被哈里亞納邦某個納瓦布暗殺。

74 蘭吉特．辛格大王（Maharaja Ranjit Singh, 1780-1839），錫克帝國（Sikh Empire, 1799-1849）的創建者。

75 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2010），英國經濟學家。

76 寇松勳爵（Lord Curzon, 1859-1925），本名喬治．納旦尼爾．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愛爾蘭貴族，保守黨政務活動家，一八九九至一九〇五年任印度副王，後來做過牛津大學校長、外務大臣和首相。

77 德里自一八五八年起歸旁遮普管轄，直至一九一一年英政府宣佈首都從加爾各答遷出。

78 達里亞根治（Daryaganj），紅堡城南緊靠城牆的一個小地段。

79 廊屋（bungalow），孟加拉地區的一種平房，以寬大前廊為特徵。

80 諾斯布魯克勳爵（Lord Northbrook, 1826-1904），本名湯瑪斯．喬治．巴林（Thomas George Baring），自由黨國務活動家，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六年任印度副王。他在任期內積極推行改革，在大饑荒中功勞卓著，辭職後先後獲封巴林子爵和諾斯布魯克伯爵。

查．坦普爾爵士[81]盡職盡責處置得當，他們從緬甸運來了大米。可是，以首相迪斯雷利[82]為首的英國政府不但沒有表彰他們，反而嚴厲地批評他們浪費金錢。同迪斯雷利等鷹派的意見分歧越來越大，諾斯布魯克勳爵最後辭去了職務。利頓勳爵[83]接替了他的職位，這分明是一場災難。

一八七六年，已經是第三年沒有降雨了，饑荒在印度南方已臻嚴峻。可是利頓勳爵呢，他仍舊只顧控制財政，甚至指責馬德拉斯省督過於大方。理查．坦普爾爵士這時候學乖了，他變成了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擁護者。到了一八七七年，災情已經漫過德干高原和拉賈斯坦更向西北方向發展，可是，從富餘省份收上來的糧食照舊被出口到國外去。這次大饑荒直接或間接地令五百五十萬人喪生，比當時次大陸上英國人控制地區人口的三分之二還多。然而情形更被人為地惡化了，已然身陷危機的利頓勳爵為一八七七年的德里朝會（Delhi Durbar）大肆鋪張，他當著印度次大陸上所有王公的面宣佈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這件事引起了很大震動，它從根本上破壞了英人政權在很多印度人眼裡的道德形象，尤其是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憤怒導致了一八八五年印度國民大會黨的成立，最終釀成了二十世紀初期廣泛興起的獨立運動。

獨立的呼聲越來越高，殖民政府開始尋找辦法加強統治的合法性。有一個想法得到贊成，那就是效仿蒙兀兒王朝在德里新建一個首都，因為他們相信「德里的思想摽在穆斯林腦袋上」。這個主意不是沒有招致批評，可是副王哈丁[84]大概覺得這是作為一個大城市的奠基人名垂千古的最好機會。最終促成這件事的，是需要為一九一一年慶祝喬治五世加冕印度皇帝的朝會造聲勢。宣讀這份文告是在德里城最北端的加冕禮公園，跟宣佈維多利亞女王為印度女皇是在同一地點。一根大石柱豎了起來用以紀念這一事件。如今幾乎沒有遊客會去那個地方，你會發現自己正獨自跟這根柱子和殖民時期名流們令人生畏的雕像待在一起。國王喬治五世從基座上朝下大瞪著眼睛，那基座是一九六〇年代從印度門對面的亭子裡挪過去的。還有好多基座上雕像沒了，仿佛原來坐在那裡的人很惱火多年無人理睬走掉了。

建築師愛德溫．勒琴斯和赫伯特．貝克[85]受命設計這座新城。最初的想法是把新城建在沙賈汗訥巴德的北邊，大約就是現在德里大學所在的位置。可是，在多次進行土地丈量之後，他們決定把城建在已有城區的南邊。這麼選的好處是更具象徵意義，因為它緊靠著諸多的老德里遺址：丁帕那合、因陀羅城、菲羅茲沙堡。請注意，新城並不是要建成一個商業和工業活動中心，它的主旨是展示皇權——一座舉行盛大的遊行慶典和擁有莊嚴的象徵性建築的城市。

中心建築是蓋在賴希那山（Raisina Hill）上的副王府，現在我們管它叫總統府（Rashtrapati Bhavan）。至於這座建築的外觀應該是什麼樣子，當時有過許多種意見，從經典的歐洲風格、印度—撒拉遜風格直到蒙兀兒風格全有。勒琴斯本人的印度美學觀點接近於蒙兀兒皇帝巴俾爾，不過貝克對本土民族風格多少還有點熱情。最後的方案是執兩端而折其中：把歐洲的古典廊柱跟蒙兀兒與拉其普特風格的細部結合在一起。王府前面是一條大道，名叫國王大道（Kingsway，現在叫Rajpath），是從華盛頓國家廣場得到的啟發。初衷是讓人肅然起敬，如今一百多年過去了，它依舊令人肅然起敬。

---

81 理查．坦普爾爵士（Sir Richard Temple, 1826-1920），英國駐印度官員，一八七四年被任命為孟加拉省督，因在饑荒中的表現獲從男爵爵位（1876）。

82 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保守黨國務活動家，曾經兩次出任英國首相。

83 利頓勳爵（Lord Lytton, 1831-1891），本名愛德華．布林沃—利頓（Edward Bulwer-Lytton），英國小說家、詩人、劇作家兼政客，一八七六至一八八〇年任印度副王。

84 查理斯．哈丁（Charles Hardinge, 1858-1944），英國外交家兼政務活動家，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六年任印度副王。他的祖父亨利．哈丁（Henry Hardinge）是著名軍事將領，也在印度作過總督（1844-1848）。

85 赫伯特．貝克（Herbert Baker, 1862-1946），英國建築師。他曾在南非主力承擔建築工作二十年，在印度是新德里幾座最主要建築的主設計師。

新德里的其餘部份用政府辦公樓和大型廊屋構成一副花園城市的模樣。這是一片規模巨大、等級森嚴的「民建線」街區。依照當時那種可愛的糊塗政治時尚，住宅區按種族和資歷清清楚楚地圈出了「胖白人」、「瘦白人」和「瘦黑人」三界。因為無需考慮印度裔高級官員，所以也就沒有「胖黑人」的地界㉔。整個這一片地方是照六萬人左右的居住需要設計的，包括傭僕和其他勤雜人員。唯一的商業區是康諾特廣場（Connaught Place）及其周遭。這座人稱「勒琴斯德里」的皇家大手筆如今成了印度共和國的首都。可笑的是，國家獨立以後，腦滿腸肥卻穿著白色克塔衫[86]裝窮的政界人物跑來佔了原本為「胖白人」建的寬大廊屋。

描寫「勒琴斯德里」的大建築及廊屋的文字有很多。可是，如果你看看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城市風光的老照片，就會發現它跟我們今天看到的很不一樣。不光是市區內還有很多建築工地，就連建好的地方也看著光禿禿的。細看之下才會明白，這差別卻在樹上，如今在我們眼裡已經跟這座城市融為一體的樹在那個時候還沒長出來呢。不錯，有計劃地精心植樹是整個城市設計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它今天仍然是國家首都的標誌性特徵。

全面植樹在德里不是新事物。沙賈汗訥巴德（老城）在它的鼎盛期有好幾座蒙兀兒風格的私家花園，均為皇親國戚和高層貴族所有，包括月光市場北邊的察汗那拉貝古姆[87]的園子和紅堡裡那兩個有名的花園，哈亞特—巴克什（Hayat Baksh，意為「生命賜予者」）和馬塔卜—巴格（Mahtab Bagh，意為「月下花園」）。然而英國人，他們在建造花園城市的同時把這件事提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高度。當時在林務官、園藝師和公務員之間有過種哪種樹更理想的激烈爭論，相關報告如今仍存在檔案裡。最後，城市規劃委員會在一九一三年提交了一份報告，在報告裡列出了十三種樹，其中印度楝、蒲桃和羅望子[88]被認為是最適合栽種在新德里大道兩旁的㉕。後來又引進了一些其他樹種，不過原先列在決選單子上的樹至今仍在「勒琴斯德里」的許多

大街上獨佔春光。

殖民時期的城建規劃者們還投入了大筆資金在德里附近的阿拉瓦利山上植樹造林，尤其是緊靠在總統府背後的中嶺（Central Ridge）。用來造林的樹主要是生在中美洲的豆科灌木歐洲刺槐，也叫「維拉亞蒂—基卡爾」[89]，它後來成了德里十分常見的樹。人們往往把它跟本地刺槐弄混了，後者叫「巴普爾（bapool）」。這種樹其實極具侵略性，它把許多本地原生的樹都擠光了[26]。這麼大批植樹的結果就是，從高處看，比如站在曼辛格路（Mansingh Road）的太姬酒店上（Taj Hotel），德里市的中心地段鬱鬱蔥蔥濃綠一片。無論人們對「勒琴斯德里」的拔尖兒做法怎麼看，反正在世界上它是獨一無二的。

新城建設即將完工的時候，英國人在副王府前面豎起了他們自己的紀念柱——頂端有顆六角形水晶石星星的齋浦爾柱，從賴希那山上的主大門那兒展目可及。在基座上刻著：思憑信仰，言富智慧，行有勇氣，居持善心，祈願印度國偉大如是。我們可以把這些話看成是屈尊俯就，但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殖民統治即將告終的先兆。或許殖民統治者們意識到了自己的時光短暫，他們只是想讓晚輩後生記住自己的好。到了三十年代

86 克塔衫（kurta pyjamas），印度男子家常穿的白色純棉無領長袖寬鬆衫，一般長至膝蓋，下身配同樣色料的便服長褲。這種服裝熱天穿著非常舒服。

87 察汗那拉貝古姆（Jahanara Begum, 1614-1681），沙賈汗皇帝的女兒，奧朗則布的胞姊。「貝古姆」也是王室或貴族女性的頭銜，通行於中亞和南亞。

88 這三種樹如今在印度北方非常普通。「印度楝（Neem）」有兩種，比較矮的一種葉子可作烹飪調料，高的一種是天然殺蟲劑；「蒲桃（Jamun）」樹都很高大，果實黑紫色，人們常常撿來用鹽漬一下當水果吃；「羅望子（Imli）」在中國俗稱酸豆樹或酸角樹，果實是食材也是藥材。

89 維拉亞蒂—基卡爾（vilayati keetar）是印度人對歐洲刺槐的叫法，在歐洲殖民時期這種植物被廣泛移植到非洲、中亞和南亞，各地百姓用方言給它取了不同的名字。這種樹的根可深扎五十米，冠可高達十餘米，樹幹直徑有一米以上的，主要用途是作飼料和燒柴。

新德里全部竣工的時候，人人心裡都明白英國人的統治已經長不了了。

渡過黑水[90]

我們知道，印度自十二世紀起就閉關自守了。我找不出恰當的理由來解釋為什麼他們要強加給自己種姓限制不准漂洋過海。尤其令人費解的是，印度的商人和王公們曾經因海上貿易變得極為富有，婆羅門學者也從東南亞對他們的需求上得到過好處。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那就是，雖然如此，種姓制度卻從沒做到過滴水不漏。印度穆斯林，甚至印度教徒，照舊出國走動。在遙遠的亞塞拜然有一片大型印度商站的遺跡。在十七八世紀建的巴庫火廟[91]裡有印度教神廟和碑刻的殘餘，那些銘文是祈求象頭神迦訥什（Ganesh）和大神濕婆的。在撒馬爾罕和布哈拉[92]也都有印度行商留下的痕跡。不過還是得承認，這些海外哨站只是那個興旺發達的印度網的影子，它曾經從中國一直鋪展到中東。

印度人再度大批流向海外是在十九世紀英國人統治的時候。移民潮的主要動力是一八三四年奴隸制廢除後英國殖民地對契約勞工的需求。最初的需要來自甘蔗種植業，但是很快印度人就被用去修鐵路和開礦了。最初一些年，勞工們還指望著在契約到期以後回家去，可是英國人卻已經認定讓印度人在殖民地留下來更合算。於是印度婦女就被鼓動去找她們的男人。契約勞工的生活十分艱苦，然而一八七七年的大饑荒卻促興了移民之事。就這樣，大型印度社區在遙遠的英國殖民地落腳生根了，例如在斐濟、千里達、圭亞那、馬來亞、南非和模里西斯。法國殖民地留尼旺島（Reunion）和荷蘭殖民地蘇利南（Surinam）接納的數量也很大。五十萬印度勞工在模里西斯登陸的地方如今保護起來了，叫「移民台（Aapravasi Ghat）」，現在是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世界遺產[28]。

下面是現存的一份那個時期的勞工契約：

我，潑如（Peroo），受雇前往模里西斯為埃．安塔德（E Antard），父親[93]，或者其他可能接受轉讓的人等服務（轉讓須經雙方同意，並報公職人員備案），身份是男僕，自簽約之日起為期五年，相應的報酬是每月十（10）個公司盧比，以及以下列出的食物和衣物，即

每天：十四齊覃克[94]大米、二齊覃克豆子、二分之一齊覃克酥油、四分之一齊覃克鹽

每年：一條毛毯、兩條腰布（dhooties）、一件棉布印花馬甲（chintz mirjace）、一頂軍帽（lascar's cap）、一只木碗

……還有，四人共用一個銅水罐（lotah）或銅杯，必要時能得到藥物和醫生診治；此外，在總協議條款之外，希望能在服務期滿時送我回加爾各答，並且無需我本人負擔任何費用。

自一八三七年十一月＿日當日起生效。

90 在西方有句老話，說是船在大海裡遇到黑水沒有回得來的。印度作家穆克．拉茲．阿南德（Mulk Raj Anand, 1905-2004）曾以Across the Black Waters（渡過黑水）為題出過一部小說（1939），講的是一個印度農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加英國軍隊做間諜，返回家園後發現家破人亡。作者在這裡有意套用書名。

91 巴庫火廟（Ateshgah of Baku），印度教、錫克教和祆教教民祭火的地方。由於天然氣被附近石油和天然氣工廠切斷，自一八八三年以後祭火熄滅，廟也隨之被荒棄。

92 布哈拉（Bukhara），烏茲別克斯坦的第五大城市，坐落在絲綢之路上，市中心已被聯合國科教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

93 安塔德家可能父子重名，故而加注「父親」。

94 齊覃克（chittank，छटांक），印度古代重量單位，十六齊覃克約等於九百克，所以這位勞工每日大約應得大米七八〇克、豆子一一〇克、酥油六〇克和鹽三〇克。

這份契約的後面有加爾各答員警署署長費．韋．伯奇（F.W. Birch）簽寫的一個短註，說明潑如「身高：五英尺三英寸；年齡：二十八歲；膚色：淺；特殊體徵：無；種姓：穆斯林」。成千上萬的印度人就帶著這樣的合同離開了家。據估計僅有不足三分之一得以生還。有很多人在渡海時喪生，還有的死於常年的繁重勞動。不過也還是有足夠多的人生存下來組成社群分佈在那些遙遠的國度。

不久，印度商人和職員也跟在英國人後頭開始前往殖民地。古吉拉特的行商和店鋪老闆在非洲東部和南部結成了一張網。泰米爾—切蒂亞爾[95]社團在東南亞尤其活躍，他們在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甚至法國殖民地越南也建起了商業網。既已在這些地方落下腳來，那他們大概也就找到了古代印度商團的蛛絲馬跡，比如「齊蒂」社團[96]，那時在馬來亞已經延續了好幾個世紀，跟自己的祖國早就沒什麼聯繫了。他們娶當地婦女為妻，穿當地服裝，卻不知為什麼保留了自己的印度教信仰和習俗。這個社團如今正在迅速融入現代馬來西亞更為寬泛的泰米爾社群。

雖然這張印度人的社區網構建起來了，也得到英國當局的扶持，但僑民在印度從殖民統治下爭取獨立的鬥爭中還是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例如聖雄甘地，他在一八九三至一九一四年這段時間就屬於南非的印度人社群，在那裡他發展了自己政治和哲學思想，即在爭取印度人權利的鬥爭中堅持非暴力。發生在一八九三年六月的偶然事件成了他人生的轉捩點，當時他持有有效車票卻因為種族原因被人從頭等車廂趕了出去。這件事發生在彼得馬里茨堡車站[97]，遊客會看到月臺上有一塊牌子，指示著當年他被扔出來的地點。甘地一九一五年才回到印度，當時已經四十六歲了，卻很快成了這個國家的頭號政治人物。

與此相反，新加坡是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爭取印度擺脫殖民統治的基地。當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佔領這座海島城市的時候，尼塔基．蘇巴什．博斯[98]乘機招募印度市民和在押戰俘組建印度國民軍（Azad Hind Fauj）。第一次閱兵是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巴東[99]舉行的，那是一大片空場，現在還保留在市中心，在新

加坡板球俱樂部附近，有一座小小的紀念碑記下了這一事件。原來立的那座碑戰後被英國人毀掉了，所以現在的這一座立碑日期是一九九五年。你很可能會碰上幾個印度遊客聚集在碑前合影。

步行二十分鐘就是多美歌[100]，博斯曾在那裡發佈自由印度臨時政府（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Free India）的消息。公告是在卡瑟大影院（Cathay Cinema Hall）宣讀的。那棟樓已經毀掉了，不過它的前臉兒還有一部份留下來組合進了新的購物大廈。博斯的軍隊後來在軍事上失敗了，與之並肩遭殘敗的是它的日本出資人，不過它讓英國殖民政府對印度軍隊的忠誠徹底失去了自信。儘管已經過去了七十年，少數親眼目睹或者親身經歷過這些事件的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印度僑民依然健在。這些人當中有很多出生在這些地方，從沒見過印度，可是他們卻能為了一種文明理念而甘願獻身，我認為這非常了不起。

95 切蒂亞爾（Chettiar，意為「富有」），印度南方商人種姓常用的名稱，尤其是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

96 齊蒂社團（Chitty community），泰米爾人在麻六甲和新加坡建立的很有名的印度人團體，目前大約有兩千人。

97 彼得馬里茨堡（Pietermaritzburg），南非中部城市。

98 尼塔吉．蘇巴什．博斯（Netaji Subhas Bose, 1897-1945），本名蘇巴什．錢德拉．博斯（Subhas Chandra Bose），尼塔吉（Netaji）是對他的尊稱，意思是「敬愛的領袖」。博斯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印度獨立運動的活躍份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積極投靠德國納粹和日本軍人政權，意圖籍助法西斯勢力和資助把英國人從印度趕出去。日本投降後他逃往日本，在臺灣墜機嚴重燒傷後死在日本，葬在東京蓮光寺。印度人普遍把他看作民族英雄。

99 巴東（Padang），新加坡市中心的一塊運動場，全名是「巴東板球場（Padang Cricket Ground）」。

100 多美歌（Dhoby Ghat），新加坡的一個地段。在印地語裡Dhobi Ghat的意思是「洗衣台」。

第八章　當代印度的疆界

被外族主宰了幾個世紀以後，印度終於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獨立了。不幸的是，那並不是一個暢然歡慶的日子。次大陸剛獲新生就分裂成了以穆斯林為主的巴基斯坦國和印度教徒佔多數的印度國，正如人們所預料，此事非常血腥。然而事情並沒有到此為止。當時的國家有三分之一以上由當地王公把持著，他們對失卻自己的王國沒那麼熱心。一些飛地也仍舊為法國人和葡萄牙人所統治，那是強佔殖民地的年代遺留下來的。除了這些，與中國（原來是跟西藏）之間長長的交界線還處在爭議之中。所以，現代印度的邊界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並沒有定下來，它是在一九七〇年代中期，錫金併入印度聯邦之後，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爭議一直在繼續，這就是說國界還沒有最終確定。現在我們來說說當代印度現有的邊界是怎麼來的。

印巴分治

關於導致印度分裂的政治事件已經有過很多著述，既然這本書寫的是地理，我也就不想把那些事再羅列一遍，唯一要說的是，歸根結底，之所以發生這種事情是因為對印度民族的文明屬性看法不一致。的確，穆

罕默德·阿里·真納[1]在若干公開場合就是從文明角度闡述他的巴基斯坦國自治要求的。世界觀上的分歧不是在一九三〇年代從真納那裡突然冒出來的，我們可以上溯幾個世紀把它追究到阿克巴和奧朗則布兩位皇帝之間的分歧上去。事實上，巴基斯坦的思想緣自十六世紀的旁遮普伊斯蘭教學者艾哈邁德·西爾興德（Ahmad al-Sirhindi）。作為奈克什本迪蘇菲派教團（Naqshbandi Sufi Order）的重要成員，西爾興德曾經猛烈抨擊阿克巴博採眾長的信仰以及他的開明立場。所以，要想理解後來的巴基斯坦歷史，與其去讀真納的書還不如讀西爾興德更有心得。

四十年代中期，隨著國家疾速趨向獨立，穆斯林聯盟要求分立的呼聲越來越尖利。就在這日漸加劇的緊張氣氛和頻頻發生的騷亂中，以宗教信仰為界把印度分開的決定出臺了。最終敲定印巴分治的會議於一九四七年六月二日在副王蒙巴頓[2]的書房裡舉行，就在羅伯特·克萊武的巨幅肖像底下❶。代表印度國大黨的有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薩達爾—派特爾（Sardar Patel）和阿查里雅·克里帕拉尼（Acharya Kripalani）。穆斯林聯盟的代表是真納、利雅卡特·阿里汗（Liaquat Ali Khan）和拉布·尼什塔爾（Rab Nishtar）。除此之外，巴爾德夫·辛格（Baldev Singh）代表錫克族也在座。副王的兩位主要顧問伊斯梅勳爵（Lord Ismay）和埃里克·米耶維爾爵士（Sir Eric Miéville）靠牆坐在後排。決定在六月三日晚上七點鐘由全印廣播電臺（All India Radio）播出。副王首先講話，接著是尼赫魯和真納。巴基斯坦就此成為現實了。

交接的日期沒有宣佈。可是後來在記者會上被問到的時候，蒙巴頓副王卻回答說，把政權最後移交給印度人將在八月十五日進行——僅在七十二天之後！這似乎是蒙巴頓單方面作出的決定，他沒有徵求國大黨的意見，也沒問過穆斯林聯盟，就連唐寧街都沒請示過。對此每個人都感到震驚。我們不清楚為什麼蒙巴頓獨選這一天，也許只是因為在感情上依戀它，因為那是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軍投降的日子。知道歷史性轉折往往會由極其隨意的因素決定還是有好處的。

印巴分治是個大題目。作家拉皮埃爾（Lapierre）和科林斯（Collins）[3]恰如其分地把它稱作「歷史上最複雜的分家」，更何況還得在幾個星期之內完成呢。從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到政府資產和債務都得在兩個主權國家之間平分，就連椅子、桌子、零錢、書本和郵票都得一分為二。吵嘴打架頻頻發生，並且經常是為了微不足道的小東西。政府圖書館裡的《大英百科全書》也一掰兩半。相傳有一個拉合爾員警樂隊如何分樂器的故事：一張鼓歸印度，一支喇叭歸巴基斯坦，如此這般，最後剩下一根長號，兩邊為它險些動粗。正如經常會有的那樣，情勢的混亂瘋狂被捕捉進了小說劇本。曼托[4]的短篇小說《托巴—泰克—辛格》（*Toba Tek Singh*）寫的是拉合爾精神病院裡的病人如何也得分歸兩國的事。

分割政府資產時發生的摩擦若跟領土劃分這單大業務比起來就是小打小鬧了，尤其是旁遮普和孟加拉這兩個省份。這件工作落到了倫敦的大律師西瑞爾．拉德克利夫爵士（Sir Cyril Radcliffe）頭上。他是那個時候公認的最出色的律師，可是從來沒跟印度打過交道。他不熟悉印度事物倒成了長處，因為人們覺得那才能保證不偏不倚。六月二十七日，他被召進大法官辦公室交授了這項任務。聽到這個話拉德克利夫想必是呆若

---

1 穆罕默德．阿里．真納（Mohammad Ali Jinnah, 1876-1948），全印度穆斯林聯盟（All-India Muslim League）的領導人，本人職業是律師。當時在印度次大陸上有一種思潮，叫作「兩個民族理論（two-nation theory）」，它主張按宗教信仰劃分民族，而不是根據人的種族、語言和其他共性。

2 蒙巴頓副王（Viceroy Mountbatten），即巴騰堡路易士親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 1900-1979），愛丁堡公爵菲利普親王的舅舅，海軍軍官，一九四七年二月至七月任英印副王。印度獨立後蒙巴頓勳爵作為總督在印度繼續逗留了十個月，他充分估計到了穆斯林聯盟的堅決態度，認為迅速實現印巴分治是避免印度爆發全面內戰的最佳選擇，同時也希望能儘快了結在印度的政務回到海軍艦隊去。蒙巴頓勳爵死於愛爾蘭共和軍的襲擊，同時遇難的還有他的幾位家人。

3 見本章作者註釋。

4 薩阿達特．哈桑．曼托（Saadat Hasan Manto, 1912-1955），巴基斯坦作家兼劇作家，以敢寫殘酷現實聞名印度。書名「Toba Tek Singh」是個地名，劇中主人公的老家，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

木雞：數百萬百姓的命運要他來決定，可他對等待自己分割的國土一無所知！他心裡肯定清楚，無論怎麼做自己的決定都會帶來不幸和流血。這是世界上再倒楣不過的一份差事。

就在七月份悶熱的天氣裡，拉德克利夫坐在德里副王府大院內一座獨棟廊屋裡開始工作。時間不夠，他沒有機會前去看一看待劃分的土地。相反，他只能依照人口統計表和附圖在皇家工程兵的地圖上畫出兩國分界線。如果說他事前沒有想到的話，那麼現在應該很快明白了，人家要他做的是一件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居住地隨機地交錯在一起。譬如，拉合爾市的穆斯林和印度教—錫克教教民就各佔一半（均為六十萬）。同樣，阿姆利則（Amritsar）是錫克教的聖城，可在周圍卻是穆斯林佔多數。還有其他的因素也需要考慮：在孟加拉邦，加爾各答是重要的工業城市，印度教徒佔多數，可是為它的黃麻工廠提供生麻的東部地區卻是穆斯林佔多數[5]；在旁遮普邦，水利樞紐得斷開。這位大律師想必得在他那座孤寂的廊屋裡把這些情況思來想去反覆掂量。

就在拉德克利夫畫他那條分割線的同時，兩派間的暴力繼續在廣大農村升級。難民早已在國界劃定之前就開始行動了。那張決定數百萬人命運的圖在八月十三日交給了副王，不過是在七十二小時之後才公諸於眾的。因此，在八月十五日印度獨立的那一天，邊界地區的很多印度人不知道自己的家會落到哪一邊。又過了一天這些圖才向民眾公佈，大規模流血開始了。百姓們在搬家，乘火車的、坐牛車的，也有徒步走的，手裡緊緊抓著從老家搶出來的不知什麼東西。據估計有大約七百萬穆斯林從印度遷入巴基斯坦，同時也有差不多相等數量的印度教和錫克教教民從巴基斯坦徙入印度。此時，垂頭喪氣的拉德克利夫回到了他在倫敦的事務所，因這項工作得到的兩千英鎊酬金被他退了回去。

從西巴基斯坦逃出來的印度教和錫克教教民直接進了數百座難民營。其中庫龍德謝特拉[6]是比較大的一座，那裡是《摩訶波羅多》傳說中般度族和俱盧族捉對廝殺的戰場。那座營地是為十萬人設計的，結果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卻有三倍於此的人住了進去❷。五十萬難民來到了德里，他們大部份來自西旁遮普。這些走投無路的人佔領了所有找得到的地方，包括康諾特廣場（Connaught Circus）的鋪磚街面。最後，在這座勒琴斯花園城市的西邊和南邊為他們撥出了地面，他們就在「殖民區」裡建起了家園。我們今天管這些地方叫拉傑派特營（Lajpat Nagar）、拉金德拉營（Rajendra Nagar）、旁遮普園（Punjabi Bagh）什麼的。一小批從東巴基斯坦來的難民也來到德里，他們在「東巴基斯坦移民安置區」裡住了下來。如今它被更名為吉德倫金公園（Chittaranjan Park），依舊保持著獨特的孟加拉風貌。就這樣，在僅僅幾十年時間裡，德里城從蒙兀兒人留下的記憶變成了英印大帝國的夢想，緊接著又變成了一座難民城。

如果說移民過程在旁遮普是一蹴而就的話，那麼在孟加拉卻是用了很多年時間才鋪展開的。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在東巴基斯坦發生的一連串反對印度教民的騷亂促發了第二次大規模難民搬家，僅一九五〇年湧入西孟加拉邦的就有一百七十萬❸。小股移民源源不斷地持續了十年時間。不錯，我母親的許多娘家人就是遲至六十年代初才搬過來的。幸運一些的難民還能住到自己的親戚朋友家去，可是，就跟在德里一樣，很多人都是逮哪兒住哪兒：火車站、荒宅、空地，甚至兵營。有人譴責政府在幫助孟加拉難民恢復正常生活方面做得遠不如對旁遮普難民多，這也許是實情。與西巴基斯坦的情況有所不同，有相當大一部份印度教百姓留在了東巴基斯坦，二十年後他們還得再次面臨危機。

雖說受了這麼多磨難，旁遮普人和孟加拉人至少還有自己的省份——東旁遮普邦和西孟加拉邦。最可憐的卻是那些再也不能說自己擁有一片土地的族群了。比如，信德的印度教民，他們那一省整個歸了巴基斯

5 印度的黃麻產量佔世界總產量的一半以上，主要種植地集中在阿薩姆邦、比哈爾邦、西孟加拉邦和孟加拉國。世界上最大的黃麻工廠在孟加拉國（二〇〇二年關閉），加爾各答大約是僅列其次的黃麻加工地。

6 庫龍德謝特拉（Kurukshetra），「俱盧之野」的音譯。

坦。他們當中有不少人去了孟買，把家安在五個難民營裡。在孟買的工業郊區烏爾哈斯納加爾（Ulhasnagar）現在還集中住著一些信德人。不過，這麼多年下來，他們已經跑得滿世界都是了，現今經營著一個國際工商網。譬如，在香港就有一些成功的信德工商家族。我參加過在這塊前英國殖民地上舉行的信德人聚會。看到古老的習俗在已經跟舊家園沒有什麼關係的一代人中間仍舊十分珍惜地保持著讓人感覺心裡很不是滋味。

吸收土邦國

英屬印度的分裂並不是國家在獨立時所面臨的唯一問題。當時的國土有三分之一在印度王公統治之下，他們有五百多位[7]。他們治下的王國大的有歐洲大國那麼大，小的只有幾個村莊，其中有些早在穆斯林征服印度以前就存在了。在無窮無盡的牢騷話和臨時性的戲劇表演，還有最後一分的鐘討價還價之後，差不多所有的王公都在截止期八月十五日到來之前簽字將自己的王國讓與了新的民主國家（當然，也有人選擇了巴基斯坦），這很能說明時代精神之強大以及談判員說服能力之非同一般。但有三個重要的地方是例外：西邊的朱那伽爾、南邊的海德拉巴（Hyderabad）和最北邊的查漠暨喀什米爾。前兩個地方是穆斯林上層統治印度教民居多的百姓，而查漠暨喀什米爾則剛好相反。

朱那伽爾嵌在印度國土的腹地[8]，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大的象徵意義。在它的境內有古老的索謨那特神廟、神聖的吉爾納爾山和山上大片的印度教—耆那教廟宇。在山腳下，離朱那伽爾城堡僅數步之遙，有阿育王、魯陀羅達曼和塞犍陀笈多留在岩石上的銘文。除此之外，那裡也是最後一隻野生亞洲獅的棲居地。一九四七年統治在那裡的「納瓦布」是穆哈巴特汗（Mohabat Khan），關於他人們只知道愛狗成癖。據說他養過兩千隻純種狗，當兩條愛犬交配的時候，「婚禮」是當成國事慶祝的。

一九四七年夏天，穆哈巴特汗正在歐洲度假，把國家交托給了他的「德萬[9]」希爾．沙阿．納瓦茲．布托（Sir Shah Nawaz Bhutto），這是位信德政客，正是未來的巴基斯坦總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父親。納瓦布回來以後，布托就說服他選擇脫離印度。一九四七年八月十四日，就在政權交接前幾小時，朱那伽爾宣佈選擇巴基斯坦！幾星期後，巴基斯坦接受了它。當地百姓——百分之八十二的印度教民——和國家領導人都憤怒了。代總理派特爾[10]——他本人就是古吉拉特人——的反應是，讓朱那伽爾的兩個附屬國宣佈加入印度。一支小部隊被派去支持他們。此時，老百姓的燥動不安開始加劇。納瓦布驚慌失措逃去了卡拉奇，隨身攜帶的是十幾隻愛犬！希爾．沙阿．納瓦茲碰壁之後回過頭來同意公民表決，結果是壓倒性多數票投到了印度一邊。

在朱那伽爾政治不穩定的這段時間裡，吉爾的獅子遭了殃。隨著納瓦布保護的瓦解，在一九四七年的最後幾個月裡有好幾頭獅子被獵殺了。據說打獵的人有些是附近土邦國的王公，他們是想趁亂豐富自己的收藏。謝天謝地，秩序在一九四八年初恢復了。這不單是保護野生動物的舉措，獅子，曾經刻在鹿野苑阿育王柱頭上的獅子，現在作了國家的象徵物。當時有些人提出選大象，不過由未來的總統拉金德拉．普拉薩德

---

7 印度獨立時官方宣佈的土邦國數目是五百六十五個。

8 朱那伽爾（Junagarh）土邦國佔據幾乎整個卡提阿瓦半島，三面臨海，銜接大陸的一面已歸屬印度共和國。

9 德萬（Devan），蒙兀兒帝國省税務官的職稱，在波斯語裡的意思是「帳本」或「帳房」。

10 派特爾（Patel, 1875-1950），本名Vallabhbhai Jhaverbhai Patel，尊稱薩達爾─派特爾（Sardar Patel），薩達爾（Sardar）在印地語、烏爾都語和波斯語裡的意思是「元首」，同時也是貴族頭銜，相當於阿拉伯人的「埃米爾（Amir）」。派特爾曾經是一個成功的律師，在印度獨立運動中領導農民非暴力反抗英人統治，是古吉拉特地區最有影響力的領導人，三十年代初進入國大黨領導階層。他在建國初期功勳卓著，為此，印度政府在二〇一四年決定將他的生日十月三十一日定為國家統一日（Rashtriya Ekta Diwas），每年集會紀念。

（Rajendra Prasad）領導的一個委員會在一九四七年七月裁定用獅子。同一個委員會還決定用國大黨黨旗作國旗，但把紡車輪子換成阿育王石柱上的那個有輻條的輪子——古代「轉輪王」即「宇宙之王」的象徵。蘇達薩的夢想在數千年之後依舊鮮活。

臨到朱那伽爾危機即將解決的時候，新的危機在海德拉巴已經釀成，那是奧朗則布南侵時留下的一副殘局[11]。當時它是最大的土邦國，而它的統治者，「尼查姆」奧斯曼·阿里汗[12]，則是出了名的全世界最有錢且最小氣之人。雖然印度教民在這個王國裡佔絕對多數，可是穆斯林卻控制著員警、政府和擁有土地的貴族階層。它甚至還有一支規模不小的軍隊，包括裝甲部隊和阿拉伯－阿富汗雇傭軍。面臨著英國人的撤出，尼查姆最初想通過談判取得某種形式的獨立，後來又暗示說他準備選擇巴基斯坦。

協約不能永遠固守，因為海德拉巴整個包圍在印度領土中間。雖然如此，尼查姆卻被一個伊斯蘭教狂徒凱西姆·拉茲維（Kasim Razvi）說服，允許創建一支非正規的准軍事部隊，名叫拉札卡爾[13]，人數最多的時候有二十萬之眾。隨著政治局勢的惡化，拉札卡爾在鄉村搞開了恐怖統治。印度方面的反應是加緊經濟封鎖。最後，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獨立將滿一年的時候，代總理派特爾決定行動。軍事計畫的代號是「馬球行動」，想來是海德拉巴有很多馬球場的緣故。

印度部隊進入海德拉巴土邦國是在九月十三日，他們只遇到了志願軍和正規軍的微弱抵抗。結果是早就料定的，至九月十七日上午就一切都結束了。受降儀式出人意料地平靜祥和。時代雜誌（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報導了受降過程如何在城外幾公里遠的地方進行。海德拉巴的部隊總司令賽義德·艾哈邁德·厄爾杜斯少將（Major General Syed Ahmed El Erdoos），一個留著小黑鬍子的阿拉伯人，駕著閃閃發光的別克轎車趕到，隨後便走向印度野戰軍司令喬杜里少將（Major General Chaudhuri）。「他們握了手，點燃雪茄煙，然後心平氣和地交談，村民們鴉雀無聲瞠目旁觀❹。」

不過在查漠暨喀什米爾情形就大不一樣了，那是一個印度教王公統治穆斯林佔大多數的王國[14]，可偏偏這個穆斯林大多數本身又讓複雜的情況更加複雜。這個國家的東北部是拉達克地區（Ladakh），地方很大居民卻很少，以佛教徒為主；西北部是同樣地廣人稀的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Gilgit-Baltistan），老百姓多為穆斯林，但屬於什葉派（Shia）和伊斯瑪儀派（Ismaili），不是遜尼派（Sunni）[15]；處在中央位置上的就是喀什米爾了，也就是那條山谷[16]，人口相對稠密，主要是遜尼派穆斯林，不過錫克族、印度教徒和什葉派穆斯林也不在少數；最後，位於南面的是查漠，住在那裡的是曾經統治過這個地方的多格拉—拉其普特人[17]，此外，剛從西旁遮普流入的難民也大幅度增加了印度教民的人數。而且，這個國家跟朱那伽爾和海德拉巴不

---

11 1687年，奧朗則布的軍隊攻克戈爾貢達要塞（Golkonda，在海德拉巴市西邊）將海德拉巴併入了德幹省，此前統治該地區的是高度波斯化的突厥人王朝顧特卜沙希王朝（Qutb Shahi dynasty，1518-1687）。奧朗則布死後德幹省督宣佈獨立建立了新的穆斯林王朝阿薩夫查希王朝（Asaf Jahi dynasty，1707-1948），它先後附屬于馬拉塔帝國和英印帝國。海德拉巴原先的國土現在分屬特倫甘納邦、卡納塔克邦和馬哈拉斯特拉邦。

12 奧斯曼．阿里汗．巴哈杜爾（Osman Ali Khan Bahadur，1886-1967），海德拉巴末代統治者（1911-1948）。海德拉巴土邦國統治者的稱號是尼查姆（Nizam），意思是「國土管理人（Administrator of the Realm）」。

13 拉紮卡爾（Razakars），在孟加拉和烏爾都語裡的意思是「志願軍」。

14 查漠暨喀什米爾王國的統治者信奉錫克教，它的末代國王哈里．辛格（Hari Singh，1895 - 1961）既敵視印度國大黨也反對穆斯林聯盟。

15 根據2009年的統計，遜尼派人數在全世界穆斯林中占87-90%。

16 直到十九世紀，喀什米爾僅指夾在喀喇昆侖山（Karakoram）和比爾本賈爾山（Pir Panjal）之間的谷地。

17 多格拉—拉其普特（Dogra-Rajput），講多格拉語（Dogri）的拉其普特部族。多格拉王朝（Dogra Dynasty）原是從錫克帝國（Sikh Empire, 1799-1849）分封出去的藩國，統治查漠地區。1846年，錫克帝國在第一次英—錫戰爭中戰敗，將喀什米爾割讓給了英國東印度公司（拉合爾條約），英國人遂將這塊地賣給了當時的查漠統治者吉拉布．辛格（Gulab Singh，1792- 1857），於是就有了查漠暨喀什米爾土邦國。

一樣，它與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壤，也就是說它選擇任何一方都合乎情理。再說，哈里·辛格大王還在幻想著以「亞洲的瑞士」一類形式保持獨立呢。情況是複雜得不能再複雜了。

人們絕對沒有料到歷史如何會被突如其來的亂子所左右，最終竟導致問題迎刃而解。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數千名普什圖（Pakhtun）武裝男子從巴基斯坦西北部湧進了喀什米爾。沒有人確切知道是誰組織或者煽動了他們，雖然肯定是受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國支持的。他們的進展一開始十分迅速，勢不可擋。這條偏遠的山谷被切斷了同外界的聯繫，就連哈里·辛格都搞不清楚當時在發生什麼事，直到入侵者炸毀默胡拉電站（Mahura power station）讓整個地區陷入一片黑暗，這位統治者才明白形勢嚴峻。這些部落男子距離首府斯利那加（Srinagar）只有七十五公里了，到了這一步，他們只要沿著這條短短的沒有設防的平坦公路開進去接收就行了。可是，貪婪壓倒了戰略思想和宗教熱情。這些部落族人瘋狂地沉浸到了強姦和搶掠的狂歡之中，既不放過印度教民也不寬宥穆斯林。他們還停下來姦污巴勒穆拉[18]方濟會館的歐洲修女，而那裡距離首都只有五十公里。所有這些把他們的推進拖延了關鍵性的四十八小時。

德里的印度當局最先聽到這個不明來頭的入侵消息。別忘了，那時候獨立才剛兩個月，印巴雙方軍隊的總司令都是英國人。巴基斯坦部隊的總司令道格拉斯·格雷西少將（Major General Douglas Gracey）得到了有關喀什米爾局勢的秘密情報❺，他所做的頭一件事就是抓起他在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的電話找他在桑德赫斯特[19]的同班同學陸軍中將羅布·洛克哈特（Lt General Rob Lockhart）——印度部隊的總司令！沒過多久，蒙巴頓和尼赫魯也把事情搞清楚了。

既然形勢如此嚴峻，要說服已被嚇壞了的哈里·辛格在贊成印度的加入書上簽字就不是什麼難事了。十月二十七日早晨，印度部隊佔領了斯利那加機場，把人和給養都運到了。部族武裝此時喪失了主動權，被擋在城門之外。真納大發雷霆。印度部隊開始一步一步逼退入侵者，寒冷的冬天此時已經降臨。在這裡我們應

該提到印度方面的一位英雄，陸軍準將穆罕默德．奧斯曼[20]，一位選擇了留在印度的穆斯林軍官。他後來在一九四八年七月的戰鬥中陣亡了。

發生在喀什米爾的第一次印巴戰爭拖拖拉拉地打了整整一個一九四八年。雖然佔領了斯利那加，但喀什米爾西部和吉爾吉特—伯爾蒂斯坦[21]（Gilgit-Baltistan）還在巴基斯坦手裡。有一段時間巴基斯坦軍隊還佔領了戰略重鎮格爾吉爾（Kargil）和德拉斯（Dras），從而威脅到了拉達克（Ladakh）。不過，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印軍已經掃清這兩個鎮，保住了通往拉達克的供給線。（半個世紀以後，巴基斯坦再次嘗試奪回這兩個鎮，於是就有了如今被稱作「一九九九年格爾吉爾之戰」那回事。）印軍打得起勁，一些將領就想繼續往前打，可是他們沒被准許。事情現在鬧到聯合國去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火的位置就成了兩國的有效邊界。根據一九七二年的西姆拉條約（Simla Accord），這道邊界被定為「控制線（Line of Control）」。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六日，印度擺脫了英人統治的最後一點殘餘勢力宣佈共和國成立。此時，印度認可的國界差不多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個樣子。當時的印度人口是三億五千九百萬，佔世界人口總數的百分之十四點二（相比之下，中國人口是五億四千六百萬，美國一億五千二百萬）。可是，它在一九五〇年世界經濟中所佔的份額僅僅停留在百分之四點二，而在一八二〇年還是百分之十六呢，若跟古時候所佔的百分之三十至三三相比則更是差距遙遠。請注意，在一九五〇年，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它所佔的份額是百分之二十七。中國飽受戰爭蹂躪，那時的經濟實力只比印度強一點點，抹平相對的人口因素影響，就連極度

18 巴勒穆拉（Baramulla），喀什米爾河谷裡的一座縣城。

19 桑德赫斯特（Sandhurst），英格蘭南部村莊，英國皇家陸軍軍官學校所在地。

20 穆罕默德．奧斯曼準將（Brigadier Mohammad Usman, 1912-1948），印度軍隊的最高級將領，死後被授予大勇士勳章。

21 吉爾吉特—伯爾蒂斯坦（Gilgit-Baltistan），巴基斯坦最北端的一個行政區。

貧困的印度人均收入也比當時中國的水準高百分之四十❻。

最後一位殖民者

英國人已經全部撤出，土邦國也都併入了聯邦，印度政府現在著手處理沿海那些仍被歐洲列強佔據著的小塊飛地。這些地方還是歐洲人在探索階段、羅伯特·克萊武還沒改變玩法之前被強佔去的。法國人有五塊飛地，最大的是本地治里（Pondicherry），位置在金奈（Chennai）南邊，離古代海港摩訶巴厘普蘭（Mahabalipuram）很近。另外的幾個是金登納格爾（Chandannagar，緊挨在加爾各答北邊）、亞南（Yanam，在安德拉海岸）、馬埃（Mahe，喀拉拉海岸）和加里卡爾（Karikal，泰米爾海岸）。

儘管來自印度政府和當地百姓的壓力都在增大，法國人仍想推遲它們的回歸。不過同在阿爾及利亞和在越南的反應比較起來，他們在印度顯得相當克制。也許他們知道此事無法挽回。一九四九年六月，金登納格爾決定歸還印度，一年後它併入了西孟加拉邦。法國人在南方的幾塊飛地上又勾留了幾年，可是當地的局勢越來越緊張。最後，在一九五四年，法國人交出了其餘的屬地❼。

Pondicherry（本地治里），現已更名Puducherry[22]，如今是聯邦屬地（Union Territory，即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地區），不過大部份印度人並不知道它還包括另外三個小地塊：亞南、馬埃和加里卡爾。法國人的影響現在仍以各種形式留在那裡：在本地治里的主要城區還有很多殖民時期的建築，街道也還是法國人設計的四四方方的網格；許多當地人甚至仍持法國公民身份，因為他們的祖輩在政權交接的時候選擇了保留法國籍。然而，法國人留下的最富有生機的東西大概也是人們最料想不到的：孟加拉革命者奧羅賓多·高希創建的一個社會團體[23]。高希在一九一〇年為避逮捕逃離英人屬地，在本地治裡取得了當局的避難許可。在這裡

他把精力從政治轉到精神領域，吸引了大批追隨者。雖然這一運動的支部遍佈印度國內外，本地治里卻一直是許多機構的大本營，有個受精神領袖感召而生的社團也源於此地。

解決了法國人，新德里現在把注意力轉向了葡萄牙人。葡萄牙在西海岸有幾塊小飛地，果阿是唯一一塊大的，此外還有第烏（Diu）、達曼（Daman）、達德拉（Dadra）和納加爾—哈威利（Nagar Haveli）[24]。在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曾經利用這一串飛地強化對印度洋的控制。到了二十世紀，儘管勢力減弱不少，但畢竟經歷過了維查耶納伽爾、蒙兀兒和大不列顛三個時代，他們看不出印度一宣佈共和自己就必須離開是什麼道理。葡萄牙獨裁者安東尼奧·薩拉查[25]曾經大言不慚地說果阿代表著「閃耀在東方的西方之光」。

然而再怎麼虛張聲勢，到了一九五四年夏天，當一小股當地激進份子全盤接管達德拉和納加爾—哈威利的時候，葡萄牙人也該明白自己的處境了。這塊地方沒有被立即併入聯邦，因此在一段時間裡國際法認為它仍舊是個獨立的國家！葡萄牙人對此作出的反應是，用葡屬東非（現在的莫三比克）調來的非洲部隊加強剩餘領土的防衛。抗議和罷工被嚴厲鎮壓下去，數千人遭逮捕。尼赫魯總理本來希望通過談判求得問題的最終解決，可是到了一九六一年底，他的耐心耗盡了。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黎明，維查耶行動（Operation Vijay）從印度空軍轟炸達波林機場（Dabolim Airport）開始，也就是今天遊客們飛往果阿時著陸的那個機場。在幾小時之內，印度地面部隊從北、南、東

22 中文譯名都是「本地治里」，更名時間是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法國人在南方各省的殖民地現在都作為縣歸屬本地治里直轄區。

23 奧羅賓多·高希（Aurobindo Ghosh, 1872-1950），印度哲學家、宗教導師兼詩人，參加過獨立運動，退居本地治里以後有個精神社團在他身邊越聚越大，名叫奧羅賓多會社（Sri Aurobindo Ashram）。

24 達德拉和納加爾—哈威利（Dadra and Nagar Haveli）是兩塊互不相連的地方，現在統一受中央政府直接管轄，其中納加爾—哈威利比較大，夾在馬哈拉斯特拉和古吉拉特兩省之間，達德拉很小，在古吉拉特境內，兩地相距一公里，總面積不足五百平方公里。

25 安東尼奧·奧利韋拉·薩拉查（Antonio Oliveira Salazar, 1899-1970），葡萄牙政務活動家，一九三二至一九六八年任國家總理。

三個方向大批開進果阿，印度海軍則從西面進逼。同樣的行動於同一時間在達曼和第烏等地展開。里斯本指示守軍血戰到底，可是後者根本不可能抵抗如此佔壓倒優勢的兵力。唯一的表演式的反抗來自葡萄牙皇家海軍的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號——葡萄牙人在果阿的唯一一艘戰艦。這是一艘一九三〇年代造的中型護衛艦，當時已經過時了，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這一天的早晨，面對著龐大的現代化艦隊，它被壓制住火力毫無還手之力。到了中午，兩艘印度護航艦把它鉗制在默爾默高港（Marmagao Port）的出口。雙方交火，可是還不到半個小時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號就動不了了。船員們把它開上唐納—保拉海灘，然後拿它當固定的炮臺用。他們桀驁不馴又將炮戰繼續了一個半小時，直到傷亡越來越重彈藥用盡才停下來。葡萄牙人來的時候是從船上開著大炮來的，走的時候也是這麼走的[26]。這是印度歷史上的又一個怪圈。

印軍的入侵行動開始後僅三十六小時，葡萄牙總督瓦薩洛·席爾瓦（Vassalo e Silva）見抵抗徒勞無益就簽字無條件投降了。那正是在耶誕節期間，里斯本全城舉哀。「電影院和劇院都關門了，數千人的遊行隊伍護送著聖法蘭西斯·沙維爾[27]的遺物默默地從里斯本市政廳走向大教堂」❽。瓦薩洛·席爾瓦回去以後遭到仇視，薩拉查把他交給軍事法庭，然後就流放了。我得承認，對於這位最後的殖民者自己多少有些同情。

事情已過去半個世紀了，每當我讀到有關果阿解放的新聞報導還是為當時西方外交官和媒體對印度軍事行動的極端仇視感到震驚。美國和英國對聯合國施加壓力想得到不利於印度的解決方案，可是被蘇聯投票否決了。新聞報導責罵印度的侵略行為，為果阿的天主教徒灑下了一滴滴眼淚，卻完全無視領導果阿解放的激進份子自己就是天主教徒的事實，比如特里斯唐·德布拉干薩·庫尼亞（Tristão de Braganza Cunha）❾。時代雜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一篇題為「India: End of an Image（印度，形象喪失）」的文章，公然把尼赫魯叫做偽君子，說他四處鼓吹和平卻在家裡動粗。這家雜誌好像沒有看到，印度總理等待葡萄牙人上談判桌足足等了十四年，在世人眼裡他都快成笑料了。

從葡萄牙那樣的大勢已去的列強手裡奪回果阿是一回事，跟毛澤東的中國打交道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中印邊界可以分成兩段。東段是根據西藏人和英國人在一九一四年簽訂的西姆拉協議由麥克馬洪線界定的。它的命名用的是英方主談判員亞瑟．亨利．麥克馬洪爵士[28]的名字。這條線基本上是沿著喜馬拉雅山脈的山脊走的，它自與不丹等三國交界處附近的達旺鎮（Tawang）起向東延伸，是東北邊境特區的北部邊界（現在叫阿魯納恰爾邦）[10]。這條線最初的版本也有中國代表的背書（endorse），不過最終的詳細版本是由西藏和英印帝國簽署的。

在喜馬拉雅山脈的中段，印度和中國被三個王國隔開：尼泊爾、不丹和錫金（後者那時是印度的保護國）。印中邊界在喜馬拉雅山的西段重新開始，沿著現在的北阿肯德邦和喜馬偕爾邦邊境最後延伸入拉達克。在這裡，印度方面承續了前查漠暨喀什米爾王國的領土主張。不過，有一大片無人居住的地方沒有明確歸屬，它就是現在由中方控制的阿克賽—欽（Aksai Chin）。十九世紀的英國測量員們曾經把國境線劃了兩次，用的是兩個不同的自然分界[11]。第一條界線叫「詹森線（Johnson Line）」，是一八六五年在喀什米爾和

26 阿方索—德阿爾布開克號（Alfonso de Albuquerque）沒能走得了，它留在了唐納—保拉海灘（Dona Paula Beach）直到一九六二年被拖去孟買，一部份留給當地博物館，其餘作廢鐵賣了。

27 聖法蘭西斯．沙維爾（St Francis Xavier, 1506-1552），本名法蘭西斯科．查索—阿斯皮利奎塔（Francisco de Jasso y Azpilicueta），西班牙天主教傳教士，曾經率領很大的傳教團進入亞洲，在印度很有影響。沙維爾城（Xavier）是他的出生地，在西班牙北部。

28 亞瑟．亨利．麥克馬洪爵士（Sir Arthur Henry McMahon, 1862-1949），英國陸軍中將、外交家，曾經出使埃及、俾路支斯坦和印度。

突厥斯坦[29]之間劃定的。（當時正處在同治回變[30]期間，這一地區不在中國人掌握之中。）這條線利用昆侖山作天然分界，把阿克賽—欽留在了喀什米爾境內。

著名探險家法蘭西斯．揚哈斯本[31]在一八八〇年代去過阿克賽—欽，他報告說，那是一片很大的無人居住區，只有幾個遊牧人的幫隊和一個孤立於寒冷曠野之上的小城堡，喀什米爾的大王斷斷續續地派人到那裡去。可是，英國人在一八九八年又劃了一條新的邊界線，叫麥卡特尼—麥克唐納線（MaCartney-MacDonald Line）。這一回他們用喀喇昆侖山脈作天然國界，把阿克賽—欽留在了外邊，大概是想製造一個緩衝區對付俄國人在這一地區的擴張。後來直到一九四七年英國人在地圖上兩道線都用。說到這裡應該提一下，在一九二〇年代以前沒有中國地圖把阿克賽—欽畫成中國的一部份，而在一九三〇年代的一張新疆地圖上仍是把昆侖山而不是喀喇昆侖山當作傳統邊界[12]。總之，阿克賽—欽的名份不是很清楚，它正等著人來爭搶，只不過印度方面想要的似乎多了點兒。

獨立以後，印度一直把注意力放在喀什米爾的西部邊界上，留著東邊基本上沒劃界線，也沒派人去巡邏。一九五〇年代初期的印中關係是以兩國總理尼赫魯和周恩來的友誼表演為特徵的。那是一個「Hindi-Chini Bhai-Bhai（意思是，印度人和中國人是兄弟）」的年代。尼赫魯好像受了誤導，相信中國接受東段的麥克馬洪線，而在西部邊界上的任何分歧都能通過友好談判來消除。因此，在一九五七年發現中國已於幾年前悄默聲地穿經阿克賽—欽修好了西藏—新疆公路的時候，各界一片譁然。這麼大一項工程在自己主張的領土上進行，而印度政府竟然一無所知！

事情實際上就是從這兒開始升溫的。一家中國官方雜誌在一九五八年刊出了一張地圖，圖中把拉達克的大部份以及「東北邊境特區（NEFA）」畫作中國領土的一部份。如果有讀者還沒有意識到製圖學對於歷史的重要性的話，那麼我希望他從現在起改變看法。尼赫魯寫了很氣憤的信給周恩來。中國方面的答覆是，阿

克賽—欽從來都是中國領土，並且麥克馬洪線無效，因為那是英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西藏地區商定的（言下之意是一個省份無權談判國家邊界問題）。就在這書信往來期間，一九五九年三月，達賴喇嘛取道達旺逃到印度並獲准避難。

中國人很久以來就宣稱對西藏擁有宗主權，並且時不時地也能行使這個權力。可是，正如蒙兀兒人在十七世紀領教過的，在這塊充滿敵意的土地上很難實施控制。因此，在一九五〇年十月共產黨侵入並兼併它之前，西藏實際上有很長一段時間是獨立的。尼赫魯在那個時候不願意正視薩達爾—派特爾在臨終前幾星期提出的忠告：「在意識形態擴張的表像下掩蓋著種族、國家或者歷史主張」⓭。

到了達賴喇嘛來印度的時候，印中兩國的邊境巡邏隊已經經常發生小規模衝突了。警鈴四處響起。陸軍總參謀長蒂邁雅將軍（General Thimayya）一再要求更新武器，調動軍隊到中國邊界上去。那時候有的部隊裝備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303李—恩菲爾德手動步槍。可是，總理尼赫魯和國防部長克里希納·梅儂（Krishna Menon）對這些警告熟視無睹。當部隊要求引進比利時FN4自動步槍的時候，梅儂反駁說，他不想

29 突厥斯坦（Turkestan），在歷史上不是指某塊地域而是泛指所有突厥人居住的地方。一八六四年俄國人佔領了突厥斯坦城（City of Turkestan，屬今哈薩克），就把這個名字用來稱呼他們在中亞新佔領的所有地區，所以此處應指俄屬突厥斯坦（Russian Turkestan, 1867-1918）。

30 同治回變（Dungan Revolt, 1862-1873），指清末陝甘地區的穆斯林暴亂。當時的宗教極端分子企圖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煽動陝甘兩省的漢回兩族相互仇殺，導致一千五百萬漢民和五百萬回民死于戰亂。

31 法蘭西斯·揚哈斯本（Francis Edward Younghusband，舊譯「榮赫鵬」，1863-1942），英國陸軍中校，因在遠東和中東的多次旅行出名。一九〇三至一九〇四年揚哈斯本率領英國探險隊進入西藏。這支「探險隊」受當時英印帝國的西藏邊界特使團保護，有戰鬥人員和隨行人員近萬名，沿途殺掉了六七百名武裝抵抗的藏族人，所以這次行動實際上是一次短暫的軍事入侵，它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接受了西藏—錫金邊界劃定。

在這個國家看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武器」——教條先搬出來了！

令蒂邁雅越來越感到不安的原因之一，是他得到了有關中國方面在西藏活動的第一手情報，至於情報的來源說起來卻不大靠譜：冒險家悉尼·威格納爾（Sydney Wignall）。蒂邁雅雇用了這個威爾斯人，後者當時正打算從尼泊爾—西藏邊界爬上喜馬拉雅山頂（雖然他幾乎沒什麼登山經驗）。他被中國人逮住了，並且受到了審問。威格納爾不慌不忙給人家講了一通驚悚故事，說柯爾律治（Coleridge）寫的《忽必烈汗》（*Kubla Khan*）是一封密碼信，而他的口令是——乾脆取自威爾斯橄欖球——「保持左傳，小夥子們」。中國人最後斷定這是個瘋子就把他放了，可是威格納爾一回去就報告給蒂邁雅說中國人正沿著邊境大規模修築工事[14]。

要求梅儂辭職的呼聲越來越高，於是梅儂決定把布里傑·莫漢·考爾（Brij Mohan Kaul）——一個以接近尼赫魯出名的軍官——提拔到中將級。蒂邁雅氣壞了，威脅說要辭職。考爾竄到了十二名高級軍官的前頭，然而卻並無野戰經驗，迄至那時為止，他的主要經驗就是在軍用土地上開發房地產。更糟糕的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他受命負責保衛邊防特區！

十月十八日，到任後才兩星期，考爾便藉口胸口疼撤回德里去了。所以，當中國人在十月十九日夜裡展開全面進攻的時候，印度軍隊的槍也多，人也多，就是沒有指揮官。中國人在拉達克也展開了進攻，那裡的印度軍隊後撤到防禦陣地上堅守不退。可是在東北邊境特區呢，他們潰不成軍，於是中國人在十月二十五日佔領了達旺。他們在那裡停止前進，修築運送給養的公路。印度方面本該利用這段時間在邦迪拉鎮（Bomdila）修起更利於防守的工事，那個地方很容易從阿薩姆邦得到給養。可是，考爾卻一定要印度軍隊在高高的沙拉山口[32]（Sela Pass）上堅守陣地。十一月十四日，中國軍隊繼續前進，他們輕而易舉地繞過沙拉山口切斷了印度軍隊的後路。那是一場屠殺，邦迪拉也很快就失陷了。消息傳到阿薩姆邦，人們亂作一團。提斯普爾鎮（Tezpur）被放棄，就連住在神經病院裡的病人都沒人管了。在一次廣播節目裡，尼赫魯宣

言：「我的心跟阿薩姆人民在一起」[15]。這句話在當時被解釋成東北將被放棄，阿薩姆人直到今天都恨苦了這句話。

接著，就跟他們突然而至一樣，中國人突然宣佈單方面停火後撤到大約戰前的位置上去了。我們至今也搞不明白他們怎麼說來就來說走又走了。最可能的原因是，冬季迅速降臨，穿越喜馬拉雅山的供給線很難維持住。到頭來，還是大自然保衛了印度共和國而不是她的那些政客。在今天，開車走提斯普爾至邦迪拉的那條公路很美，沿途要穿過茂密的森林，翻越很高的山。在比較低的路段常常會有野象把公路堵住。從邦迪拉繼續往前開，翻過沙拉山口（海拔四千二百米）就到達旺寺了。中國人的入侵並沒有被淡忘，軍車運輸隊在往山上爬，去給星羅棋佈的軍事基地運送給養。同樣，中國人也沒把老帳忘了，他們依舊在地圖上把這個省標為「藏南」，在二〇〇九年達賴喇嘛去達旺的時候還小題大做惡搞了一番。

這場戰爭導致了數千名印度士兵傷亡。尼赫魯的個人威信一落千丈。國防部長梅儂、考爾中將和陸軍總司令普蘭．納特．塔帕爾（Pran Nath Thapar）的解職並不能掩蓋尼赫魯本人的戰略失策。一九六三年一天天過去，每個人都愈加看清了擺在眼前的事實：尼赫魯總理老了，他當政已經十六年了。歷史好像又在重演：長期執政的年邁領導人、含糊未定的接班人和戰爭。的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諸事難料的年代：一九六四年尼赫魯死了，一九六五年巴基斯坦和印度打了一仗，一九六六年一月尼赫魯的接班人夏斯特里

32 沙拉山口（Sela Pass），位於達旺鎮與其他印度佔領區之間，海拔四一七〇米，冬季降雪量大時封閉。印度政府已經宣佈，二〇一八至一九年的財政預算包括在沙拉山口建一條全季節性通道，這個建設項目將於二〇一九年一月動工。

（Shastri）也死了，國大黨分裂了[33]，經濟停滯不前。

就在這重重迷霧之中，尼赫魯的女兒英迪拉．甘地作為總理脫穎而出。後來在七十年代初期，在次大陸的政治地理發生巨大變化的過程中，她擔任了主要角色。

孟加拉國

不同的民族觀導致了一九四七年的印巴分治，可是巴基斯坦在一九六〇年代又遇上了同一個問題。巴基斯坦的民族觀是建立在伊斯蘭教文化的基礎上的。可是，儘管信奉同一種宗教，東西巴基斯坦之間卻有著很大的文化差異。在東巴基斯坦有著很強烈的孟加拉人意識。西巴基斯坦的政客和將軍們獨攬政治權力，公然漠視東部地區的訴求，由此引出的仇恨更增強了這種地方意識。在東巴基斯坦就好像殖民主義不過是換了一種形式而已。孟加拉人的呼聲越高，巴基斯坦當局就越是鎮壓。西巴基斯坦的軍人統治者公開發表的觀點是，孟加拉人受印度文化影響太深了。他們尤其不信任留居在東巴基斯坦的為數可觀的信印度教的孟加拉人。在政府的默許下，針對少數教派的騷亂在六十年代中期頻頻發生。儘管如此，要求自治與公平的呼聲繼續高漲。

大自然的任性發作再次引發了一連串事件。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股很大的熱帶龍捲風「波拉（Bhola）」襲擊了東巴基斯坦，造成三十至五十萬人喪生。這是歷史紀錄上最嚴重的一次自然災害，不過，真正惹惱孟加拉人的是軍人獨裁政府不溫不火的救災工作。所以，當巴基斯坦軍人領導人終於允許在十二月底進行投票選舉的時候，東巴基斯坦的絕對多數票投給了孟加拉民族主義政黨人民聯盟（Awami League），它贏得了這個省一百六十九個席位中的一百六十七個。由於東巴基斯坦的人口比西巴基斯坦多，所以未來的前景就是由

孟加拉人來治理整個國家。這對於軍界高層[34]或者西巴基斯坦最大黨領袖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35]來說當然不合胃口。選舉「取消」了，東巴基斯坦爆發了公開叛亂。

葉海亞汗[36]軍人政府的反應是派軍隊。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種族滅絕式的大屠殺，多達三百萬人遭殺戮，尤其是少數教派的民眾和知識份子。達卡大學的宿舍樓成了主要目標，僅在賈甘納特樓（Jagannath Hall）的一次攻擊行動就殺死學生七百名之多。若干知名教授遭謀殺，其中既有印度教徒也有穆斯林。成千上萬的婦女在農村被集體姦污。至一九七一年九月，已有上千萬難民湧入印度東部。這是人類歷史上又一次最醜惡的種族滅絕式大屠殺，可是在國外卻很少有人記得它。一九七一年八月的時代雜誌引用了一位美國官員的話：「自納粹在波蘭那段時日以來這是最令人髮指的精心策劃的行動⓰」。這篇文章進而描述了那些背著僅剩的一點東西扶老攜幼湧進印度的難民流：

33 一九六九年，英迪拉．甘地（Indra Gandhi）與國大黨資深領導人之間發生重大分歧，她當時的主要政治主張是支援無黨派總統候選人吉里（V. V. Giri, 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四年任印度總統）、取消前土邦國王室的財政補貼和把十四家大銀行收歸國有。一九六九年底，英迪拉因違反黨紀被開除黨籍，但她很快組織起自己的派別並贏得了大多數國大黨議員的支持，她的黨派後來被稱為新國大黨。作為國大黨領袖，英迪拉曾經兩次出任總理（1966-1977, 1980-1984），但印度民眾對她的支持僅維持到七十年代中期，因為她走上了獨裁者的道路。

34 指巴基斯坦軍人獨裁者阿尤布汗（Ayub Khan, 1907-1974），他是陸軍元帥，一九五八年通過政變上臺，一九六九年東巴基斯坦叛亂時被迫辭職。

35 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 1928-1979），穆斯林政客，大律師出身，巴基斯坦人民黨（PPP）的創建者（1967年），曾經出任巴基斯坦總統（1971-1973）和總理（1973-1977），一九七七年被陸軍參謀長齊亞哈克（Zia-ul-Haq）發動的政變趕下臺，一九七九年被高級法院判處死刑，罪名是「授權暗殺政敵」。阿里．布托是有歷史爭議的人物，他的女兒後來作過兩屆總理，女婿作過總統。

36 阿迦．穆罕默德．葉海亞汗（Agha Muhammad Yahya Khan, 1917-1980），巴基斯坦四星將軍，一九六六年任陸軍總司令，一九六九年接替阿尤布汗的總統職位，一九七一年印巴戰爭失敗後辭職，並被軟禁至1979年。

他們一言不發，只有孩子不時地抽泣幾聲，可是一切都寫在臉上。很多人患著病，身上帶著傷疤。還有些人得了霍亂，死在路旁也沒人掩埋。印度教民，只要他們還做得到，就把一塊熱炭放進死去親人的嘴裡，或者把屍體弄到焚屍的地方去草草燒一下，剩下的就由狗、禿鷲和烏鴉去處理了。難民們從腐爛的死屍旁走過的時候，有的會把一塊布蒙在鼻子上。

國際社會對這次大屠殺的反應是可恥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寫信支持巴基斯坦政府，甚至暗示派兵支援，說如果「印度擴張主義者膽敢進犯巴基斯坦的話」。此時，西方世界已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我們手裡現在有美國駐達卡（Dacca，現在叫Dhaka）領事館外交官阿徹·布拉德（Archer Blood）和他的同事們孤注一擲發出去的海底電報的副本，他們懇請美國政府停止支持正在進行種族屠殺的軍人政權[17]。可是，尼克森總統的心思全部集中在如何威脅英迪拉·甘地不要插手上，他甚至派出美國第七艦隊去企圖把她嚇倒。

幸運的是，總理英迪拉·甘地毫不退讓，她開始了戰爭準備。有了美國和中國許諾的支援撐腰，巴基斯坦軍事指揮官們下令于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先發制人對印度實行空中打擊。第二天早上，政務家報（Statesman）登出了頭版頭條：「Its War（這是戰爭行為）」。印度方面的反應迅速而猛烈。在當地百姓和孟加拉非正規起義軍「自由戰士（Mukti Bahini）」的支援下，印度軍隊沖入東巴基斯坦。那是在冬天，大雪覆蓋了喜馬拉雅山，中國方面一時間無法直接干預。尼克森陷在越南拔不出來也只能詐唬詐唬算了。十二月十六日，巴基斯坦人在達卡簽下了投降書。就這樣，孟加拉國誕生了。然而，由於之前暗示默許，國際社會也就理所當然地忘記了那次滅族大屠殺，巴基斯坦高官也從未因此被起訴。

一九七五年，印度把它的保護國錫金吸收進了聯邦。之前統治這個王國的喬加爾[37]是菩提亞族（Bhutia）上層，在尼泊爾族佔多數的人民中他不受歡迎。這就導致了持續不斷的摩擦和要求代表多數的呼聲。印度人

也很擔心中國人會強調錫金從前是西藏的一部份從而派兵進去。進行最終投票的時候，反對君主制度的錫金國民大會（Sikkim National Congress）差一票贏得全票。喬加爾被迫退位，一九七五年四月舉行的公民投票以壓倒優勢贊成加入印度聯邦。我父親是最早被派去接收和管理這個新省份的印度官員之一，所以，我兒時的記憶就是那覆蓋著皚皚白雪的美麗的干城章嘉峰（Kangchenjunga）。現在大家看到了，自英國人撤走以後用了近三十年時間印度次大陸上的各國國界才成了今天這個樣子。它們還沒有最後定下來，印度與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還有很大的邊界爭議，就算跟孟加拉國之間也還有些領土分割時遺留下來的問題沒解決，雙方領土上都還嵌有對方的飛地。

現代派的野蠻

聽說差不多在一個世紀以前聖雄甘地下過評語，說「印度活在鄉間」。這不是就人口統計而言，而是指的印度的魂。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看法，即印度就是一個鄉村式國家，恒常不變，亙古不變。然而，儘管印度文明具有超常的延續性，幾千年來這個國家也還是經歷了很多次滄桑巨變和一輪又一輪的城鎮化建設。一切跡象表明，它目前正處在高速城鎮化建設階段，並且有望在一代人時間內變成以城市為主的國家。毫無疑問，這將令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和自然面貌改觀，但若換個高度看，印度文明以往有過很多次這類變遷，它會按著自己的路數應對眼下這場巨變。

一九五〇年印度變成共和國的時候，城市人口所占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七，中國甚至更農村，佔百分之

37 喬加爾（Chogyal）是錫金國王的稱號，意思是達摩王（Dharma kings）。從一六四二到一九七五年統治錫金國的是從西藏康區（Kham District，即康巴地區）遷去的西夏王族的子孫。

十二。那時印度最大的城市是加爾各答，人口有二百六十萬，其次是孟買，一百五十萬，再往下數是金奈八十萬、德里七十萬[18]。中國城市上海和北平（現在叫北京）要大得多，居民人數分別是三百八十萬和一百六十萬。東京儘管遭到戰爭破壞仍然是亞洲最大的城市，擁有人口六百三十萬。小小的新加坡還不到一百萬，而且並不全是城市人口。

加爾各答在獨立後的頭二十年裡是這個國家首屈一指的城市。政治首都遷到德里去了，但加爾各答是這個國家重要的工商業和文化中心，是許許多多大型本國公司和居先多國公司的大本營。儘管部份腹地劃給了東巴基斯坦，加爾各答的工業群裡仍有英印時代的工廠和吉德倫金機車廠（Chittaranjan Locomotive Works）那樣的新興國營企業。公園街的夜生活據說是亞洲最具聲色的，城市菁英俱樂部裡富豪和名流濟濟一堂。

不幸的是好景不長。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共產主義和激進的工聯主義消磨掉了這座城市的創業精神。貫穿整個七八十年代，城市一次又一次因罷工陷於癱瘓，人們反對「資本主義」、「美帝國主義」、中央政府，甚至連電腦都反對。公司一家接一家地搬走了，帶走了對藝術和文化的贊助。教育機構也遭遇政治化。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產階級，也包括我在內，開始到別處去求學或找工作。孟買明顯取代加爾各答成了國家的商業之都，而後者再也沒為恢復自己的地位認真喊過價。

在五十年代，德里舊態複萌又變成了新城連舊城的補丁城市，跟伊本·巴杜達早在六百年前見到的情形很相似。那時已有包括沙賈汗訥巴德和民建線街區在內的老德里，有由國家政府支配的「勒琴斯德里」，還有前頭說過的不少安置難民的「殖民區[19]」。很快，這座城市又再次面臨人流湧入——維持中央計畫和社會主義經濟運轉所必需的公務員和國營企業雇員。公共工程局（PWD）超速運轉，創造出了全新的政府殖民區。於是巴帕訥格爾（Bapanagar）、喀卡訥格爾（Kakanagar）、薩蒂亞路（Satya Marg）、莫提巴格（Moti Bagh）和別的很多建設便應運而生了。在七十年代，西南頭又建了個很大的新鎮子名叫羅摩—克里希那城

（Rama Kishna Puram）。

這些政府區是按照標準方案建的，並且嚴格依等級標上了AB、C-1、C-2、D-1、D-2等字樣。公務員可望在他或她的職業生涯中慢慢攀爬這個等級階梯。請注意，類似的住房等級也存在於軍隊、國營經濟部門、大學教員，甚至私營企業當中。在各省省會和工業區鎮也發明了縮小版的這類制度。

作為公職人員的兒子，我小時候也跟著爬過這架住房階梯。住在政府殖民區裡有利也有弊。房子的設計和裝修都很寒酸，牆上刷的是石灰水，一碰就掉小薄片，門和窗都隨著季節變化膨脹或收縮，要開關它們當中的任何一扇都必需掌握專門的技巧。相形之下，級別較高官員的住房至少是寬敞的、位置居中的、方便去公園或者有其他便利設施的。這種等級制度也有有趣的一面，那就是每個人升遷的速率大體相等，這意味著你會在差不多同一群人中間長大，雖然每隔幾年就得換一回房子。

到了八十年代末，在這種制度下長大起來的孩子開始相互結成伴侶，全都不把對方的出身當回事。至此，印度的中產階級便由泰米爾中等階層、孟加拉中等階層、旁遮普中等階層等等的構建起來了。我的意思不是說這部份印度人不夠養尊處優，但無論如何，這些群體曾經站在自由運動的最前列。不過，他們的根都深深扎在自己老家那個省，這要等到這個中產階級的子女相互婚配的時候才會改變。忽然之間，這麼一個迅速膨脹的群體就冒出來了，他們的世界觀基本上是泛印主義的（pan-Indian），他們的身份被政府機關大院、高壓教育政策、寶萊塢電影和板球運動的共同經歷打上了烙印。我們等一下再回過頭來說這群人。

在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中期這段時間，城市發展最不幸的一面來自「野獸派」現代主義的影響。對於社會主義者和類法西斯主義者來說，工業型光禿禿的鋼筋水泥澆築具有極大的魅力，這讓人很難理解。還有，建築師們不知怎的竟有本事把房子造得既居住不便、修繕困難又外觀奇醜。於是在印度，這塊有著泰姬

陵精美絕倫對稱性和巴厘塔納[38]交響樂般和諧的土地上，也有著全世界頂為難看的建築。每座大城市都有這類東西：德里的尼赫魯廣場和省際公車總站、孟買的印度快報大樓，以及昌迪加爾的哈里亞納邦政府辦公樓。

法西斯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還有一樣共通，那就是把剛性的總體規劃強加給城市的欲望。一九五〇年，尼赫魯總理請了一位法國法西斯份子勒科爾比西耶[39]來設計新城市昌迪加爾。儘管這座新城將建在古老的七河之地的心臟，非常靠近薩拉斯瓦蒂—克格爾乾河床，勒科爾比西耶卻被尼赫魯特別關照要創造出一個掙脫了印度古文明之「鐐銬」的城市。大量的土地資源、物資和金錢傾進了這項新城建設。與此同時，刻板的總體規劃也強加給了業已存在的城市。德里就是一九六二年按照用途被總體規劃成了嚴格地段的。然而，僵死的總體規劃之於城市與社會主義計畫之於經濟是一碼事。無論城市還是經濟都是有機的迅速演化著的生態體系。正如馬哈拉諾比斯中央計劃經濟模型[40]傷害了印度的經濟一樣，國家對城市的構想也因勒科爾比西耶之所謂「樓房就是住人的機器」的邏輯而嚴重受創。

這種機械的世界觀反映在德里一九六二年的總體規劃上，它宣稱「土地混用的不良情況幾乎遍城皆是」。正如政府有權通過執照控制經濟一樣，它也有權叫老百姓住在哪裡、工作在哪裡。可問題是，這條路線創造不出一個活的生態體系。像杜爾加布爾[41]那樣的新興工業城市從來就不曾騰飛過，現今有成就的城市還是英國人統治時打下根基的那幾個。即便是造價高昂的總體規劃榜樣昌迪加爾，問世半個世紀了也沒生產出半點經濟價值或者文化價值。它表面上的「整潔」也多半是因為不給窮人在市區留地方罷了。它始終是一個窮困的、仰賴救濟的城市，儘管同時是兩個富裕省份的首府。它拿稅收餵養官僚，而這既生不出老闆的空缺，也造不出產稅的工作崗位。如果說這座城市多少還有點活氣的話，那也是因為正在發展中的郊區莫哈里（Mohali），而不是因為勒科爾比西耶設計的那個昌迪加爾。尼赫魯想用昌迪加爾作未來印度的標牌，可是

事與願違，二十一世紀印度的門面竟是一個亂糟糟的、未經任何規劃的、讓人惱火卻又無可否認地生機勃勃的城市——古爾岡。

放任自流的城市

古爾岡在德里市南邊，照傳說裡的說法，它歸德羅納（Dronacharya）所有，也就是《摩訶婆羅多》裡教般度族和俱盧族堂兄弟們武藝的那個人。的確，古爾岡這個地名的字面意思就是「教師爺的莊子」。雖然緊挨著德里，古爾岡這片居人區卻從來不是很大。它的人口據估計在一八八一年只有三千三百九十人，而附近的鎮子，比如雷瓦里（Rewari）和法魯克訥加爾（Farrukhnagar），人口都比它多得多。從一八八三至八四年的地名索引上我們得知，英國人在這裡設過縣政府，在這座縣城裡有過一個小雜貨市場，有過官署衙門、歐洲居民的住宅和一片用前副專員的名字傑科姆普拉（Jacombpura）命名的居民區[20]。一條老公路穿經梅赫

38 巴厘塔納（Palitana），古吉拉特邦南部城市，世界上兩座素食城市之一。在巴厘塔納山上有九百餘座廟宇，是耆那教教民的朝聖之地。

39 勒科爾比西耶（le Corbusier, 1887-1965），本名夏爾—愛德華．讓納雷（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瑞士出生的法國建築師、畫家、城市規劃師兼作家，現代派建築的先驅。他有十七項作品（分屬七個國家）被列為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在二戰期間，他為法國傀儡政權做過事，也為著名醫生兼生物學家亞歷克西斯．卡雷爾當過顧問（Alexis Carrel，一九一二年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後者領導的基金會同納粹搞過合作研究。

40 馬哈拉諾比斯模型（Mahalanobis Model），蘇聯經濟學家格里戈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費爾德曼（Grigory Alexandrovich Feldman, 1884-1958）和印度經濟學家普拉桑塔．錢德拉．馬哈拉諾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 1893-1972）分別在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五三年獨立創建的經濟學模型，它是印度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理論基礎。

41 杜爾加布爾（Durgapur），西孟加拉邦第三大城市，由兩位美國建築師設計（1955）。

勞利村（Mehrauli）將古爾岡和德里連在一起，它就是現在的MG主幹道[42]。不過，假如你到馬哈威爾街心廣場（Mahavir Chowk）去的話，英印時期鎮子的輪廓還勉強能看出來，那裡曾經是老古爾岡繁忙的大街市。如果你看得足夠仔細，還能見到一處殘存的老客棧，從前進出德里的牛車隊應該住用過的。

在獨立後最初的幾十年裡，古爾岡始終是幾近純鄉村的縣裡的一個比較小的鎮子。頭一個給這裡帶來大變化的是桑賈伊·甘地（Sanjay Gandhi），當時總理英迪拉·甘地的兒子，他在一九七〇年代初弄到一大塊地皮開辦汽車公司。它就是現在的風神—鈴木（Maruti-Suzuki）汽車廠，不過這個項目在啟動時並不成功。然而，從八十年代初起，有幾家房地產開發商，主要是DLF公司[43]，開始沿著德里周邊搜購農田。當時的想法是為德里即將退休的公職人員建一片以低層樓房為主的郊區住宅。雖然風神汽車廠在一九八三年已經經營得很不錯了，但在當時沒有人料到古爾岡會是一個獨立的增長引擎。

整個勢頭在一九九一年印度解放經濟以後就變了，它與通訊和資訊技術革命恰逢同時。印度開始融入全球經濟，有些多國公司發現可以把客戶服務中心和後臺運作外包給印度。德里是個好地方，因為它有現成的人力資源和四通八達的國際機場。可是，必不可少的房地產很難開發出來，因為有僵死的整體規劃在德里，舊時代的設計師們從沒料到會有「白領工廠」。這些對外承包的公司於是就跳出邊界來到古爾岡開始為這項新工業建設大型生活區。

這就把青年工人吸引到了古爾岡。在這些從剛鬆綁的經濟中尋找未來的人裡有很多是公職人員、國營企業雇員、部隊軍官和學校教員的子女。這麼多年輕人的湧入又鼓勵了大商場和飯店的興建。這一代人相互結成夫妻然後安家，獨幢房屋的模式被拋棄，而更適合公司高管生活方式的公寓套房受到青睞。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也多了起來。古爾岡擴張的步伐可以從高架地鐵線下面MG公路旁一塊孤零零的里程碑上估計出來（在Bristol酒店跟前）。那裡現在是實際上的市中心，可是那塊里程碑卻實實在在地告訴我們，古爾岡在六公

里以外呢！

古爾岡的建設沒有經過規劃，雖然的確有個「計畫」在理論上存在過。它之所以成為可能恰恰是管理不到位和公然無視管理二者協同作祟的結果。在這裡總有那麼一股強盜式貴族的氣息。然而，直到九十年代中期還在沉睡的那麼個小鎮子如今竟變成了噗噗脈動的都市，構成它的是閃閃發光的辦公大樓、地鐵站、購物中心、豪華酒店和數百萬工作崗位。我並不是說古爾岡沒有嚴重的城市問題，從交通擁堵和電力供應飄忽不定到少廉寡恥的開發商們為所欲為在這裡一應俱全。我本人遇到過的這等事就數不勝數。不錯，只要稍稍運用一點想像力古爾岡就會比現在好得多。雖然如此，這座新城市的爆發性能量卻是難以否認的。它的私營驅動機制，它的強盜式貴族情結，還有那掙扎著不肯倒下去的政府，都是當今印度的很好寫照。

城市的邊緣[21]

這些年我跑遍印度內地瞭解到一個重要情況，那就是莊稼人的孩子不願意再種地了。全國各地都是這樣。知名社會學家迪潘卡爾·古普塔（Dipankar Gupta）也寫過這個現象[22]。出現這種變化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文化普及和電視節目正在改變人的思想方法和意志趨向。不過依我看，最重要的原因還是經濟。農耕經濟占GDP的百分之十三且仍在縮水，農村人看得出錢在什麼地方。

城裡人總以為鄉下人跑出來是被封建地主為非作歹逼的，後者無情地剝削這些貧苦村民。這是印度老影

42 MG公路，即大雄甘地路（Mahatma Gandhi Road）。在印度有很多公路用甘地的名字命名，僅阿格拉一市便有兩條。

43 DLF公司，即德里地產與金融有限股份公司（Delhi Land & Finance Lt），它創建於一九四六年，是印度最大的商業地產公司。

片裡的情景，在現實當中根本不是這樣。實際上，在印度農村大面積擁有土地的寥寥無幾。真正的問題是產權不明確，究其原因則有司法制度粗劣、檔案不建全、漠視公共權利，以及對土地的任意徵用（常常是國家動用徵收權）。土地既少產權又薄弱，兩下裡夾擊就讓農民斷了在土地上做長遠投資的念頭。結果就是，印度農業毫無希望地低效率和無經濟實惠。農家子弟想選擇退出，我們算老幾非要阻止人家？印度農村需要的是改革和投資，而不是補貼。

當此之際，印度城市所需要做的就是為大規模移民做好準備，大城市將變得更大，小城鎮將變成大城市，標牌式新城市將被造出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印度目前只是在經歷所有發達國家在發展到某一階段時都曾經歷過的事。所謂發展就是把人最終從實體耕作轉移到其他行業上去，城市化只不過是這一過程的空間體現而已。例如，英格蘭的城市化水準從一八〇〇年的百分之二十一躍上升到一八九〇年的百分之六十二[23]。往近裡說，大家都看見了，中國的城市人口是怎樣從一九五〇年的百分之十二跳到二〇一二年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我估摸著，印度的城市在未來三十年裡得吸收三億至三億五千萬人。這將是二十一世紀的人類大事件。

像古爾岡這樣的爆炸式城市發展說明，印度急劇膨脹的經濟或許確有能力製造出足夠的工作崗位。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把億萬移民安置到崗位上去，讓他們住上房子，享受到生活便利，同時還能保持整個社會的團結。要把這麼多的人根據個人專長和經濟能力可丁可卯地安插進城市編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中國在過去二十年裡是用嚴苛的戶籍制度控制這個過程的。在其他大部份國家，貧民窟所擔任的正是這個角色。即便是在中國，「城中村」也是移民過程中必不可少的部份。

大部份人會被印度棚戶區裡普遍存在的困苦生活條件弄得不知所措，最常有的反應就是把它當成住房問題處理。在過去的幾十年裡，我們見到過許許多多善意的棚戶區再發展規劃，旨在把棚戶區裡的住戶重新安

置到特意建的居民樓裡去（通常是在郊外）。可所有這些努力還是幾乎全失敗了。在大多數情況下，從前的棚戶居民會把嶄新的住房賣掉、租出去，或者乾脆不要了，又搬回貧民窟去住。問題就出在這些方案全把棚戶區問題看成是靜止不動的住房問題，而這些貧民區實際上是個逐漸演化著的生態體系，它包括區內的非法就業、區外的工作資訊、社會關係網、安全保障等等。所以，棚戶區在城市化過程中起的是「路由器」的作用，它把窮兮兮的移民從內地農村吸收進來，再把他們植入大都市的肌體中去，而在這樣做的同時，也就為城市經濟提供了一支藍領大軍，保姆、司機、工廠工人，這些都是任何一座有活力的城市維持運轉必不可少的東西。正如我們已經知道的，在哈拉帕人的朵拉維拉古城、蒙兀兒人的德里和殖民者的孟買都有貧民窟。

棚戶區也並不是只在印度才有，紐約和倫敦的貧民窟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是出了名的。在這裡，我們必需把衰落的城市和貧民區區別開。城市衰落指的是萎縮和被放棄的情況，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底特律、紐澤西和北英格蘭那種情況。相反，正如傑布．布魯格曼等作家所指出的，印度的貧民區充滿了進取心和活力[24]。的確，印度的棚戶區在如何安全和團結方面不容小覷。凡讀這本書的人大部份都可以——甚至在夜間——步行穿過普通棚戶區而不必擔心受到傷害。這種凝聚力來自這樣一種現實，即移民們並不把貧民窟生活看成是靜止的被剝奪狀態，而是把它當成進入現代城市經濟的駐足點。生活可能很艱苦，可是，迅速增長的經濟具有充分大的社會—經濟流動性，它能讓貧民窟裡的居民堅持努力工作、積極進取和遵守法紀。我不是在替貧民窟吹噓，硬說他們不需要幫助。毫無疑問，我們需要為城市裡的窮人提供比較好的衛生條件、公共保健和教育什麼的。我想說的是，真實的貧民窟並不像流行電影《貧民窟的百萬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裡演的那樣是個死水一潭毫無希望的地方。

城中村、貧民窟與新興中產階級

城市的擴張通常都是從侵吞周圍的鄉村開始的，有時候老村舍被一掃而光，不過，在印度的大部份地方，老村莊往往不顧愈來愈甚的城區侵蝕繼續存在下去。現代印度的城市裡零散殘存著一些地段，它們周圍的農田早在幾十年前就變成辦公樓、公路、住宅和商場了，可是老村子的邊界仍能清楚地看出來。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正符合印度文明的特質：讓過去繼續活在當下的能力。被新式建築遮得嚴嚴實實的老村莊自有許多不同的方式讓人知道它們的存在：流浪牛的來處、黑工大軍的宿處、購買浴室瓷磚或家用電器的好去處。有很多這類村子最近被納入了城市體制，但也有一些已經非常老，嵌在城市裡有好幾代人了。在孟買，班德拉村（Bandra）和瓦爾柯施瓦村（Walkeshwar）原來怎樣現在還怎樣，雖然它們就坐落在大都市噗噗跳動的心臟上。

為達此書之目的，只需談談我在德里及其周圍城中村的體會即可。根據我的調查，一般來說這些村子都經歷過如下環節。在第一個階段，農戶們把自己的田地賣給政府或者開發商，但通常把住人的村子單獨留下來。這片居住區，綽號「紅圈[44]」的，不受普通市政和建築法規約束。從前的農民現在注意到，由工人、承包商和供應商組成的大軍來到工地導致住房短缺。於是，他們就用自己剛到手的資金和建築特許權在「紅圈」裡胡亂搭起一些房屋。這些房子在蓋的時候通常不考慮安全性和通風條件，於是這就成了建築工和供應商的家。就這樣，村子變成了棚戶區，而前村民就成了東家。

幾年過去了，這塊地方的建築工程開始收尾。建築工人轉移到別的工地去了，新的移民搬進來了：保安員、保姆、司機以及其他在這片新建城區工作的人。賣建築材料和五金工具的店慢慢換成了賣手機、街頭小吃和汽車零件什麼的鋪子。這時，我們頭一次看到有私人——偶爾也有公家——出錢蓋的公共廁所之類的便

民設施。這批移民會住得更久一些，所以他們把家眷從祖居的村子帶了來。這就引出了一種有趣的「供方反應」：英語授課學校！根據我的觀察，語言在窮人看來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社會攀爬工具。古爾岡的那圖浦爾（Nathupur），大約在二〇〇九至二〇一〇年，就是處在這第二個階段的典型。

再過個十到十五年，這村子就會經歷第三次轉變。到了這個時候，周邊地區都住滿了人家，曠野農田也成了遙遠的記憶。這時我們看到學生、推銷員和小商人搬進了村子。他們當中有些可能是剛剛完成教育的移民子弟，不過現在已經屬於稍微高一點的社會階層了。老村民仍然是這片地方說一不二的業主，不過他們現在開始投資在各自房產的改造上，為的是招來更高的租金（畢竟，他們如今在正經市區裡佔有區位優勢）。在許多情況下，這類業主在政治上已經有足夠高的地位去為排汙和衛生等基本建設疏通。小鋪子都自動升級了，賣街頭小吃的現在變成了廉價飯館。一家「阿加瓦爾甜食店（Aggarwal Sweets）」在稍微大點的街區幾乎是必不可少的了。

轉型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這個老村莊的高級化。這有不少途徑可以走。豪茲喀斯村（Hauz Khas），自九十年代初起就變成了古玩店、畫廊和時髦飯館菌集的地方；馬希帕爾普爾（Mahipalpur），靠近國際機場，在過去十年裡突然冒出來許多廉價旅館，每個開車去往機場和從機場返回市區的人都會看到那些奶白色氖燈招牌，讓人聯想到香港的灣仔區；同樣，沙普爾—查特村（Shahpur Jat）變成了無數小型營業處和設計工作室的巢穴。在很多情況下，過去的村民已經把他們的房地產兌了現，產權結構現在比從前複雜多了。這些地方眼下正在跟繁榮帶來的問題作鬥爭，比如停車位不足什麼的。

44 紅圈（Lal-dora），英印帝國早在一九〇八年採用的術語，指地圖上用紅線圈出的村落，在紅圈以內村民可以隨意建設不受建築法限制，而周圍的耕地是不允許改變用途的。作者本人的解釋是，為防政府或開發商侵佔用繩子攔起來留給村民居住的地方。一九八三年印度空軍秘密降落模里西斯島的行動代號也叫Lal Dora，想必在軍用地圖上空降地點也是用紅線圈著的。

就在這亂紛紛的人口遷移、社會攀爬和城市演變的過程中，一個嶄新的印度正在浮現出來。主宰它的是剛剛變成中等階層的移民子弟。這個國家的老牌中產階級是英統時代和社會主義時代的產物。然而，他們眼下正在被那些從貧民窟和鄉野小鎮[45]爬進中產階級的傢伙淹沒。同那些任公職的不同，這些新來者通常是第一代能講幾句英語的，他們的父輩可能是第一代識字的，而他們的祖父輩則往往是目不識丁的自耕農。我們會看到他們在客戶服務中心工作或者在大商場裡作導購。就連印度體育明星的社會背景變化都暗示著這一變遷。印度從來沒有過這樣的社會流動性。

此外，在新興中產階級攀爬社會階梯的同時，他們的品味和態度也將沖擊主流，這一點，從寶萊塢音樂到電視新聞，已經看得很清楚了。風靡一時的寶萊塢歌曲《Munni Badnaam Hui（穆尼名聲狼藉）》就是鄉俚音樂（mofussil music）音樂如何佔居主流的一個例子。不管老牌中產階級裡的自命不凡之輩怎麼說，這終歸是件好事情。

二十一世紀的印度僑民

在前一章裡已經講過，印度人在殖民時期重新開始了海外旅行和移民。隨著英人統治的撤除，各類僑民的命運發生了變化。在某些地方，例如新加坡和模里西斯，印度社群後來很興旺。可是，在很多地方他們面臨過嚴重迫害。一九六二年，緬甸的印度社團被獨裁者奈溫[46]驅逐出境並剝奪了財產。一九七二年，同樣的命運在伊迪·阿敏[47]執政時落到了烏干達的古吉拉特社團頭上。他們當中有些人回了印度，可是剩下的乘船去了更遠的地方。比如，烏干達古吉拉特人就大批去了英國，他們後來成了成功的工商社群。

獨立以後，印度移民的性質變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過一次移民潮，當時有旁遮普人移民到聯合王國

去作產業工人，另一次是英印混血兒遷去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到了七十年代，波斯灣富產石油的阿拉伯國家開始大批輸入印度人去建築工地幹活，這次移民的最主要源地是喀拉拉邦，我們在第五章裡講過，在這些工人中有很多是中世紀來印度經商的阿拉伯人的後代。到了九十年代，又有很大的印度社群在杜拜那樣的熱鬧地方集聚起來。

截至那時為止，印度移民的主體一直都是藍領工人和生意人。從六十年代末起，新型移民開始形成：屬於中等階層的印度人外出尋找受教育和作白領的機會。這時，印度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型開始受挫，獨立後最初幾年的樂觀情緒已在消褪。一開始如涓涓細水的東西在八十年代末變成了滾滾巨流，在中產階級出身的印度學生當中參加SAT或GMAT[48]考試和申請外國大學已經成了再平常不過的事。美國是這股洪流最大的容受

---

45 原文是small mofussil towns，「mofussil」一詞在英印時代專指加爾各答、孟買和馬德拉斯（金奈）三大都市以外的所有地方，含有貶義。

46 奈溫（Ne Win, 1910-2002），緬甸軍官，自一九四九年起任總參謀長實際控制國家軍隊，一九六二年發動政變，先後做了十四年總理（1958-1960, 1962-1974）和十九年國家元首（1962-1981），此後作為執政黨領袖仍握有最高權力直至在國民暴動的逼迫下倒臺（1988年）。奈溫政權在一九六三年頒佈的「企業國有化法」剝奪了外國僑民的產權和經營權，受害者多為華裔，約十萬餘眾。此後，為轉移民眾對經濟嚴重衰褪的關注，獨裁政府默許甚至鼓勵緬人恐怖迫害中國僑民長達十餘年之久。聯合國於一九八七年將緬甸列為「最落後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y）」，這也是促使奈溫政權最終倒臺的因素之一。奈溫本人出身華裔家族，曾因大學考試不及格被開除，一九四〇年代祕密赴日本人佔據的海南島接受軍事訓練，在政變前有挪用軍費等劣行。

47 伊迪·阿敏·達達（Idi Amin Dada, 1923 - 2003），烏干達軍官，一九六五年任部隊總司令，有走私黃金和象牙等不法行為，一九七一年發動政變自任總統。為報復政敵，阿明上臺後大規模進行種族屠殺，同時勒令歐亞僑民在短時間內離境。當時在烏干達的亞洲僑民有八萬，絕大多數是印度人後裔，他們經營的大企業是烏干達經濟的支柱。阿明把沒收來的財產發給自己的支持者，國家經濟很快崩潰。1978年，阿明發動軍事侵略企圖吞併坦尚尼亞卡某地區，坦尚尼亞總統朱利斯·尼雷爾（Julius Nyerere）迅速出兵將烏軍打敗並佔領了烏干達首都坎帕拉（Kampala）。阿明下臺後逃往利比亞，後轉至沙烏地阿拉伯避難，最終卒于沙特。

48 SAT，美國高考（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GMAT，經企管理研究生入學考試（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地，不過也有小部份人去了英國和加拿大等地。到了九十年代末，又出現了子類移民：印度專業人員應聘加入了全球經濟。這一類人成群聚集在新加坡、倫敦、紐約和杜拜等大城市，集中在醫學、法律、金融和資訊技術等領域。

這麼多年過去了，各類人群已經混雜融合到了一起，只不過每股細流的痕跡在二十一世紀初還能看出來。有趣的倒是，儘管他們遠離次大陸已經好幾代人了，大部份漂泊海外的社群會把「印度人身份」珍視到何等程度。我記得有兩位先生，都是瑞士公民，那是在二〇一〇年從沙蘭港到桑吉巴的船上認識的，他們的祖上是古吉拉特的穆斯林，早在十九世紀末就定居在桑吉巴，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因種族騷亂被迫離去。他們當時是在回桑吉巴尋根的路上。我聽見他們在艙房裡用庫奇方言東拉西扯地聊天，待他們得知我是印度人時就一定要我分吃他們自備的古吉拉特便當。他倆從沒去過印度，可是身上那股強烈的印度人意識著實令我驚訝。的確，他們為印度近年來的經濟成就份外自豪，正在籌畫去祖先的故土看看。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基本命題：在二十一世紀作個印度人意味著什麼？聽說印度僑民約有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遍及全世界。他們通過艱苦的勞動、學習和創業，在許多領域做得非常成功——從商務、政治直到文學。成功讓他們對自己的身份有了新的自信心。感謝經濟全球化和現代技術，讓這些流落海外的群體如今能用上一輩人無法想像的手段同印度本土保持生意上的、私人間的以至於文化方面的聯繫。如今富裕了，更有網路聯通了，他們跟回到印度的堂兄弟們一道瘋狂——從寶萊塢到板球賽。

請注意，這並不是一廂情願的事。印度人也為海外印裔的個人成就無比自豪，雖然後者可能跟次大陸並沒有直接聯繫。一位印裔美國州長、一名諾貝爾獎獲得者，或者一個跨國公司的CEO，都會成為印度報刊上的大字標題。換句話說，雙方都對共同的身份有切實的感受。倒也不光是印度人這樣，僑居海外的猶太人和中國人也有這種情感。問題是印度藉由文明定義的國度把那些既沒有印度籍也從未在次大陸上生活過的人

也包絡其中了。最近這些年，印度共和國嘗試過認真對待這一現實，於是就創造出了——這或許有些笨頭笨腦——另類的公民的身份，比如海外印度公民（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或者印度裔外國人（Person of Indian Origin）。這就是「環球印度人（global Indian）」的歷程：從洛薩爾的古代船塢到倫敦、紐約和新加坡的會議室。

從崗瓦納到古爾岡

從崗瓦納古陸到古爾岡特區是一條漫長的歷程。我希望這本書已經讓讀者認識了它的曲折性和陡變性，還有它那異乎尋常的延續性。這樣一部漫長歷史所留下的遺物滿坑滿谷錯落堆積讓人眼花繚亂。譬如，古爾岡這座嶄新的標牌城市就建在地球上最古老的可識辨地質特徵阿拉瓦利山梁之側；如果站到古爾岡最高的辦公樓上向北望，你就會看到突厥奴隸將軍為慶祝攻克德里城建造的顧特卜石塔；就在這座中世紀的高塔底下，「全球化」了的印度人在逐漸中產階級化的城中村梅赫勞利價格昂貴的飯店裡享用泰國或者義大利飯菜；而地鐵列車就在一旁的高架軌道上轟然駛過。

同樣，從朱那伽爾的帝王碑刻開車朝南走上一小段路，亞洲獅也正在慢慢地多起來。二〇一〇年的調查表明，吉爾的獅子現在已經有四百一十一頭了。事實上，吉爾的禁獵區對於逐漸增大的獅群來說已經太小，它們都溜達到附近的鄉間去了，甚至在戈迪納爾[49]海灘上也能見到一些。坐落在這片海灘對面的就是葡萄牙人佔據了四百年的要塞第烏島。曾經在某個時候，葡萄牙人向朱那伽爾的納瓦布贈送了一批非洲奴隸，他們

49 戈迪納爾（Kodinar），卡提阿瓦半島南端的一個小城，附近有哈拉帕晚期遺址和與《摩訶婆羅多》傳說故事有關的村莊。

的直系後代如今就居住在吉爾國家公園外面的小屯子裡。所以，在這個人種混雜得像開了鍋一般熱鬧的國度裡，竟然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非洲裔印度人社區！這個薩森—吉爾[50]西提人社團名義上是穆斯林，實際上卻保留著早年在非洲的習俗、音樂和舞蹈。

過去的一百年讓印度老虎的日子很不好過。據估計，生存在野外的虎只剩下一千七百零六隻了，比上世紀九十年代的三千六百多隻更少了。偷獵是個大問題，但更大的問題是非法侵佔土地、砍伐森林和開礦把它們的棲居地破壞了。雖然如此，獅子和老虎留在人們腦子裡的形像卻依舊栩栩如生。加爾各答的鼓每年都為騎著獅子大戰惡魔的杜爾迦女神敲響。在新加坡，遊客們為那尊半獅半魚的「海獅」拍照，這隻神話裡的怪獸拐彎抹角地提醒人們古代印度商人曾經把他們的文化帶到了這片遙遠的海灘。遙遠的文化記憶對於現代人來說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象徵意義。二〇〇九年，為結束曠日持久的內戰，斯里蘭卡政府軍在颯颯獅旗下成批殺害獨立派泰米爾猛虎戰士。

就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印度政府提出一項從非洲重新引進獵豹的建議。於是在非洲獵豹與印度獵豹是否同種的問題上吵得不可開交。在開礦問題上的爭吵甚至更凶。崗瓦納古陸上的原始森林如今是恰爾肯德邦儲量豐富的煤田。印度經濟膨脹急需能源，因而垂涎該省美麗山巒底下的煤炭。且不說站在爭論的哪一方，在赫札里巴克煤礦[51]的那一番行走告訴我，資源開採一定要在社會和環境代價極小的情況下進行。這些天然資源是不能再生的，我們必須有足夠充分的理由才能在今天動用它們而不是把它們留給後代。

我們正處在一個大尺度變化的時代：大規模城鎮化、氣候變化和經濟全球化，還有世界秩序的改變。所有這一切以前印度都經歷過，可是人類反思過去的能力有時候差得驚人。我是在瓦拉納西一邊看著恒河邊古石階上的晚課「阿日提」一邊寫下這幾行字的。祭司們正在歌頌這條大河的輝煌企望她賜福，可是這條河明明正因人類的百般騷擾和有欠考慮的水利工程在走向枯竭。大概哈拉帕人也是一邊唱著頌歌讚美薩拉斯瓦蒂

河的輝煌一邊眼睜睜地看著她枯掉的。也許是在絕望之餘他們把因陀羅請來毀掉堤壩讓河水再流的。

正如我們所知，儘管有這許多變化，印度對自己的文明仍有直覺型記憶，後者繼續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影響印度人的處世態度。從紀念最黑暗時刻的方式可以更加看清一個民族。紐約舉辦的九一一周年紀念活動有陰鬱的儀式和政治人物演講，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孟買怎樣公祭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恐怖襲擊。四周年紀念日後的一天，兩百名小夥子和姑娘突然出現在查特拉巴蒂—濕瓦吉（Chhatrapati Shivaji）終點站搞了一次飛行集會，那是個繁忙的火車站，在那個恐怖之夜也發生了流血事件。集會持續了五分鐘，孩子們隨著寶萊塢影片《Rang de Basanti》[52]（可粗略地譯成「犧牲的顏色（The Colour of Sacrifice）」）主題曲歡快起舞。接著，音樂一停，集會就消散在了人群裡。在任何別的國家這都會被看成是褻瀆，可是在印度卻普遍認為很相宜。這一片段被整個錄了下來，在網際網路上霎時間走紅。可是，印度人為什麼拿跳舞紀念恐怖事件呢？

要想解釋這一矛盾就得知道印度人不是從政治而是從文明角度看待歷史的。當美國人在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地升起國旗的時候，他們是在彰示自己國家迅速恢復的能力，而印度人在一一．二六屠殺地點跳舞的時候，他們是在慶祝自己文明的不可戰勝。

印度地理史和文明史提醒著我們，一代人在無始無終的時間長河裡是微不足道的。印度偉大的君王們和

50 薩森—吉爾（Sasan Gir），吉爾國家森林公園的別稱。

51 赫札里巴克（Hazaribagh），恰爾肯德邦的第二大煤田。為實現「超級火力發電計畫（Super Thermal Power Project）」，印度政府目前正在加速開採。

52 這部寶萊塢影片的英文名字是《Colour it Saffron（直譯：給它染上藏紅色）》。藏紅花（Saffron）的顏色類似火焰，是印度人崇尚的顏色。故事講的是德里的五個年輕人在一部紀錄片裡扮演五位為自由獻身的革命者，結果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他們殺掉了貪污受賄的國防部長，因為後者對他們的飛行員朋友之死負有責任。影片在二〇〇六年上映後獲得極大成功。

思想家們也都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把自己的故事和思想留在了的民謠、傳說、史詩和銘文裡。就算這些記憶裡的東西不是字字屬實那又怎樣，重要的是它們把印度文明的本質承載至今。在模里西斯島上，印度移民的後代把對恒河的記憶嫁接在一個湖上——根加—塔勞（Ganga Talao）湖，他們現在把它當成神湖。很久很久以前，他們的遠祖也曾把對薩拉斯瓦蒂河的記憶嫁接在恒河上。地理並不單指地表形態，它也包括我們所賦予它的含義。因此，薩拉斯瓦蒂河仍在流淌，它無形無蹤，就在阿拉哈巴德。

註釋

引言

❶ 2011年的普查結果讓老虎的數量增至1706隻，比2007年的1411隻有所提高，究竟是因為保護得更好了呢，還是把數目點得更對了，這個卻不得而知。

❷ 嘎亞垂曼陀羅是流行最廣的一段印度教傳統頌詩，編在梨俱吠陀裡，已經有很多學者翻譯解釋過了。我試著把它譯成這樣：「在您照亮天國和人間的同時，噢，光輝的太陽啊，請把我的心和靈魂也點亮吧」。

❸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Collins，2011年。

❹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v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第1章　陸地與人

❶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a Supercontinent: Rodania Revisited（超級大陸的形成與解體：再談羅迪尼亞），Joseph Meert and Trond H. Torsvik，*Tectonophysics*（大地構造物理），第375卷，2003年11月。

❷ 德里圍城的故事很有意思，感興趣的讀者應該讀一下William Dalrymple寫的*The Last Mughal*（最後一個蒙兀兒人），Penguin Viking，2006年。

❸ *Study on Restoration of Dying Lakes: Case Study on Balsamand Lake in Jodhpur*（關於修復瀕臨乾枯的湖泊的報告：焦特布爾市巴爾薩芒得湖區狀況的研究），Sustainable Planet Institute and AFPRO（印度可持續星球研究所和食品保護行動組織），2010年2月。

❹ 在盤古大陸形成以前可能短時間存在過一個名叫潘諾西亞（Pannotia）的過渡性超級大陸。

❺ The Biogeographic and Tectonic History of India（印度生物地理與大地構造史），John Brigg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生物地理雜誌），2003年。

❻ Bones to Pick（待挑揀的骨頭），Uday Mahurkar, *India Today*（當代印度雜誌），2010年11月8日。

❼ Fossil Find in Gujarat Tweaks India's Breakaway Story（古吉拉特的化石發現觸及印度裂散說），*The Indian Express*（印度快報），2010年10月27日；The First Keroplatid Species from the Lower Eocene Amber of Vastan, Gujarat, India（印度古吉拉特邦瓦斯坦始新世早期琥珀中扁角菌蚊的首次報告），Monica Kraemer and Neal Evenhuis, *Zootaxa*（動物分類學雜誌），2008年。

❽ 印度在向北漂移的過程中似乎並不完全孤立於外界生態環境。約翰·布里格斯發現印度在這段時間裡還是接納了某些大陸新物種。這個過程還沒完全搞清楚。見The Biogeographic and Tectonic History of India（印度生物地理與大地構造史），John Briggs, *Journal of Biogeography*（生物地理

雜誌），2003年。

❾ http://www.monstersandcritics.com/science/nature/news/article_1069908.php/Mammoth_genes_resemble_those_of_Asian_elephant_scientists

❿ World's Most Ancient Race Traced in DNA Study（世界最古老人種的DNA跟蹤研究），Steve Connor，*The Independent*（獨立報），2009年5月1日。

⓫ Major Genomic Mitochondrial Lineages Delineate Early Human Expansions（主線粒體基因組譜系圖解早期人類擴張），Nicole Maca-Meyer等人，*BMC Genetics*（英國醫學委員會遺傳學雜誌），2001年。

⓬ 可能還有另一個有血緣關係的族群奮力向北朝黎凡特走。至於這群人是單獨從非洲出發取道西奈的呢，還是跟最早那夥人一起出發之後不久分開了，這個卻不清楚。

⓭ 最近這幾十年我們通過考古學和遺傳學資料瞭解了不少現代人遷徙的情況，但這是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還有很多混亂有時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有兩份綜述很好地梳理了這些文獻，讀者可以參考：*The Incredible Human Journey*（難以置信的人類之旅），Alice Roberts, Bloomsbury, 2009年；*Out of Eden: Peopling of the World*（走出伊甸園：居佔世界），Stephen Oppenheimer，C&R，2003年（譯者注：「難以置信的人類之旅」原是BBC在2009年播出的一部系列科學紀錄片。）

⓮ The Circulation of the Persian Gulf（波斯灣的環流），J. Kampf與M. Sadrinasab, *Ocean Science Discussions*（海洋科學論壇），2005年；http://www.ocean-sci-discuss.net/2/129/2005/osd-2-129-2005

⓯ 目前有新研究引起爭議，它認為在這個時期甚至有現代人與穴居人交配。穴居人是血緣很近但平行繁衍的人種，很久以來人們認為他們身後沒留下後代。然而，由哈佛醫學院和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主持的這項研究工作卻指出，穴居人在我們當中留下了微弱的基因痕蹟。這項工作我不全信，只要想一想就會覺得不自在，在我們當中竟然有很多人不是「純」現代人！詳見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dn18869-neaderthal-genome-reveals-nterbreeding-with-humans.html? full=true

⓰ 轉引自K. K. Abu-Amero等人的論述，New Light on Human Pre-History in the Arabo-Persian Gulf Oasis（阿拉伯—波斯灣綠洲上的人類史前史新探索），Jeffrey Rose, *Current Anthropology*（當代人類學雜誌），2010年12月。

⓱ Reconstructing Indian-Australian Phylogenetic Link（重構印度—澳大利亞種系間聯繫），Satish Kumar等人，*BMC Evolutionary Biology*（英國醫學委員會進化生物學雜誌），2009年7月。

⓲ *The Story of India*（印度的故事），Michael Wood, BBC Worldwide，2008年。

⓳ Shoreline Reconstructions for the Persian Gulf Since the Last Glacial Maximum（上一次冰川峰期以來波斯灣的海岸線重構），Kurt Lambeck，*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地球與行星科學通訊），第142期，1996年。

⓴ New Light on Human Pre-History in the Arabo-Persian Gulf Oasis（阿拉伯—波斯灣綠洲上的人類史前史新探索），Jeffrey Rose, *Current Anthropology*（當代人類學雜誌），2010年12月。

㉑ Recent Marine Archaeological Finds in Khambat, Gujarat（古吉拉特邦坎貝灣的海洋考古新發現），S. Kathiroli等人, *Journal of Indian Ocean Archaeology*（印度

洋考古學雜誌），2004年。

㉒ *Guns, Germs and Steel*（槍、病菌與鋼鐵），Jared Diamond, Vintage，2005年

㉓ 讀者應該承認，遺傳學還是一個處在發展階段的新學科。此外，一次接一次的徙動也把人類初次大遷徙留下的很多痕跡弄得模糊難辨。因此，這一節所討論的不過是個粗線條的構架，現實情況要紛亂得多，會有部族或子部族走了又回來，甚至跟別的部族通婚什麼的。

㉔ Polarity and Temporality of High-Resolution Y-Chromosome Distributions in India Identify Both Indigenous and Exogenous Expansions and Reveal Minor Genetic Influence of Central Asian Pastoralists（高分辨率Y染色體印度分佈的極向性和時間性鑒定出本土與外向擴張並揭示中亞牧民的微弱基因影響），Sengupta等人,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第78卷，第2期，2006年（譯者注：作者提供的卷期號有誤，此處已更正。）

㉕ Reconstructing Indian Population History（重構印度居人史），David Reich等人，*Nature*（自然雜誌），2009年9月。

㉖ 這項研究的合作者之一遺傳學家坦賈拉詹（Thangarajan）在一次報界採訪時說，南印宗可追溯至六萬年前，北印宗可至四萬年前。因此，我們所討論的是些非常古老的人類群體。

㉗ 亞型基因的命名方法是在一個譜系上加寫字元或字串。因而R1a1是從R1a派生出來的亞族，而R1a是從R1派生出來的，依此類推。

㉘ Separating the Post-Glacial Coancestry of European and Asian Y Chromosomes within Haplogroup R1a（從R1a單倍群中區分歐洲人與亞洲人Y染色體的後冰川期共祖率），Peter Underhill等人，*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歐洲人類遺傳學雜誌），2010年。

㉙ A Prehistory of Indian Y Chromosomes: Evaluating Demic Diffusion Scenarios（印度人Y染色體史前史：人類擴散情景估計），Sanghamitra Sahoo等人, *Proc. Natl. Acad. Sci. USA*（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第103卷，第4期，2006年（譯者注：作者提供的資料來源有誤，此處已做更正。）

㉚ 同上

㉛ Mystery of Our Origins（人類起源之謎），Lalji Singh博士, *NAAS News*（印度國家農業科學院通訊），2009年10-11月。

㉜ 我綜合了不同來源的資料，但讀者也可以參考以下文獻：Separating the Post-Glacial Coancestry of European and Asian Y Chromosomes within Haplogroup R1a（從R1a單倍群中區分歐洲人與亞洲人Y染色體的後冰川期共祖率），Peter Underhill等人, *Europe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歐洲人類遺傳學雜誌），2010年；The Indian Origin of Paternal Haplogroup R1a1* Substantiates the Autochthonous Origin of Bramins and the Caste System（父系R1a1*單倍群的印度起源為婆羅門種姓和種姓制度的本土起源提供依據），S. Sharma等人，*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人類遺傳學雜誌），2009年；The Genetic Heritage of the Earliest Settlers Persists Both in Indian Tribal and Caste Populations（最早定居者的基因遺傳同時固留在印度的部落和種姓人口中），Kivisild等人,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美國人類遺傳學雜誌），2003年。

㉝ The Indian Origin of Paternal Haplogroup R1a1* Substantiates the Autochthonous Origin of Bramins and the Caste System（父系R1a1*單倍群的印度起源為婆羅門

種姓和種姓制度的本土起源提供依據），S. Sharma等人，*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人類遺傳學雜誌），2009年。

㉞ 可能瓦爾納框架（varna framework）只是知識份子為理解繁複的闍提社會和把它條理化所做的一種努力。單憑書本做學問能讓尾巴搖狗（譯者注：意為本末倒置）。

第2章　消失了的河流與人民

❶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w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❷ *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印度遠古及中世紀早期史），Upinder Singh，Pearson，2009年。

❸ 在國際研討會「How Deep are the Roots of Indian Civilization（印度文明的根有多深）？」上的發言，德里，2010年11月25-27日。

❹ A new approach to tracking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Indus Valley and Mesopotamia: Initial results of strontium isotope analysis from Harappa and Ur（探索印度河流域與美索不達米亞間聯繫的新手段：哈拉帕與烏爾地區鍶同位素分析的初步結果），J. Mark Kenoyer等人，*Journal of Archeological Sciences*（考古科學雜誌），2013年。

❺ *Beyond the Three Seas: Traveler's Tales of Mughal India*（三海之外：旅行家談蒙兀兒時代的印度），Michael Fischer（編輯），Random House India，2007年。

❻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w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❼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0年。

❽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w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❾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❿ 同上

⓫ *The Saraswati Flows on: The Continuity of Indian Culture*（薩拉斯瓦蒂河在流淌：印度文化的連續性），B. B. Lal, ABI（雅利安國際書局），新德里，2002年。

⓬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w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⓭ *Indo-Aryan Origins and Other Vedic Issues*（印度—雅利安起源及其他吠陀議點），Nicholas Kazanas，Aditya Prakashan，2009年。

⓮ *Th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Vedic Culture*（探尋吠陀文化之源），Edwin Brya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年

⓯ *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印度遠古及中世紀早期史），Upinder Singh, Pearson, 2009年。

⓰ 甚至可以說達薩（Dasa）就是伊朗東北部的達哈（Daha）部落。

⓱「黑銅（krishna ayas）」這個詞也可能並不是指鐵。若果真如此，那就是說連阿闥婆吠陀也不知道有鐵，而這部吠陀經的年代就能提早到西元前第三個

千年期。

⓲ Beginning of a Agriculture in the Vindys-Ganga Region（溫蒂亞山一恒河地區的農業之初），Radha Kant Verma，選自*History of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ulture in Indian Civilization*（印度文明中的科學觀與文化）（第3章），D. P. Chattopadhyay（編輯），Centre for Studies in Civilizations，2008年；同時也見於*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印度遠古及中世紀早期史），Upinder Singh，Pearson，2009年。

⓳ The Horse and the Aryan Debate（馬與雅利安之爭）」，Michel Danino, *Journal of Indian History and Culture*（印度歷史與文化雜誌），2006年。

⓴ 在《梨俱吠陀》第6卷的第61首頌詩裡把薩拉斯瓦蒂河說成是「姊妹七個，湧自三重水源（seven-sistered，sprung from three fold source）」。

㉑ *The lost River: On the Trail of the Saraswati*（消失了的河流：踏蹤薩拉斯瓦蒂河），Michel Danino，Penguin，2010年。

㉒ http://www.edgeofexistence.org/mammals/species_info.php?id=65 http://www.iucnredlist.org/apps/redlist/details/41756/0

㉓《梨俱吠陀》第6卷第64首頌詩描寫寬廣的吠陀大地，包括薩拉斯瓦蒂河、薩拉尤河（Sarayu）和印度河。它講到了森林、山巒、「各類部落」和更發人深省的「三倍於七的蜿蜒流淌的河」。「三倍於七」的河在另外幾首詩裡也有提及。我們不應拘泥於字面把它理解成二十一條河，但這七條河顯然是整個吠陀大地的一個組份。

㉔《梨俱吠陀》第7卷,頌詩第36首，第6節。

㉕ 見《梨俱吠陀》曼陀羅第7首（譯文有很多種，讀者可以參考*The Hymns of the Ridveda VI*（梨俱吠陀第6卷的頌詩）（譯文），Ralph Griffith, 1896年，見於http://www.sanskritweb.net/rigveda/griffith.pdf）

㉖ 在梨俱吠陀裡「婆羅多人」也指特爾特蘇部落。

㉗ 帕尼尼（Panini）是大約西元前五世紀的語法學家。他在解釋語法規則的時候指出，說「東方的婆羅多人」過於囉嗦，因為人人都知道婆羅多是東方部落。當然，帕尼尼生活的年代比梨俱吠陀晚了好幾個世紀，可是我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因為他的話跟其他旁證一致。

㉘ *A History of Ancient and Early Medieval India*（印度遠古及中世紀早期史），Upinder Singh, Pearson, 2009年，也見於《梨俱吠陀》中的第7首曼陀羅（參考*The Hymns of the Ridveda VI*（梨俱吠陀第6卷的頌詩）（譯文），Ralph Griffith, 1896年，見於http://www.sanskritweb.net/rigveda/griffith.pdf）

㉙ *The Quest for the Origin of Vedic Culture*（探尋吠陀文化之源），Edwin Brya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年。

㉚「印度（Hindu）」這個詞就是這樣被用來指印度人最後成了這個國家的國教名的。

㉛ http://www.yeziditruth.org/yezidi_religious_tradition；Yazidism: Historical Roots（雅茲迪教的歷史根源），Tosine Reshi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urdish Studies*（國際庫爾德研究雜誌），2005年。

第3章　雄獅時代

❶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❷ *Kim*（金姆），Rudyard Kipling，1901年。

❸ Ravana Worshipped on Dussehra in Madhya Pradesh（中央邦十勝節上祭祀的羅婆那），*The Times of India*（印度時報），2011年10月5日。

❹ *The Lost City of Dvarka*（消失了的城市德瓦爾卡），S. R. Rao，Aditya Prakashan，1999年；An Ancient Harbour of Dwarka（德瓦爾卡的一個古代海港），A.S. Gaur等人，National Institute of Oceanography（國家海洋學研究所），*Current Science*（當代科學雜誌），2004年5月。

❺ *China: a History*（中國歷史），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8年。

❻《摩訶婆羅多》的故事裡還有一條次要線索，說的是納迦族公主優樓比（Ulupi）為阿周那的緣故跟契特蘭迦妲公主作對。由於今天的納迦族（Nagas）和曼尼普爾族（Manipurs）之間常起摩擦，所以這個故事顯得別有深意。我不敢肯定現在的納迦族就是《摩訶婆羅多》裡的那個，所以在正文裡避開了沒提。不過，有些巧合還是挺有意思的。阿周那和優樓比有個兒子叫依惹槃（Iravan），他在這部史詩裡不是重要人物，但在遙遠的泰米爾納德地區民間藝術賦予他的形象是一個被砍下來的腦袋。那加蘭地區（Nagaland）部落裡的「獵頭（headhunting）」習俗活生生地存進了人們的記憶裡，我懷疑這其中有某種聯繫。（譯者注：那加蘭邦也在印度的東北角，與曼尼普爾邦相鄰。）

❼ *China: a History*（中國歷史），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8年。

❽ *The Story of Asia's Lions*（亞洲獅的故事），Divyabhanusinh Chavda，Marg Publications，2008年。

❾ 這種情況持續到很久以後：新加坡是用獅子命名的，可是那種動物幾乎可以肯定是老虎。

❿ 2010年4月的統計表明，吉爾國家公園當時有162隻成年雌獅，97隻成年雄獅和152隻幼崽。這比1960年代的約180隻有所增加。

⓫ *The Story of Asia's Lions*（亞洲獅的故事），Divyabhanusinh Chavda，Marg Publications，2008年。

⓬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⓭ 很難確定這部綱要的確切年代，不過西元前3世紀大概已經有了一個版本。書中說得很明白，在寫這部書的時候外科醫學已經是成熟的學科，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一學科的主體是在鐵器時代晚期系統化的。不過，在後來的幾百年裡又重新編寫過多次，現存的版本至遲屬於西元5世紀。

⓮ *The Roots of Ayurveda*（阿育吠陀之本源），Dominik Wijastyk，Penguin，2001年。

⓯ *The Invasion of India by Alexander the Great Described by Arrian*，*Q. Curtius, Diodorus, Plutarch and Justin*（阿里安、奎太斯・克爾舍斯、德奧多魯斯、普魯塔克和查士丁筆下的亞歷山大大帝之入侵印度），J. W. McCrindle，Archibald Constable & Co.，1896年，Eastern Book House，1984年（重印）。

⑯ 同上
⑰ 某些學者提出考底利耶和闍那伽不是同一個人，此處我遵從傳統看法。
⑱ *The Invasion of India by Alexander the Great Described by Arrian*，*Q. Curttius, Diodorus, Plutarch and Justin*（阿里安、奎太斯・克爾舍斯、德奧多魯斯、普魯塔克和查士丁筆下的亞歷山大大帝之入侵印度），J. W. McCrindle，Archibald Constable & Co.，1896年，Eastern Book House，1984年（重印）。
⑲ 還有另外一種傳說，即他留下來在賓頭沙羅的朝廷裡作了宰相。
⑳ *The Story of India*（印度的故事），Michael Wood，BBC Worldwide（英國廣播公司），2008年。
㉑ 據推測是因為傷勢和飢餓。
㉒ 達摩（Dhamma或Dharma）在印度教和佛教裡都是重要的概念。這個詞很難翻譯，籠統地說就是正確做事的本份。
㉓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㉔ 孔雀帝國比現在的印度大，總人口應該在七千五百萬至九千萬左右。這是我個人的猜測。
㉕ *From Stone Quarry to Sculpturing Workshop: A Report on the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around Chunar, Varanasi and Sarnath*（從採石場到雕刻工場：久納爾、瓦拉納西和鹿野苑附近的考古調查報告），Vidula Jayaswal, Agam Kala Prakashan, 1998年。
㉖ *The Story of Asia's Lions*（亞洲獅的故事），Divyabhanusinh Chavda，Marg Publication，2008年；The True Chronology of Ashokan Pillars（阿育王柱真實年譜），John Irwin，*Artibus Asiae*（亞洲藝術），第44卷，IFA，NYU（紐約大學美術學院），1983年。
㉗ 說明：麥伽賽因斯寫的*Indika*已經失傳，但在別的希臘文獻裡保留了一些段落。
㉘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印度考古局官方網站：http://asi.nic.in/asi_exca_imp_bihar.asp
㉙ *The Arthashastra*（政事論），Kautilya，L.N. Rangarajan（譯），Penguin，1987年。

第4章　商賈時代

❶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❷ *The Story of India*（印度的故事），Michael Wood，BBC Worldwide，2007年（Dr. Sivakkolundu譯）
❸ *The Sanskrit Language*（梵語），Thomas Burrow，Faber & Faber，1955年；Rigvedic Loanwords（梨俱吠陀之外來語），F. B. J. Kuiper，選自*Studia Indologica*（印度學研究），1955年。
❹ *The Commerc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rythraean Sea*（厄立特里亞海之商貿與航行）；*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Ktesias the Knidian*（科尼德的柯特希亞

斯筆下之古印度），John W. McCrindle，Westminister Edition，1901，Eastern Book House，1987年（重印）。（譯者注：英國學者John W. McCrindle（1925-1913）將有關古印度的希臘文獻翻譯注釋編輯成書三卷，這兩本書是其中的兩卷，另外一卷是*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by Megasthenês and Arrian*（麥加斯梯尼與阿裡安筆下之古印度），這些書被不斷再版重印，現在有很多新版本。）

❺ http://www.archbase.com/berenike/english6.html

❻ *Ancient India as Described in Classical Literature*（古典文學中的古印度），John W. McCrindle，Westminister Edition，1901，Eastern Book House，1987年（重印）。

❼ 西元紀年後，希伯來語已不再用於口語，它的功用與梵語相似，只在正式場合使用。阿拉米方言（Aramaic dialects）是普通百姓使用的語言，類似於印度的帕拉克里語（Prakrits）。只是在近代的以色列，希伯來語才被復興成了大眾口語。

❽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東南亞史），第4版，D. G. E. Hall，Macmillan，1981年。

❾ 字面意思是：「三個王國之回憶（Memory of the Three Kingdoms）」。

❿ *Maritime Heritage of Orissa*（奧里薩的海上遺產），Atul Pradhan，Utkal University，（摘自奧里薩邦政府官方網站）。

⓫ 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4302115.stm；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4312024.stm

⓬ *The World Economics: Historical Statistics*（世界經濟：歷史統計），Angus Maddison，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3年。

⓭ The Sewn Boats of Orissa（奧里薩的縫合船），Eric Kentley，選自*Maritime Heritage of India*（印度的海上遺產），K. S. Behara（編輯），AB I（雅利安國際圖書），1999年。

⓮ *Travels of Fa-Hian and Sung-Yun*（法顯與宋雲之旅），Samuel Beal（譯），Trubner & Co.，倫敦，1869年，Asian Education Services，2003年（重印）。

⓯ 2011年我再去看鐵柱子的時候發現了一些蝕斑似的東西。斑點很小，也很淺，不過我懷疑至少酸雨可能已經佔了這尊古代冶金技術非凡樣品的上風。

⓰ *Travels of Fa-Hian and Sung-Yun*（法顯與宋雲之旅），Samuel Beal（譯），Trubner & Co.，倫敦，1869年，Asian Education Services，2003年（重印）

⓱ Pleasure and Culture（娛樂與文化），Shonaleeka Kaul，選自*Ancient India: New Research*（古代印度之新研究），Upinder Singh和Nayanjot Lahiri（編輯），OUP（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

⓲ *The Travels*（遊記），Marco Polo，R. Latham（譯），Penguin，1958年。

⓳ 報導的也可能是十月節（Magh Mela），即當地一年一度比較小的慶祝活動。不過，玄奘的記述暗示一種大型活動，與無遮大會（Kumbh Mela）更相符合。

⓴ *Buddhist Record of Western World*（佛子西域記），玄奘，Samuel Beal（譯），1884，Oriental Books，1969年（重印）。

㉑ *Nagapattinam to Suvarnadwipa*（從納格伯蒂訥姆到蘇門答臘島），K. Kesavapany等人，ISEAS（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2009年。

㉒ *Kalhana：the Chronicler*（編年史學家卡爾哈納），K. N. Dhar，Shri Parmanand Research Institute，Srinagar（http://www.koausa.org/Glimpses/Kalhana.html）；*Kalhana's Rajatarangini: A Chronicle of the Kings of Kashmir*（卡爾哈納之諸王流派：喀什米爾王侯世譜），第1卷，Elibron Classics（艾利布朗經典叢書），Adamant Media，2005年。
㉓ *The Penguin History of Early India*（企鵝印度上古史），Romila Thapar，Penguin，2002年。

第5章　從辛巴達到鄭和

❶ World's Second Oldest Mosque is in India（世界第二古清真寺在印度），*Bahrain Tribune Daily*（巴林每日論壇報），2006年7月7日。
❷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印度：印度—穆斯林世界的形成），第1卷，André Wink，OUP（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❸ 同上
❹ *The Great Arab Conquests*（偉大的阿拉伯征戰史），Hugh Kennedy，Da Capo Press，2007年。
❺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印度：印度—穆斯林世界的形成），第1卷，André Wink，OUP（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❻ 並非所有的馬丕拉人（Mappilas）都是阿拉伯裔。這個社會群體很雜，既有皈依伊斯蘭教的當地人也有非阿拉伯人的穆斯林水手。
❼ 意思是「桑占城的故事」。桑占（Sanjan）是呼羅珊（Khorasan）一個鎮的名字，難民就是從那兒來的（靠近今天土庫曼斯坦的梅爾夫城〔Merv〕）。波斯人大概是用失去了的老家的名字命名他們的第一個落腳之地。
❽ http://article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2009-01-21/patna/27750686_1_muharram-procession-hazrat-imam-husssain-month-of-islamic-calendar
❾ A Newly Discovered Founder Population: the Roma/Gypsies（新發現的建立者種群：羅姆/吉普賽人）」，Luba Kalaydjieva等人，*Bio-Essays*（生物學短論），Wiley，2005年。
❿ 有某些理由相信沙克蒂毗闥（Shakti-peethas）有六十四個，不過此處我還是堅持現下流行的說法。
⓫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0年。
⓬ *Al-Hind: The Making of the Indo-Islamic World*（印度：印度—穆斯林世界的形成），第1卷，André Wink，OUP（牛津大學出版社），1999年。
⓭ 引自*Ashoka*（阿育王），Charles Allen，Little Brown，2012年（譯者注：完整的書名是*Ashoka*：*India's Lost Emperor*〔阿育王：印度已逝的皇帝〕）
⓮ John Briggs的英文譯本已經發行，書名是*The History of the Rise of Mohammedan Power in India*（伊斯蘭教勢力在印度的興起史），Sang-e-Meel Publications，新德里，1981年（重印）。
⓯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一個印度軍官的遊歷與回憶），第2卷，W. H. Sleeman，Asian Education Services，1995年（重印）。
⓰ *Gazeteer of the Delhi District 1883-84*（德里縣地名辭典1883-84），Sang-e-Meel Publications，拉合爾，2000年（重印）。

⓱ *Delhi: A Thousand Years of Building*（德里之千年建設），Lucy Peck，Roli-INTACH，2005年。
⓲ *The Travels of Ibn-Battuta*（伊本・巴杜達旅行箚記），Tim Mackintosh-Smith（編輯），Picador，2002年。
⓳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0年。
⓴ 我們不能按字面理解成一千根柱子，它只是數量非常多的意思。
㉑ *A History of India*（印度史），第2卷，Percival Spear，Penguin，1990年。
㉒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0年。
㉓ *The Baburnama*（巴俾爾之書），Wheeler Thackston（譯），The Modern Library NY，2002年。
㉔ 同上
㉕ 請注意，同印度教教民的和解在蘇爾王朝（Suris）時已經開始了，蘇爾軍隊的總司令赫姆（Hemu）就是印度教徒。
㉖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 Collins，2000年。
㉗ *The Baburnama*（巴俾爾之書），Wheeler Thackston（譯），The Modern Library NY，2002年。
㉘ *The Story of Asia's Lions*（亞洲獅的故事），Divyabhanusinh Chavda，Marg Publications，2008年。
㉙ 同上
㉚ 同上
㉛ 同上
㉜ 同上
㉝ *The Indian Renaissance*（印度之復興），Sanjeev Sanyal，Penguin，2008年（譯者註：完整的書名是*The Indian Renaissance: India's Rise after a Thousand Years of Decline*〔印度之復興：千年衰落後印度的崛起〕）
㉞ *The Travels of Ibn-Battuta*（伊本・巴杜達旅行箚記），Tim Mackintosh-Smith（編輯），Picador，2002年。
㉟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東南亞史），D. G. E. Hall，Macmillan，1981年（第4版）。
㊱ *Admiral Zheng He and Southeast Asia*（鄭和總兵與東南亞），Leo Suryadinata（編輯），ISEAS（東南亞研究所），2005年。
㊲ *Cheng Ho and Islam in Southeast Asia*（鄭和與東南亞的伊斯蘭教），Tan Ta Sen，ISEAS（東南亞研究所），2009年。
㊳ 同上

第6章　繪製印度地圖

❶ *India within the Ganges*（恒河裡的印度），Susan Gole，Jayaprints，1983年。
❷ 印度半島的形狀的確看似蒲桃，所以贍部洲（Jambudwipa）這個詞也可能確有其地理學含義。可是，我所讀過的經文好像沒有據此賦予它製圖學意義的，也許以前有過這樣的經書後來佚失了。（譯者註：在梵文裡，jambu的意思是「蒲桃」，dwipa的意思是「島」或「洲」，「瞻部」應該是音譯。我們在讀《西遊記》的時候恐怕不會想到，孫悟空出生在印度半島上的吉什金陀，

他乘小筏子從太平洋上飄到中國大陸，然後又帶著唐三藏走西邊的旱路回了一趟老家。）

❸ *The Riddle and the Knight: In Search of Sir John Mandeville, the World's Greatest Traveler*（謎團與爵士：探尋世界上最偉大的旅行家━約翰·曼德維爾爵士），Giles Milton，Hodder & Stoughton，2001年。

❹ 同上

❺ *The Travels*（遊記），Marco Polo，R.E. Latham（譯），Penguin，1953年。

❻ *Empire of Monsoon: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and its Invaders*（季風帝國：印度洋及其入侵者史），Richard Hall，HarperCollins，1998年。

❼ 同上

❽ 同上

❾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世界經濟：千載一逢之繁榮），Angus Maddison，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1年。

❿ *India within the Ganges*（恒河裡的印度），Susan Gole，Jayaprints，1983年。

⓫ *The Mapmakers*（製圖師），John Noble Wilford，Pimlico，2002年。

⓬ *Hampi*（亨比），John Fritz，George Michell和John Gollings，India Book House，2003年；*A Forgotten Empire: Vijayanagar*（被遺忘的帝國：維查耶納伽爾），Robert Sewell，1900，Asian Education Services，2007年（重印）。

⓭ 這項工程被推遲了數年。2009年開工的時候又因事故死了好幾名工人。

⓮ *Hampi*（亨比），John Fritz，George Michell和John Gollings，India Book House，2003年。

⓯ *India within the Ganges*（恒河裡的印度），Susan Gole，Jayaprints，1983年。

⓰ *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AD 1656-1668*（蒙兀兒帝國旅行劄記：西元1656-1668年），François Bernier，Asian Education Services，2004年（重印）。

⓱ *Beyond the Three Seas: Travelers' Tales of Mughal India*（三海之外：旅行家談蒙兀兒時代的印度），Michael Fisher（編輯），Random House，2007年。

⓲ 同上

⓳ *India within the Ganges*（恒河裡的印度），Susan Gole，Jayaprints，1983年。

⓴ *Travels in the Mogul Empire: AD 1656-1668*（蒙兀兒帝國旅行劄記：西元1656-1668年），François Bernier，Asian Education Services，2004年（重印）。

㉑ *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Collins，2000年。

第7章　三角幾何學與蒸汽動力

❶ *European Calcutta*（歐洲人的加爾各答），Dhrubajyoti Banerjea，UBSPD（Universal Books Stall Publisher's Distributor），2008年。

❷ 同上

❸ 轉引自*In the Footsteps of Stamford Raffles*（踏著史丹福・萊佛士的足跡），Nigel Barley，Penguin，1991年。

❹ *The Mapmakers*（製圖師），John Noble Wilford，Pimlico，2002年。

❺ *The Great Arc*：*The Dramatic Tale of How India Was Mapped and Everest Was Named*（偉大的弧：印度地圖如何繪製及埃佛勒斯峰緣何得名的精彩故事），John Keay，HarperCollins，2001年。

❻ *The Mapmakers*（製圖師），John Noble Wilford，Pimlico，2002年。
❼ 轉引自*India: A History*（印度，大事記），John Keay，HarperCollins，2000年。
❽ *Rambles and Recollections of an Indian Official*（一個印度軍官的遊歷與回憶），第2卷，W. H. Sleeman，Asian Education Services，1995年（重印）。
❾ *Trees of Delhi*（德里的樹），Pradip Krishen，Dorling Kindersley，2006年。
❿ *The Last Mughal: The Fall of a Dynasty: Delhi, 1957*（最後一個蒙兀兒人：1957年的德里—一個王朝之覆滅），William Dalrymple，Penguin，2006年。
⓫ 同上
⓬ 又一次文化破壞行動，上世紀八十年代將部份薩拉斯瓦蒂古石階改用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的名字命名。
⓭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世界經濟：千載一逢之繁榮），Angus Maddison，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1年。
⓮ *Development of Indian Railways*（印度鐵路之發展），Nalinaksha Sanyal，University of Calcutta，1930年。
⓯ 同上
⓰ *Yakada Yaka*（鐵妖魔）、*The Jam Fruit Tree*（漿果樹）和*Once upon a Tender Time*（曾經幼年時），Carl Muller.
⓱ *Maclean's Guide to Bombay*（麥克林孟買指南），J. M. Maclean，轉引自*Kipling Sahib: India and the Making of Rudyard Kipling 1865-1900*（吉卜林先生：印度與拉迪亞德·吉卜林的創作，1865-1900年），Charles Allen，Abacus，2007年。
⓲ *The Mapmakers*（製圖師），John Noble Wilford，Pimlico，2002年。
⓳ 轉引自*The Mapmakers*（製圖師），John Noble Wilford，Pimlico，2002年。
⓴ *The Story of Asia's Lions*（亞洲獅的故事），Divyabhanusinh Chavda，Marg Publications，2008年。
㉑ 同上
㉒ 1967年以前有未經確證的報告。
㉓ *Gazetteer of the Delhi District, 1883-84*（德里縣地名辭典, 1883-84），Sang-e-Meel Publications，拉合爾，2000年（重印）。
㉔ *Delhi Metropolitan: The Making of an Unlikely City*（大都會德里：一座奇特城市的形成），Ranjana Sengupta，Penguin，2007年
㉕ *Trees of Delhi*（德里的樹），Pradip Krishen，Dorling Kindersley，2006年。
㉖ 同上
㉗ http://www.aapravasighat.org/
㉘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Indian Diaspora（印度僑民大百科全書），Brij Lal（編輯），Didier Millet Editions，2006年。

第8章　當代印度的疆界

❶ *Freedom at Midnight*（午夜的自由），Dominique Lapierre和Larry Collins，Vikas Publishing House（德里），2010年。
❷ *India after Gandhi*（甘地身後的印度），Ramachandra Guha，Picador India，2007年。
❸ 同上

❹ The Happy War（快樂的戰爭），*Time* magazine（時代雜誌），1948年9月27日。
❺ *Freedom at Midnight*（午夜的自由），Dominique Lapierre和Larry Collins，Vikas Publishing House（德里），2010年。
❻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世界經濟：千載一逢之繁榮），Angus Maddison，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1年。
❼ 法律上的移交還須待至1963年8月。
❽ India: End of an Image（印度，形象喪失），*Time maganzine*（時代雜誌），1961年12月29日。
❾ 特里斯唐·德布拉干薩·庫尼亞（Tristão de Braganza Cunha）在堅多爾村（Chandor）的祖宅很值得去看一看。那是一殖民時期的漂亮廊屋，保護得很好，裡面收藏有大量的葡萄牙時代書籍、工藝品和傢俱。（譯者註：堅多爾村在果阿邦的南果阿縣。）
❿ 它最初叫「東北邊境地帶（North-East Frontier Tracts）」，自1951年起叫「東北邊境特區（North-East Frontier Agency）」，最後，自1972年起，叫「阿魯納恰爾邦（Arunachal Pradesh）」，起初歸中央政府直接管轄，1986年變作省份。
⓫ India-China Border: Learning from History（印一中邊界：歷史之鑒），Mohan Guruswamy，*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經濟政治週報），2003年9月27日。
⓬ *India after Gandhi*（甘地身後的印度），Ramachandra Guha，Picador India，2007年。
⓭ 同上
⓮ Sidney Wignall（雪梨・威格納爾），Obituary，*The Economist*（經濟學家週刊），2012年5月5日。
⓯ *Encyclopaedia of Northeast India*（印度東北地區百科全書），第2卷，H. M. Bareh，Mittal Publications，2001年。
⓰ Pakistan: The Ravaging of Golden Bengal（巴基斯坦：對金色孟加拉的蹂躪），*Time magazine*（時代雜誌），1971年8月2日。
⓱ 美國領事館（達卡）1971年4月6日拍發的電報。當時駐達卡的二十一名美國官員在電報上簽名，他們不顧一切地呼籲美國政府停止支持正在進行大規模屠殺的軍人政權。
⓲ *Lands and People*（國土與人民），第4卷，Grolier Society，1956年。對德里的估計可能沒反映出全部難民人口。
⓳ 用「殖民區」這個詞代指某個城鎮或者郊區的做法很奇怪，尤其是對於一個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來說。對此我找不出令人滿意的解釋，雖然有各種各樣的道理支持它。
⓴ *Gazetteer of the Gurgaon District 1883-84*（古爾岡縣誌：1883-84年）》，Sang-e-Meel Publications，拉合爾，2000年（重印）。
㉑ 這1節裡的很多話題在2009至2011年我為*Business Standard*（商業標準報）寫的系列專欄裡詳細討論過。也見於Re-imagining Urban India（再談印度城市化），Sanjeev Sanyal，選自*India 2010*（印度2010），BS Books（商業標準書店），2010年。
㉒ *The Caged Phoenix*（籠子裡的鳳凰），Dipankar Gupta，Penguin，2009年。
㉓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世界經濟：千載一逢之繁榮），

Angus Maddison，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1年。

㉔ *Welcome to the Urban Revolution*（城市革命歡迎您），Jeb Brugmann，2009年。（譯者註：這篇文章可以在網上找到：http://www.policyinnovations.org/ideas/innovations/data/000176）


興都庫什山
Hindu Kush
Kabul 喀布爾
伽色尼(加茲尼)
Ghazni
斯利那加
Srinagar
Leh 列城
印度河
Indus
喜馬拉雅山脈
Great Himalaya
查謨
Jammu
拉合爾
Lahore
阿姆利則
Amritsar
昌迪加爾
Chandigarh
哈拉帕
Harappa
岡拉塔峰
Mount Kailash
拉薩
Lhasa
Mussoorie
穆索里
俱盧之野
Kurukshetra
卡里班甘
Kalibangan
布拉馬普特拉河
Bhahmaputra
埃佛勒斯峰
Mount Everest
德里
Delhi
凱德里
Khetri
Gurgaon
古爾岡
摩亨佐—達羅
Mohenjo-Daro
達旺鎮
Tawang
提斯普爾鎮
Tezpur
邦迪拉鎮
Bomdila
Ganga
恒河
卡瑙季
Kannauj
勒克瑙
Lucknow
大吉嶺
Darjeeling
古瓦哈蒂
Guwahati
阿拉瓦利山脈
Aravallis
Jaipur
齋浦爾
Fatehpur Sikri
Agra
阿格拉
Yamuna
亞穆納河
瓦拉納西
Varanasi
巴特那
Patna
卡拉奇
Karachi
詹西
Jhansi
阿拉哈巴德
Allahabad
埃格靈吉神廟
Eklingji
阿布峰
Mont Abu
烏代堡
Udaipur
溫迪亞山脈
Vindhyas
久納爾
Chunar
Nalanda
那爛陀書院
達卡
Dhaka
庫奇—蘭恩
Rann of Kutch
Khajuraho 伕朱羅合神廟
毗底沙
Vidisha
博帕爾
Bhopal
烏賈因
Ujjain
洛薩爾
Lothal
加爾各答
Kolkata
耽摩栗底
Tamralipti
曼都
Mandu
Narmada
德瓦爾卡
Dwarka


Junagadh
索謨那特神廟
Somnath
Gir吉爾
第烏Diu
Gulf of Khambat
肯柏德灣
孟買Mumbai
Ajanta 阿旃陀石窟
Ellora 埃羅拉石窟
Daulatabad 道拉塔巴德
戈達瓦里河
Godavari
布里Puri
Sundarbans
孫德爾本斯
BAY
OF
BENGAL
孟加拉灣
Western Ghats
西高止山脈
Krishna
(帕納吉) 潘吉姆
Panjim
Kishkindha吉什金陀
Hampi 亨比
ARABIAN
SEA
阿拉伯海
班加羅爾
Bangalore
Chennai 金奈
Mahabalipuram 摩訶巴利普蘭鎮
高韋里河
Nilgiris
Cauvery
Puducherry 本地治里
(卡利卡特) 科澤科德
Kozhikode
(姆茲利斯) 繆濟里斯 Muzaris
科欽 Kochi
拉梅斯沃勒姆
Rameshwaram
印度洋
非比例圖
INDIAN OCEAN

圖六　南亞次大陸

七河之地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印度地理史略

作　　者　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
譯　　者　拉妮
責任編輯　沈昭明
社　　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　　版　廣場出版
發　　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　　話　(02) 2218-1417
傳　　真　(02) 8667-1851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網　　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o/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　2019年4月
定　　價　5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七河之地 : 印度地理史略 / 桑吉夫.桑亞爾(Sanjeev Sanyal)著 ; 拉妮譯. --
一版. -- 新北市 : 廣場出版 : 遠足文化發行, 2019.04
面；　公分

譯自 : Land of the seven rivers :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
ISBN 978-986-97401-4-2(平裝)
1.人文地理 2.印度
737.185　　108004563

THE LAND OF SEVEN RIVERS: A BRIEF HISTORY OF INDIA'S GEOGRAPHY by SANJEEV SANYAL.
First English edition published by Penguin Random House India, 2012

Copyright@Sanjeev Sanyal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Agora Publishing House, a Division of Walker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印度人是誰？

迄至二十世紀初期，人們一直相信早先居住在印度的是土生土長的石器時代部落，直到西元前一五00年前後有印歐人種——人稱‘雅利安人’的——騎著馬提著鐵製兵器從中亞侵入次大陸。印度文明被看成是這次入侵的直接結果。儘管年份完全是隨意擇定，也沒有任何古籍或考古資料作依據，這種理論倒好像很符合後來發生的中亞人入侵模式，也能解釋印度語言同歐洲語言之間的某些相似之處。最重要的是，它很適合當時的政治需要，因為它給英國人塗上了一層色彩，就好像他們只不過是肩負使命把文明帶給當地土著的現代雅利安人。**然而，高度發達的哈拉帕文明遺跡一經發現，這種理論就不得不徹底改寫了。**

「作者在書裡一再強調，說這是一部獨特的印度地理史。這話基本上不錯，因為它從印度次大陸的形成講到眼下遍及全國的城鎮化建設，從喜馬拉雅山的高度測量講到保克海峽（Palk Straits）的長堤，內容涉及到了地理、歷史、民俗，以及幾乎所有重要的歷史人物、傳說中人物和神仙。這麼大一個題目僅用三百頁文字完成，並且做到了有條不紊引人入勝，如果沒有貫通一切的脈絡是很難做到的。那麼，這條主線是什麼呢？大家知道，但凡涉及印度歷史必定會提到西元前1500年的雅利安人入侵。不知道從什麼時候起，印度文明被看成了入侵者征服土著的產物。我手頭這幾本常見的印度歷史書就都是這麼寫的，就連這些年倍受推崇的那套全球通史也不例外。

然而，自上世紀二十年代起逐漸挖掘出來的規模宏大的印度河文明一直在挑戰這種理論，因為那些古城的年代比所謂的雅利安人入侵至少要早一千年，並且，在那些遺址上也沒有發現外族入侵的痕跡。

《七河之地》一書的作者所表現出來的自豪感，因哈拉帕文明的發現而產生的自豪感，的確如火焰般熾烈，就好比一個生來受人欺辱的窮孩子，忽然得悉自己原本是一個非常顯赫的古老家族的後裔，自身的血統不但純正而且十分高貴，他們的快樂與驕傲無疑會是爆發式的，如果不是這樣那倒奇怪了。哈拉帕文明，照目前普遍接受的說法，最早可以上溯到西元前3500至前3000年，也就是說，與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和克里特島上的古文明差不多同時期，更比黃河流域的商文化要早一千年。同時，現代人類學基因分析也逐漸傾向於這樣一種看法，即印度人口的主體源自印度次大陸上的原始種群，而非來自中亞的雅利安人。由此得到的推論便是：**印度文化的精髓，吠陀文化，完全是土生土長的印度人自己的精神創造。**有人在印度走過一遭以後得出結論說，印度人是世界上最自戀的民族。我以為這些人很膚淺。印度文化的確有著驚人的凝聚力，但也只有古老的印度河文明才能夠解釋這種凝聚力。事實上，自中世紀起，包括殖民時期，但凡有些學養的外國人只要一踏上這片土地無不受到這個古老民族的吸引，他們熱烈地讚揚她的文化，有不少人甘願傾盡畢生精力去研究它。」

ISBN 978-986-97401-4-2
00500
9 789869 740142

建議陳列位置：印度史、人文地理